

清代傳記叢刊·綜錄類⑦
周 駿 富 輯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十五)

卷四六至
卷五四

(清)李桓輯



明文書局印行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四十六目錄

卿貳六

朱斐

劉捷

姚文然

任克溥

宋徵輿

冀如錫

郝維訥

胡昇猷

高爾位

宋肇

李敬

衛執蒲

廣東省立第一師範學校
老皮寸才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四十六

通奉大夫前署江西巡撫江西布政使司布政使湘陰李桓輯
卿貳六

朱裴

康熙三十九年夏五月戶部右侍郎聞喜朱公卒於家將葬公子
運午郵公狀來京師請銘於余以公爲御史時余長西臺與公共
事久且相善也雖不文誼不得辭按狀公諱裴姓朱氏字小晉號
裴公其先家大同有名弁者仕宋以忠節著後遷於聞喜遂爲聞
喜人一世祖敬敬生鑑鑑生魁魁生世雄世雄生汝貫是爲公曾
祖汝貫生守易守易生繼授俱以公貴 累贈通議大夫太僕寺

少卿公甫成童慷慨有大志讀書不屑章句務爲當世有用之學年十七受知於巡漕楊公移公名赴道時袁公繼咸爲學使者三試之刻寸香爲限公文立就補博士弟子員 皇清定鼎乙酉舉山西鄉試第一丙戌成進士授直隸易州知州時方有圈地之令公躬行阡陌露處草野畫疆分界踰月而定州人安之調補江西甯州以註誤未任尋補河南禹州知州禹俗悍而鷙寇亂後民益不馴公下車以嚴爲政首捕大盜張陽論寘諸法諸生余愛故宦室子原聘某氏爲汝州盜武剛所奪已而氏自歸於余生剛以劫妻訟初某氏意生素封也及歸見生甚貧又先有配則大悔乃右武而證成之論生死公廉得力爲平反爲榜殺某氏而出余生於

獄鴻溝地當滎陽汜水滎澤河陰四縣搜捕餘寇株繫男婦三百
餘人公憫其無辜俱釋之擢刑部浙江司員外郎丁母艱服闋補
前官公故精於律例讞訊覆奏不假吏胥手積案一清戊戌世
祖章皇帝召試部郎以下六十餘人公奏對稱 旨改授廣東道
監察御史巡視南城已又巡視北城西城俱以風力稱踰年巡按
山東墨吏多望風解綬去既掌浙江道事巡視陝西川湖茶馬直
登聞鼓掌京畿道事尋掌河南道印管理京察大計軍政三鉅典
凡在臺十一年改禮科給事中有請復詹事及禁殉葬二疏而禁
殉葬一疏尤持大體大略謂屠殘民命干造化之和僭竊典禮關
王制之鉅今日泥信幽明慘忍傷生未有如此之甚者夫以主命

責問奴僕或畏威而不敢不從或懷德而不忍不從二者俱不可爲訓且好生惡死人之常情捐軀輕生非盛世所宜有疏上報

可丙辰升太僕寺少卿戊午升太常寺卿晉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明年升工部右侍郎監造 奉先殿充殿試讀卷官轉戶部右侍郎
郎管鼓鑄局時逆藩煽動軍興旁午公籌畫兵餉至日昃不暇食
又以銅價騰貴約行權關解銅之法以充俸餉中外賴之會有稽
察年力之議公引疾乞休 召見懇勤殿具以年齒對得 旨原
品致仕既歸里築別業於城北曰擷蔬園日與故人爲文酒之會
布衣蔬食訢訢如也家居不謁州府獨鄉里公事必正顏力爭建
橋梁修廢利立義學恤嫠族雖千金不恡鄉人德之戊辰 太皇

太后喪入臨歸辛未地震趨避傷足不能步履凡臥家九年而卒
余惟冀州之地山逶迤而土深厚其人多沈毅剛果忠信篤實有
唐虞之遺風公自州牧起家實心從政及居言路指陳侃侃俱軍
國大計性坦率無城府從不以睚眦中傷人蓄德養望馴致卿貳
優游田園康甯壽考非偶然也公生於某年月日卒於某年月日
元配孫淑人先公卒子女孫曾婚嫁氏族詳載公狀子運午以某
年月日奉公柩葬於某鄉之原銘曰

聖主肇基英賢應舉時維朱公應運興起兩牧巖城民安盜弭入
佐秋官政平訟理峩峩惠文忠直是式洵登卿貳清白靡媿篤棊
忱恂 天子所予進難退易懸車歸里相羊林泉潤澤桑梓香山

自卓... 卷四十一
綠野後先齊美令德考終鄉黨欣企幽宮永安既受多祉餘慶萃
綿覃及孫子

右墓誌銘王熙撰

劉樾

劉樾直隸大城人順治三年進士時簡新進士十人分用六科遂授樾戶科給事中疏言頃見撫按參劾嚴小吏而寬大員非有司多不肖而道府多賢也勢位漸崇情面難破卽如青州道韓昭宣受賄縱釋叛賊多至十四人巡撫楊聲遠僅議令住俸勦賊罰不蔽辜請下部飭究昭宣坐褫責四年轉兵科右給事中以泰州遊擊潘延吉棄城遁劾江南巡按宋調元濫舉失當調元亦坐革職是年樾循大計拾遺例揭山東聊城知縣張守廉贓款吏部奏令所司勘議以守廉僅失察吏役罰俸三月樾誣贓坐革職十年正月吏科都給事中魏象樞疏奏行大計拾遺例且言順治四年

上未親政科臣劉捷糾拾坐誣褫革於法未爲平允得旨糾
拾反坐言官壞吏治塞言路以後科道糾拾官卽准大計例議處
如科道挾私妄糾許吏部都察院指實奏參又諭曰吏役詐贓
知縣全無覺察僅議罰俸言官反議革職劉捷明有冤抑其令吏
部察奏奏上命以原官起用六月授兵科左給事中十年充福
建副考官十一年五月疏言近畿水澇之後地畝可耕方春農事
尤急請敕撫臣檄州縣於存畱銀內酌借災黎以備籽種俟秋
成後照數償官仍飭親履鄉村察覈不使假於吏胥俾民得霑實
惠十二年五月因復設巡按御史條上四事一舉劾無徇虛名宜
進悃愾吏而抑巧宦一禁交約以清賄賂之原一提問無致稽遲

貽累一愼關防無使募役叢弊疏皆下部院行之是月疏言海賊
鄭成功蹂躪漳泉窺伺省會臣前奉使入閩詢悉地勢福清之鎮
東衛明時曾駐兵防倭儻復舊制可以保障長樂可以藩衛會城
又宋元以來設州治於海壇島明初以倭患棄之若設將鎮守可
與鎮東互爲犄角仙霞嶺乃入閩門戶與江西浙江接壤易於藏
奸宜設官控制招民以實其地使賊無隙可乘又海賊數犯京口
皆泊舟平洋沙爲巢穴若乘賊未至移官兵駐鎮其地賊旣退無
可據必不敢深入內地疏下各督撫酌議以海賊分道入寇請
敕鎮海將軍石廷柱等驅勦後分別駐守十三年授山西河東道
十五年轉河南鹽驛道明年遷湖廣按察使尋擢本省布政使十

八年總督張長庚巡撫楊茂勳交章薦其操守廉潔才識精詳協濟滇黔兵餉至八百餘萬并清逋賦墾地及除鼓鑄積弊數事疏下部會樞丁母憂回籍康熙二年服闋補江西布政使十四年內升太常寺卿十六年遷大理寺卿明年三月擢副都御史五月疏言自吳逆叛亂軍需旁午大計暫停恐法紀久弛人情易玩今大兵所至漸次蕩平直省督撫絕無舉劾多以軍需未竣爲辭伏思兵燹之後殘壞已極正賴賢有司招徠安輯潔已奉公若使不肖者滋擾何以澄吏治奠民生息盜賊請令督撫速行舉劾凡經保舉各官或改行易操一體嚴察不得徧徇干咎 上是其言下部如所請行六月因病乞休 溫旨慰畱之 遣太醫診視七月遷

吏部右侍郎十二月擢刑部尙書明年四月病劇再疏乞休 允
回籍調理五月卒於家得 旨劉樾宣力有年勤勞素著下部議
卹 賜祭葬如典禮諡端敏

右 國史館本傳

康熙十八年己未大司寇劉公公愚以致政卒於里報疏至 上
覽而悼之子祭葬如例諡曰端敏一時諸搢紳無不涕淚者余與
公同庚同榜復前後同官尤有深痛云公子性哀毀骨立具行述
乞余狀詞甚哀志甚切也余素知公誼不容辭遂狀焉公諱樾字
玉壘號公愚先世山左汶上人諱士元者遷順天府大城縣之趙
扶村始爲直隸人六傳迺生北泉公臻臻生春湖公灝灝生蓼生

公漢儒春湖蓼生兩公皆 贈通奉大夫蓼生公以壬戌進士官
至左副都御史直節有聲副都公娶 贈夫人王氏生七子公其
次也公幼端靜不好嬉戲攻苦誦讀十六遊邑庠試輒冠軍十九
廩餼已卯隨蓼生公遊粵中江海巉巖風波阻險未嘗以震驚淪
所守趨庭服義方訓整如也由是聞見益廣殫承家學順治二年
雋於鄉三年丙戌成進士 世祖拔授戶科給事中丁亥轉吏兵
二科左右給事中亮直多所建白如議緩徵以甦災黎捐俸薪以
拯流亡借牛種以業貧民迅督撫考覈糾撫鎮扶同諸疏皆有關
國計民生者垣中不受私謁不徇情面清而不激和而不同其
生平大節類如此旋以言事落職歸事蓼生公王夫人愉愉色養

者又五年順治癸巳 特詔起補兵垣典試閩中得士甚盛今少
宗伯富公鴻基尤稱翹楚 世祖欲令廷臣練民事遂外任山西
河東副使奉有才優經濟堪任養民之 旨下車卽榜署聯日存
心似水執法如山可謂有志矣山盜竊發單騎諭之散爲農賣劍
買牛於今復見其大者若稽兵餉侵扣之弊清織匠包賠之累察
吏恤民繕城諸治績至今晉人能言之巡方高公疏薦以 聞皆
實政也時蓼生公迎養官署每退食必問所行某某事諄諄以忠
廉爲誡尋擢中州大參治績無異在河東時再擢楚臬秉公持法
民以不冤觀察之職庶幾無忝於古云及遷楚右轄右轄稱閒署
以吏民相安爲善舊例協黔餉必經楚藩兌授公倡議更例令解

官面付不由司庫省衙門胥役批掣時日畱難稱較輕重諸費人
咸頌之時西山巨寇三省夾勦職饋運躬履行閒晝夜不少懈癸
卯春聞王夫人喪哀毀泣血撫軍爲具疏請守制鄖治院以軍事
急轉饋難無代公者公設位朝夕哭嘔血數升以死乞歸治院必
不可公墨衰從事崎嶇山石草棘中運夫皆感恩信又覩公勞瘁
狀互相誠勉輸芻糗無少缺賊平始得還伏地號呼曰天平今日
始得奔喪真罪人矣慟絕復甦比歸讀禮鄉居得侍蓼生公晨昏
菽水之餘立義館義田以待宗族之樸不能文貧不能活者踰兩
年蓼生公捐館舍追念王夫人終天之痛愈慎愈戚遠近皆以孝
稱其於諸弟尤極友愛居四弟以己宅移七弟以 覃恩廕撫六

弟所遺幼子幼女嫁娶以禮如己出痛五弟卒於官經理喪事俾孤姪扶櫬以歸手足之誼又如此服闋補江西布政使時滇逆叛亂措餉供兵事辦而民不擾 王師從枕席上過先是憫江土瘠貧申請激切得免四州縣浮糧且贖難民招流民禁差役追呼郡邑尸祝者如出一口異聲達於 朝 上召授太常寺卿遷大理卿不數月遷左副都御史隨具有請蠲江民缺額之賦一疏言江右嘗楚閩亂後民逃田墟錢糧缺額不蠲則逃者不歸歸者復逃荒者未墾墾者仍荒語甚懇切 上覽疏爲之惻然下部議未幾奉 特旨盡行蠲免以恤凋殘江右之民其有瘳乎又陳勦楚賊機宜言楚賊守長沙止知大兵由江西道袁州而不防袁州南由

區事... 卷四十一
永新不百餘里達茶陵又三百里可取衡州衡州下則長沙不能
守西北辰常西南寶永俱可傳檄定也 朝議建之舊以長毀患
左脅痞丙辰秋遂大作又感溺血證戊午秋具疏乞骸 溫綸慰
留復遣醫診視令加意調治病中升少宰隨晉大司寇甫奉 命
余適詣榻前問病公曰治病與治刑異乎否乎余曰醫者意也當
補而瀉當瀉而補失均也刑者平也失入而冤生者與失出而冤
死者失均也公聞而是之己未春病劇再疏辭職 俞旨予致仕
歸里二十日病且不起呼請子至前囑曰生老病死時至卽行語
云生寄也死歸也獨 君恩未報耳索筆作遺疏正衣冠卒公賦
性謹厚與人無忤閭里稱爲長者且勇於道義恬於仕進讀書務

見躬行詩文不爲彫飾尤善臨池所著有雙鶴堂詩集諫垣疏豪
按公出歷四省所至必修學宮建書院講 聖諭以經術爲治術
善撫百姓如家人父子待屬吏持大體不爲苛察卓乎經濟之才
也惜大業未終不無遺憾焉宜其臨別之日執余手而長泣謂吾
兩人同受 皇恩乃不獲同報也奈何猶憶余同榜同庚者五人
若王東臯伯勉之清介喬白山映伍之厚重衛澹足貞之剛方劉
公愚樾之端亮今皆化爲星辰矣獨余以後死之身碌碌無補仰
對 聖君俯思良友愧哉愧哉公丁巳十一月二十五日生康熙
己未五月十三日卒年六十有三元配陳氏 封夫人前乙卯舉
人遵義府推官國維女妾南氏宋氏陳夫人生長子性歲貢生候

國朝書月選卷之六十一
選國子監學正南氏生次子忞庠生三子憬乃先生五弟楷遺孤
撫爲子者宋氏生四子懋五子懋陳夫人生一女適太學生高恆
升一孫琬性出一孫女忞出余拙於文詞以俟椽筆銘公者公且
不朽矣謹狀

右行狀魏象樞撰

姚文然

姚文然江南桐城人明崇禎十六年進士改庶吉士 本朝順治三年以安慶巡撫李猶龍薦授 國史院庶吉士五年三月改禮科給事中七月充山東鄉試正考官六年疏請 嚴敕撫按遵

恩詔清理刑獄勿任有司稽玩或條赦之外有可矜疑原宥者許專疏上陳又請重定選用會試下第舉人之例以廣任使又言直隸與山東河北接壤兩省各有疆限每遇盜賊竊發東西竄匿難於越境追捕請改保定巡撫爲總督統轄直隸山東及河南懷慶衛輝彰德三府庶盜可弭息又請 嚴敕各省督撫勿濫委私人署州縣官疏皆下部議行尋轉工科給事中八年二月請令都察

院大臣甄別各省巡按疏下部院會議分六等考覈升調有差是
年秋江南浙江被水文然言災地漕米宜令改折以災之重輕定
改折多寡又言折漕規則新立小民不能周知官吏因緣爲奸或
改折外重徵耗銀或先已徵米又收折價或私折重價而以輕價
運解弊端不一請 敕漕臣密察嚴劾 上並採納之十年疏言
大臣負罪宜免鎖禁城門以存 國體得 旨嗣後滿漢諸臣有
事發部候問不必鎖拏送問俟審有實據依律擬罪是年遷兵科
都給事中尋以終養乞歸後於康熙五年補戶科給事中六年疏
言四川湖廣諸省官吏借採木爲名或搜取民間屋材墓樹宜申
飭禁止又言採買官物其由官發價者駁減之銀應如舊扣貯司

庫若價出自民餘銀宜仍還之民間又言一部可結之事卽應一部徑結一疏可通結之事卽應一疏通結若各省錢糧考成已報完者部臣宜於議覆時卽予開復以省奏牘均如所請九年八月得旨內升以正四品頂帶食俸仍任給事中十年四月兩江總督麻勒吉以京口將軍李顯貴鎮江知府劉元輔侵帑事覺逮繫至京文然疏麻勒吉情罪輕重尙待質問宜釋鎖繫上是其言令自後官員赴質槩免鎖繫五月擢文然副都御史十一月遷刑部侍郎十二年二月調兵部督捕侍郎充會試副考官尋以京口將軍柯永綦爲副都統張所養奏劾徇私縱恣等事奉命往鞫得實永綦罷任十一月文然遷左都御史十三年四月疏言耿

精忠與孫延齡俱受吳三桂指麾背 恩反叛中間阻隔者賴有
廣東耿逆將士舊駐其地熟悉山川地利儻與孫逆合謀互相倚
角則廣東勢危江西毗連閩粵若逆賊侵踞贛州南安餉道中斷
遞京郵函有梗亦屬可慮宜進駐重兵以通聲援 上嘉納之十
二月陝西提督王輔臣叛時河南巡撫佟鳳彩乞休已得 旨解
任文然疏言河南密邇陝西恐流言易滋煽惑鳳彩任巡撫數載
民所悅服宜令力疾視事 上命鳳彩仍畱任十五年擢文然刑
部尙書十七年六月卒 賜祭葬如例諡端恪雍正八年入祀賢

良祠

右 國史館本傳

姚文然字若侯江南桐城人少聰穎強識前明癸未成進士選庶
吉士流賊入都城闔戶自經以救甦閒道南歸奉父母隱小龍山
中順治四年 詔舉遺逸文然應 召授國史院庶吉士改禮科
給事中時畿南多盜疏請慎推威重大臣以資控制又以各直省
稽遲 恩赦請差專官清理刑獄劾秦撫委署私人請舉人揀選
縣令皆予施行 世祖親政廣求直言首建察吏安民一疏言撫
按失人由憲臣溺職乞下大臣會議疏入憲臣及御史甄別有差
又請改折江浙漕糧以恤災黎滿漢有罪諸臣停止發門鎖禁以
崇國體因母疾乞歸旋丁母憂奉父十年父歿復起歷吏戶兩科
文然在戶科久所建白尤多如朝審重囚 御筆酌賜旬除錢糧

考成分別題請開復立輸納流抵之由單禁殿工採木之詐害杜
民間徵辦本乞之駁減他及鹽課蘆課漕糧錢法兵餉諸時政皆
敷陳無隱時魏象樞亦有聲諫垣中朝稱臺臣敢言者每日姚魏
云康熙九年加正四品服俸仍畱管科事明年擢都察院左副都
御史請復盜案半獲開俸之例定本犯入己贓滿貫方坐之條俱
著爲例升刑部侍郎遷兵部督捕侍郎奉使江南察審沙洲瀏河
違禁出洋及京口都統互訐三案時論服之遷左都御史請蚤建
皇儲以隆國本 鑾輿遠出請嚴城池詐冒之防恤旗衛驛地
之苦於長沙降叛則陳其從賊之情形於閩逆狡謀則策及餉道
之阻絕所奏皆動關機要升刑部尙書時方更定條例文然虛公

參酌去其太甚劑於寬平每入署攜招冊以歸秉燭詳閱手書略節而酌定之有疑必細加咨問全活一人則喜形於色居二年卒於位 賜祭葬如典禮諡曰端恪文然性清介里居時幾不能自給洊歷華要屏卻餽遺使江南還所受贖惟古書數篋而已少以文學知名晚益邃於性命之旨所著書多傳於世

右 國史賢良小傳

姚文然字若侯桐城人少嗜讀書明末邑嘗被寇圍兩月餘文然卒業五經背誦不遺一字癸未成進士選庶吉士闖賊入都城自經不死閒道南歸順治丁亥應 召爲國史院庶吉士改禮科給事中主山東省試得士稱盛歷遷兵科都給事中疏請終養旋丁

內艱里居奉父者十年父歿起補吏戶兩科康熙九年以正四品服俸畱任候升明年超擢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升刑部右侍郎轉左充癸丑會試副總裁遷兵部督捕左侍郎奉使至江南察審凡三案其一爲奸人私海洋文然親從盤激出洋至山前沙勘視海風大作天水晝昏舟幾覆舟中百餘人皆震怖失措文然危坐自如及讞奸人悉引伏他牽連者得釋其誣指渡船違禁出洋及京口將帥以私互訐者俱爲平直之時方盛暑所居廨有高樓可避暑卒事始一登焉還報悉稱 旨遷左都御史升刑部尙書方更定條例文然曰刃殺人有限例殺人無窮吾曹可無慎乎虛衷詳議去其太甚劑於寬平決獄有所平反歸輒色喜嘗有囚誤刺字

歸而長跪自罰居二年卒於位 賜祭葬如禮諡曰端恪文然在
諫垣先後十餘年所建白無慮數十疏多見採納及長憲臺密疏
多關軍國大計未嘗以示人身後檢篋笥始得之其奉諱里居時
幾不能自給洊歷華要卻諸饑使餽遺使江南還所受贖惟圖書
數卷而已子堂應庚戌會試爲總裁王清所黜清文然所舉士也
撤棘後清始知之來謝過文然笑曰此足明我兩人無私也君報
我厚矣何謝爲其生平廉慎大都類此

右傳任蘭校撰

國朝書庫類編卷四十一

十四

任克溥

任克溥山東聊城人 世祖章皇帝順治四年進士由南陽府推
官卓異行取考選科道十三年十月授吏科給事中十一月疏言
皇上勵精圖治深知親民之官莫過守令特於天下知府之中
擇其繁劇難治者三十府許三品以上各舉一人破格任用使保
舉得當一人賢則一隅安人人賢則各省安太平何難立致乃爲
時來久以貪庸劾罷者已有數人是前此保舉不能仰體 聖意
秉公慎選也乞 敕部察明懲處以勵官方 從之又疏言倉場
侍郎總司兌運不論正兌改兌京倉通倉務使隨到隨起前幫無
停泊之苦後至無守候之虞一切需索陋規盡行杜絕回空造發

不致凍阻中途有誤清兌今歲七月中漕艘抵通壅滯河干遇山水陡發有浸溼漂沒者 皇上另遣專官馳赴通州始設法收支竣事試問倉場侍郎李呈祥所居何職坐視稽遲同官范達禮見奉 旨另議呈祥闕冗無能何以自解乞 敕部嚴行處分疏下呈祥回奏議處如例十四年正月轉刑科給事中五月疏言抗糧之弊有三一曰宦戶恃勢攬收糧銀僅完三四有司莫敢拘問一曰儒戶包免雜差預收額賦及有司催納展轉稽遲一曰衙蠹投身要地攬賦最多自恃上司左右鼠器爲嫌其充役本州縣者通同朦朧較之紳衿欺隱更甚百倍臣近見各省州縣糧冊亦列出宦戶儒戶以防優免之冒濫而不分民役未清逋欠夙根今宜分

三項各另造一冊某某若干限內完若干尙欠若干秋冬二季申報督撫按三院官欠者題參衿欠者褫革役欠者拏究庶前欠者知警而後欠者絕迹矣疏下部議行十月劾給事中陸貽吉與同考試官李振鄴及張我樸賄賣舉人事言北闈放榜之後嘖有煩言其弊不止一端而試官李振鄴張我樸通同賄賣係科臣陸貽吉爲居間事先彰明較著九月二十一日臣於端門前遇陸貽吉見其張皇失措謂有捏名訐款欲換舉人迄今半月餘仍不果其非虛枉可知臣因思受賄有人過付有人出銀有人就訐款究詰諸弊自和盤托出矣 上命吏部都察院嚴行質訊得陸貽吉及博士蔡元禧進士項紹芳爲田耜鄔作霖營謀中舉通同考官李

振鄴張我樸賄賣狀 詔斬七人於市餘令禮部覆試刑部勘鞫
流徙二十五人失察之主考官庶子曹本榮副考官中允宋之繩
各降五級十五年二月充會試同考官四月疏言臣自分校出闈
伏讀 上諭各衙門條奏興利除弊事仰見 皇上求言若渴當
必有讜論訐謨連章而進乃時近兩月僅見宗人府一疏其餘各
衙門如銓選人材撫恤師旅錢穀之盈縮刑名之平反皆利弊興
革不容頃刻緩視者有何遲疑觀望竊謂其病有二一則因循既
久發論方新恐無以贖往日曠官之罪一則瞻望多端指陳無隱
恐無以畱後來遷就之門夫臣子報 國止有一腔樸忠遇事直
吐纔著轉念便持兩端勢必摭拾瑣屑勦說雷同不能慷慨論列

於目前又安望設誠致行於異日乞 天語嚴飭諸臣以實心求
實政不得浮泛塞責并 鑒別其當否示以勸懲 上允所請五
月疏言近以各衙門胥役作奸犯科者多 詔臣工悉心計議指
摘弊端慄然破狐鼠之膽矣臣以爲懲之於作弊之後不若杜之
於作弊之先如吏部選司推升原有定序然有因事停升者遂有
越次而升者人不知其故往往開打點調停之說墮其術申請
敕部嗣後應升各官先懸榜部門序列姓名詳註資俸薦紀參罰
使其見其聞功司議處條例亦畫一頒行使不得憑臆輕重借端
增減至各官開缺以科鈔爲憑向有以缺之高下與發鈔之後先
轉移舞弊者如革職提問事先下刑科則與事止革職徑下吏科

者遲速有異嗣後下刑科者卽發鈔吏科武職屬兵科者亦同日鈔發自無所容其操縱矣 上以所奏多切時弊下部詳議行九月轉禮科都給事中疏言士子爲四民之首習尙之邪正攸關督學繁多士之型風化之綱維最大我 皇上慎重督學之選預選者自不敢因仍積習罔上行私然亦有督撫爪牙駐防爵弁恃要路之函封假公文以密遞在此輩盈其囊橐致孤寒鮮列黌宮請 敕學臣凡有請託私書許揭送部科異日差滿卽當以此定爲上考並令博訪膠庠學行著聞之士舉優以示風勵至懲劣最重抗糧士爲齊民表率不急公輸賦他日之貪賊壞法可知亟當嚴黜以澄士習而正士心又疏言天下不患無與治之政而患無任

政之臣如錢糧拖欠非盡小民之頑梗多由豪紳劣衿蠹役臣前
奏三款部議分冊備造已未完數目秋冬二季申報奉 旨依議
行近今二三年矣造冊奏報者惟山西一省耳其浙江諸省糧額
既多拖欠彌甚卽極力整頓猶恐積弊難除何得玩泄從事不肖
實心清理縱使今日報開荒明日報增課恐一時博優敘之榮過
後仍聽其逋欠而不之問應請 敕部察覈從前報墾報課者解
完若干未完若干以定功罪庶錢糧有實際勸懲亦分明又紳衿
抗糧定有新條究懲蠹役尤應加嚴并請 敕部定例疏俱下部
議 從之十七年四月遷太常寺少卿十八年五月丁父憂 聖
祖仁皇帝康熙三年六月補原官六年六月應 詔陳時務言

臣等言：凡屬吏治不修，名曰一六。朝廷欲薄賦有司，反加賦；欲省刑有司，反濫刑。皆由督撫不得其人。見今奉旨，令部院糾察督撫。如部院有糾極貪大惡之督撫一人，天下之爲督撫者，知警督撫有糾極貪大惡之司道一人，天下之爲司道者，知警司道廉潔，則有司不苦於誅求，自覺寬然。有餘地坐見輕徭薄賦，政簡刑清矣。疏下，所司通飭行。八年六月，應

詔陳民生疾苦言：小民莫疾於加派，莫苦於火耗。已奉敕諭：嚴禁矣。此外疾苦，尚有數端。有司派殷實之家催糧，其糧單中多列逃亡絕戶，無可徵催。且有糧冊無名，按時追比，致傾家包賠者。郵傳供應原有錢糧，每侵入私囊。僉報百姓養馬，應夫或充里長。凡上司經臨過客往來舟車飲食，責令設備。甚至上司差人蜂擁

嘉魚知縣李世錫首告湖廣巡撫林天擎索銀情狀不厭不已且不畱一毫形迹以此知餽遺不絕苞苴尙行良士難慶彈冠墨吏何嘗解綬較之世祖章皇帝時有司絕不敢與督撫送禮絕不敢輕至省會者風氣迥殊皆由督撫受命之初羣以餽送裘馬弓矢等物爲儀文己亦飾美觀瞻競趨奢侈一時之費輒至累萬赴任後用意搜尋爲報荅取償之地遂至苛索屬員貽累百姓欲爲拔本塞原計請 敕督撫赴任之先屏絕餽送勿鋪張行色務從節儉以養其廉又督撫之參罰科條甚密在內部院亦當體恤艱難煩重之勢依例處分毋過爲吹索俾得展其手足專心吏治民生而無旁顧之憂部院不苛求督撫督撫自不苛求有司有司

亦自不借口供應上司苦累百姓矣疏亦下部議申嚴禁令十二年六月擢刑部右侍郎十三年三月大軍進討逆藩吳三桂克溥應 詔舉才堪繁劇之原任知州侯紹岐推官王養晦知縣呂鳳強赴軍前錄用十七年二月應 詔舉博學鴻儒疏薦直隸進士張烈江南進士高層雲福建舉人陳學夔原任糧儲道戴玉綸並召試錄用四月轉刑部左侍郎十八年三月京察以才力不及降調得 旨所議尙未允當令再議改注不謹革職遂罷歸三十八年迎 駕臨清復原銜四十二年 上南巡還過東昌 臨幸其園 賜松桂堂額及對聯 諭閣臣曰原任侍郎任克溥於途次迎駕見其年將九十見在諸臣未有如其久者深爲眷念著加

刑部尚書銜是年八月卒於家 賜祭葬如例

右 國史館本傳

宋徵輿

宋徵輿字直方一字轅文江南華亭人順治四年進士官至副都御史有林屋詩草

右松心日錄張維屏撰

雲間宋孝廉幼清直方父也精數學直方生時預書一紙緘付夫人曰是子中進士後乃啟視之至順治丁亥捷南宮開前緘有字云此兒三十年後當事 新朝官至三品壽止五十後果於康熙丙午遷副憲至三品明年卒官年正五十也

右池北偶談張維屏錄

副憲督學福建時輯全閩詩選又與臥子舒章共選明詩行世

蘇詩卷之二

右江蘇詩徵張維屏錄

三

冀如錫

冀如錫直隸永平人順治四年進士授刑部主事歷遷本部員外郎郎中七年授湖廣襄陽府知府十一年遷河東鹽運使十六年調河南分守道尋擢浙江按察使十七年內遷太常寺卿尋轉通政使十八年補工部右侍郎康熙四年丁憂回籍七年服闋赴補八年補兵部右侍郎十年轉左十二年六月遷左都御史八月疏奏獄訟繁興弊皆伏於砌款黏單豪猾捕風捉影羅富民以媚貪吏一狀而裝十數事一事而累數十人貪吏陽借鋤暴懲奸之名陰縱擇肥魚肉之計迨志滿慾飽從而假以威勢分以脂膏貪猾相濟良民何堪甚至有革汰逃兵砌剋餉之款以告某將領者有

甲外游棍砌橫徵之款以告其州縣者挾私行詐陵犯日熾臣查砌款黏單雖有嚴禁日久廢弛請 敕內外大小衙門有犯除所告不准外仍治其違例之罪又奏臣閱邸報每見有奴僕告主者以役使之人挾私報怨及審虛刑辟難逃是上下之分不明又陷愚人於必死也臣請除謀反叛逆及窩藏奸細仍許奴僕指實出首外其餘一切公私過犯永禁首告一概不准審理仍行依律治罪載入條例曉布中外庶名分定而愚昧之刑少綱紀肅而悖逆之風絕矣俱下部議行九月擢工部尙書十五年淮揚河決 命如錫同侍郎伊桑阿往會總漕總河詳議十六年正月如錫等奏參河臣王光裕前題稱高郵三淺西隄一處偏近清水潭俟水退

另議興修其餘各工已相機搶築今各工尙未興修詢其故則以錢糧不足爲詞又題崔家壩修築處亦未成以致隄岸屢決又題高郵城南決口三十處堵塞完固今新隄不及舊隄之半王光裕實無治河才伏乞 皇上速行別簡則河道有益生民幸甚 特旨解光裕任遣吏部侍郎折爾寶副都御史金儁察審得實光裕坐革職如錫等又奏河道水性靡常全賴隄工捍禦黃河南岸自白洋河至雲梯關北岸自清河縣至雲梯關及高堰周橋翟壩古溝一帶決口並殘廢單薄之隄俱宜亟行修築其清口一帶沙淤及運河爲黃河淤墊之處卽應疏濬深通至當日河底其自淮至揚兩岸土石隄工務期修築完固而清水潭等處決口關係運道

民生堵築難容刻緩至於歸仁隄石工原有估計錢糧今尙未修完仍嚴令該管官速行堵塞其未估土隄亦應一律興修今特立勘驗之法遴選廉幹多員分工勒限詳定各官題敘處分之例俟隄工告成更祈特遣大臣勘覈庶知儆惕下部議從之四月因天壇文華殿所用藍黃甃瓦監督及窰戶等年久誤工工部仍請令原監督等催造奉旨詰責如錫等又不引咎下部議降四級調用尋卒於家

右 國史館本傳

郝維訥

郝維訥直隸霸州人父傑明崇禎時進士順治元年授行人司行人尋遷戶科給事中二年疏請開經筵祀闕里以裨新政廢斥諸臣罪有可原才堪錄用者量予自新以觀後效江南新定宜急擇賢能早爲除官又朝賀大典內監不得入班行禮俱下部議行八年遷通政司參議九年遷光祿寺少卿尋授大理寺卿十二年擢戶部右侍郎十三年因病乞假回籍十六年卒維訥順治四年進士授刑部主事歷遷員外郎中七年授福建督糧道十一年遷通政司參議十二年擢太僕寺少卿累遷通政司左通政大理寺卿十三年擢戶部右侍郎十五年調吏部左侍郎十六年丁父憂

服闋補戶部左侍郎尋調吏部康熙三年充會試副考官四年正月擢都御史二月疏言自巡按奉裁地方巡視責歸督撫督撫任重事繁出巡動踰旬月恐誤公事況騎從眾多經過滋擾至屬官貪廉閭閻疾苦勢不能逐人逐戶咨訪耳目仍寄司道所託得人則舉劾自真民隱自達請嗣後事關重大者仍親身巡察餘概停下部議行四月疏言近山西山東等省偏旱深廬 睿慮蠲免賑濟並行願發帑賑濟 聖恩至爲優渥特窮鄉僻壤貧民恐未能徧及惟蠲免錢糧率土均邀 實惠但田有田賦丁有丁差從前被災地方例多免糧不免丁其有丁無田者反不得與有田之戶同霑 恩澤請丁銀均照田糧分數蠲免 從之八月疏言貪官

逢 赦止免應得之罪仍革職追贓此定例也近有藐法肆貪累
審成招罪至應死者因 赦免死並免交吏部議處竊思蠹役賊
款審實雖經 赦免仍行革役此輩身爲職官饕餮狼籍未可令
其復玷名器貽害地方雖新例赴部另補而貪殘所至播虐維均
請 敕部定議凡賊款審實者雖事在 赦前止免應議之罪仍
行革職庶官箴可肅民害可除 上是其言下部議行五年遷工
部尙書尋調刑部禮部八年四月調戶部六月疏請停督撫勘災
之行以省供役申嚴圈取民地之禁以安民生並得 旨允行十
一年調吏部尙書十八年 上以給事中姚絳虞所奏風聞言事
疏 召廷臣面議維訥奏稱言官奏事原不禁其風聞但風聞奏

國朝典章考卷之四十一
參審問全虛者有處分例若不加處分恐有借風聞挾私報怨者
請仍照定例行 從之十九年丁母憂二十二年服闋候補卒於
京得 旨郝維訥才品優長勤勞素著忽聞溘逝深爲憫惻應得
卹典察例具奏 賜祭葬如例諡恭定

右 國史館本傳

郝公諱維訥字敏公號端甫順天霸州人系出元文忠公經之後
曾祖智庵公諱九思隱德稱鄉里祖銘燕公諱鴻猷舉己酉鄉試
爲延長令父械清公諱傑丁丑進士 國朝召爲戶科給事中歷
官少司農三世累 贈封俱光祿大夫吏部尙書妣俱 贈一品
夫人母李氏 封一品太夫人生子四公其長也太夫人孕而被

盜墜樓股折有村嫗提藥籃至療之立愈而去蹤跡不可得鄉人競傳遇仙事公爲兒童鮮嬉戲智逾成人及讀書五行俱下丙戌舉鄉試丁亥成進士授刑部主事歷升本部郎中公精於吏事笑談立辨若無意時天下初定訟獄繁大司寇設管理章奏科錄讞詞以輕重比而爲例獨以公任訟獄遂清順治七年升福建督糧道僉事閩中故無漕駐防兵食仰給長豐倉倉僧因緣窟穴稱攬納戶公取巨蠹置法令民自輸官自是民便兵不苦飢大軍下漳南糧運多阻公督米二萬石率舟師浮海達泉州一軍飽騰海疆平巨寇張自盛犯延邵上官以爲非公不能辦公往莅設方略勵戰士挫其兇鋒復用閒散其黨羽自盛就擒南服以安署兵備驛

傳道復署按察使善政不可勝紀公之始至也兩粵方用兵海寇時發民間反側不自安稅課徵調不以時應吏其地者又以去京師遠多縱恣魚肉之公謝苞苴絕羨耗一切寬以法於是八郡一州之人咸安處無動搖其功爲大撫按交薦以卓異舉吏部侍郎孫公承澤成公克鞏復薦之世祖知公賢獨先被召遂擢通政使司右參議十二年春入銀臺時少司農公方在位兼理錢法父子九列人並榮之未幾司農公移疾歸公歷太僕寺少卿左通政大理寺卿戶部右侍郎管理錢法一年間徧歷父所居職人以先後同官矜爲僅事而公且惴惴然懼不克副自願厭職以錢法壅滯爲上言請清鑄本收匠作悉從其議漕艘抵通州大雨水

法中運皆漂泊 世祖命公往經理跋履水次不逾日轉粟貯京
通倉於是運船得回空無凍阻患十五年調吏部右侍郎轉左侍
郎充殿試讀卷官考滿當廢一子公請移廢幼弟惟諤報 可大
臣移廢始此十六年正月少司農公終於家公奔喪歸泣血墓廬
恩下二品官例祭十八年服闋起補戶部左侍郎是年州縣歲
徵稅銀分解各部寺院充一切經費額數少而款目繁各以十分
未完論有司註誤去者相望公議天下錢糧總歸戶部合以十分
爲考成酌定一條編法公私稱便康熙二年復遷吏部左侍郎管
右侍郎事銓法一清三年甲辰充會試總裁官取進士沈珩等一
百五十一人充殿試讀卷官四年升都察院左都御史憲臣職風

紀中外聞其清節莫不慄然是時 廷議罷天下巡按御史令督撫巡歷州縣又罷大計督學之任多非其選公言督撫身任地方民隱慮無不知何必僕僕道途考察大典不可停宜復舊例綠旗官兵及投誠將士應令所在屯田其旱荒地無田之丁民赤貧者宜并免吏非因公受過遇赦不得還職學臣非兼文學不可程士舊例試而後授宜於序俸中寓選擇法此其顯然在人耳目爲國計民生之所維繫者至若忠勤憂國多所密奏不可得聞五年六月遷工部尚書九月遷刑部尚書會有滿司農及直督撫以圈易入旗莊出事被逮時將坐以黨罪下刑部議具獄公偕同官按律執奏謂當從輕比擬雖格不行士論以公爲正七年遷禮部適以

太學工完請 上幸學行釋奠禮快觀曠典尋轉戶部尚書請復
州縣存畱又請緩徵錢糧又請停畿內圈地任度支不以會計科
斂爲能事日夜維思劑量緩急寬其課程以蘇吏民十一年遷吏
部尚書獨持大體言官論事失實例不免公獨議免之先後獲全
者數人且疏請寬言路處分例謂從來治亂關於言路通塞優容
而嘉與猶恐讜言不至豈可因而加罪又州縣清查隱地及格者
皆增秩或驟遷以去然相度多不得實公力陳其弊稍裁抑之其
風乃息兵興開捐納事例正途日壅公爲斟酌資格按缺分選銓
法稱平冢宰長六卿進退百官及會議會推朝審諸大政皆領其
事公推誠布公委曲參酌期於至當遇持議膠執不可力爭者輒

引譬談笑久之其人意移事多有濟公於上前敷奏條暢卽所見與眾偶有同異亦必開陳端緒不畱隱情上知公深往往從公言十九年李太夫人病公將疏請養太夫人怒弗許公日奏對治事歸坐臥牀下竟日夜不休一年而疾作旣太夫人考終於京邸上爲軫卹賜茶酒命大臣臨其喪公痛泣悲哀扶輿台葬經營草土適駕幸霸州公拜於道左天子見其羸瘠咨嗟動容賜食與藥又令御醫調治於京師未幾服除再感寒疾始不起矣康熙二十二年癸亥七月初九日薨公生於天命癸亥得年六十有一上方倚公輔弼及訃聞深加憫惜從優議卹加祭賜諡曰恭定特恩異數逾於尋常使公而在調元贊化何

可量哉公家世清白刻苦自勵未嘗表飾求赫赫名生平大節惟忠與孝其守官敬慎而持廉事上一以誠在朝持綱紀議事關國家之大者必歸於正其色甚和其言甚婉其心甚苦於是人情有所恃而國是有所定其受知兩朝仕宦幾四十年九列歷其八六卿歷其五在農部四載爲冢宰九年於國計銓政尤慎而詳故兩部法經公裁定者至今守之不變公爲人外和而內剛性簡澹喜自晦斂官日尊謙退益甚與人交樂易可親其中不能奪天性孝友教子弟以淳樸出門無車馬僕從嫁娶儉約殆不如庶民家祿俸所餘悉以資其鄉里貧乏及賓興應試者家無餘財奉母李太夫人老而益篤公退未嘗不在側也門庭蕭然竿牘不

至服食起居有人所不堪者故雖抗議而眾不忌執法而人不怨
直行己意而 天子以爲賢嗚呼古今名臣如公者豈數數見哉
子三人長士鈺二品廕生今刑部員外郎次士鉉官監生候選國
子監典簿次士鏐肅甯縣教諭餘載家乘中以是年十二月葬公
於青口村北

論曰吾觀於坦園敬修端甫三先生有運會之感焉我 朝開國
洊穆之休與瀛隴之氣翁聚於一時故哲人挺生皆有君子長者
之風今雖先後相繼逝後人儀想三先生純質而樸貌粹言而溫
詞坦衷而約守慎履而行方古心古道有非後人所能學者思之
如隔曠代居然在皇初以上焉端甫先生家尤世稱忠厚雖貴悉

如寒士遇人以誠無所矯飾弟兄友善世稱孝弟者莫郝氏若凡先生所以行之終身者有能履其一節人以爲難而公自謂不足以明後世戒子孫無得紀述嗚呼豈所謂任重道遠而爲善惟日不足者歟予旣爲坦園敬修兩先生傳矣於先生安可後謹敘述以備採擇云

頌曰翼翼我公率履自躬一其初終惟德之恭公在於位士知貪廉領袖百寮四方之瞻豈惟士夫 天子曰咨爾曲爾直繩之墨之正爾方員有矩有規公之燕居其象温温舉必法發思而後言公在 朝廷正色侃侃蔚名嘉謀憂深慮遠不迎利趨不畏勢返有或不然談笑以需遲而愈信孰不公思曩定海疆公殫謨猷以

國朝詩林卷之四十一
綬以甯入閩興謳公事太母戲綵於室出而匡襄歸來侍膝兄弟
友愛柏堂娛心迄今賢嗣體而倍親方倚寅亮爲世羽儀泰山梁
木千古同悲

右傳趙士麟撰

胡昇猷

胡昇猷浙江山陰人順治四年進士授行人八年七月授戶部主
四十年四月出監延綏鎮糧儲逾年洊遷本部員外郎郎中十四
年十月授江西南瑞道十六年五月調湖南道十七年正月轉福
建興泉道十一月山賊李月高糾黨許子敬二千餘眾應海逆鄭
成功掠福建漳水四郡昇猷偕提督馬得功進剿遣遊擊陳天玉
擣洋坑永春等寨捕斬月高于敬餘黨悉伏誅又率參將張應詔
剿泉西賊斬賊渠王貴及其黨百餘人十八年二月斬泉南賊擒
柯瑞等十一人斬八十四人五月山賊劉尾陳鎮聚眾三千句海
寇踞黃肚寨遣陳天玉奪險奮擊誅之十一月海賊黃昌船二百

餘窺黃嶇崇武等處以兵一千馳剿令遊擊郭懷守備王承印協
攻賊敗走敘功予紀錄諸役皆昇猷與得功合謀督戰功爲多康
熙元年二月遷江南江甯道查解逃人二百四十九名敘功卽升
三年正月丁父憂十二年八月補陝西漢興道逆藩吳三桂反漢
中當川陝咽喉軍興旁午昇猷調度輸將芻糧備足十三年三月
江南按察使員缺部臣以昇猷例應卽升請得 旨胡昇猷本當
升補但大兵進剿聞其料理軍需具有才能暫停升轉事平優敘
八年經略莫洛奏漢中距興安七百餘里本道督運日給不遑勢
難兼轄請復設關南守道一員駐興安以資彈壓改漢興道爲關
南巡道專理漢中事 詔允所請昇猷授關南巡道是年冬提督

王輔臣叛於甯羌莫洛被害逆黨阻截棧道漢中糧絕十四年七月鎮西將軍錫卜臣撤漢中兵赴西安昇猷隨行至馬家溝迷路墮馬折指被賊執拷掠楚毒繫獄閱五載不屈十八年十月奮威將軍王進寶恢復漢中昇猷始得脫進寶疏請委署道缺時大兵進川上諭胡昇猷陷賊數載備遭困辱守義不屈可嘉應以四川要缺用十九年二月授四川按察使二十一年十二月大計舉卓異特旨內升二十二年十一月補大理寺少卿二十三年十一月授左僉都御史二十四年遷左副都御史三月疏言皇上道闡精一治隆放勳首重經筵特資啟沃迄今二十餘載竊惟日講四書尙書業已頒行易經見在登梓惟經筵講義一書尙

未刊刻請 敕詞臣纂輯 御製序文付之剞劂頒示中外 命翰林院會同經筵講官議 從之四月疏言學政三年報滿例應銓註升降然報滿卽應考覈有司羈延巡撫不卽題覈部臣不卽題結我 皇上勵精圖治 嚴諭諸臣凡事速結方克無弊況文衡爲風教所係其薦舉公明尤著者自當彙題以待 欽定此外或加級敘用或照例升遷俱可隨報隨題何至紛紜駁查迄無定議請嗣後學差報滿督限一月內覈題到部部限一月內題結庶諸弊不生又言京師不設藩臬兩司所以尊 朝廷重畿輔也其藩臬責任歸之守巡二道守道司度支總八旗錢糧二百萬有奇巡道司刑名畿南畿北滿漢八旗藉以綜理雖曰監司卽京師之

藩臬也今直省督撫藩臬並膺 特簡直隸守巡二道猶遵成例
銓補竊恐循次除授之人未必勝任嗣後二道缺出擇道府中廉
明素著者數人奏請 親擢使天下知根本之尊於吏治不無裨
益並下部議行二十五年閏四月擢戶部右侍郎五月轉左十月
調吏部左侍郎管右侍郎事尋擢刑部尙書二十六年二月勘鞫
雲貴總督蔡毓榮隱匿吳逆財物事不卽議抄籍又不嚴提訊以
徇庇降二級調用二十七年十一月補太常寺卿二十九年十一
月授左副都御史三十年正月卒 賜祭葬如例

右 國史館本傳

廣東通志卷之二十一

二十一

高爾位

高爾位漢軍正黃旗人父勳明錦州衛副將從總兵祖大壽投誠爾位順治四年舉人初任直隸南和知縣九年四月行取授監察御史十月巡按陝西十一年四月奏言邇來奸徒營謀委署州縣佐貳昔之衙蠹地棍今之典史職雖卑而有父母之呼兼有巡捕之責無職而官非該管道府受賄因何濫委如任縣典史楊顯耀等概係積蠹快阜惡棍鑽營代任小民莫敢誰何請 敕部行督撫確查充委官一併重處再州縣乏員本府廳官夤緣委署在府官待爲同堂曲徇優容新任鉗口結舌一惟唯唯至如州縣積蠹事露鑽之府廳府廳衙蠹不法鑽之司道恃衙門爲蔽奸之蔽視

小民爲網中之魚統祈 天語申飭今後州縣乏員萬不能候新
舊交代者須擇才品俱優之隔府官暫署如貪污不法道府立參
徇縱連坐各省大小衙門及在京五城積蠹概行革去並得 旨
允行六月巡視中城奏言官餽驛馬州縣中十無一二民應者十
八九鄉愚不能自應倩之驛棍勒索遂意然後代應遇軍機傳報
使客郵符竟無一馬驛棍逃避仍拘民應更可異者府廳司道總
兵私遣員役皆騎驛馬雖屢奉 嚴綸而官役私牌日行州縣不
敢不應又不敢冊報甚至私牌內有擅批上司免報者請今後一
應紙票及過往參謁各官禁騎驛馬非兵部火牌勘合不許濫應
違者驛傳道揭部請 旨重懲各省州縣驛馬里馬照賦役額設

協濟銀兩或鄰封協銀於每季終出毫不累民甘結報部科查照
有仍前者許科道糾參不發覺者連坐更有請者直隸正順廣大
等八府屬解運芝麻棉花二項腳費數倍大爲民害伏乞 敕部
照陝省策解藥材例責成本府不經民手部議 從之十二年六
月巡按山西十三年六月條奏晉省宿弊一司道府廳衙蠹犯贓
本官失察應議處一州縣到任十日內查前任起存錢糧毋得逾
定限道府徇隱者連坐一見貨抽稅不得以無貨而包稅無鋪而
納課致商賈裹足年有豐歉以有餘補不足並下部議行十四年
十月奏請布按監司內升未任事之先 皇上親試觀其年貌詢
其政事才識兼優者令任事年力衰邁平常者別用下部知之十

五年七月遵旨條奏興利除害事宜一齋奏馳驛馬上不許擅用大小皮包以卸驛困一升遷大小官員不許預調夫馬衙役不許出境迎接一學臣考試進黜之數不可太懸每考必確訪學霸數名按律究擬並下部議行十月巡視兩淮鹽政十六年六月海寇鄭成功犯瓜洲爾位出揚州城護解鹽課銀爲總督亢得時所劾上諭高爾位身爲御史聞警卽當率屬護守乃賊尙未至先借端出城致令百姓驚逃深爲可惡令解任該督撫嚴察具奏十七年五月總漕蔡士英奏爾位於十六年六月十六日起解課銀十四萬兩次日賊陷瓜洲卽出城送至高郵於二十日回揚賊鋒甚熾恐致不虞於二十二日罄發庫項十一萬兩遣運判郭顯功

押解進京舊例原無鹽院親送之條緣乏兵護解親送至淮安至七月二十四日回揚下吏部會同都察院議尋以爾位雖無城守責但聞警當協守城池乃藉送鹽課爲詞兩次出城應議處事在赦前免議得旨俞允康熙三年三月內遷順天府府丞四年兼理崇文門稅務十七年遷通政使十九年正月授左僉都御史十二年遷奉天府府尹二十一年擢刑部右侍郎二十三年轉左二十五年丁母憂二十八年闕補刑部左侍郎兼管右侍郎事二十九年三月授佐領三十年正月以疾乞休諭照舊供職六月擢工部尙書十月以疏濬京城河道浮估降補通政司參議命以所降之級休致四十年十二月卒年七十有七

國史館本傳

右 國史館本傳

三

宋犖

宋犖河南商邱人大學士宋權之子 世祖章皇帝順治四年犖年十四應 詔以大臣子列侍衛逾歲考試注銓通判 聖祖仁皇帝康熙三年授湖廣黃州通判八年丁母憂十六年補理藩院判十七年遷刑部員外郎出榷贛關還遷本部郎中二十二年授直隸通永道二十六年二月擢山東按察使十月遷江蘇布政使司庫虧銀三十六萬六千餘兩犖揭報督撫察劾前布政使劉鼎章欵文二人分追完補二十七年二月犖以錢局銅斤舊係各關採買每斤定價一錢康熙二十三年令湖廣江西安徽江蘇動支蕪課購買每斤定價六分五釐江蘇非產銅之地越江西湖廣各

關購買每斤至一錢六七分較定價昂貴過半牒請巡撫田雯奏
停採買部議不准得 旨再議仍照各關每斤一錢例行四月擢
江西巡撫六月行至彭澤聞江西撫鎮標兵赴湖廣會剿叛賊夏
逢龍次九江以乏餉譁聲檄發湖口縣庫銀一千兩委道員齎給
行月軍糧眾兵乃前進犖至南昌甫數日有首告舊裁督標兵李
美玉袁大相散布號紙煽誘三千餘人謀劫倉庫連合夏逢龍者
率遊游擊趙永吉擒至鞠實卽斬以徇眾疏言擒獲叛犯李美玉
袁大相謀劫倉庫合夥湖廣供吐確鑿卽押赴市曹正法以慰人
心以安反側其煽誘多人未經指實應免深究事下所司知之十
月疏言江西每年採買竹木紫竹取給於饒州貓竹通派於合省

檀柁木輪解於南康九江名雖官捐其實累民請嗣後動支正帑
並嚴禁借端指勒等弊又報甯州宜春等十二州縣夏末徂秋亢
陽不雨兼之螟螣爲虐委令各府確勘輕重分數請蠲十分之二
三十二月疏言各省在監罪囚俱有支給口糧之例惟起解囚徒
向無額設錢糧伏讀康熙二十六年 恩詔凡解部及遞解外省
各犯按程給與口糧仰見 聖慈矜惻無微不至江右路當孔道
解部及遞解各犯絡繹不絕應給何項糧米尙未有部文請照囚
糧之例亦在常平倉內交給按日行五十里爲一程每犯一名日
給米一升其道里遠者逐程加給二十八年四月疏言近奉 諭
旨藩庫於年終奏銷時巡撫躬自察盤如有虧空立行糾參法嚴

且密誠萬世可遵也惟是糧驛二道各有經收支放既不在藩庫之內爲巡撫察盤所不及而各府庫內亦有收貯錢糧似應一併清釐請於每年奏銷及離任之日二道責成藩司察盤知府責成道員察盤可永杜侵那虧空之弊三十年三月疏言近來在外漢軍文武官員解任裁缺者並其家口概催歸旗旣立限期復令取經過州縣印結逐程遞送點驗家口竟與罪犯相似所當區別定例凡因贓私黜革及侵那錢糧解部比追者仍逐程遞送取結其丁憂降調裁缺候補等員免其遞送取結止給到京定限咨文自知違限處分不敢後期益感戴 皇仁體恤矣請疏並下部議行三十一年六月調江蘇巡撫三十五年七月疏報蘇松所屬沿海

地因六月朔遇颶風驟雨潮水泛溢田舍被淹俱經地方撫綏勸諭補種惟崇明縣田蕩被淹勘確成災九月疏報江甯府屬之六合上元句容松江府屬之上海鎮江府屬之丹徒七月內山水陡發秋禾俱淹請照例蠲免並動支貯穀賑卹饑民又疏報淮揚徐三屬二十州縣及三衛濱河之地值秋雨連綿黃淮交漲田地俱沈水底其被災十分田畝額賦請破格全蠲並移江甯倉米十萬石鎮江截雷漕米九萬五千餘石鳳陽倉麥六萬六千餘石散賑事並得 旨允行三十八年二月 上南巡至蘇州 御書懷抱清朗仁惠誠民兩扁額 賜之四十二年三月 南巡回鑾 諭嘉其居官安靜四十四年四月 駐蹕蘇州 賜福壽二大字

題云江甯巡撫宋犖年逾古稀步履壯健故特書福壽二字賜之
又 允犖請 御書世有令儀以額其家祠犖在任三逢 巡幸
疊蒙 寵錫無數詳見奏謝疏中先是請豁吳縣太湖旁坍地一
千七十餘畝額糧一百八十石銀一百七十兩有奇戶部議湖旁
坍沒數逾十頃似有虛捏駁令詳察至是復以積年沈水額賦難
徵復請得 旨允豁除五月疏言蘇松常鎮四府州縣有本任經
徵錢糧完及九分以上因接徵前任舊欠不完概行降調者請改
爲降畱部議不准 命九卿等再議准畱任一年催徵如仍不完
乃調用十一月內升吏部尙書四十七年閏三月以衰老乞罷
上曰宋犖才品優長前者巡撫江西敬慎持己加意愛民在任十

有四年地方相安無事簡秉銓衡正資料理覽奏以衰老求罷情
詞懇切著以原官致仕瀕行 賜詩有云久任封疆事蘇臺淨點
塵五十三年三月赴京祝 聖壽 詔加太子少師 賜詩有世
家耆德自天全之句九月卒於家年八十遺疏至得 旨宋犖宣
力年久敬慎自持勤勞素著予告以來尙期優游頤養忽聞溘逝
深爲軫惻下部議卹 賜祭葬如例

右 國史館本傳

宋犖字牧仲號漫堂別自署縣津山人商邱人爲相國文康公冢
嗣年十四以大臣子弟入宿衛扈從長楊宣曲之間善騎射聰穎
慎密爲 世祖皇帝所賞識逾歲分第諸內直者隨文武資錄用

國朝名臣傳卷之四十一
試第一通判黃州以艱去補理藩院判遷刑部郎奉差權關贛州
敷歷中外率能於其職旋由監司藩臬兩膺節鉞以冢宰內 召
屢乞歸田得請又數年乃卒先生之開府西江也會湖廣有夏逢
龍之亂羽檄日四五至人心風鶴而南昌叛卒某某密謀聚眾以
應有上變者先生佯不省而陰授弁將方略卽夜縛二渠魁斬以
徇餘黨悉不問四境帖然於是條病民者十數事先奏除之然後
緩徵弛力通商惠工翦除豪猾振興學校政以大成清名上達及
移節吳會一如所以治豫章者然江左地大事繁財賦甲天下遂
以清靜無爲鎮之一切持大體暇日搜訪古蹟延接俊流壺觴筆
硯相與嘯詠於湖山之間清香畫戟蕭閒如退院僧首尾一十四

年治狀爲天下最此豈可於離齷齪官中求之者哉平生業詩爲
專家老而不休學者恆以漁洋縣津並稱而武進邵青門有二家
詩鈔之刻謂夫新城天授旣高變化逾出如遊賈胡之肆光怪瑰
瑋而火齊木難之錯陳也商邱含吐醞藉標格雋上如良玉之溫
潤縝栗而精采四映也其體製固不相襲而其溯源風騷斟酌漢
魏三唐以自成一家者固自異曲同工蓋其持論若此兩尙書詩
論者要不無軒輊卽先生曾有句云縣津三舍避漁洋詩屋新題
詎敢當未敢以雁行進也然當新城雷動風行之日求其別開生
面旗鼓相當而風流宏長力能爲一代主持文柄者恐亦舍西陂
一老別無替人也邵氏題詞未可謂盡阿斯所好也夫

右小傳鄭方坤撰

西山不戒於火鬱而將騰矣主人曰撲之火得撲而大熾桔槔不及施瓶罍未有備主人焚死井邑巖谷盡於燎四方來救者竭清漢之波未濟也而東山之火復欲然苟其炎炎攸灼風牽勢引甯但續西山之焦枯哉主人乃聲色弗形沃甕漿而無事西山亦以無所助而焦頭爛額者得以收其功然則東山之主入非所謂見幾之君子也乎宋中丞牧仲先生實類是先是楚有去籍之卒踞山而要餉撫軍柯公永昇易之遣十餘騎往繫焉卒用以叛公及參政葉公映樞同日死妖讖縱橫連破二十餘城勢洶洶不可知而先生適受巡撫江西之命密邇寇氛人情蠢然先生飛檄入

境靜以鎮其搖撼誠以收其心脅嚴以飭其戎行明以申其賞罰
浹旬而秩然有備矣六月之晦日垂沒聞有李美玉袁大相者裂
紙書西字爲符句結城內外三千人約詰旦礮舉而行事先生輒
乘昏誘二人擒以來問之則直承其事不爲諱文武諸屬各惶懾
無所措城中士女半已遁部下士甲而坐不敢寐帷幄中客有危
而去之者方伯王公業興一悸不十日死先生高眠徹曉從容起
三搥三吹而升堂再鞠二人無異辭命中軍參將詹英奉 天子
所賜節兩力士綠帟首捉刀擁二人出西轅門外立斬之卽張示
國中曰倡亂者已誅餘不復問也其黨方俟二人指揮如約俄聞
中丞門礮聲而二人之首已梟於木矣眾乃疑發露之自而豕驚

魚散四境帖然以甯設使是時需不先發怯不早斷寇一舉而西連於楚聲勢互倚警及百粵遺廟堂之憂不知當如何而談笑定之楚亦以平先生之功誠偉矣哉夫今之民惴惴於烈山之患而待先生沃以甦之者非一端矣意者身教於未形而法制於不敢肆庶其并省挹注之勞而不負稱先幾之哲乎予親見先生禦變方略奇其以書生而能定大難且暇豫有餘勇也故爲紀之并以勉先生沃民而勿緩焉

右禦變記劉榛撰

理藩院古典屬國官也 國初建置故上林舊址初置蒙古尚書一人侍郎二人秩視六部同漢院判一人秩三品滿蒙郎中員外

主事若干人漢知事四人主事二人經歷二人故朱竹垞集中有贈宋院判云云蓋漫堂尙書曾任是官也後康熙中漢員盡裁去惟滿員獨存

右錄宗室昭榘撰

宋犖字牧仲河南商邱人官至吏部尙書著有縣津詩鈔商邱公官部曹時列十子詩選中撫吳時有漁洋縣津合刻又嘗選江左十五子詩以提唱後學固風雅之總持也所作詩古體主奔放近體主生新意在規倣東坡時宗之者非蘇不學矣茲所錄者俱近唐賢諸作公晚年訂定意或轉在是歟

右 國朝詩別裁集小傳沈德潛撰

宋牧仲舉先撫江西後撫江蘇振拔名流提挈後進士林德之性嗜古精鑒賞名人書畫一見卽別真贋嘗寫水墨蘭竹小幅湯西崖題詩云竹箭美必採澤蘭香宜紉公平鎮東南空谷無幽人偶然託墨妙寫此平生心咨嗟魏公儔小筆乃爾神借圖頌德洵非諛語

又宋牧仲撫吳時爲唐六如修墓韓文懿公題云在昔唐衢常慟哭祇今宋玉與招魂眼前語信手拈來便成絕對

右記余金撰

李敬

李敬字聖一號退庵江南六合人祖雲鶴有隱德敬中順治丁亥進士授行人擢御史多所建白出按湖廣請免租稅改折黃絹犒師必身至行間征賊屢有功歷升刑部侍郎工詩嘗自謂必知元氣流行使心口之間律呂相合以適於喜怒哀樂之正蓋卽白沙定山之宗旨病中自訂生平詩文刻之戒其子度閣二十年後乃可印行

右述聞謚瑤錄

四
三
二
一

三

衛執蒲

衛執蒲字禹濤陝西韓城人父楨固明進士司李豫州以政最召授御史抗章論列宰相憚之甲申巡按畿南次保定城陷投井不死爲賊執脫走五臺山作絕命詞遂自殺執蒲成順治丁亥進士知新樂縣有惠政遷戶部主事擢御史疏請裁所歸驛復役清獄卹災皆報可方西南用兵秦民困於輸輓執蒲請改水運自湖廣直達漢中公私交便視饑吳越商民擁車輪呼父母在臺嘗諤冠一時先後疏凡數十上官至左副都御史

右述聞謨瑤錄

國朝通志卷之八

三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四十七目錄

卿貳七

達都

介山

熊伯龍

焦毓瑞

曹本榮

宋文運

郭四海

哲庫納

沈荃 子宗敬

胡文學

祁通格

國朝書目類編卷之四十一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四十七

通奉大夫前署江西巡撫江西布政使司布政使湘陰李桓輯
卿貳七

達都

達都滿洲正白旗人先世居那木都祿以地爲姓 世祖章皇帝
順治四年由筆帖式授吏部副理事官八年 恩詔予騎都尉世
職十二年四月疏言 皇上大開言路在京七品以上官員咸得
進奏則兵民何以綏輯糧賦何以充足邊疆盜賊何以捕滅各抒
所見可也乃御史張嘉以添設滿洲關差致多擾累爲言又不指
明何地關口何人害民何民被勒多取徒以向無而添設旣撤而

復行謂不足取信天下其意不過以關有滿官則官民貨船不徇情面一體徵稅故獨忌滿洲偏私顯著今天下雖定邊患未甯總督巡撫布政使責任甚重必當仍用舊人俟太平日久不分新舊一體任用謹陳管見以聞下部議關稅滿漢兼差督撫九卿科道會推布政使新舊一體論俸升轉應俱如定例行妄奏之張嘉降一級調用六月擢吏部郎中十三年四月因河西務鈔關員外郎朱世德虧課一萬三千餘兩照戶部議援恩赦免罪吏部諸臣并坐瞻徇達都革騎都尉降本部員外郎十八年遷刑部郎中聖祖仁皇帝康熙二年隨都統穆里瑪出征湖廣署參領勦滅流賊餘黨李來亨等於茅麓山明年師旋議初領隊時失利退還

不殿後禦賊致損隊伍及登山墜巖自傷右脇詭稱爲滾石所中
應革職籍沒鞭責得旨寬免籍沒披甲軍前效力六年復用爲
刑部郎中八年二月遷光祿寺卿十一月授祕書院學士十二月
充世祖章皇帝實錄副總裁九年十月改保和殿學士兼禮部
侍郎十年二月充經筵講官十一年七月實錄告成加一級食
一品俸十一月擢戶部右侍郎十三年六月大軍勦逆藩耿精忠
達都奉命往浙江督餉文官布政使武官副將以下俱聽節制
鑄給總理大兵糧餉兼管地方兵馬一切事務印八月疏言浙省
舊設杭嚴巡道嘉湖守道金衢守道各轄二府康熙六年歲併杭
嘉湖爲一道金衢嚴爲一道在平時可節冗費今大兵雲集軍務

繁劇該道管理三府未能兼顧請如舊各管二府仍分設杭嚴道以
便料理錢糧軍務下部議如所請行十月疏言原任建甯府通判
何源濬前以朝 覲回閩於今年三月過浦城縣一百二十餘里
聞耿精忠叛亂賊兵已陷建甯從役勸其姑往投順收集家口誓
死不從妻子親丁盡拋棄賊巢徒步七日行一千二百餘里至杭
州請兵其忠貞可嘉曾經巡撫田逢吉疏聞部議暫畱浙省俟福
建恢復仍赴原任見已羈棲半載無任可赴無俸可支似堪憐憫
請與敘用得 旨何源濬聞耿逆變亂拋妻子徒步請兵深爲可
憫下部從優議敘以浙省知府擢用十一月田逢吉因痰解任
詔授達都浙江巡撫達都疏言巡撫事繁責重浙省當用兵之際

民心搖動臣才識未裕精神已衰自揣難勝厥任見署巡撫之布政使陳秉直年壯才優素爲民心悅服乞 敕部補授下部議不准 特旨允陳秉直升補巡撫達都仍以原銜理餉十四年二月疏言大軍分勦叛賊處州温州指日恢復催辦糧料綏輯流民均惟道府是賴請於在浙軍前勤勞素著之官酌量選補以畱浙效用僉事姚啟聖補溫處道通判王國泰補温州知府運判線一信補處州知府又疏請以辦運軍務勤勞最著之經歷許嗣華縣丞鄭廷俊等分補廳縣正佐官二十餘員俱下部議 從之九月疏言衢州等處大兵雲集浙省本年鹽課先經奏准按季徵解難供急需温州陷賊金衢台嚴處五府地丁銀兩催科莫應杭嘉湖甯

國朝通志卷之八十一 三
紹五府卽照額全完僅供駐防滿漢官兵俸餉今大兵每月約用銀二十萬餘兩請就近撥給以濟軍需下部議撥長蘆鹽課十萬兩山東地丁十萬兩赴浙應用十五年八月康親王傑書統師自金華移駐衢州達都前往經理糧餉十一月疏言大兵俱已進閩軍需甚多陸續解銀二十萬兩又將見存司庫銀五萬兩委官隨臣解赴閩省統計滿漢綠旗官兵每月需餉數十萬兩閩地殘破無從措辦請於就近省分地丁鹽課等銀內添撥五六十萬兩徑解閩省接濟大兵供應疏下部議撥江南庫銀四十萬赴閩十六年七月大軍由閩入粵達都與副都統沃申等駐湖州十七年五月海賊鄭錦犯海澄將軍賴塔由湖州帥師赴援海賊楊金目等

聯踪由鼇頭突犯團山達都與總兵馬三奇遣兵撲剿賊五百餘
生擒長髮賊五名礮沈賊船追至寮口賊由急水東岸遁十八年
八月 召補戶部右侍郎十二月至京 召詢賊情形奏言臣來
時廈門金門賊勢大挫賊船較前甚少聞海中糧米無從湊集賊
不能久不日可定 上曰今海禁甚嚴賊糧從何而來達都奏賊
所恃屯糧之處俱爲大兵所有惟向廣東高州海島稍稍竊運而
已 上曰當賊匱糧之際大兵速取海澄要害之處則賊失所憑
依全閩可定夫師行旣繁民力重困若能一舉滅賊地方速平大
兵無野處之苦民困自此甦矣十九年七月轉左侍郎十一月
命往盛京會議鹽務還奏盛京新舊官兵及百姓呈訴未設鹽商

之前食鹽每斤不過三四文自設商納課以來每斤至十餘文又鹽鋪俱設於府州縣城貧民自屯莊往買有誤農業且路遠多費因傳問鹽商等又據稱鹽課已勉強認納價值斷難減少臣等伏思八旗新舊官兵皆賴田禾爲生地方百姓係安插招徠流徙之人盡屬窮苦且吉林甯古塔居住之人并新滿洲及邊外蒙古等俱遠來買食自康熙十八年招募商人准行鹽引一萬三千七百七十四道徵課銀六千五百二十三兩十九年加增鹽引三千一百道徵課銀一千四百六十八兩在官徵課無幾食鹽之昂貴倍增應停止鹽商辦課仍照舊聽有鍋之人煎鹽依從前賤價售賣不許豪強霸占責令奉天將軍戶部侍郎察禁下部會九卿等議

從之三月調吏部左侍郎二十一年二月遷左都御史七月卒
賜祭葬如例

右 國史館本傳

臣等之庸劣不才

三

府州各營汛有踰年未領餉者應定限撥運俾隨時給發粵東文武官委署冗雜應飭督撫提鎮慎加遴選沿途驛站苦累嗣後齋
詔齋 敕官員若在同省者宜合併差遣其餘文書可由驛遞
達者宜停遣專員又部發綠旗各營馬匹輒至疲斃皆由途間餒
飼失宜宜慎選幹員解送事並下部議行四月輔政大臣鼐拜以
介山在廣東所定海界不於冊檔註明離海里數及詰問又先後
矛盾傳 旨下吏部坐奏對不實革職八年五月介山以鼐拜挾
仇誣枉控訴議政王等謂介山革職由吏部定議非鼐拜專擅履
其事九年四月 上以介山前此處分太過 命降原官一級復
用十二年四月授太僕寺卿十二月遷大理寺卿十三年二月兼

管佐領十一月授戶部右侍郎十四年擢都察院左都御史十五年五月疏言京師五方雜處設巡城御史詢民隱察姦宄乃莅事六月稍稍諳練卽屆更換非所以慎重城務也嗣後應以一年更換下部議如所請定爲例十月康親王傑書討逆藩耿精忠降之將進勦海賊鄭錦奏請增參贊大臣十二月 上命介山同兵部侍郎烏努春赴福建參贊軍務 諭之曰耿精忠勢屈而降其心叵測仍須嚴防海賊鄭錦連陷府州縣生靈塗炭宜速圖克復爾素曉兵事凡機宜所在隨時奏聞勿爲諸將掣肘十六年四月遷刑部尙書十九年六月康親王將班師奏廈門諸處新經恢復沿海官兵宜撤宜畱令介山烏努春與奉使會勘之侍郎温岱及總

督巡撫提督定議以行尋 詔介山率應撤兵一千移駐杭州卽
率出征福建之察哈爾兵還京二十年五月調吏部尙書後一月
至京 上諭曰爾出征甚勞察哈爾眾兵出征亦爲勞瘁茲回本
地宜加給行糧二十一年七月應 詔陳時務疏言各省裁兵應
設法安插咸俾得所 上因諭督撫提鎮等曰各處兵丁有隨征
進勦效力已久者毋概行裁退已裁兵丁及投誠歸農者其善加
撫輯務俾有以資生二十二年二月調禮部尙書二十三年十二
月以疾乞休 命原品致仕三十四年九月卒年七十有四 賜
祭葬如例

右 國史館本傳

熊伯龍

熊先生伯龍字次侯湖北漢陽人祖籍進賢晚自號鍾陵示不忘祖也少博學工文章順治六年 賜進士及第第二人由國史院編修累官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屢司文枋皆得士自少至老手一編不置在朝籍恂恂如儒生歷官二十年不妄交游不立崖岸易簣時惟以未得澤被生民爲憾其制舉文與同年生劉克猷修撰齊名雄渾雅健開 國初風氣天下號曰熊劉而先生古文尤工著有穀貽堂文集集中代言諸作尤樸茂有東京之遺特爲時文所掩耳

右事略李元度撰

先時廷對策俱用四六順治六年己丑科世祖臨軒策士命不用四六舊套劉子壯對策稱旨親定一甲一名與榜眼熊伯龍齊名熊典試浙江一榜得三狀元乙未史大成甲辰嚴我斯庚戌蔡啟傅士林榮之

右記余金撰

焦毓瑞

公諱毓瑞字輯五別字石虹姓焦氏其先棗強人始祖成永樂中徙章邱之清平鄉大王父瑁贈都御史王父馨萬歷辛丑進士巡撫甯夏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卒贈工部左侍郎考曰芬建昌府推官贈太僕寺卿妣張贈夫人初中丞公爲大名監司公生於官舍幼不好嬉戲動中規矩讀書日十行下章邱令南皮湯君號知人一見器之曰公輔材也順治丙戌秋復行鄉試舉東省明年丁亥舉禮部己丑釋褐改國史院庶吉士辛卯授廣東道監察御史壬辰奉命巡視京通二倉爬梳夙弊奸胥案息世祖章皇帝駐蹕通州公朝行在特賜貂裘蟒服故事非閣部大臣不得賜

蓋異數云癸巳被命巡按宣大兼理學政雲中當姜瓖畔逆之後人心疏艱公至招流冗嚴保甲課農桑葺學校勤考課修城浚池存問孤寡邊人誦之未及瓜而撤差之旨下士民泣送者百里不絕丙申巡視河東鹽政舊例每包以鹽二百斤爲率踰額罪及商賈公爲酌定成規不贏不縮商民便之在事一載苞苴不行歸裝惟襪被圖書而已尋宅父憂庚子補雲南道御史辛丑今上御極遂掌河南道事癸卯丙升公在臺首尾十三年凡所建白務存國體不谿刻近名不黨同伐異然邪正是非之介持之毅然亡所畏避上以是信公孤立無黨援其受知兩朝蓋以此需次歸侍太夫人子舍凡八年而太夫人歿癸丑起田閒用新例借

補廣西道御史尋升太常寺少卿晉通政使司左通政甲寅晉太僕寺卿戊午晉太常寺卿己未晉通政使司通政使會京察一日奏事畢 上召公至御座側親詢屬員甲乙次第公奏對稱 旨

上霽顏顧閣臣曰焦某敷奏詳明可稱老成練達自是受知益深未幾擢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尋晉刑部右侍郎矜慎庶獄每九卿會議朝堂公言必盡終無所依違太湖縣民因事行財法司擬以授受同科律應死公獨曰受者百二十金乃爲滿貫以授者分計三人各四十金法止杖耳律云皆計所得是其證也奏請得末減遂爲定例 皇陵栽柏人三十三人賂部胥七百人金法司擬滿貫律當死公援前例力爭亦得末減山東饑高苑民十三人持囊

橐向大姓索糧有司以盜論傅大辟公謂是不過饑民冀緩須與
 之死囊橐豈兵仗耶左都御史蔚州魏公是公議竟從寬典先是
 官司寇者端毅龔公之博大端恪姚公之縝密為朝論所推時以
 公為無愧奉 特旨調兵部右侍郎知貢舉轉左侍郎淮安有商
 三十三人舟自廟灣趨膠州遇颶風引至朝鮮執送京師議者謂
 犯禁通海應下西曹其人辨言有官給照票墮水失去公議行查
 淮安將弁有無給照事立辨竟送法司難釋矣已而巡撫咨覆實
 給照事遂得白其所平反率此類也秋 賜宴西苑頒賚表裏淺
 蕩其冬雲南平壬戌上元 賜宴乾清宮 上手金卮賜酒 詔
 賦柏梁體詩公有天河洗甲通蠻鄉之句二月奉 命告祭太昊

諸陵癸亥上元復 賜宴乾清宮賜綵緞滇馬甲子戶部侍郎缺
上特諭吏部焦某操守可嘉可戶部公自司寇移佐司馬自司
馬移佐司徒皆出 特簡廷臣亡與比然食少事多未幾而病作
予在成均日嘗從容爲公言山居甚適公以方在中樞兵事旁午
不敢輒引退既屢被 知遇程書衡石日夕況瘁益不敢言洗沐
以死勤事未及遂初非公志也公外和中介人不可得而親疏
廷議侃侃視首鼠持兩端者若將浼焉諸公卿或有異同卒折而
從公則公至誠有以感之也使公無死旦晚且枋用然清白聞於
主上至誠信於同列其用雖未究亦可以無憾矣公居家孝友
爲德於鄉黨宗族甚眾不具論論其立 朝之大者

論曰漢郭躬陳寵皆世習律令爲名法家躬斷秦彭之獄寵罷鉅
鎖之刑其慶延於世有以也焦公儒者法家非所好然觀廷議
數大獄務依矜恕不力求其生不已雖陳郭何加焉今國家重
經術絀文法公又以德望結主知方佐致太平而天不憖遺忽
焉以歿惜哉

右傳王士禎撰

曹本榮

曹本榮字木欣又字厚庵黃岡人

湖北通志

其遠祖撫州人

己未詞科錄計東文

集狀順治五年舉人六年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布袍蔬食計東文狀以

清節自勵

湖北通志

八年授祕書院編修應

詔上

聖學疏千言其

略云今 皇上得二帝三王之統則當以二帝三王之學為學誠

宜開張 聖聽修德勤學舉四書五經及通鑑中有裨身心要務

治平大道者內則深宮燕閒朝夕討論外則經筵進講敷對周詳

君德既修祈天永命必基於此有 詔嘉納十年擢右春坊右

贊善兼國子監司業刊白鹿洞學規以教士十一年轉中允十二

年 世祖章皇帝拔詞臣有學人品端方者充日講官本榮與焉

十三年晉祕書院侍講左春坊左庶子兼侍讀日侍講幄論辨經

義計東世祖章皇帝諭曰易自魏王弼唐孔穎達有注與正義

宋程頤有傳朱熹本義出學者宗之明永樂間命儒臣合元以前

諸儒之說彙為大全皆於易理多所發明但其中同異互存不無

繁而可刪華而寡要且迄今幾三百年儒生學士發揮經義者亦

不乏人當加採擇折衷諸論簡切洞達輯成一編昭示來茲乃

敕本榮同傳以漸撰易經通注九卷鎔鑄眾說詞理簡明為說經

之圭臬四庫提要本榮素善病上遣醫診視御筆做巨然畫賜之

上一日讀孟子人知之亦囂囂顧本榮曰自得無欲汝足當之

湖北通志本榮又著五大儒語周張精義王羅擇編諸書計東狀十四

年充順天鄉試主考官九月充經筵講官旋以失察同考官不法降五級十五年九月上諭吏部日講曹本榮侍朕講幄日久著有勤勞著復原職級十八年補翰林院侍講學士轉侍讀學士改國史院侍讀學士康熙四年以病請回籍遷葬卒於揚州年四十四計東有四狀本榮之學從陽明致知之說其論次五大儒以程朱薛與陸王並行其卒也蘇門孫奇逢哭惜之病亟時行李蕭然門生計東在側猶教以窮理盡性之學計東狀子宜溥由廕生薦舉博學鴻儒官翰林院檢討己未詞科錄

右傳阮元撰

曹先生諱本榮字木欣號厚庵湖廣黃岡人以明天啟元年辛酉

八月二十九日生以順治五年戊子舉湖廣鄉試六年己丑成進士選授翰林院庶吉士八年授祕書院編修十年升右春坊右贊善尋升國子監司業十一年升中允十二年充日講官十三年升祕書院侍講尋升左春坊左庶子兼侍讀十四年八月充順天鄉試主考官取舉人萬嵩等二百六人九月充經筵講官冬以失察同考官不法事降五級十五年九月特旨復級十六年補翰林院侍講學士尋轉侍讀學士十八年甄別謹慎稱職改內國史院侍讀學士康熙元年考滿稱職賜表裏各一又三年請假回籍遷葬以十一月二十三日卒於揚州年四十四六年四月其爲考官時所取士計東再遇先生子宜溥於揚州手授公行述一卷命東

爲狀又三年庚戌東將屬草適閱邸報讀刑科給事中張維赤請
急舉經筵日講一疏內追述順治十五年九月 上諭吏部日講
官曹本榮侍朕講幄日久著有勤勞著復原職級云云以見 先
皇帝稽古典學久而不怠所以軫念講官者如此東讀之泣下伏
念先生之歿七年於茲矣先生篤志聖學特以樸誠孤忠上格於
天蒙 聖主非常之寵遇數年以來其事漸遠懼將失傳幸
今皇上克繼鴻業復舉經筵大典俾得追述 先皇眷念講官之
旨以進於是先生講幄之勞始煌煌焉著於天下是先生雖死而
不死也嗚呼當先生之客死揚州也天下之士無論識與不識莫
不歎息謂天下失此人師而獨蘇門孫徵君哭之謂商周之際道

在箕子宋元之際道在許子明清之際道在曹子其言誠不可易也當武王克商之後使非箕子蒙難正志述洪範以授武王則是禹湯之傳幾乎熄矣元世祖之時使不得許魯齋修朱子之正學倡教於北方則程朱之傳亦幾熄矣自喪亂以來程朱之旨萎蕪日久本朝順治六七年間亦未有究心聖學昌言啟沃者也使非我先生玩索性天之微奧釐定五大儒語要周張精義王羅擇編諸書倡率後覺則其後亦無足以備聖天子勤學顧問使大道復昭然於天下也凡此者皆守絕學於草昧經綸之日舉世笑爲迂遠不切之務而皆得聖賢之主以成其志可謂幸矣願獨先生中道早世使不得竟其志爲可哀也先生始爲童子於父篋衍

中竊見王陽明全書晝夜探索至廢寢食嘗屏跡山中夜半月出
鹿鳴雉雊之聲接於耳先生坐至旦怡然有得及爲庶吉士遇館
師胡此庵方講示明善之指先生每聽其語喜曰何其似王文成
也因與往復討論此庵曰子所言皆先儒之言非心悟獨得者與
子何益先生益研究不釋每兀坐深思之不得輒泣下閱一年豁
然大悟知天之所以與我者在是而無疑也趨質此庵此庵遙望
見先生大喜曰子今有得可以教人矣先生家素貧其自庶常官
編修司業也僦居黃岡會館中三年四壁頽墮不蔽風雨布袍菜
食家人不勝其苦有同年生從容語先生曰今詞林在京師一兩
年卽請歸里盛冠蓋驕從出入烜赫爲親族交遊光寵子何久京

師自苦若是先生笑曰吾將以爲學也學貴澹泊明志使吾學有成一旦得以致之吾君使吾君爲堯舜飢寒困苦非所惜也聞者莫不笑先生之迂旣先皇帝親政不二三年具如先生志蓋其志素定也爲司業時日夜以正學教成均子弟崇正堂冬至日會說及刊白鹿洞學規警迪後進所造就人才尤盛其應詔上聖學疏千言不具載載其大略云今皇上得二帝三王之統則當以二帝三王之學爲學誠宜開張聖聽修德勤學舉凡四書五經及通鑑中有裨身心要務治平大道者內則深宮燕閒朝夕討論外則經筵進講敷對周詳從此設誠致行君德旣定祈天永命必基於此有詔嘉納踰四載世祖皇帝益勵精求治右文稽古

拔詞臣有學人品端方者充日講官先生與焉自是日侍講幄
世祖皇帝晝理萬幾夜勤誦讀時時與一二近臣辨論疑義先生
問無不對對無不盡起居未及注外庭不及知惟 世祖皇帝及
一二近臣知之嗚呼休哉先生之爲考官也 世祖皇帝以順天
爲首善重地特簡先生主考以中允宋公副之固有忌者矣後復
有蜚語觸 聖怒先生惟日夜懸孔子像對之涕泣自咎待死而
已賴 聖主察知先生公忠無他罪狀與宋公俱從輕奪五級不
踰年 特詔吏部復原官寵眷如故旣遭鼎湖之變先生擗踊哭
泣嘔血遂病病於京邸二年始得請歸舟中每念 先皇帝厚恩
未報輒痛哭語子宜溥曰歲在龍蛇予其已矣夫其病革於揚州

也東自吳門冒冰雪疾趨侍湯藥先生患中滿腹堅腫如鼓見東至喜動顏色指以示東曰昔許魯齋亦以是病死時有朱彥修且不能救況汝學問不及彥修乎氣喘急然猶教東窮理盡性之學曰當知此道最簡易勿過求之苦且難歿之日起就沐浴正衣冠視日影方中危坐而逝行李蕭然囊無十金之資會其爲司業時所賞識士陳祚昌守揚州爲治後事乃得歸其柩然無家可歸乃僦居武昌謀葬事生平所著書自五大儒語要諸書外有居要錄一卷此先生初有得於道之言非定論也有門人盧傳者附以雜著刻爲書紳錄十卷東與先生諸及門胡兆鳳輩以爲非先生志今其書已行矣及門兆鳳輩有切問錄一卷多載先生論學之語

未行世又先生手定詩二卷甲辰春手授東東以授先生弟子孫
光祀序之亦未行世大約先生之學其始入也從陽明致知之說
直悟心原繼加以踐履篤實之功觀其論次五大儒以程朱辭文
清與象山陽明並行不悖及二溪擇編之後附以陳白沙可以見
公大略矣其教門弟子也亦以程朱及陽明說因人天資所近而
誘進之有從事禪學者以先生之學初亦從陽明入欲以異端虛
無寂滅之學嘵嘵其前先生不荅東直前叱之先生喜其人亦攘
臂語東曰然則子何學東曰我生平愛讀小學而已先生領之東
嘗從容問曰今天下幸而前有朱夫子後有王陽明使心性之學
昭然天下後世儻兩人不能先後生則誰爲天地必不可無者先

生悚然厲聲曰甯無王陽明不可無朱子東躍然起拜曰聞先生之言今乃論定按先生姓梁世居江西撫州宋德祐閒有號仁齋者辟地黃岡上五里鄉曹公文廣家撫爲子遂爲曹氏始祖仁齋生世忠世忠生克斌爲總兵官克斌生昱昱生良輔良輔生儀儀封山東道監察御史儀生珪中正德辛未進士官御史進太僕寺卿珪生雲龍太學生雲龍生美嘉靖甲子舉人是爲先生高祖美生士彥萬歷乙卯舉人四川定遠縣知縣士彥生之建以明經爲廣東四會縣知縣之建生大輔是爲先生考 贈中憲大夫內國史院侍讀學士妣于氏 贈恭人初娶李氏戶部郎中五美之女 贈恭人繼娶晏氏吏部郎中清之女子一卽宜溥官監生李恭人出又

撫同年漢陽譚公鳳禎遺腹子爲子鳳禎以己丑進士爲大理寺評事卒於京師生子之妾且改適先生曰不可使我友無後乃特置乳媪撫育之如己出都諫魏環極先生作古人交行以紀之先生卒譚氏擗踊哭泣如喪父云

右行狀計東撰

黃岡曹先生諱本榮號厚庵順治六年進士授祕書院編修應詔上聖學疏千言有 詔嘉納侍 講幄辨論經義奉 敕同傳以漸撰易經通注九卷自著五大儒語要周張精義王羅擇編諸書以國史院侍講學士乞假回籍卒於揚州先生之學半從新建半歸紫陽故論次五大儒以程朱薛與陸王並敘雜而未醇是可

知矣而平生勵志清苦始終不渝病革時行李蕭然門人計甫草在側猶以窮理盡性爲諄諄其安貧守道斃而後已如此柏鄉魏先生序其書紳錄曰昔余與厚庵長安朝夕號爲良友其居學錄一帙余嘗取之彙於雅說集中特以世之向學者少故未輕出以示人不幸甲辰歲厚庵逝世余曾有詩弔之蓋痛斯道之失人而余有離羣索居之嘆也丁未春爾唱盧子持書紳錄以告曰此傳所聞見於吾師者也請先生序之余惟理學二字世所不樂聞譬如魚在水中而不知爲水鳥在空中而不知爲空也亦足異矣今厚庵見道真切其言性善言物格皆有合於先賢之的指論太公望散宜生與余知統錄合而謂顏子不改其樂從戒慎恐懼中來

謂明德與仁皆心之妙用性原不睹不聞見此之謂見道聞此之謂聞道龜山三先生指訣在喜怒哀樂未發一語非其見地親切能一一道出乎嗟乎學之不講久矣而上天厚愛斯人亦終不欲泯滅故往往於晦明絕續之間篤生數人以續其脈厚庵倡之爾唱述之一堂授受詎非斯道之羽翼哉吾嘗訪閩中志學者於陸咸一咸一首以爾唱對爾唱其由此益加精進也考亭在望庶幾升堂入室焉

右學案唐鑑輯

按天聰十年設內三院日內國史院日內

院爲內閣十八年復改內閣爲內三院康熙九年仍改內三院爲內閣據公行狀康熙四年官終內國史院侍讀學士卽今內閣侍讀學士故列卿貳

醫學博士 藤田鳴鶴

二

宋文運

宋文運直隸南宮人順治六年進士選授山東滋陽縣知縣十三年擢刑部主事十五年調吏部文選司主事康熙元年丁母憂四年服闋七年補稽勳司主事尋升文選司員外郎八年充雲南鄉試副考官九年升郎中十二年以俸滿內升開缺候補旋告假回籍十八年左都御史魏象樞奉 詔薦舉清廉疏言原任吏部郎中宋文運清而且直守正不阿掌選之時錚錚有聲臣與同時內升識其一面今候補在籍得 旨下所司詳議尋議宋文運應移咨該撫給文赴部候補十九年三月授鴻臚寺少卿四月升光祿寺卿五月升順天府府尹九月 諭大學士等曰居官者宜以清

廉爲尙官皆清廉百姓自得遂其生矣今朝臣有如于成龍之清者否大學士馮溥奏稱順天府府尹宋文運亦有清名其家甚貧上曰清廉不在貧富謂富者必貪而貧者必廉可乎亦視其人居心何如耳二十年三月升都察院左副都御史七月召大學士以下部院員外郎以上各官賜宴瀛臺二十一年正月上御乾清宮賜廷臣宴觀鐙賦詩文運皆與焉五月升刑部左侍郎時河決徐家灣蕭家渡等處命偕戶部尙書伊桑阿及給事中王曰溫御史伊喇喀往勘適候補布政使崔維雅奏呈所輯河防芻議兩河治略二書及條列二十四事欲更改河臣靳輔所行減水壩法上以古之治河者惟去其害而止今則不特去其害

並欲資其力以輓運漕糧較古更難 命伊桑阿宋文運等將崔維雅帶往江南會同靳輔議奏旋 召伊桑阿文運等至 御座前 諭曰黃河潰決關係運道民生深切朕懷歷觀史書所載及從前條議章奏治河不在空言而在實行慎未可輕言河工之易也若以爲易則恐難刻期成功卽收實效若以爲難由楊家莊至清口一百二十餘里係漕艘往來必由之要路修築隄堰豈容稍忽爾等前去務與靳輔公同商酌加意看驗勿各執己見凡有會議事宜必逐一陳奏又 諭文運曰伊桑阿前曾閱過河工一次今爾係初往如有確見務必堅持詳議毋以伊桑阿爲尙書已爲侍郎阿意順從治河最爲難事崔維雅所奏款項爾等帶往會同

靳輔詳加確議務期堅久以濟河工除河患勿視爲尋常玩忽貽
誤也十月偕伊桑阿等還奏靳輔建議大修河道一勞永逸已用
帑銀二百五十餘萬兩蕭家渡決口未堵宿遷流陽等處田地淹
沒黃河不歸故道與一勞永逸之言大不相符崔維雅改議修築
亦未必成功 上仍從靳輔事詳靳輔傳疏言河工次第告竣海
口大闢下流疏通腹心之患已除蕭家渡決口堵塞亦易不宜有
所更張因詳辨崔維雅所陳二十四事不可行得 旨下廷臣議
工部尙書薩穆哈等請令靳輔賠修決口 上不允 召靳輔來
京十一月靳輔至京奏蕭家渡決口明年正月可塞崔維雅所議
斷不可行二十二年正月 上御乾清宮 賜廷臣宴并 賜表

裏馬匹文運與馬二十三年四月以病乞休 上以文運服官以
來謹慎廉潔克稱厥職加太子少保銜致仕七月卒 賜祭葬
予諡端愨二十五年祀鄉賢三十三年 諭曰文選司甚屬緊要
先年郎中宋文運操守聲名甚好朕不次擢用洵至刑部侍郎今
文選司無一能及之者將朕旨傳諭吏部

右 國史館本傳

郭四海

郭四海姓納喇氏世居葉赫父阿拜 太祖高皇帝時來歸隸滿洲正紅旗 世祖章皇帝順治七年郭四海以工部筆帖式累遷員外郎尋擢工科給事中十八年疏請八旗於京城各門外分設教場練習士馬得 旨允行又疏陳五事一輔政四大臣應定祿品與職任相稱一督撫大吏應遴才委任無分漢軍漢人一軍政之黜陟宜公平一文武官品級宜畫一一要地城守軍器請停遣部臣巡察嚴責所司覈報至步兵虛額應卽充補亦令各專轄大臣造冊送部得 旨所奏更定輔臣祿品一款不必議餘下所司議行 聖祖仁皇帝康熙七年郭四海疏言民兵服色僭濫及一

切虛糜關風化者請嚴行飭禁並請考覈各佐領下戶口盈絀以定獎罰又請減省重複案牘以歸簡要皆下所司議行九年遷內閣侍讀學士充纂修 玉牒官轉太常寺少卿預纂 太祖 太宗聖訓十一年遷內閣學士充重修 太宗實錄副總裁官十四年擢兵部侍郎旋轉左充經筵講官十五年九月山東提督周卜世疏劾巡撫達爾布徇庇屬員侵漁百姓達爾布疏劾周卜世挾讐起釁請遣官質審郭四海奉 命往勘達爾布違例脅眾建立生祠事實坐褫職十六年調倉場侍郎十七年正月擢左都御史疏請滿洲蒙古朝鮮人毋許賣與漢軍漢人八旗各佐領下出賣人戶毋許出本佐領外應著爲禁令 詔從所請尋遷兵部尙書

旋以籌備軍需 特命兼理戶部事並管滿洲蒙古都統事務二十
十年二月調禮部尙書七月 詔曰刑部爲民命所關必精明幹
練始克勝任郭四海向在兵部才能素著其以禮部尙書銜管刑
部事二十一年十二月卒 遣內大臣奠酒 賜祭葬如典禮諡
文敏

右 國史館本傳

按公名郭四海
一作果斯海

國朝有月美石不考

一

哲庫納

哲庫納滿洲鑲藍旗人納喇氏 世祖章皇帝順治八年定考試
繙譯之制哲庫納取中舉人明年會試中式 殿試一甲二名授
編修十年遷侍讀十一年遷侍讀學士十二年擢國史院學士十
四年充經筵講官十五年四月同侍郎霍達奉 命往察直隸總
督張元錫自刎事得學士麻勒吉胡兆龍奇徹伯奉使湖南歸途
訶辱元錫狀麻勒吉等並降級十一月改內三院爲內閣設翰林
院 命哲庫納以禮部侍郎兼翰林院掌院學士十六年疏言八
旗披甲人生計維艱宜授以恆產直省綠旗兵宜汰老弱勤訓練
滇黔粵閩尙有負固不服及旣降復叛城邑宜專戮渠魁宥厥脅

從則聞風懷歸者益眾十七年疏請時 御便殿咨詢羣臣選博
學方正之士隨侍左右記言記動以垂於後世令庶司百職詳察
見行事例未協宜者詳酌擬改請 旨施行並飭禁風俗之奢侈
申嚴國學之考課疏並下王大臣議行尋 詔翰林各官直宿景
運門以備顧問哲庫納與掌院學士王熙自請分日入直並以讀
講學士至編修檢討每日八員輪直 上允所議十八年 聖祖
仁皇帝御極復內三院改哲庫納國史院學士旋擢吏部侍郎康
熙三年會試舉人有逋欠錢糧蒙混入場者議禮部侍郎察布海
應降級察布海以持服未任事訴辨輔政大臣鼇拜因哲庫納弗
爲奏白傳 旨降一級調用補大理寺卿六年京察自陳鼇拜傳

旨解任降四級隨旗行走八年鼇拜獲罪拘禁哲庫納訴辨素
與鼇拜齟齬致冤抑降調會國史院學士缺員 上命以哲庫納
補授九年充 玉牒副總裁官教習庶吉士是年仍改內三院為
內閣設翰林院哲庫納任掌院學士會復設 起居注 日講官
命哲庫納充之又充經筵講官 太祖 太宗聖訓副總裁官
十年十二月遷兵部督捕左侍郎十五年正月卒 賜祭葬如例

右 國史館本傳

乾隆五十六年三月甲午奉 上諭朕

督張元錫被麻勒吉訶辱自刎之事因取國史館所纂張
元錫列傳詳加披閱內載張元錫於任直隸總督時值孫
可望降附學士麻勒吉齎敕往迎至順德府元錫出迓麻
勒吉責其失儀加以訶辱元錫歸引佩刀自刺以家人救
未絕經巡撫董天機奏聞命學士哲庫納往究並令赴京
質對元錫具陳麻勒吉苛索陵辱情狀下九卿科道議將

麻勒吉革職旋經降級畱任數月後元錫復自縊身死等
 語朕閱此情節當時開國之初滿漢臣工不無意存歧視
 此案自係袒護滿洲故於麻勒吉議從末減試思張元錫
 接見麻勒吉時若非任意需索肆行訶斥種種受辱難堪
 何至以總督大員遽爾輕生自刎迨赴京鞠對復未將伊
 屈抑之處為之申理致張元錫含冤莫雪仍復自縊麻勒
 吉妄作威福情罪甚大設在此時朕必真之重典決不稍
 為寬貸至張元錫服官本朝並無劣蹟雖係明季庶吉士
 未經授職與曾在前明清要覲顏改節者不同非但不應
 列入貳臣乙編並不應列入貳臣傳內乃國史館臣不加
 詳審輒與馮銓龔鼎孳諸人一例編輯該總裁亦不免存
 偏袒附和之見著飭行該館從前所辦諸臣列傳有身事
 本朝而在勝國時僅登科第未列仕版者均著查明改正
 毋庸概列貳臣以昭信史朕彰善癉惡一秉大公於儉生
 貪祿行同犬彘之流即身後亦不能俾邀寬假而覈其事
 蹟實與貳臣有間者則必明示區別使薰蕕不至混淆如
 張元錫等地下有知固當銜感於泉壤而天下萬世知朕
 於滿漢諸臣一視同仁褒貶悉歸至當益可曉然於激勸
 之大義也按張元錫國史列傳未見爰以其事附麗於此

沈荃 子宗敬

沈荃江南青浦人順治九年一甲三名進士授國史院編修十二年諭曰翰林官簡擢中祕習知法度今用人孔亟必得文行兼優者以學問爲經濟飭法惠民助登上理茲朕親行裁定陳爌黃志遴王無咎楊思聖藍潤王舜年范周馬華曾沈荃湯斌皆品行清端才猷贍裕信任旣久圖報必殷各照外轉應得職銜升一級用遇缺卽補各官須益矢忠勤興利除弊副朕圖治安民至意十三年授河南按察司副使分巡大梁道尋署按察使條奏地方利弊一西南驛站宜酌補也中州地當子午輪蹠絡繹驛站之困倍於他省今幸江浙等處分遞東路而大兵南勦勢必由豫入楚目

今傳旗報捷日無停晷額馬有限雇覓不周自新鄉以南由荊州路者必歷南陽府新野縣由德安路者必歷汝甯府信陽州通計一千餘里供應疲苦甚至亢村郭店等驛官死夫逃整頓不起軍務迅急關係匪細請 敕部議卽將該省驛站銀兩通盤計算撥僻補衝庶各驛免倒斃之苦而軍機無遲滯之虞矣一河北養馬宜輪值也大兵入楚餽養馬匹原酌道里之均向議河北彰磁歇馬邇年蕩平滇黔挨班徵調每歲二三次或當春耕或值秋稼百姓供億難支竊計河北尙有懷衛二府直隸則有廣順大三府皆附近大路水草平衍可以飼秣請 敕部議嗣後應於六府中輪流分駐彼此協供至襄城蕞爾小縣距彰磁不過四五百里似難

再議歇馬庶酌勞逸之均而無偏累之苦矣一常平倉積儲宜覈實也常平倉爲救荒要策先經部科條奏通行但就豫省而言各州縣每歲贖錢爲數無多且春夏解銀秋冬積穀蓄儲太寡無裨實用河南雖年來豐稔然汝甯開封等處去秋亦遭淹沒況南鄰江楚水災疊告米價一踊糴賑更難請 敕部議轉飭各州縣嗣後須廣爲積儲不得以少塞責每歲大縣積至五六百石小縣積至三四百石量行獎敘不及額者記過庶饑荒有恃縱有水旱不必請蠲賑之文而獲餘三之慶矣一省城修復宜亟圖也開封爲中州省會自河決以來城垣淤塌大小衙門分駐各邑文移既苦往返屏翰未聳觀瞻至歷年鄉闈暫移輝縣供應之費該縣

久屬不支近奉 旨修復汴城見在相度經營但工用浩繁既無錢糧可以動支而民間物力久耗於河工柳梢供兵諸項目前新報地畝徵輸更艱請 敕部議轉行撫按或准於每歲贖銀支銷或酌於工屬銀兩撥借或照滇餉事例鼓勵士民樂輸多方設法督倡興工先移衙署次葺城垣庶經始有子來之歌不日壯維屏之勢矣一地畝等則宜分晰也中州土地原有上中下及金銀銅錫鐵等名目分別起科向因地未盡闢疆井混淆入府以內豈無不分等則一概派糧貽害者今查勘漸有就緒小民自無遁情若不亟乘清查之時一併分晰高下則熟田固難隱匿而起科或致混淆仍請 敕部於彙報之後查照萬歷年間則例照地派糧永

爲遵守庶則壤有一定之規而荒歲免包賠之苦矣一營兵缺額宜速補也中州通省兵額不過一萬二千調赴楚浙三千有餘見在無幾今奉 旨缺額免補有汰無增凡駐防分汛送差護餉每苦不足況中州南接荆襄西通秦蜀地勢遼闊必藉多兵彈壓請 敕部議仍許募補足額以實軍伍至各營兵丁更宜嚴飭將領兼行保甲連坐之法自汛守防禦操點之外不許離伍每月具結彙報各道鎮轉撫按如有盜賊竊發干與營兵者聽撫按參究此清盜源之一端而營汛不致虛單軍政從此益肅矣疏入得 旨下部議行康熙元年丁母憂四年服闋六年補直隸通薊道尋緣事降二級調用九年選浙江甯波府同知未赴任奉 特旨召見

命作行楷各體書稱旨詔以原品用十年授翰林院侍講
入直南書房十一年七月充浙江鄉試正考官十一月轉侍讀十
二年六月上幸瀛臺賜諸王貝勒等及在廷諸臣宴荃與焉
十一月充日講起居注官十三年擢國子監祭酒十五年十月擢
詹事府少詹事十二月復充日講起居注官十六年擢詹事十八
年旱詔求直言時更定新例罪人當流者俱實徙烏喇荃疏言
烏喇地極寒人凍輒死今法罪不至死者乃遣流而更驅之死地
失好生之意宜如舊例便從之十九年上以講官葉方藹沈
荃等學行優長簡備顧問講解明晰奉職勤勞各晉銜有差加荃
禮部侍郎銜又以御書卷軸賜荃等各一諭曰爾等日侍

講筵夙夜匪懈，放沃之暇，每以朕書爲請，朕萬幾餘暇，研精典籍，間取古人墨蹟，臨摹爾等，旣爲文學侍從之臣，卽有成就德業之責，故因所請，輒以頒賜。二十一年正月，上御乾清宮，賜在廷諸臣宴，命賦柏梁體詩。荃復與焉。九月，命祭告北鎮醫巫閭山。二十三年九月，充會典館副總裁。是月卒。上以荃供職勤勞，家計寒苦，特賜銀五百兩，經理其喪。尋賜祭葬。子諡文恪，荃以善書受。上知凡，命書。命跋及繕錄進呈者，不可勝紀。恩遇優渥。錫賚駢蕃，屢拜文綺，豐貂書籍，石刻紙筆之賜。子宗敘，官福建福州府同知。宗敬，康熙二十七年進士，官太常寺少卿。

右 國史館本傳

公以能書名海內三十餘年受知 世祖章皇帝以第三人及第
晚被 今上特達之遇恩禮莫並或命就御榻前濡墨揮毫或頒
宮紙令繕寫卷冊以進日或一再 召見見輒 賜茶或 賜坐
上或自作大書令題其後所賜御書鳳管裏蹏貂裘文綺茗饌
之屬至不可勝紀兩宮殿庭屏幃以及御座箴銘皆屬公書自元
公鉅卿碑版之文下至遐陬荒徼琳宮梵宇爭得公書以爲榮以
是公名動天下與趙承旨孟頫董文敏其昌相埒而公之學行政
事又有焯然足不朽者嗚呼公詎以書重哉公諱荃字貞蕤號繹
堂順治辛卯舉於鄉壬辰 賜進士及第官國史院編修會 世

祖加意吏治內外互用知公才欲試以吏乃出爲分巡大梁道副使羣盜董天祿牛光天聚眾千餘剽掠許潁間許民驚竄勢張甚公至則練卒除器懸購賞飭軍令遣中軍王福爲前鋒而身自督勁兵繼進殲其渠帥餘賊解散巡按御史以功聞禹州四十里外有竹園叢篁密篠陰翳數里盜窟穴其中劫商賈殺而埋其屍公道吏卒收捕發土得屍纍纍十餘盜具伏悉按誅之老生某無子其妾有身矣與傭姦而逃盜殺傭匿妾公捕得置妾獄中生兒乃呼老生還其兒按妾如法生叩首泣下曰使我有後者沈公也久之以監司入 覲疏陳彰德養馬病民又禹州糧應分上下等凡十餘事皆中利弊得報 可康熙元年冬丁母憂去服除補通

國朝通志卷之四十一
三
蒞道以他事望誤議奪二官謫甯波府同知公具疏辨 上雅聞
公名 召見命作行楷各體書稱 旨 特詔以原品內用明年
爲康熙壬子以翰林院侍講典試兩浙入爲國子監祭酒累遷詹
事府正詹疏言 皇太子聖功在於豫養引明臣馬文升言及霍
韜聖功十三圖以進未幾復疏列出閣四事奏上並報 聞故事
詹事得與會議會推公於民生利弊時政人才得失剴切極言略
無所瞻徇十八年大旱 詔求直言時方更定新例令罪人當流
者徙烏喇極北以實邊下廷臣集議公獨以謂烏喇距甯古三四
千里地不毛極寒人畜凍輒死今法罪不至死者乃遣流而更樂
之死地失好生之意宜如舊例便乃獨爲一議上之有 詔令盡

一公堅持前議又力爭之 上前曰此議行三日不雨臣願受欺
罔罪聞者皆悚 上爲改容納之越二日大雨盈尺流徙烏喇例
竟罷時廷臣同署議者惟少詹王君澤宏御史謝君兆昌傳曰仁
者必勇公儻近之歟先是公官大梁巡撫賈公漢復屬公修豫省
通志手自削彙既成上之後十餘年 詔天下郡縣皆修志發凡
起例一以豫志爲法其見重如此沈氏於華亭遠有代緒明初有
兄弟同官學士者長諱度次諱榮並以文章書法名於時人稱大
小學士公蓋小學士十世孫也曾祖諱愚祖諱偉麟父諱紹曾皆
績學不顯自祖以下以公貴得累 贈如其官紹曾舉二子長卽
公幼孤事母康太夫人最孝方官編修時忽心痛不能忍驚曰吾

國朝典冊卷之四十一
母春秋高得毋病耶不數日訊至母果得疾乃拜疏趨歸省抵家則霍然矣說者謂誠孝相感云娶莊氏累封夫人子男四長宗昌太學生次宗敏廩生俱前卒次宗敘舉人候補中書次宗敬舉人女二孫男子四孫女二以康熙甲子十一月七日卒於京師第距其生爲明天啟甲子得年六十有一訃聞上悼惜久之曰沈某極清苦命以白金五百兩贖其喪其明年某月公子宗敘宗敬將以喪歸扶服來請文其隧道之石子懼後世徒知重公書也乃論次其大者而繫之銘銘曰

世祖皇帝飭勸吏治輟侍從班曰往旬宣嵩洛瀍澗旌桀有踐三輔保釐撫之摩之皇帝嗣位召公於外爰侍承明爰陟銅龍廷

議紛挐勿隨勿渝奮其謇諤矯矯嶽嶽臣忠載披 天聽爲移偉
彼沈公瑚璉鐘鏞鍾王虞褚公小技耳巖巖豐碑煌煌龜螭弗宥
弗泐銘詩有揭

右神道碑邵長蘅撰

沈荃字貞蕤居沈巷幼孤事母至孝順治九年進士第三人及第
授國史院編修出爲河南分巡大梁道按察司副使時羣盜董天
祿牛光天聚眾千餘剽掠許潁間民皆驚竄荃至明卒伍懸購賞
飭軍令遣中軍王福爲前鋒而身督勁兵繼之殲其渠餘賊解散
禹州城四十里外有竹園叢篁密篠陰翳數里盜窟其中劫商賈
殺而埋之荃遣吏卒收捕發土得屍累累盜具伏悉按誅之久之

以監司入 覲疏陳彰德養馬病民又禹州糧應分上下等皆中
利弊報 可康熙元年冬丁母憂服除補通薊道以他事聖誤部
議謫甯波府同知未赴任 召見 特旨復正四品仍入翰林其
年冬補翰林院侍講十一年典試兩浙未還轉侍讀十二年充日
講官起居注十三年擢國子監祭酒十五年進詹事府右少詹事
尋轉左少詹事明年春晉詹事十九年加禮部侍郎爲詹事時疏
言 青宮在於豫養引明臣馬文升言并霍韜聖功十三圖進之
未幾復疏列出閣四事奏上皆報 聞故事詹事得與會議荃於
民生利弊時政人才得失剴切詳言略無瞻徇十八年早 詔求
直言時定新例當流者徙烏喇極北以實邊廷臣集議荃謂烏喇

距蒙古三四千里地不毛極寒人畜凍輒死罪不至死者不應驅之死地獨爲一議上之 詔令畫一公堅持前議曰此議行三日不雨臣願受欺尙罪 上改容納之越二日大雨盈尺例竟罷先是荃在大梁巡撫賈漢復屬修河南通志旣成上之後十餘年詔天下郡縣修治一以河南爲法康熙二十三年七月卒於位年六十有一諡文恪以書名海內三十餘年被 聖祖仁皇帝特達之遇日或一再 召見 上或自作大書令題其後 殿庭屏障皆屬荃書之著有充齋集子宗敬康熙二十八年進士由翰林院庶吉士累官太常寺少卿亦以工書畫名於時

右傳王昶撰

臣等不才無能... 奏

奏

胡文學

公官真定推官巨盜高鼎出沒并代閒二十年公請無用兵以恩撫之鼎率眾降巡視兩淮鹽政建安定書院李鄴嗣輯耆舊集爲開雕焉

右兩浙輶軒錄張維屏錄

胡文學字道南浙江鄞縣人順治九年壬辰進士由真定府推官擢監察御史巡視兩淮鹽政官至太僕寺少卿著有適可軒文集

右 國朝古文彙鈔誌略朱琿撰

國朝書目考卷之二十一

四

祁通格

國家憲天廣運德化翔洽四十餘年矣其間自佐命勳勞以及後先左右英賢駢跡風從雲會算所不能周籍所不能按自古得人之盛無以過也工部侍郎祁公強幹直亮卓有名稱昭然於朝守閒者甚久以今康熙二十五年終於其家其生平積勤成效在人耳目無庸擬議者不可使後有譏闕無以爲國史採掇之助亦同時在列者之責也公姓翟爾德氏諱祁通格字德甫世本望族祖胡世塔父雅祿喀俱以公貴封光祿大夫生四子公其仲子也順治初授內院中書舍人九年應進士科中第時八旗俊彥得雋者數人前此未有也館閣中皆以爲榮未幾升工科都給事

中在職敢言嘗具疏糾劾不避權貴復條列時事切中利弊世
祖深嘉納之值浙江舟山賊起公以內院侍讀學士隨甯海大將
軍伊爾德往征賊憑海爲險非舟艦不利公躬親督作昕夕罔懈
旣薄賊巢公不避矢石摧鋒陷陣奮臂大呼官軍從之遂破其壁
立致削平旣又招撫山海餘孽開布誠信自總兵官以下數十員
軍卒數千口角稽鱗次降者塞野晉太僕寺卿加意釐剔積弊廓
然旋擢學士今上卽位之三年以公才望補盛京刑部侍郎公
以鉏強爲任羣不逞之徒屏迹斂戢民以休息轉工部侍郎時估
計物料積習相沿未經清覈公持己廉正處事練達庫藏奸欺一
切發摘歲所節省不下數十萬規制既定工部至今遵之稱新例

云尋命董修陵工日執扑巡獲無聞廢食且精心計屢請減費而工速完辨時論難之以積疾辭退居於其家凡六年而卒葬於朝陽門外公偉形貌落落不羣性孝友與人甚寬厚宗族姻戚無間言好扶持窮困無所吝惜識解明敏每有疑難眾未了晰者公判決如流皆中冑要雖敷歷內外猶未竟其用也初娶富察氏繼覺羅氏各贈封一品夫人子五長祁臣以督捕員外郎防禦遼陽次翟臣供奉御前武爾親祁仁百壽皆幼女一適翰林院侍讀學士明圖學士經紀其喪而爲之請文乃爲紀其行事而銘之曰

於休祁公邦之良臣初直禁祕游歷省垣才地早立風節孤鶩

都執法培弱抑暴入佐虞卿澹泊明操除弊更制久遠是倣兩朝
宣力 帝鑒乃心生鷹鱗榮沒永芳音白楊載道式瞻式欽

右神道碑願沂撰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四十八目錄

卿貳八

湯斌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四十八

通奉大夫前署江西巡撫江西布政使司布政使湘陰李桓輯

卿貳八

湯斌

湯斌河南睢州人母趙氏明末流賊陷州城殉節死父祖契攜斌避兵流寓浙江衢州世祖章皇帝順治二年大兵定江南江西斌隨其父還里九年舉進士由庶吉士授國史院檢討十二年二月應詔陳言請廣搜野乘遺書以修明史且言宋史修於元至正特傳文天祥之忠元史修於明洪武亦著巴顏布哈之義我朝順治元二年間前明諸臣亦有抗節不屈臨危致命者與叛逆

不同宜令築修諸臣勿事瞻顧昭示綱常於萬世下所司大學士
馮銓金之俊等謂斌誇獎抗逆之人擬 旨嚴飭 世祖特召斌
至南苑溫諭移時九月 諭吏部曰翰林官員讀書中祕習知法
度自能以學問爲經濟助登上理茲朕親行裁定十八員皆品行
清端才猷曠裕各照外轉應得職銜升一級用於是斌爲陝西潼
關兵備道十六年調江西嶺北道甫至任流賊鄭成功犯江甯陰
道賊黨主賴州流言煽誘僞通海侯李玉廷踞雩都山寨詐約降
賊同南安無備謀陷城斌廉得成功奸細白巡撫蘇宏祖斬之又
請移兵守南安玉廷果來犯見有備卻走遊擊洪起元追逐數月
乃就擒斌以父老乞休歸里尋丁憂既服闋回容城孫奇逢講學

夏峰往受其業 聖祖仁皇帝康熙十七年 詔舉博學鴻儒尙
書魏象樞薦斌學有淵源躬行實踐副都御史金鉉薦斌文詞淹
雅品行端醇 召試一等授翰林院侍講同編修彭孫通等纂修
明史二十年充日講起居注官浙江鄉試正考官轉侍讀明年爲
明史總裁官並纂修 太宗文皇帝 世祖章皇帝聖訓遷左春
坊左庶子二十三年二月擢內閣學士充大清會典副總裁官時
江甯巡撫余國柱內遷左都御史調湖廣巡撫王新命代之新命
旋遷兩江總督六月九卿等會推學士孫在豐浙江布政使石琳
堪任江甯巡撫 上諭大學士曰所貴道學者在身體力行見諸
實事非徒託之空言今有道學名者甚多考其究竟言行皆悖朕

聞學士湯斌曾與孫奇逢講明道學頗有定行前典試浙江操守甚善可補授江甯巡撫斌瀕行 上諭日以爾久侍講筵老成端謹江蘇爲東南重地故特簡用居官以正風俗爲先江蘇風俗奢侈浮華爾其加意化導移風易俗非旦夕事從容漸摩使之改心易慮當有成效錢糧歷年不清督撫所奏錢穀刑名大事多有舛錯爾能潔己率屬自然改觀 賜御書三鞍馬一表裏十銀五百兩十月 上南巡至蘇州 諭斌曰向聞吳閩繁盛今觀其風土大略尙虛華安佚樂逸末者多力田者寡遂至家鮮蓋藏人情澆薄爾當使之去奢返樸事事務本庶幾家給人足可挽頹風朕欲周知地方風俗小民生計有事巡行凡日用所需皆自內府儲備

秋毫不取之民間恐不肖官吏借端妄派以致擾民爾其嚴察劾
奏 駕至江甯 諭斌回署治事 賜御書及狐腋蟒服初余國
柱任巡撫奏言淮揚二府屬水淹涸出者令次年徵輸額賦至是
斌以遺員履勘仍然水淹卽涸出者亦未耕種奏入部議令再勘
斌仍以實奏事乃寢二十四年四月疏言蘇松等府賦額繁重康
熙十八年以來積逋若同時並徵民力不能兼完知縣催科幾敲
撲不輟請於二十四年起分年帶徵俾官無那新補舊之弊民無
廢棄農桑之苦疏下部議行是年秋淮揚徐三府復水斌條列蠲
賑事宜以 聞請發帑五萬兩糶米湖廣先借所屬知縣倉穀散
給又言災地百姓餬口無資恐入冬飢寒兼迫流亡者多臣與漕

臣徐旭齡河臣靳輔定議二臣就近分董淮安賑務臣卽至清河
桃源宿遷邳豐諸州縣察賑 上命戶部侍郎素赫往助督賑俾
災民咸就撫輯斌先後奏劾蘇州知府趙祿星揚州知府張萬壽
句容知縣陳協濬宜興知縣蔡司霑如臯知縣盧縉睢甯知縣葛
之英江都知縣劉濤金壇知縣劉茂位等貪酷劣蹟並褫革勘治
常州知府祖進朝以失察屬吏降調斌奏畱之部議不准得 旨
祖進朝旣經巡撫湯斌保奏清廉可從所請仍畱原任以勸廉吏
時吏部行取知縣爲御史斌疏言行取定例必錢糧胥完而蘇州
松江二府賦重役繁甲於天下銓選得此輒謂遷擢難期頽然自
放或竟罔顧官箴臣受任巡撫首以察吏安民爲念徧告屬員

聖上知人之明出自仄授苟能潔己愛民決不至久沈下位故一時守令爭自濯磨操守廉潔政績表著者實不乏人然錢糧則萬萬不能十分全完蓋勢處其難智勇才力俱困今若拘成例勢必以僻壤小邑易於藏拙者塞責未足以光鉅典惟吳縣知縣劉滋吳江知縣郭琇廉能最著乞 俯准行取以勵循良俾繁劇與兩邑相符者亦知有登進階相率奮勉疏下部議以二員俱有錢糧未完案格於例得 旨劉滋郭琇湯斌既稱爲廉能最著准其行取二十五年三月斌疏言吳中風俗尚氣節重文章而佻巧者每作淫詞豔曲壞人心術蚩愚之民斂財聚會迎神賽社一旛之值至數百金婦女有遊冶之習靚妝豔服連袂寺院無賴少年習學

拳勇輕生好鬪名爲打降臣嚴加訓飭委曲告誡一年以來寺院無婦女之遊迎神罷會豔曲絕編打降斂迹惟妖邪巫覡習爲怪誕之說愚民爲其所惑牢不可破蘇州府城西上方山有五通淫祠幾數百年遠近之人奔走如驚牲牢酒醴之饗歌舞笙簧之聲無時閒歇諺謂其山曰肉山其下石湖曰酒海凡少年婦女有寒熱證者巫覡輒曰五通將娶爲婦病者神魂失據往往羸瘵而死每歲常至數十家視河伯娶婦爲更甚臣多方禁之其風稍息比因臣勘災至淮乘隙益肆猖獗臣遂收妖像木偶付之烈焰亡偶投之深淵檄行有司類此者盡撤燬之其材備修學宮葺城垣之用民始而駭以爲從前曾有官長銳意革除旋即遇祟而死皆爲

臣危之數月之後見無他異始大悟往日之非然吳中巫覡最黠且悍恐臣去任後又造怪誕之說箕斂貲財更議興復請 賜特旨嚴禁勒石山巔庶可永絕根株疏上得 旨淫祠惑眾誣民有關風化如所請勒石嚴禁直隸及各省有似此者一體飭遵先是廷臣有言輔導皇太子之任非斌不可者於是 上諭吏部曰自古帝王諭教太子必簡和平謹恪之臣統領官僚專資贊導江甯巡撫湯斌在講筵時素行謹慎朕所稔知及簡任巡撫以來潔己率屬實心任事允宜拔擢大用風示有位特授爲禮部尙書管詹事府事閏四月斌至 諭曰天下官有才者不少操守清廉者不多見爾前陛辭時言平日不敢自欺今在江蘇克踐前言朕用嘉

悅故行超擢爾其勉之初河臣靳輔與按察使于成龍論河工事
久未決 命尙書薩穆哈穆成額往會斌勘議斌謂宜濬高郵寶
應諸州縣下河俾積水漸歸於海開一尺有一尺之益開一丈有
一丈之益薩穆哈等因靳輔欲於下河築隄東水入海還奏開濬
無益至是 上詢斌斌以前議對 上詰問薩穆哈穆成額各語
塞遂褫其職 特遣侍郎孫在豐督濬下河如斌議尋充經筵講
官時始設太子講官以斌與詹事尹泰郭棻少詹事舒淑中允閻
世繩贊善黃與堅充之斌疏薦候補道耿介賦質剛方踐履篤實
潛心經傳學有淵源雖年逾六旬精力尙健乞徵取引 見以備
錄用 上遂授介爲少詹事 命斌與介輔導太子二十六年五

月因不雨 詔臣工直言得失靈臺郎董漢臣以諭教元良愼簡
宰執奏御史陶式玉劾漢臣摭拾浮泛之事誇大其詞欺世盜名
請逮繫嚴鞫疏下內閣集九卿議有欲重罪漢臣者尋奉 特旨
免議而余國柱時爲大學士以斌當九卿會議時有慚對董漢臣
之語傳 旨詰問斌奏董漢臣以諭教爲言而臣忝長宮僚動違
典禮負疚實多 上以詞多含糊令再回奏斌言臣資性愚昧前
奉 綸音一時惶怖罔知所措本欲自陳愆過致語多牽混罪何
可辭臣自念供奉以來並無正經善言足以仰助萬一而臣動違
典禮循省自慙年來衰病侵尋愆過叢積乞 賜嚴加處分以警
溺職 上因其遮飾具奏仍不明晰降 旨嚴飭之左都御史瑛

丹王鴻緒副都御史徐元琪鄭重等劾斌奉 諭申飭不痛自引咎並追論其於蘇州去任時巧飾文告沽名干譽會耿介以疾乞休詹事尹泰少詹事舒淑開音布翁叔元劾介僥倖求去實無痼疾並劾斌妄薦如尸之人吏部尙書達哈塔疏言臣奉 命輔導東宮數日之內負罪實多以湯斌耿介不能當其任況庸陋如臣乞准解退疏並下部察議斌介達哈塔俱應革職 上命斌與達哈塔仍畱任九月改工部尙書未幾疾作 遣太醫診視十月卒年六十有一遺疏入 遣大臣奠茶酒 諭曰湯斌任巡撫時廉以自守特加擢用忽聞溘逝深軫朕懷 命由驛還櫬下部議卹部臣以斌曾降七級回奏奉 特旨仍如尙書例子祭葬後祀陝

西江西江南名宦 世宗憲皇帝雍正十年 詔入賢良祠 今
上乾隆元年 賜諡文正所著有洛學編潛庵語錄詩文諸集

右 國史館本傳

湯斌字孔伯河南睢州人母趙氏明末流寇破睢城殉節死斌隨
父祖契避兵河北流寓江南順治元年始奉父還睢斌天性純孝
刻苦向學中壬辰進士選庶吉士授檢討出爲潼關道副使時方
削平滇蜀關中軍旅孔道徵發旁午斌辦給如法簡差徭嚴保甲
民以不擾盜賊肅清調嶺北道參政其治所與閩廣鱗比奸寇出
沒斌密布方略擒渠魁李玉廷斬之餘黨悉定尋以父病假歸久
之用博學鴻儒薦 聖祖親試置高等補翰林院侍講轉侍讀直

講筵敷陳切摯 聖祖知其品行醇慤由庶子擢內閣學士
命巡撫江蘇斌爲治諳大體恢廓不疑以江南賦重逋多議請分
年帶徵又請減明末所增餉額除邳州版荒田稅並報 可吳俗
故奢敝尤尙穢鬼楞伽山有五通祠民間歲進子女禱賽斌投其
像太湖中淫祀遂絕開置社學導以禮讓身自布衣蔬食爲百姓
先莅吳三載風俗丕變 召爲禮部尙書尋改工部卒 予祭葬
如例斌砥礪名節剛方廉介尤潛心理學著有洛學編乾隆元年
追諡文正

右 國史賢良小傳

康熙二十六年冬十月某日工部尙書睢州湯公斌薨於位年六

十有一公之病也 上遣御醫診視及薨又遣滿漢學士以潼醪奠公柩 命其孤馳驛護公喪歸 詔予祭葬如故事訃聞於吳先是公嘗駐節吳中去逾年而吳人追思不忘爲公建生祠於學宮至是會哭祠下者數千百人悉號慟失聲有識謂數百年來自周文襄王端毅兩公而外巡撫未有如公者也而前公巡撫江南者方柄用勢燄張甚忌公聲望出己上又嘗以事徵賄巨萬於吳有司有司議率民財以應公禁不許遂銜公刺骨公既去吳還朝 上眷注益厚忌者日夜用蜚語護公於 上前必欲擠諸死地賴 上神聖稔知公無他故得保功名以終逮公捐館舍未逾月而忌者事敗踉蹌出都門凡都人士訖吳中父老子弟咸指斥

夫己氏姓名戟手相詬詈以其媒媼公故也由是朝野公論始大白而公之志不獲伸於地上庶幾其伸於地下矣越明年諸孤將卜葬州東南黃岡之阡先期遣使以書及行狀來請銘琬嘗與公同爲史官又辱知交最深乃覈其世次官閥事行之實序而銘之謹按公字孔伯別自號荆峴晚又號潛庵先世由滁州之來安以軍功爲金川門世襲百戶其後調睢陽衛遂家於睢後又以功世襲指揮僉事五傳至明威將軍岷州衛守備諱某者公高祖也會祖趙城縣縣丞諱某祖州學生諱某考州學生諱祖契以公貴封中憲大夫陝西按察司副使妣趙恭人李自成之亂恭人被執不屈死琬嘗文其祠堂之碑繼母軒太恭人公少不好弄稍長益

以學自奮於書無所不讀而尤好習宋諸大儒書年甫踰冠舉順
治戊子科鄉試明年會試中式越三年成進士改弘文院庶吉士
授國史院檢討時方議修明史公疏言宋史修於元至正而不諱
文天祥謝枋得之忠元史修於明洪武而亦並列丁好禮普顏不
花之義 陛下應天順人而元二年間前明諸臣猶未達天心抗
節以死者似不可概以叛書乞 願寬宥之詔俾史官得免瞻顧
則諸臣幸甚政府見公疏不悅 世祖顧召至南苑慰勞再四於
是聲譽大著居無何 詔遷翰林官任監司俾習知民事以需大
用公與在選中出爲潼關道副使於是中原初定 王師方下滇
蜀關中當用兵孔道徵調往還者旁午頗驕橫不戢民間苦之加

以差徭煩重相率竄走山谷公戒屬吏毋苛取民財毋妄用驛夫
兵來吾自應之已而駕馭有法來者悉奉約束惟謹不三年流民
歸復業者踰數千戶關中多盜公嚴行保甲法量地遠近俾民間
各設鉦鼓礮石盜至卽以傳警頃刻數百里近者赴救遠者各扼
要地盜故不敢發發亦輒得所屬遂大治升嶺北道參政公治所
在贛贛四省上游地穹山深箐大盜窟穴其閒時時出肆焚劫值
海寇犯江甯贛人騷然各洶洶思亂公密陳方略於上官擒盜魁
一人誅海上謀者一人及城中奸民與盜謀者又一人而黃其餘
黨贛人以靖上官方倚公如左右手而公念其父中憲公竟乞假
歸矣自是里居將二十年性故廉介補衣素食怡然自適官吏不

知公者或相凌侮亦置不校也中憲公服闋聞孫鍾元先生講學蘇門賃驢往受業門下每質所疑先生亟稱之歸而所得益邃所行亦益力屹然推中原巨儒舉朝賢士大夫交口稱說以薦舉復起御試甲等補翰林院侍講與琬輩同入史館充日講起居注官尋轉侍讀出典浙江鄉試還充明史總裁官既又直經筵纂修兩朝聖訓公在上前進退翔雅敷陳詳盡深契上意超擢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遂以右副都御史巡撫江南陛辭之日賜鞍馬綵緞白金五百兩繼賜御書三軸諭曰展此如見朕也其眷注多類此江南故習豪侈而吳中尤甚服食玩好多不節又喜蒲博諸戲歲時婦女爭炫妝冶服嬉遨山水閒以爲常而市

井無藉子率尙拳勇用剛毆恐竭民財事急卽恃勢豪襲染不可
究詰其尤無良者則嚮身旗下借以修故釁公悉禁止不少貸素
多淫祠事楞伽山五通神尤嚴盛寒劇暑載鼓吹牲帛往賽禱者
絡繹相繼姦巫淫尼闌入人閨閣競相煽惑吳人以是益困公廉
得其狀躬至五通祠取土偶投諸湖中眾大駭久而又大悅服爲
政簡靜然下令期於必行賅吏蠹胥悉搖手屏足相戒不敢犯重
修泰伯祠朔望必往躬謁又謁范文正公及周忠介公祠以爲眾
勸數親詣學宮講孝經俾幼穉悉得列坐以聽拊循細民若惟恐
傷之者吳俗自是大變雖窮邨僻壤莫不感頌其政里巷因公之
姓至以諺語呼公清湯云公屢上疏訴吳人疾苦請改並徵積逋

爲分年帶徵請蠲十八十九兩年災欠請除邳州版荒田賦又請蠲明神宗朝所加九釐餉又請免淮揚徐水災諸州縣賦部議或從或否而公初未嘗憚煩也二十五年春詔擢禮部尙書掌詹事府事吳人空一城痛哭叩轅門畱公不得則塞城閘阻公行又不得則遮道焚香以送者亡慮億萬人踰千里不絕及公渡淮乃已忌者覘知之愈益憾公上遇公厚每會推會議必問湯某云何公亦感上殊遇凡是非可否必侃侃正言不娶不撓忌者方力謀中傷顧未有以發而會五官臺郎董漢臣上書言十事語侵內閣或言漢臣本不知書有代草者御史受風指深文劾漢臣內閣擬旨下部究主使上乃命九卿更議眾咸欲抵漢臣罪忌

者逆沮公幸勿倡異論公曰彼應詔言事耳大臣不言將媿謝之不暇而忍周內耶因舉手自指心曰如此中何忌者大慙且憤所以誣蠖公萬端且摘公去吳時教令中語指爲示恩干譽於是公已患病竟爲讒言所中有輔導 皇太子之 命公以病辭忌者欲藉是加罪 上不聽僅令回奏遂嗾廷臣交章劾公又不聽後先報聞而已先是公病思歸自以新被讒不敢請告乃薦前道臣耿公介侍 皇太子講藝以自代耿公老儒迂謹與舉朝不相得復嗾廷臣劾公所薦非是部議革職 上特寬其罰鑄五級畱任猶不愜忌者意羣謀中傷益急公適聞太恭人病乃上疏乞暫歸省 上遣使齋手詔慰諭且欲賜第京師命公迎養公叩頭言母

老萬不能來奏上有 旨不允公去當公之乞歸也忌者宣言
上怒將隸公籍旗下得 旨猶祕之急 召詣閣中公以病扶掖
上輿道路譁傳湯尙書入旗矣皆泣下而蘇松諸郡客都下者數
百人並集鼓廳門將擊登聞鼓訟冤聞公還始散是時微 上保
全公禍幾不測矣已而 皇太子見公羸瘠大驚曰先生果病至
此耶越數日 命改工部尙書忌者勢不得騁更謀與大獄羅織
公罪不數日而公病遂革方禍急時或勸公委曲請諸公居間俾
稍解者公哂曰吾義命自安六十老翁尙何求哉或又勸公發忌
者陰事以紓其禍公又曰吾有老母在未敢以此試也故士大夫
咸以爲難配馬恭人子男子四曰溥曰濬曰沆皆州學生日棐子

國朝通志卷之四十一
女子三適國子監生趙登諸生李中張淑文孫男五孫女七公平
居潛心聖賢之學其於性命之淵微造化之精奧無所不探而一
以誠正爲本於古今之治忽事會之得失無所不綜而一以忠孝
爲先所撰洛學編二卷補睢州志五卷詩文若干卷琬在史館出
入必偕藉公淬厲講貫者甚至不知公於程朱何如以視真魏許
姚諸儒則當出其上矣琬方請急亦嘗諷公以歸未幾而公欲薦
琬爲明史副總裁自江南被 召又欲以宮寮薦琬固謝不可且
曰願與公同其退不願與公同其進也琬長於公三歲訖今猶覩
顏人聞而公不可作矣每一憶公輒淚泫泫被面何忍執筆銘諸
然琬雅以直諒爲公所許儻不能白公之志而暴其受譏始末以

示天下後世不幾負吾死友哉銘曰

猗湯屢遷肇興睢陽逮公之身彌久益昌爲國純臣爲世儒頌
道禰洛闔志宗稷益維吾世祖拔公妙年起家內院付以大藩
翩然引身潛蟄閭里世祖儲之遺我聖子入登侍從出拊江
淮帝念疲氓往哉汝諧再期政成遽蒙前席邁彼含沙伏機以
射何交之泰而命之遭屢習於坎出險斯艱風雨露雷罔非帝
德帝心簡在甯虞叵測生榮歿哀公奚憾焉天可必乎人定勝
天黃岡之邱不騫不圯瘞是銘詩以俟良史

右墓誌銘汪琬撰

工部尙書睢陽湯公卒於位其孤以其喪歸葬之於某原明年以

官世治行來請碑銘余不敢辭爰按公行狀而以余所立朝親見
聞者備書銘之石俾揭於墓道序曰公諱斌字孔伯號荆峴一號
潛庵順治五年舉於鄉次年會試中式又三年成進士改弘文院
庶吉士邸舍不避風雨常宴坐讀書不妄有通謁給事中蔚州魏
公象樞吏部湯陰王公伯勉皆以清節名於時每過門輒攬轡徘徊
歎息乃去甲午授國史院檢討時議修明史因上言宜依宋遼
金元史例錄南渡後死事諸臣執政能其言疏上夜半傳旨召
至南苑人皆爲公懼然世祖皇帝顧與溫語移時不以爲罪也
乙未詔選翰林出爲監司公得潼關道副使是時黔師屯成都
漢中經略兵屯湖南關中征發四至民逃匿十二三公下車約束

每大軍至使人逆之境外無得入城總兵陳德之調湖南也至關欲畱公謂二萬人坐食於此勢必不支然須車載送不可強遣也於是陳檄車五千輛騎報曰陳將軍實用車二千其餘待折鏃以行公潛遣人僦車二千而令民匿車河下還報車少將軍乃謂公曰我自僦車盍畀我錢乎公曰固善顧必以人量車每車坐幾人使民知其不足而補之陳遽傳令軍中公乃出坐關門上揮士以次升車滿十輛卽遣出關而河下車皆集夜漏盡四鼓悉出關無一人畱者因設祖道關門外請將軍出將軍聞鼓聲大驚欲追還軍士公曰吾民駕牛裹糧十餘日一散不可復聚且軍已出關不得入也遂蒼黃去至洛陽畱匝月軍變焚殺上聞而關城以公

故得宴然無事未幾流民歸者數千戶歲旱無麥而春夏兵餉例支麥麥價浮於穀公請發倉穀以代軍帥以爲若是兵且變督撫徵麥益急公曰吾民乏食將棄爲餓殍公憂兵變獨不憂民變乎卽發倉穀與兵約今歲無麥食比明年將補支若麥而若以穀償官皆喜曰願如今於是關西數千里麥徵悉停兵民賴之公莅事精敏訟無留獄環境五十里聽質者皆不齋宿糧從鄉士大夫咨民疾苦罷行之或有以私干者見公輒縮朒不得發嘗行勘荒遇雨止大樹下民朱欄其樹時人以比之甘棠云轉嶺北道參政轄贛南二府甫三日清積案八百餘李玉廷者明舊將以所部萬人入山爲盜公以書約降之未及期七日而海寇犯江甯公策玉廷

必變計夜馳至南安設守畢而寇果至見有備逃去隨請於制府
用將士分屯要害五六處誠令固守毋妄動玉廷所向與兵遇遂
就擒其黨亦解散公持身清潔所至欲爲地方興利除弊其志甚
銳其才足以濟之而一本之於至誠故上官雖時有所牴牾而終
釋不疑以有成功自潼關移任僅攜僕二人往返八千里既定大
亂念封中憲公病甚卽謀歸省督撫惜之例外官予告非特
薦不得起公故有異母弟甫六歲督撫欲令權宜以終養請公曰
奈何以此欺吾君也且謂無兄弟而歸吾父必不樂竟以病告
罷年纔三十三云初明末寇陷睢陽公母趙恭人以節死順治間
始得旌公之歸也日侍中憲公及軒恭人色養備至而爲趙恭

人建祠於所居西偏朔望謁家廟畢必至祠展拜歔歔里人私識其來時刻先後二十年未嘗少差丁中憲憂服闋造蘇門孫徵君門請受業與同志爲志學會講求玩索所養日充粹官長稀見其面有同年任方伯者見郡守問公近狀守對言實未聞有此人方伯益嗟歎不已 今上戊午詔舉博學鴻儒司寇魏公以公名上試補翰林院侍講同纂修明史辛酉充日講起居注官轉侍讀典試浙江壬戌充明史總裁次年命直講筵纂修 兩朝聖訓公每日晨輒正襟端坐潛思經義比入講敷陳詳切務以誠意動 上聽歷左右庶子擢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居四月會江甯巡撫缺 上命公往 陛辭 諭以朕非忽出卿於外顧江南風俗奢靡

訟獄餘夥以卿耐清苦特令往撫之冀有所變革因賜鞍馬一
綵緞十白金五百兩比行又入見上徹御饌賜之復賜御
書三軸曰今當遠離展此如對朕也時上將南巡急抵任至則
文案山積數日迎駕北渡江就舟中判決書夜不假寐者六日
而積滯盡清公扈蹕至江甯上再賜御書一軸蟒裘羊酒
傳旨令徑歸署蘇松舊積逋相仍有司不滿歲卽里誤去以故
皆不自愛而私規近利上官陰持其短索賂益急虧公帑繫者累
纍公至則進州縣吏盡斥其所爲且曰今與若吏始苟稱職吾不
吝薦引卽不能以考成罷歸猶得完身名守墳墓奈何日坐堂皇
引前官妻子對簿勘產反蹈若所爲皆頓首涕泣曰公活我又誠

司道郡守不得責屬吏餽金皆指天自誓曰不敢於是除耗羨嚴私派清漕弊汰蠹役行保甲革鹽商羨費一切皆以身先屏絕請託居數月乃劾其貪暴尤甚者去之自制府將軍下皆轉相戒不受所屬一錢奉使京朝官往來過客迅棹疾去亭傳無斗粟之與吏治廓然大清公之陛辭也 上諭以積逋當以次漸理故公爲政先謀寬民力興教化培植根本爲務嘗請改並徵積逋爲分年帶徵免十八十九兩年災欠減賦額寬考成豁逃丁調驛困免蘆課買銅除邳州版荒蠲明萬麻朝所加九釐餉聞有災傷散政不問 廷議可否疏立拜發亦恃 上之知其誠惻故見事無不爲所告無不盡也初至報睢甯流陽邳州災 上爲之蠲賦數千兩

又報泰州災并永蠲前二年賦次年淮揚徐大水奏免賦十餘萬
兩又盡免高郵寶應泰州興化鹽城等州縣賦復數十餘萬嗚呼
上之嘉惠於民至矣公所以將順而宣布之者豈非所爲 主
聖臣賢千載一時者歟公猶以救荒之法爲未盡乃發常平倉粟
及內將軍提鎮樞關輸粟往賑又檄布政司以庫金五萬兩告糴
江西湖廣或謂公宜先奏 聞公曰吾 君愛民必候 旨往糴
民不滿中瘠乎遂遣兩同知行誠之曰若至極言淮徐饑狀米斗
一金令遠近聞之糴才及半運還而大賈爭泛舟下江市中斗米
直百錢而已後歲熟償庫國帑無損而民所全活以億萬計有司
請報湖蕩逆芟公駁還因以例請公曰例自人作寬一分則民受

一分之賜且蓮芡或不時熟一報部卽爲永額後欲去之可得乎
禁遊冶驅僂伶娼妓嚴市肆淫辭邪說之流行刊布者禁有喪者
無得火化及久停柩者令下一歲報葬者三萬餘棺五通神者祠
廟禱江南巫射利誕妄士女怵於禍福奔走如驚公取其像投湖
中民始大駭已而妖遂絕吳縣監生王某有奴竊貲逃出數年突
引弓刀二十騎白稱鸞身親主府詣罵索金錢公立擒付獄論如
律常熟縣奴某持其主父國初得隆武劄迫主遠遁欲據有主婦
公廉知大怒曰國家屢更大赦此輩昧時事何足問而逆奴以脅
若主乎迨劄燼之斃之杖下廣立義倉社學聚民講孝經小學月
吉訪 上諭律令舊俗丕變而或勸公以講學者公謝曰吾知盡

吾職而已不知講學也又請爲公立書院公曰吾不講學安有書院蓋公之學主於隨處體認天理其要歸於自得而外貌夷然不自矜飾故人非久相識者不知其嘗學道也其學於蘇門也本崇姚江而不以先入之言爲主故於濂洛關閩之書尊信之尤篤余師孝昌先生著學統一編公曰吾當拳拳服膺京邸與陸靈壽隴其談三日夜心契其說與夫世之標宗旨樹藩籬以自炫鬻者迥然異趨唯其一本於誠而已其樂閒靜甘澹泊天性也居官不以絲毫擾於民夏從質肆中易苧帳自蔽春野蔭生日採取啖之脫粟羹豆與幕客對飯下至臧獲皆怡然無怨色常州知府祖進朝有惠政嘗落職公疏畱之進朝製衣鞞欲奉公久之不敢言竟自

服之舊蠲漕及地丁分年帶徵權要以部費爲名前後索銀四十餘萬布政司屢以爲請且謂民樂輸公不可請之亟公怒將發其事吏叩頭謝久乃已大計藩臬託治裝遷延無行意公曰明日不行行劾汝矣不得已遂空手入都而他部每郡縣坐勒索至二三千金不止公見屬吏必霽顏色告以君恩不可負民命不可殘懇懇如家人語故其下皆畏而愛之以州縣爲親民官愛民必恤吏立意培護是以爭自濯磨勉於爲善公之文告坐而言可起而行使民易從不爲峭刻過舉公勤於政事案牘紛繁必躬親裁決凡行過公移數月後屬吏參謁面詢始末辨論明晰小有遺忘命左右取原案緝問虛公探索以求至當屬吏人人感服不爲苟且

至飾以邀取名譽方整刷未竟會 皇太子出閣 上諭吏部除授公禮部尙書管詹事府事至則立 召見問路所由及地方利病公以鳳陽災對 上遽遣學士往賑尋充經筵講官總裁明史每晨東宮直講 皇太子賜坐稱以先生講畢出預 廷議居久之 命與吏部尙書達哈塔日侍 皇太子 上所以倚任公者甚至然公在吳時已有不便公所爲者以爲形己之短而忌之而公將入朝時吳人欲攀轅畱公公譬曉之曰 天子仁聖爾民疾苦如某事某事吾當入告爲爾蠲除忌者以公市恩百姓談議時政又淮揚開濬下河 天子遣大臣二人會督撫議眾欲停工公獨不可或勸公姑從眾論俟大臣入報 天子以公言口奏唯

聖明裁擇公不得已乃諾大臣歸匿其辭不奏及公 陞見 上
問下河事具對本末大臣皆得罪以此舉朝側目公亦以久勞簿
領精耗神疲 殿幄起居動見抉摘部覆革職者再降調者一賴
 上寬仁曲全僅鐫級而已公請養母求去不得又自惟奉職無
狀久畱不可闔門屏營席藁待罪每宣 旨則涕泣叩頭請死
 上聞之憫然爲之動容未幾改工部尙書方受事而病不可爲矣
 上遣御醫診視疾稍閒奉 命詣潞河勘枌木感風寒歸遂大
困臨歿戒其子曰孟子言乍見孺子入井汝輩須養此真心令時
時發見久之全體渾然可達天德若襲取於外終爲鄉愿無益也
復以 聖恩未報母養未終爲言挽子溥手指畫草遺疏謝 上

遂瞑 上聞遣學士多奇翁叔元 賜奠茶酒 命馳驛歸以坐
書禮祭葬公忠孝廉潔出於天性臨事制義充之學問平時見爲
迂闊而當幾磊磊立斷馭下凜不可以私干而所在務寬小過撫
吳時蘇有高士徐枋居西山四十年不入城公屏騶從步行造門
枋終不肯見公歎息而去時議兩高之其間 召將去吳也百姓
號號罷市十餘日投匭斂錢謀叩闕不得則老幼提攜奔送自吳
門至江北千里不絕於道其歿也無知不知皆哭曰正人死矣人
謂公撫吳廉直似海忠介而去其煩苛精敏似周文襄而加之方
正至其所學純粹有體有用蘊之而爲道德發之而爲事業而人
尤惜其用之猶未盡者則有非二公之所得而與者矣其家居室

無廣廈侍無姬媵日以讀書養親爲事所著有洛學編二卷補睢
州志五卷詩文二百餘篇公移條約十餘卷藏於家享年六十有
一元配馬氏 封恭人子四人溥濬沆準女三皆適士族銘曰
惟湯於世寬始祖遇明之興奮厥武積功神電衛百戶孫襲千戶
其諱庠自滁來遷家睢陽易守岷衛祖烈光六傳希范趙城丞子
敏孫契州諸生三世棄武名一經尙書生也爲國器性耽典籍弱
不戲學播仁種耨以義朝出蓬山暮華陰遺愛衍溢南華山
高高貢水深歸棲子舍矢不出再返玉堂詎意必掌帝絲綸預機
密 帝憂南顧予汝賢公出整頓未兩年民烝俗熙吏恪虔 帝
曰汝歸司冑教彼夫己氏豈同調域舍狙伺術已巧事有變遷理

則那 主恩前後無偏頗千載視此石嗟峨

右神道碑銘徐乾學撰

湯斌字孔伯號潛庵河南睢州人生而穎異自幼不好嬉戲八九歲時有獲嘉耆儒王慕祥開塾講小學人皆憚其嚴正公獨侍坐終日無倦容歸卽見諸躬行人皆異之曰此子真大器也平日讀書外無他嗜家貧乏書嘗借人書篝火讀達旦率以爲常年十六就傅北郭外值流寇薄州城公冒難赴父母急至則城已陷太夫人罵賊死公號泣不欲生絕食者數日贈公諭以有己在強之乃食避亂河北旣而南至三衢讀書山中每念太夫人貞烈恐不聞於世益自刻勵常中夜大哭哭已復讀山中人皆感動亂定後始北歸

順治戊子舉於鄉己丑會試中式壬辰成進士授翰林院庶吉士
邸舍蕭然不蔽風雨每入館一僕一馬篋瓢疏水坐一室竟日讀
書不妄交遊於文藝外卽沈潛易理究心聖賢之學甲午授國史
院檢討乙未奉 上傳選翰林科道出任監司公名在選中有品
行清端才猷贍裕之 諭以應得職銜加一級用明年補潼關道
副使潼關自明季亂後戶口逃亡不滿三百家兼以供應轉輸之
繁官吏科斂以辦軍需民不堪命公至以身任之兵且至則迓之
境上與申約束皆肅然無敢犯者屬吏亦皆兢兢奉法再閱歲關
城中流民歸者數千戶爲之嚴保甲講鄉約設學校頓覺風移俗
易偶行部遇雨止大樹下旣去民以朱欄護樹時人比之甘棠其

爲人所愛慕如此升嶺北道參政轄贛南二府據四省上游地大山深寇盜出沒最稱巖疆公設密計擒巨寇李玉廷而地方大定先是公由潼關移任便道省親值贈公偶病欲畱養例不可抵任時遂憂思致疾至是具呈乞歸三院皆難之公報曰某母趙氏壬午殉難最慘已負終天之恨前赴任時便道歸省某父抱病馬首南馳方寸已亂出之終無益於地方且老父聞某病病必劇是某貽誤巖疆不可爲臣病貽親憂不可爲子也三院見之惻然乃代請予告時年三十三矣歸侍贈公色養備至已而謁孫鍾元先生於夏峯從受學復訪張仲誠於內黃相與講貫其學要以居敬窮理躬行實踐嘗曰吾人能體察天理之本然而朝乾夕惕自強不

息極之盡性至命而操持不越日用飲食之間顯之事親從兄而精之遂至窮神知化之際其見道精確如此戊午 詔舉博學鴻儒魏公象樞金公鉉交疏薦公單車就道至則僦僧舍以居生平故舊之在顯要者絕不相聞試畢 特命補翰林侍講充日講官起居注尋轉侍讀典浙江試壬戌充明史總裁官癸亥直經筵歷左右庶子公每當進講必反覆闡發以盡書旨且於書外多所啟沃嘗侍立 上顧問平日有詩文乎其繕寫以進公手書進呈 上召至乾清宮命每篇講說大意良久乃出甲子擢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在閣凡四月遇事所當言必正言不少隱公事外未嘗與執政交一語未幾 特簡江甯巡撫 陛辭 上深加獎諭

賜賚優厚比行又入見 賜御書三軸曰今當遠離展此如對朕也履任之初適 聖駕南巡迎 駕至淮安 上慰勞備至扈從至江甯儀真 命之還時署中案牘如山公皆親自檢閱正己率屬絕苞苴杜請託嚴私派清漕弊省獄訟汰蠹役甦驛困毀淫祠禁侈靡興教化凡諸便民者皆奏請行之見屬吏必反覆丁寧告以 君命不可負民命不可殘數月劾其不奉令者又劾其陽奉而陰違者由是吏治澄清大江南北無一物不得其所復立社學聚生徒講孝經小學月吉講 聖諭風俗丕變丙寅春 皇太子將出閣 上諭吏部自古帝王諭教太子必簡和平謹恪之臣專資贊導江甯巡撫湯斌在經筵時素行謹慎朕所稔知及簡任巡

撫以來潔己率屬實心任事允宜拔擢大用風示有位 特授禮
部尙書掌詹事府事聞 召命卽行蘇城及外郡之民送者十餘
萬人兼程北上比入見 上溫語慰勞之因問沿途所見以鳳陽
徐州饑荒對 上卽遣官往賑活者無算尋充經筵講官 上特
命行坐講禮復總裁明史與會議遇大事 上必使人問湯斌云
何一日 上幸海淀 命公輔導 皇太子公具疏辭奉 旨令
回奏尋改工部尙書詣潞河勘木回一夕卒 上聞遣學士以茶
酒 賜奠 命馳驛回籍照尙書品級 賜祭葬公剛毅介直忠
孝原於天性篤志聖學潛修默證內體諸心外見諸行事平易確
實不慕高遠於性命之淵微造化之精奧雖探討窮究而必以日

用倫常爲可據於古今之治亂事機之得失皆綜會貫通而必以誠意正心爲有本明於審理而不顧利害循分自盡而不希名譽因事善處而不拘成見見義勇爲而不計後功雖遇盤錯處患難而當機立斷神閒氣定如在事外所謂得時措之宜者也與人處久而愈親人有一長必延譽而扶植之至於以道義來從受學者則竭兩端以示本體工夫開發無復餘蘊使人知聖賢可學而至而向往之心自不容已所至興學育才成就爲多在林下時或勸之著書曰學貴日新今日之所是異日未必不以爲非何敢妄作所著有洛學編二卷睢州志五卷詩文二百餘篇明史藁若干卷行於世

右傳耿介撰

公姓湯氏諱斌字孔伯號荆峴晚號潛庵河南歸德府睢州人也
順治九年進士改弘文院庶吉士十一年授國史院檢討時議修
明史公上言 陛下御極之初前明諸臣有未達天心抗節授命
者此與海內混一竊名叛逆者不同宜下寬大之 詔俾史臣得
免瞻顧疏上內院見之不悅請罪公夜半 世祖召至南苑面語
移時以公爲可大用明年改整飭潼關兵備分巡關內道陝西按
察使司副使川湖雲貴用兵往來關中者相屬咸驕橫不戢公徵
發有方先使人迓之境上與之約皆肅然莫敢犯歲大旱麥不熟
春夏兵餉例支麥公請發倉穀代之軍帥曰若是兵且變公曰麥

苗不盈尺而軍士必欲麥此非兵變卽民變耳召諸營弁諭之皆喜曰諾兵不苦飢而民不患苛索總兵官陳德之調湖南也檄用車五千輛至關以母病欲畱公令集車二千輛於河下置酒延陳飲陳使人覘車以爲少謂公曰盍畀我銀令我自僦乎公曰宜以人量車使民知不足乃可陳傳令軍中公坐關門上俾以次升車滿十輛卽遣出關漏下四鼓軍盡出設祖道關門外遣騎擊鼓傳報陳大驚欲追還軍公曰吾民駕牛裹糧十餘日勢不得復返且軍已出關不可復入陳遂行至洛陽母死畱治喪陳爲其下焚死河南不靖者數月關中晏然擢分守嶺北道江西布政使司參政嶺北山高箐深故明將李玉廷據其閒爲大盜公手書諭之玉廷

請降不及期鄭成功犯江甯公策玉廷必變必先寇南安夜馳往設守畢分兵扼要地玉廷至見有備驚走所向與兵遇戰輒敗其黨張熊謀應之公遣兵捕熊得偽敕一劄數百黃金侯印一熊素以金錢結民民訴熊無罪者數千人贛州巡撫蘇宏祖謂公曰民黨叛奈何公曰此愚民非黨叛也若黨叛將亡匿尙敢連名來訴耶燬敕劄銷印以賞捕者而以通盜論殺熊則無事矣宏祖從之玉廷揚言保熊者皆坐黨叛律以恐民民間公言遂無有叛者邸報斷九日譌言江甯失守宏祖將調兵防難公言海寇陸戰必敗此言必玉廷爲之分吾兵力耳有持偽檄至軍門公請宏祖立斬之百姓人人惶恐道中行者悉偶語公登輿羽書適至公在輿中

大言曰鄭成功敗死矣聞者轉相告眾遂安未幾成功果敗走遂死而玉廷先數日就擒其弟廷秀以眾降當是時微公顛幾危公聞封中憲疾自以病請告宏祖謂公曰君年少以病歸例不得復起盍以終養請乎公曰吾有弟六齡而以終養請是無弟矣卽歸吾父必不樂且奈何以此欺吾 君哉五請宏祖始許之公時年三十三耳家居二十年康熙十七年魏敏果公薦公博學鴻儒試補翰林院侍講轉侍讀日直經筵敷陳剴切務以誠意動 上聽 上每正容納之事有他人不能言公借書意闡發 上未嘗不和顏受之也歷左右春坊左右庶子二十三年升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時天下無事 上將省方問俗爲百姓除患苦以江南習

尚奢麗民多巧法吏治亦寔隳廢欲改更之俾務本崇實知公有才守先帝時名臣命以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江南既至宣布諭旨使吏民知上意然後爲民請命前後疏數十上蠲州縣銀賦數十百萬兩糧數十百萬石部議或從或否上每以特旨行之方上之自揚至蘇也行工部以蘇城道隘議毀民房以除道總督王新命欲從之公曰如此則數萬家無所棲息非聖天子問民疾苦意上大悅淮揚徐饑發常平倉粟不足以賑貧民倡文武官輸粟繼之猶不給檄布政司以庫銀五萬兩告糴於江西湖廣或曰此大事宜請旨公曰候旨然後糴民皆溝中瘠矣聖天子愛民如子吾甯先發後聞耳遣兩同知往戒曰

至彼當極陳災狀言斗米一金兩同知如其言糴未及半大賈爭集淮揚斗米百錢而已 上初聞民饑憂之既聞公善賑則甚悅後知先發後聞也益大喜或請報菱芡稅公曰 朝廷任土作貢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菱芡歲或不熟一報部卽爲永額欲減之得乎海禁初開浙江提督某請遣將巡海捕盜 詔沿海四省督撫議之公曰有盜然後加兵今盜在何所而欲遣將乎徒滋海瀕患耳蘇松州縣官困於逋賦不三歲輒罷因不自愛而私規近利上官陰持之索賂益急虧庫金繫獄者纍纍公進州縣官訓曰若等以金事上官爲久宦計耳今以逋賦累尙何冀我與君等約能稱職我分當拔汝卽不能以考成罷歸尙得奉先人塋墓奈何

日坐堂皇引前官妻子勘產顧反蹈所爲耶皆頓首泣謝又戒司
道府不得責屬吏餽數月劾其不奉令者已又劾其陽奉陰違者
官吏傳相敕厲總督將軍亦相戒不受一錢奉使京朝官過者迅
權疾行未嘗煩斗米之餽毀淫祠絕游冶驅優伶娼妓罪奴僕之
畔主者懲市肆淫詞小說之刊行者禁有喪毋得火化及久停柩
於家一歲中報葬者至三萬餘棺二年巷無游民室無佚女農工
商賈各敬其業軌法及誣辭興訟者洗手斂迹民間所行或不善
父兄子弟相責曰奈何尙爾爾將毋我湯公知也 上以公實心
任事屢詔嘉美而是時內閣大學士納蘭明珠戶部尙書余國柱
方用事不便公所爲思中傷之國柱與公同年進士又先公爲巡

撫相善也江蘇布政使龔其旋以貪爲御史陸隴其所劾因國柱
行賄於明珠事得緩公受巡撫 命國柱頻夜過欲爲請終不敢
自慚無以報龔也始心望 上獨江南漕四分之一國柱使人語
公曰此皆北門力宜以金四十萬酬之使先後至公禁勿與屬吏
以民願輸告曰不與彼仇公必甚公曰民有銀甯不以完國賦而
入私門乎吾甯旦暮斥不忍見若等剝民媚權貴也將按窮其事
其人叩頭謝乃已明珠國柱以故皆憾公外吏輦金明珠門者不
絕惟公屬無一人往比大計明珠索公一刺不可得益怒秦州民
田爲水淹國柱爲巡撫時以涸出報州民訴於公公遣官勘實念
請將爲國柱累不請則爲民害無已時奏言前二年之水乍消乍

長撫臣未敢遽聞今水甚於前乞並免前租 上從之國柱得無
恙民德公因怨國柱國柱不知公之爲己也反怨公會公以奏銷
斗役口食報戶部國柱奏斗役口食該撫明知不應支給乃蒙混
奏請宜敕吏部議吏部以蒙混當革職而前兩撫皆請之其一卽
國柱也國柱懼囑吏部止議罰俸 上怒曰爾等不欲世有清官
耶而尙議湯斌乃爾並前兩撫免之二十五年 上以 皇太子
將出閣召公爲禮部尙書管詹事府事民聚哭轅門外叩匭公又
設匭斂錢爲路費將詣關保留公公出示曉諭乃止旣行遮道焚
香送者無慮數億萬踰千里不絕公渡淮乃返國柱使人覘知之
更大愧而忌公益甚公至京入見 上命公坐問途中年歲若何

公奏鳳陽災狀且言徐州饑入春尤甚 上遽遣學士麻爾圖賑之自是廷議 上必問湯斌云何諸大臣所奏公未及知者必訪公然後行於是明珠國柱愈畏公恐公發其陰私而議下河事與公不合尤患公下河者山陽鹽城寶應高郵江都泰州興化地卑下上流清口日淤淮水溢總河靳輔素出明珠門下用幕客陳潢計多設減水壩洩之海口沙壅水不能盡出七州縣田廬盡沒水中 上南巡舟過高郵邵伯憫之御史李時謙請濬海口以出積水 上命尙書伊桑阿薩穆哈往視還奏當如御史言廷臣請命輔 上以命安徽按察使于成龍尋因廷臣議 命成龍受輔節制輔以己乃河臣開海口而成龍董其役已僅綜理之不悅成

龍議需銀八十餘萬兩輔益愷陳潢代輔草疏萬餘言以難之其
略曰海口高於內地五尺疏海口則引潮內侵請先築一丈六尺
高之隄東內水高一丈盡毀減水諸閘壩建二大石閘於高郵邵
伯洩洪澤湖天長盱眙之水使入隄又建二大石閘於白駒場南
北岸東隄內之水使入海共需銀二百七十八萬兩有奇又請增
設官二百七十餘員任其事 上命廷臣議廷臣是輔言 上召
輔及成龍至成龍力排輔議廷臣復多右輔 上訊淮揚人官京
師者侍讀喬萊等十一人皆言 陛下行救民之事靳輔建害民
之議斷斷不可行者有四 上命尙書薩穆哈學士穆成額會公及總
漕徐旭齡再勘兼詢七州縣耆老高郵興化民有受輔囑者言開

海口多損人廬墓願罷工公曰工不可罷也上水日增下無所洩不十年無淮揚矣尙何廬墓可保乎今兩府災糧盡獨所餘不滿三十萬不若盡乞與民令民自開開一尺有一尺之益開一丈有一丈之益不作大舉不設多官州縣官督之便薩穆哈穆成額曰公言良是第奉 詔問民疏中又可入公語耶某歸當爲公面奏之二人還匿公語不奏但言耆民願停工役 上命暫止之及公至入見 上問公公對如所語薩穆哈穆成額者 上詰問二人二人皆輸伏乃罷二人官發帑金遣侍郎孫在豐濬之而命廷臣議塞減水壩廷臣言必不可塞 上問公公對曰臣聞舊時止有四壩今增至三十六不塞則水勢分散河流緩弱河底必高國柱

曰減水壩明臣潘季馴成法公曰靳輔今與季馴不同季馴減水壩放水出海靳輔減水壩放水入田塞之便其冬下河水驟長數尺在豐奏請閉諸閘壩廷臣議召在豐及輔上曰在豐不必來在豐不能與輔抗明矣永閉閘壩在豐豈敢輕言在豐所請不過欲上河不放水耳假令輔治下河上流不塞能於巨浸中從事乎輔前欲閉諸口今在豐爲之又云不可豈非有意阻撓耶其召輔來京朕面問之輔至言高郵壩可暫塞高家堰壩不可塞公言不塞則七州縣水無所歸將來漕運亦大可慮輔曰下河濬恐海水倒灌公曰海之潮汐猶人之呼吸也平日海潮所及原不甚遠逆入者江河水爲海潮所涌非海水也颶風海嘯非常災異豈可預

計 上曰下河濬海不內濬朕可以理必之 命廷臣再議復俱
以輔言爲是公語輔曰昔潘季馴用高堰偏淮刷黃不敢輕開尺
寸者今開六壩二閘矣更加三十六湖之水盡注漕河又開一百
餘丈之滾水壩洩之獨不思下河之地有限上流之來水無窮以
有限之地供無窮之源二三年間黃水淮水三十六湖之水停蓄
泛濫一綫漕隄勢必大壞開海口治下河救七州縣民命亦實爲
漕運久遠計也公所以堅執不移者不過以開閘開壩費帑金無
算今日可塞昔日何以誤開恐有議之者耳夫治水如治病因病
立方補洩隨時不得以後日之用補咎前日之誤洩又安用固執
乎明日人奏輔言南壩塞恐淮水弱不能引入清口黃水弱反逆

灌入淮河 上曰淮水不弱或河南水少以致淮弱耳若塞高堰
六壩黃水豈能逆入耶今欲濬下河而不塞高堰六壩所謂不揣
其本而齊其末何益輔語始塞 上發議時廷臣悉主輔惟通政
司參議成其範科道王又旦錢珏主成龍後不敢堅對餘皆莫敢
異自公還朝終始與輔牴牾 上卒從公言閉高堰六壩明珠國
柱愈惡公輔亦比而與公爲仇謀去公甚力然以 上知公深無
柰公何也春旱 上求直言五官靈臺郎董漢臣上書言十事語
侵明珠明珠懼欲囚服待罪大學士王某曰何必然漢臣小臣也
敢言國是直以妄言戮之耳御史某聞之劾漢臣希富貴且言漢
臣不知書必有代草者國柱時亦已爲大學士請 命刑部究主

使 上遣問九卿公獨白漢臣無罪內閣傳 旨令九卿更議國
柱目公曰幸勿違眾公曰漢臣應 詔言事何罪大臣不言而小
臣言之反罪言者耶舉手指心曰如此中何國柱恨次骨 上幸
海澱畱公輔導 皇太子公病疏辭明珠欲因此罪公 上不聽
國柱嗾廷臣交章劾復不聽左都御史某希明珠指劾漢臣國柱
使人語漢臣卽對簿引湯公漢臣曰我安識湯公我草疏已數年
三至通政司不得達前後通政司可問也奈何誣湯公卽訊我我
獨識御史江縈耳江縈者國柱媼也 上遣問漢臣漢臣對如前
上意解國柱忿且恚摘公去蘇時示愛民有心救民無術語誣
公爲誹謗 上問公公欲對國柱遽從旁止曰 上責問宜叩頭

謝奈何欲辨乎明日左都御史某劾公辨非體 上見擢任巡撫
涓埃莫報語大怒抵其疏於地曰乃併其巡撫不善耶顧明珠國
柱等曰果爾前擢用時爾等何不言皆免冠謝大名道副使耿介
登封縣人年老家居公以其篤學薦侍 皇太子講 上以爲少
詹事介性迂謹國柱嫉廷臣劾之并劾公吏部議公革職 上命
降級畱任明珠國柱意不愜朋謀公益急未幾公以繼母病疏請
歸省 上手詔卿何忍舍朕去將賜第京師命卿迎養耳公奏臣
母老萬不能來 上卽不舍臣臣請暫歸省復來以白衣領史事
上不允而國柱宣言 上怒甚將隸公旗籍已得 旨猶祕之
急 召詣閣中會公入 朝以病扶上輿道路誼傳湯尙書入旗

矣皆泣下江南人客都下者並集鼓廳門將擊登聞鼓訟冤聞公還始散越數日 上遣太醫視公疾改公工部尙書九卿議事公入講適不至科道又劾公吏部議降級調用 上復命畱任明珠國柱及劾者皆失色三人既屢譖不得騁將謀興大獄羅織公會公薨乃已康熙二十六年十月丙辰也年六十有一 上遣學士二人奠茶酒馳驛回籍 賜祭葬如故事後一月國柱坐事踉蹌出國門明年春明珠靳輔皆被劾罷官陳潢者以導輔阻撓下獄論死雍正十一年 世宗命祀公賢良祠 御製文卽其家祭之今上乾隆二年賜諡文正 御製碑文立於墓復遣官致祭焉贊曰公自幼志聖賢之學中憲歿三年之外往夏峯與容城孫鍾

元講學北面執弟子禮焉 聖祖嘗語朝臣云今之有道學名者往往言行相違惟湯斌有實行又云斌言不敢欺朕朕驗之良然蓋其忠實心誠信於 天子也三任外服皆實有惠政可紀而在江南尤著以 聖祖知公公故能所見無不爲所言無不盡也其自江南內 召士民建生祠於蘇州學宮旣歿會哭祠下者萬餘人皆號慟失聲迄今奉祀不絕長洲汪編修琬云江南數百年來周文襄王端毅而外巡撫未有如公者崑山徐尙書乾學云公廉直如海忠介而去其煩苛精敏似周文襄而加之方正皆知公而猶未盡者也公之學誠而已矣誠故獲乎 上以信乎民斯不疑於所行也嗚呼至矣哉古之遺愛也已

右傳楊椿撰

年月日經筵講官工部尙書湯公以疾薨於位 明詔以湯某撫
江南績最著予祭葬如例 特命馳驛歸其喪於是其鄉人士君
子以公之爲鉅人長德繫海內望足以寵其鄉也請於上官祠公
鄉學復剏專祠其旁而以公之尤有德於吳人其孤不遠千里以
書告茲曰維敬麗牲有石敢以請茲之始習公也如瞽者之有相
如寐者之方醒旣而危公也如焚溺之自及如疾痛之在己今欲
執筆以追公於九原邪許不足以助勞呻吟不足以愈病且亦庸
可以言盡乎雖然試略言之方公之薨也素不便於公者喜相告
公其死矣而中朝賢士大夫咸扶服會哭亡其朋學者倉兄失其

師都城百姓輟春罷歌奔走長號塞巷陌有幾絕者其歸也哀音
過車猶相屬其感浹人心如此而況其鄉人今者相率以祠公如
古者之歿而祭於社其禮也夫獨公之靈當更有怒如者公以孤
忠結一人之知以召嘽沓積謫迷陽塞路羣飛刺天欲啗不
能欲泣不可如愚謂詐如狂謂悖無已以將母來諗之情告而
聖明慰畱終不忍賜玦也藉使其時得請而上堂起居與家人父
老子弟握手相勞苦幸無恙以言其傷孰與夫後日魂魄之歸乎
此志不遂而抑塞鬱悒以終喪車一具孺泣萬行簪履之主恩
未酬門閭之老母增慟生平遺愛僅存三吳而四海一夫失所之
思長齋以去度所以敬蒸粢梓者猶有未滿之餘恨而坐斯堂以

受四時之薦享當亦明靈之所愀然不樂也雖然大鳥之歸也必
同翔鳴號而巫陽之招不願其之四方而返故居爲之陳堂宇之
靜安網戶朱綬之盛麗況夫好好之驕人今者安在不當生而歸
乎視公之死而歸者何如生而歸亦死死而不啻其鄉人快之死
而歸如不死而亦不啻鄉人俎豆之嗚呼斯民真三代之直而賢
不肖之辨久而愈明後之志士登公之堂揖公之貌其亦可以知
所自處矣初公在位時吳民有妄傳公訃者輒相驚巷哭有司曉
之方已亡何訃果至則益哭曰官給我我公定死亦祠公府學側
不日而成以時祀公過祠下者無不落淚也水旱有祈輒應公撫
吳僅二年澤甚溥當別書茲承孤子之請以慰其鄉畏壘之祝而

綴以廟饗之薦歌卒萬吳民之望思幸神之終惠我邦也其詩曰
稽首孤臣乞故鄉山頭白雲飛茫茫結草折竹屏徬徨託身重華
開天闔帝畱常伯黼座旁猿啾狄鳴冑走藏媒成蝸蠹中以傷忽
馬萎絕先眾芳峰摧月墜木壞梁城郭謁來鶴唳霜像設平生儼
在堂縣絡好製芙蓉裳獨醒願屬翠羽觴砥室曲瓊鬘繩牀水疏
顛頷今餓餽枹鼓笙竽陳浩倡神騎箕尾俯大荒我欲一進吳趨
行吳儂歲歲卜禳祥螟螣蝨賊更召蝗疾痛呼號忘公亡上天請
命叱豺狼東風靈雨草不黃請比子孫同奉嘗雜陳哀些譜宮商
以妥明靈非投湘

右祠堂碑韓葵撰

公諱斌字孔伯河南睢州人高祖諱易官岷州守備曾祖諱希范
官趙城縣丞祖諱敏父諱祖契俱學生祖契封中憲大夫陝西
按察司副使明末流賊陷州城母趙氏被執不屈死公從父避兵
南下寓衢州順治二年大兵定江南始還里公少端謹比長博通
羣籍尤好宋諸大儒書五年舉鄉薦明年登會試榜又三年成進
士選弘文院庶吉士十一年授國史院檢討十二年春應詔陳
言請廣搜先代遺書及明末死難諸臣事蹟以修明史且言宋史
修於元至正不諱文天祥謝枋得之忠元史修於明洪武並列丁
好禮普顏不錡之義我朝順治元年二年間前明諸臣亦有抗
節致命者宜令纂修諸臣勿事瞻顧昭示綱常於萬世事下所司

大學士馮銓金之俊等謂公誇獎抗逆之人擬旨嚴飭世祖心是公言召至南苑溫語久之秋詔選翰林科道十八人加一級外轉以公爲陝西潼關兵備道大兵下滇蜀關中當孔道軍所過頗驕橫民多竄匿公隨方調遣過者悉斂手就約束於是設保甲行鄉約建義倉立社學不三年流民復業者數千戶歲旱無麥而春夏兵餉例支麥麥價浮於穀公請發倉穀以代軍帥不可曰如是兵且變公曰民且飢死獨能不變乎兵有變吾自任之卽與兵約今與汝穀明年將補償若麥而若以穀還官兵皆帖然日願如令於是關西數千里麥徵悉停十六年調江西嶺北道轄贛南二府李玉廷者明舊將以所部萬人入雩都山爲寇公移書約降

之會海寇鄭成功犯江甯陰通玉廷公獲成功謀白巡撫斬之度
玉廷且犯南安卽移兵爲備玉廷至卻走之復請兵分守要害扼
其去路數月玉廷就擒尋移疾歸里丁父憂服除謁夏峰孫徵君
受其學歸而與諸學者爲志學會講求體察日益完粹公之論學
首嚴義利之辨以爲君子小人無它喻義與喻利而已矣平天下
之道無它以義爲利不以利爲利而已矣故其在官無取於屬吏
屬吏亦不敢取於民上官知其然其於公也亦無取焉又嘗論官
無尊卑爲一官卽盡一職便是位天地育萬物不過如此以是行
於己亦以是勉於人視人如己視民事如家事獎善而遏惡損己
以益下是故賢者信其心不肖者亦服從其教康熙十七年 詔

舉博學鴻儒都御史魏敏果公副都御史金鉉俱以公應 詔召
試一等授翰林院侍講纂修明史二十年充日講起居注官浙江
鄉試正考官轉侍讀明年爲明史總裁官直經筵纂修 太宗
世祖聖訓遷左春坊左庶子公爲講官每進講先一日齋肅潛思
經義務積誠以動 上嘗言君心正則天下治如天樞之運眾星
爲講官須於此處著力二十三年擢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充大
清會典副總裁官河南災閣臣議遣官往勘公曰無益也使者所
至苛擾實甚州縣一聞遣使輒輟耕以待勘是再荒也不如今有
司自勘良便已而河南果畏勘災諱者過半給事中任辰旦議巡
狩封禪事大學士擬 旨切責公曰給事言是李沆曰邊患旣息

恐人主漸生侈心相公獨不以爲慮乎或議改法令公曰官之失德寵賂章也不此之懲區區之法何足恃乎在閣凡四月所言雖不盡用然莫不敬而憚之六月江甯巡撫缺九卿會推學士孫在豐浙江布政使石林 聖祖諭大學士曰學士湯斌曾與孫奇逢講明道學前典試浙江操守甚善可補授江甯巡撫瀕行 諭以江蘇風俗奢華爾其潔己率屬加意化導俾革心易慮 賜御書三鞍馬一表裏十銀五百兩其年冬抵蘇州會 聖祖南巡迎駕至江甯 聖祖命回蘇治事蘇城道狹總督將毀民居廣馳道公曰如此則數萬人無所安息非 主上勤民意也遽止之 駕反送至江甯而還於是革耗羨禁私派清漕政汰蠹役行保甲革

鹽商匣費自總督以下皆相傳戒不得受所屬餽遺京朝官使過者無敢有括索所部肅然蘇松向苦賦重積欠甚多而江北諸州縣地瘠薄又屢被水旱公以爲民氣未蘇教化未易行也於是奏免淮揚水淹地賦請緩蘇松積欠爲分年帶徵俱下部議行又請蠲十八年十九年災欠請除邳州版荒田賦又請蠲明神宗朝所加九釐餉又極陳蘇松浮糧之困請量行酌減二十四年秋淮揚徐三府復被水公條列蠲賑事宜以聞借布政使庫金五萬告糴江西湖廣不俟詔下遣官遽行是年米價大平謂善民俗莫先於興學益廣社學之制令城內外及鄉鎮二百家以上皆設學鄉之子弟就學者廩之擇諸生中賢者爲之師月會明倫堂講孝

經小學復爲期集士民講 上諭十六條皆身莅之禁婦女毋游
觀胥吏倡優毋得衣裘帛斷坊刻淫詞小說諸無賴爲民害者及
借端煽誘者悉痛除之上方山有祠曰五通禱賽甚盛神橫而好
淫公取其像投諸湖其祀遂絕公自奉澹泊脫粟羹豆與賓友共
之治文書率常至四鼓日中始一食或勸以少休慨然曰君命卽
天命也日監在茲敢自暇逸乎察吏嚴劾府縣官趙祿星張萬壽
等八人貪酷舉罷之舉廉能知縣劉滋郭琇二人以積欠未完格
於部議 聖祖特破例用之居二年吏治日清民俗丕變時大學
士明珠方樹黨招權利引前江南巡撫余國柱爲戶部尙書先後
調潛及緩徵以部費爲名索金累巨萬布政使屢以爲言公弗許

及大計兩司治行有所需憚公不敢發遂徒手入京以是諸要人皆不便公所爲會 皇太子出閣或言輔導太子非公不可二十五年春 聖祖遂下詔以公爲禮部尙書管詹事府事公去蘇士民遮塞衢道不得行公以前論浮糧事屈於 廷議因示諭有愛民有心救民無術語國柱與明珠謀聞於 上謂公市恩旣至充經筵講官並充太子講官進講東宮首陳大學財聚民散之義 聖祖聞謂 皇太子曰此列國分疆時語也若天下一統散將安之試問之公對曰土崩之勢甚於瓦解秦隋以來迄於勝國末流之禍可毋懲乎 聖祖諒其忠亦弗責也二十六年五月不雨 聖祖命閣臣召問九卿與革事宜公言民間春稅力弗能堪宜復

夏秋兩稅又言蘆課徵銅銅不常有仍聽輸銀便余國柱遂起拄
公曰公欲變此法埃國柱去戶部未晚也會 詔求直言靈臺郎
董漢臣上書極論時事語侵執政御史陶式玉劾漢臣摭拾浮詞
欺世盜名請逮治下內閣九卿議時國柱已爲大學士明珠內權
議與國柱等囚服待臯大學士王熙笑曰市兒妄言立斬之畢矣
公後至國柱以兩議告公曰彼應 詔言事耳何臯且所言早諭
教崇節儉宜施行大臣不言小臣言之我輩當自省於是大學士
勒德洪吏部尙書達哈塔皆如公議明珠入國柱踵其後而與之
語已而漢臣免議尋 詔公與達哈塔少詹事耿介輔導 皇太
子公以疾辭國柱傳 旨詰責並問公當會議時何以有慚對董

漢臣語公引咎乞加處分於是左都御史瑋丹王鴻緒副都御史徐元琪鄭重等並疏劾公且追論公去蘇時巧飾文告沽名干譽時耿介方以疾乞休介公所薦也於是詹事府少詹事舒淑開音布翁叔元劾介詐疾並劾公不當薦介而達哈塔獨上疏請與斌介同罷並下部察議當革職 聖祖命公與達哈塔俱降級畱任而獨聽介去公適聞繼母疾乞歸省 聖祖手詔慰畱忌者意未已宣言 上將隸公旗下或勸公委曲諸公開以自解公曰六十老翁尙何求吾安之矣或又勸公發忌者陰事以紓禍公曰老母在未敢以此試也九月有疾 敕御醫就視改工部尙書九卿有會議事公以入講不至復爲科道所劾部議降二級畱任如故十

月疾少閒屬有興作度材通州歸得寒疾夜半氣逆上遂卒先是
語人曰吾數月來心無一綫放逸得力深於平時臨終戒子溥曰
孟子言乍見孺子皆有怵惕惻隱之心汝等當養此真心真心時
時發見久之可上達天德若徒襲取於外終爲鄉原無益也卒年
六十一 聖祖遺學士多奇翁叔元奠茶酒 命馳驛歸以尙書
禮祭葬陝西江西江南諸大吏並采眾議請以公入名宦祠報
可雍正十一年 詔入賢良祠乾隆元年追諡文正所著雜學編
潛庵文集行於世子四人溥濬沈準公之學不立門戶不矜口辯
嘗論朱子之學流而爲誦說其失也支王子之學流而爲虛無其
失也蕩去短取長補偏救弊要以躬行心得爲本若乃黨同伐異

終日誼呶自以爲閑道闢邪不知其去道也日遠嗚呼公之用心可謂公而篤矣夫其內省也密故未嘗驚於外其自任也重故未嘗足於中其仁於民物也誠故其出也上孚而下應其服習於天德也熟故歷夷險盡常變灑然而不繫安然而不遷古之所謂大人者非公其誰與昔曾大父侍講公嘗侍公几席平生奉公爲師法輯公遺書版行南方紹升讀公書慕公久願前輩所撰諸碑誌頗未盡本末爰次公遺言行采其犖犖大者爲之狀如右

右事狀彭紹升撰

國朝語名臣必首睢州湯公公自翰林出爲監司年四十從孫徵君講學夏峰質行著河漳其治績吳淞十郡兒童女婦皆耳熟焉

立朝之節同時士大夫多知之惟受特知於 聖主而卒困於僉
壬其致怨之由相構之迹雖門人子弟或不能詳也公巡撫江蘇
時執政明珠有家隸言事多效公嗾震懾所至大府常郊迎過蘇
畏公威聲弗敢謁自監司以下朝夕候其門公聞使召之將命者
用故事以客禮請從騎數十至轅門顧謂左右主人出迎何遲也
久之辟大門傳呼大驚窘迫脫廝輿服被之入至階下見公南面
坐乃跪而聽命公曰汝主與吾同朝聞汝來故以酒食犒汝命門
卒爲主人其人慙沮卽日去蘇歸訴之謀致難於公而公聲績甚
焯 上方鄉公念公在外無從得事端會東宮出閣讀書乃爲
上言湯某以理學爲時所崇輔教太子非某不稱 上然之遂以

唐事徵公之內 召也比郡士民爭以農器什物塞水陸道不可行
公示諭吾在外不能爲父老德往者屢請覈減浮糧並爲廷議阻
今人見 天子且面陳之余相國國柱者執政私人也得此以告
曰曩議皆 上所可也善則歸君過則歸己而市於眾以爲名使
上知此立蹙矣比公至語已 上聞而公未之知進講東宮首
大學財聚民散數則畢講東宮入侍 上問所肄具以聞 上曰
此列國分疆時語也若海內一統民散將安之試詢之公具陳秦
隋土崩狀且言一統而民散禍更烈於分國時 上聞猶諒其忠
會靈臺郎董漢臣上書指斥時事及執政大臣下內閣九卿廷議
執政惶悚不知所爲議與同列囚服待罪王相國熙繼至貌甚暇

徐曰市兒妄語立斬之則事畢矣執政曰上閱奏至再三親點次類嘉與之柰何君言若是王笑曰第以吾言入視何如時公爲宗伯最後至余相國述兩議以決於公公曰彼言雖妄然無死法大臣不言故小臣言之吾輩當自省國柱曰此語可上聞乎公曰上見問固常以此對執政入奏國柱尾其後而與之語命下董漢臣免議自是上滋不悅公戊辰余國柱宣言上將籍公內府爲旗人表率時公以輿作度材於通州某月某日日下哺忽返招鄉人某官與語客退獨坐一室嚮晦語家人吾腹不甯夜半遂歿旣歿踰月上與諸大臣語曰吾遇湯某特重而怨訕不休何也眾曰無之上曰廷議董漢臣彼昌言朝無善政君多失德大

臣不言故小臣言之尙不爲怨訕乎眾乃知公爲執政及國柱所
傾也非上寬仁風重公含怒而不發公以此無類矣公之以執
政家隸生鬻也余聞之蘇人蔡忠襄之子方炳及其族子又韶其
以董漢臣之議見誣聞之相國桐城張公英安溪李公光地余國
柱與執政比而傾公聞之冢宰錢塘徐公潮公之死聞之孫徵君
之孫涇公之孫之旭余同年友也叩公遺事皆未之前聞恐久而
眾說異端故著其所聞於目擊公事者

右逸事方苞撰

唯州湯公內召時吳人已建生祠刻石紀德政其歿也巷哭里奠
薦紳學士爭爲誄表傳記其家有狀有誌銘有編年之譜而德教

在民及詐不信之先覺耳目眾著足爲萬世標準者尙逸四事焉
公巡撫江蘇時上言歲祲免租民困少蘇而已必屢舉於豐年富
乃可藏於民免當年之租半中飽於有司胥吏故每遇 國有大
慶或水旱形見不肖者轉急徵以待賜除必豫免次年然後民不
可欺吏難巧法 聖祖皇帝深嘉與之遂定爲經法康熙年間
特諭戶部自今以往海內農田正賦編折銀通三年輪免一年周
而復始直省均以徧皆豫免不問豐凶其後雖以西邊事起中輟
而 大訓炳然籍藏於故府 聖子神孫當重熙累洽之餘必將
繼志述事焉是公之訐謨實受其福者非一世也淮泗漲漫山陽
鹽城寶應高郵興化泰州如臯七州縣蕩析離居 上南巡命濬

海口以洩積水 敕于成龍主工務尋以廷臣議成龍受靳輔節制
成龍議工費八十餘萬輔議海口沙淤非起高郵車邏鎮築高隄
束內水高丈餘不能出海費二百七十八萬 上召輔及成龍面
詢成龍力排輔議淮南士大夫懼傷墳墓田廬亦廷爭之乃命尙
書薩穆哈學士穆成額會公及總漕徐旭齡合勘兼問七州縣耆
老云何輔議本執政主之至是 上心頗是成龍廷臣知輔議勢
不行欲并罷成龍工役淮南士民言海口不宜罷工者十八九謂
宜并罷者亦十之一二使者意嚮之公力爭使者曰公言吾當口
奏及公內召 上語及海口公對開一丈有一丈之利一尺有一
尺之利 上愕然曰爾時汝故不言公乃具陳前事詰旦召二人

與質對二人強辯公徐曰某故知有此汝行後卽彙士民呈牒並某議具文書印冊存漕臣所漕臣亦如之存巡撫所檄取旬日後可覆視也二人語塞上怒立罷之而發官帑遣工部侍郎孫在豐往濟下河公里人有受業公門者以黃門奉使過蘇謁公曰吾師方嚴孰敢以事請但東南鹽政大病於商民已聞知否公曰吾不知因條舉數事每發公詰難正言其非乃出謝商人曰吾師素明達獨於茲事未諳見謂無一可行比使歸踰月次第禁革壹如所言黃門每語人曰吾師至誠而或以術馭人賢者固不可測也蘇之巨室有優恃容儀每闖入民宅多見貌相悅而與之私或結黨行強所犯累累然有司不敢詰聞公至數月不出公使人微迹

而得之痛予杖戒毋傷筋骨嚴伺守故瘡將合更薄笞朔望縛載以徇於市及四郊久之膚剝見骨逾半歲始瘳死由是奇哀浮淫者心悸相勸改前行蓋公之誠明仁勇皆自學問中出故道足以濟物而政無所偏卽此四事已足徵公治法之全矣而記述者乃逸之以是知紀事纂言非於道靡有所聞不能無失其體要也余遊吳門與蔡忠襄之子方炳善告余以勢家深心疾公之由客京師見四明萬斯同傳慈谿姜宸英逸事記備載構公者之陰謀巧言而狀誌年譜皆闕焉或事相牴或大體合而節目有異同乃徵於桐城張文端安谿李文貞長洲韓宗伯錢塘徐冢宰皆曰三君子之言信而有徵蓋公未嘗以語家人而士大夫各述所聞之顯

迹亦未能究悉其所以然故語焉而不詳耳乃並著之俾公之子孫就而求索以上之史館而三家之子孫亦藉是以不沒其先人所傳述也

右逸事方苞撰

先生任潼關道時同列問曰得百姓心易得僚屬心難公何兼而致之也先生曰吾於屬吏不惟不取其財且彼有善吾力成之以遂其願故人或不以爲苦同列曰無所取於彼何所應於上先生曰無所取於彼亦無所應於上交際之禮不過尋常帛物四件上官且戲謂吾禮有班數亦各諒之無所受也至往來過往之官未有以金帛爲贈者其於上下如是而已先生任潼關時無取於屬

吏屬吏不得肆暴於百姓無取於津吏津吏不得遺害於商賈無取于武弁武弁不得剋減軍糧以此行之人感德深至所以自關中來者有望門而拜者有經過塋中拜其祖墓者其得人心如此先生爲講官曰講官所職者大宜從源頭上整理古人正色立朝其一段至誠感孚處有格君心於不自知者君心正而天下治此猶天之樞紐轉運眾星而人不之見也講官又能默令樞紐轉運是何等關係

右書事實克勤撰

公祖諱敏州學生性寬厚適荆楚其地大祲捐貲施粥全活數千人父孝先公諱祖契州學生母趙夫人明崇禎十五年李自成寇

開封歸德夫人謂家人曰州爲兵衝未易保也脫變起吾夫上有老母不可死吾子宗祧所係不可死吾直以一身行吾志耳又對孝先公嘆曰我爲婦人天下事固不敢知今盜賊蜂起天又旱蝗如此脫有不幸吾姑吾子以累君請以一身謝夫子矣隨命公從伯父賁皇公讀書城北莊上已而賊犯睢城公與賁皇公聞變歸門已閉不得入夫人知之謂孝先公曰來則俱死無益孝先公登城曰家有老母在我不可離也母在與在母亡與亡我兄弟獨此一子耳且賊志在城野外或可以免兄其率此子北奔先人有靈無絕我嗣亂定徐求我音耗也言畢相對痛哭賁皇公率公奔龍塘時許太夫人病甚孝先公倉卒負之逃於蘆葦中城陷夫人整

臣等奉命來在系... 卷四十一
襟經於梁家人解之復入井又出之怒曰若教我偷生乎賊至不
死非節也死不以時非義也賊已環至遂大罵嬰刃三日不變色
賊中有羅拜者有歎息去者越三日賊徒甯陵始得歸殮而殯於
故居之寢時寇氛尙熾孝先公奉母過河朔往來曹衛大名之間
顛沛流離怡顏順志仍左右無方也唯城爲寇所毀繼遭河陷郡
守屢議修築衛中有欲報僉大戶借名科斂者孝先公建議按畝
出夫爲力役之征城南畢鄰封盜起官督民防守孝先公曰小民
日營升合賊未至而使之先困非計也乃偕紳士晝夜宿城上民
賴以安睢州額協宜溝驛站銀嚴檄催提驛浸不支孝先公言於
憲使楊公免協濟驛困以甦

潛庵遺稿

順治甲午陳史法疏云史者所以昭是非助賞罰也賞罰之權行於一時是非之衡定於萬世惟纂修止據實錄所記恐有不詳如靖難兵起建文易號永樂命史臣重修實錄低昂高下未可盡憑他如土木之變大禮議事多忌諱天啟以後實錄無存何所依據一也二百七十餘年英賢輩出有身未登朝而懿行卓著或名僅聞巷而至性可風前代史書隱逸獨行孝友列女諸傳多實錄所未備二也天文地理律厯河渠禮樂兵刑藝文財賦以及公侯將相爲志爲表不得其人不歷其事不能悉其本末三也此時宜開獻書之賞凡先儒記載有關史事者擇其可信並許參詳又順治九年上諭明末寇陷都城君死社稷當時文武諸臣豈無一二

殉君死難者幽忠難泯大節可風大哉 王言開一代忠孝之原
肅萬世臣子之極一時在京諸臣若范景文倪元璐劉理順等皆
被 旌錄但寇氛既張蹂躪數省或銜命出疆或授職守土或罷
官閒居以至故老名儒婦人女子有抗節自裁者宜令地方官將
實蹟訪查宣付史館

請蠲災欠疏云三吳賦稅甲天下軍儲供億仰給實多每歲本折
五六百萬較他省數倍 聖駕東巡蠲漕免丁帶徵漕欠除一時
並徵之累而地丁錢糧自康熙十八年至二十二年五年並徵臣
以爲並徵有益於 國何敢妄請乃於 國計無補而下民實爲
苦累臣按蘇松等處賦額繁重雖在豐年所入常不敷所出乃災

荒洊至逋欠獨多今年之尾欠卽爲來歲之帶徵下年之未完又爲次年之並比小民終歲胼胝不過畝收石粟欲正供之外兼完積逋勢必不能州縣比較十日一限使每日輸比則十日中僅三日空閒而七日赴比矣近城附郭猶得稍息窮鄉僻壤奔走道途欲求盡力農桑不可得已有司見考成期迫或一日而並比數年民知積欠已多剗補無術惟有拌此皮骨以捱徵比官知遞年壓欠催科計窮亦惟拌一降革以圖卸擔究之官之更代愈速錢糧之頭緒愈亂加以蠹役乘機侵欺小民逃亡相繼 國課必至大絀況民間止有此力併徵數年其輸納不加多帶徵一年其輸納不加少而分年帶徵則官免畏顧考成那新補舊之弊民免累日

並比荒廢農桑之苦所全實大也懇將民欠地丁錢糧俯照漕項一例於康熙二十四年起分年帶徵以紓民困又念數年中疊遭水旱人多逃亡牽連親族者有之遺累鄰戶者有之所謂有糧無田有戶無人者實亦不乏儻蒙概行豁免準自二十年後分年帶徵在民既無並徵之累在官又無虛懸之項云云

潛庵疏稿

疏言 聖駕東巡宿遷生員陸爾謐等以豁免暫加三餉失額丁銀失額糧地曠土虛懸四款具奏陳請令臣確查具題臣查暫加三餉一款卽係全書所載九釐地畝款項始於明萬歷四十七年加徵而宿遷派銀至四千三百兩零該縣地畝非濱河傍湖卽砂礫斥鹵不但淹沒之地望涸無期卽升科之田亦荒瘠難墾且田

抄磔難剋既經道府查明當一並題請豁免庶包賠之累盡釋積
年之困頓除

疏言蘇松土隘人稠一夫所耕不過十畝而倚山傍水旱澇難均
卽豐稔之歲所得亦自有限而條銀漕白正耗以及白糧經費漕
贖五米十銀雜項差徭不可勝計而仰事俯育婚嫁喪葬舉出其
中終歲勤動不能免鞭扑之苦蘇松與常鎮嘉湖壤地相接而賦
額輕重懸殊卽江浙閩楚並號財賦之鄉區區兩府田不加廣而
當大省百餘州縣之賦民力所以日絀也 本朝定賦悉照萬厯
年間則例盡革明末無藝之徵近年因時制宜如白糧經費運軍
行月永折扣價等項載在全書其官收官兌之法最稱便民然亦

因前明賦重役繁以耗作正不得已爲此補救之計而民力則已殫矣順治初錢糧起存相半考成之例尙寬後因兵餉急迫起解數多又定十分考成之例一分不完難違部議以四十餘萬錢糧之州縣至於小縣錢糧不上數千或僅一二萬者一例考成官吏顧惜功名必多苟且之計或以存畱而抵起解或以此項而借彼款或以新糧而抵舊欠參罰期迫則以欠作完賠補維艱又以完爲欠百姓之脂膏既竭則有司之智勇俱困前途之功名絕望則官箴之砥礪難期吏治人才皆足惜也積欠年久惟待 赦獨然與其 赦免於追呼既窮之後何若酌減於徵比未加之先至蘇松版荒所在都有臣嘗委官履畝踴勘非盡石田不可耕也祇因

田不抵賦力難任役一日逋逃數家株累小民畏懼不敢承佃儻
蒙 恩賜寬減孰不踴躍復業數年之後按畝升科將見田額漸
增 國賦日裕是謂無益之虛額而收墾田之實課也懇將蘇松
錢糧各照科則量減一二分定適中可完之實數再將科則稍加
歸併使簡易明白便於稽覈庶幾野無不耕之土戶無不完之租
矣

疏言驛站之設所以通 命令而速章奏也臣屬驛遞衝繁淮揚
徐等處復多荒缺向例災荒蠲停不敷之項按年查明缺額數目
於司庫撥給造冊咨部覈銷惟查司庫支領不便者有四藩司駐
劄蘇郡而淮揚等屬近者五六百里遠者千餘里往返既勞跋涉

卽隨到隨發當亦浹月經旬夫馬嗷嗷豈能懸待不便一也驛官
每日應差勢不能親身赴領或委家屬或遣衙役所委之人豈能
忠信無欺或借使用以侵漁或假水腳而挪空不便二也司庫撥
補一應錢糧臣雖再三嚴禁不至扣剋需索然藩司事務繁重覺
察難周投批領文之間保無胥役作奸指勒以使費之厚薄爲給
發之遲速者乎不便三也司庫原款往往有屬解不前不能按年
按款有以別年之銀而撥此年之用有以此項之款而應彼項之
需部臣覈駁完結無期不便四也查河工錢糧凡荒缺不敷銀兩
得於起運銀兩就近撥補今驛站雖不敢比例河工亦係按日給
發萬難缺少之項應請照河工例卽於本州縣地丁實徵銀內就

近撥足如本州縣蠲免不能足額卽於附近鄰封應解裁站銀內
按數協抵既免縣驛解領守候之苦且省牽混覈駁之繁一舉而
數善備矣

潛庵疏稿

公生平以誠正爲本以忠孝爲先及莅任後罔非以體諸內者行
諸外平易確實正己正人恆相戒不得受所屬餽遺京朝官使過
者皆毋敢有括索見屬吏必詳示以持身行政忠君愛民之義

中州道學編

下河之患固在海口壅塞然海口之塞非在近年祇因上流不治
河淮失其故道漕隄潰決因而閘壩多開止求洩上流之水以安
暫時之漕不爲水求歸宿之處遂以淮揚七州縣城郭田廬爲巨

之計也今欲閉漕隄之壩必先閉高堰之壩高堰之壩不能全閉欲閉高堰六壩之二三必先塞黃河南岸之閘壩黃河南岸有毛城鋪北岸有大谷山徐城可無患矣王家山一路減水閘壩不可稍閉免洪澤湖之泛濫墊淤且畱以蓄水刷沙乎自碭山以下至清河南北減水壩三十餘座水分則流緩流緩則沙停將來正河運道不有淤塞之慮乎又印川之減水壩比隄稍卑二三尺耳今與地平矣昔云歸漕者常盈今何能盈乎此上河之可慮者也至下河工程當在范公隄外非壩水所能到也但於石碓丁溪等口開通一二處則浮水可去內地水當漸淺河湖舊形當漸露再尋訪所謂射陽德勝平望喜鵲諸湖舊迹而以閘壩之水開引河以

歸之再由湖歸河以入新開海口條分縷析脈絡分明卽大禹治水不過如此若曰一開海口而下河遂爲平陸焉萬萬無此理也

書
公嘗言任方面時居官行政只遵甯陵呂叔簡實政錄行之不盡茶餘客話

吾之身天寶生之無一體之不備吾之性天寶命之無一理之不
全吾性實與萬物爲一體而民胞物與不能渾合無間焉吾性未
盡也吾性實與堯舜同量而明物察倫不能細大克全焉吾性未
盡也吾性實與天地合德而戒謹恐懼不能如乾健不息焉吾性
未盡也 序

問喜怒哀樂未發曰當於人欲盡時驗之又曰先儒教人看未發前氣象正是教人下手做工夫最親切處

心中有趣纔樂此趣從不愧不忤而生不愧不忤從戒慎恐懼而出學者先有用力處後有得力處

人爲一善事則心安而體舒爲一不善事則心不安而色媿可見人一身內渾是天理此便是人性皆善

語錄

道光三年奉 旨原任尙書湯斌學問精醇順治年間有 旨褒其品行清端康熙年間有 旨稱其老成端謹至其政績卓著廣行教化舉善懲貪興利除弊其他奏議忠告讜論剴切詳明正色立朝始終一轍所學主於堅苦自持事事講求實用著書立說深

薛篤實中正和平洵能昌明正學遠契心傳著從祀 文廟以崇
實學而闡幽光

右政學錄陸言輯

湯先生諱斌字孔伯號荆峴晚號潛庵歷官工部尙書少不好弄
稍長益勵於學於書無不讀而尤好習宋諸大儒書嘗謂宋以前
儒者患不知道今諸儒之說備矣苟好學深思人人可得第患不
力行耳今雖橫說豎說何曾一語出古人範圍言愈多而道愈晦
語愈精而行愈僞孔子辨爲己爲人於訥言敏行而致意焉真救
世良方也欲摘周程張朱五先生要語爲後學津梁謂於此精思而
力行之雖爲聖人無難所摘雖未就意固有在矣其蘇州府儒學

碑記有曰國家興治化在正人心而正人心在崇經術漢儒專門名家師說相承當詩書煨燼之餘儀文器數之目刪定傳授之旨猶存什一於千百且其時選舉不以詞章通經學古之士皆得上聞朝廷定大議斷大疑博士據經以對故其時士大夫勇於自立無苟簡之心孝弟廉讓之行更衰亂而不變此重經之效也其後虛無寂滅之說盛聲律駢儷之習工而經學荒矣宋濂洛關閩諸大儒出闡天人性道之源流故天下知性不外乎仁義禮智而虛無寂滅非性也道不外乎人倫日用而功利詞章非道也所謂得六經之精微而繼孔孟之絕學又豈漢以後諸儒所可及歟宋史道學儒林釐爲二傳蓋以周程張朱繼往開來其師友淵源不可

與諸儒等耳而道學經學自此分矣夫所謂道學者六經四書之旨體驗於心躬行而有得之謂也非經書之外更有不傳之遺學也故雖經書而言道此異端之所謂道也外身心而言經此俗儒之所謂經也宗洙泗而禰洛閩人心之所以正也家柱史而戶天竺世道之所以衰也今 聖朝尊禮先聖表章正學士子宜知所趨向矣吾恐朝廷以實求而士子終以名應也苟無鶩乎其名而致力於其實則亦曰躬行而已矣故學者必先明義利之界謹誠僞之關則貧富貴賤之非道不處不去必劃然也造次顛沛死生禍福之間不可移易者必確然也毋爲枉尺直尋之事毋作捷徑苟得之謀甯拙毋巧甯樸毋華甯方毋圓戒懼慎獨之功無時可

問子臣弟友之職不敢不勉不愧於大廷亦不愧於屋漏如此則
發爲議論自能息邪距諛而鄉愿楊墨之教不得騁也出爲政事
自能尊王黜霸而管商申韓之政不得施也其斯爲真經學其斯
爲真道學也已否則剽竊浮華苟爲譁世取寵之具講論踐履析
爲二事卽誦說先儒世道亦何賴乎又嵩陽書院記有曰中庸之
博學將以篤行也顏子之博文將以約禮也大易之窮理將盡性
而至命也大學之格物將以修齊治平也今滯事物以爲窮理未
免沈溺迹象旣支離而無本離事物而言致知又近於墮聰黜明
亦虛空而鮮實學路久迷習染日深偶爾虛見未爲真得非默識
本體誠敬存之縣縣密密不貳不愆前聖心傳何能會通無間故

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嗚呼豈易言哉觀此則先生之言之教專主程朱無疑也或謂其上孫徵君暨及荅褚懷葛張仲誠顧亭林等書皆以陽明與朱子並論而志學會約有致良知爲聖學真脈之語蓋先生師事蘇門初不欲顯違其師若友而及其久而悔學而成也則純乎程朱矣其荅陸清獻書曰竊嘗汎濫諸家妄有論說其後學稍進心稍細甚悔之反復審擇知程朱爲儒之正宗欲求孔孟之道而不由程朱猶航斷港絕潢而望至於海也必不可得矣故所學雖未能望程朱之門牆而不敢有他途之歸若夫姚江之學嘉隆以來幾徧天下近年有一二巨公倡言排之不遺餘力姚江之學遂衰可謂有功於程朱矣僕之不敢詆斥姚江者

非篤信姚江之學也非博長厚之譽也以爲欲明程朱之道者當
心程朱之心學程朱之學窮理必極其精居敬必極其至喜怒哀
樂必求中節視聽言動必求合禮子臣弟友必求盡分久之人心
咸孚聲應自眾卽篤信陽明者亦曉然知聖學之有真也而翻然
從之僕已衰暮學不加進實深自愧惟願默自體勘求不愧先賢
或天稍假以年果有所見然後徐出數言以就正海內君子未晚
此時正未敢漫然附和也今天下真爲程朱之學者舍先生其誰
歸故僕將奉大教爲指南焉是則先生不主陽明可知矣而後之
稱先生者乃謂其初用陽明良知之言以立根腳陽明頓悟何根
腳之有不細讀先生之遺藁而妄加指議先生有知未必受其誣

也先生與朋友講習以相觀而善爲主未嘗立有宗旨爲人指授
晚在 經筵志存啟沃雖有撰述惟求所以發明聖賢指趣感格
兩宮聽聞齋戒悚惕未敢一言出於矜炫也初出爲潼關道副使
移嶺北道參政乞假養親里居二十年以薦舉復起由侍講洊擢
右副都御史巡撫江南擢禮部尙書調工部尙書先生潛心聖賢
之學盡性至命一以誠正爲本一以忠孝爲先尙力行不尙講論
觀其事君臨民知其學之所得者深且粹也正無事於言語文字
也子溥字元博能繼其學弗替

右學案唐鑑輯

仁豐夙好程朱深談性理所著幾暇餘編其窮理盡性處雖夙儒

者學莫能窺測所任李文貞光地湯文正斌等皆理學者儒當出
理學真偽論以試詞林又刊定性理大全朱子全書等書特命朱
子配祀十哲之列故當時宋學昌明世多純儒者學風俗醇厚非
後所能及也

湯文正公斌撫吳時以清介自勵敦厚風化其下屬有貪酷者皆
善爲勸勉其不改者始以法懲之郭總憲琇時任吳江令以貪黷
聞公檄至省教以貞廉郭曰琇所以貪酷者以供前任某撫軍之
慾故也今公旣以清廉自矢請寬一月之期如聲名猶若昔請公
立置典刑可也歸自洗其堂廡曰前令郭琇已死今來者又一郭
琇也其政治爲之一變公首薦於 朝後卒爲名臣徐中允沂旣

殉明節其子俟齋昭法不仕 本朝隱於支硎山中公重其品屏
除騎從徒步訪之俟齋辭以疾公徘徊門外久之始迎入待以粗
糲公爲之醉飽時人兩賢之 仁皇帝初南巡公引 駕自盤門
入以爲吳郡中最冷落者曰無得使 上知吳奢蕩有損 聖德
又請免漕糧數千百石吳民至今感之時納蘭太傅明珠掌朝柄
前撫軍某歲以萬金餽之以爲常公終年不投一刺明銜之會立
東宮明告 仁皇帝曰前星春秋方盛不可不以正人導之如湯
某其選也 仁皇帝允其言遂 召公以尙書銜守詹事府事入
輔 東宮公素嚴正入 朝多所建白人爭疾之嘗待漏朝房眾
方促膝歡語見公至皆鳥獸散終日無一人對語者公笑謂人曰

吾今入陞人國矣明猶恚怒不釋命翁尙書叔元明章劾之 上
知其忠故優容之一日赴黃木廠查木歸晚猶健飯如常次早猝
然薨人以爲明遣人陰酖之也

右錄宗室昭榘撰

睢州湯潛庵先生以江南巡撫內遷大司空其歿於京邸也同官
唁之身臥板牀上衣敝藍絲襖下著褐色布袴檢其所遺惟竹筭
內俸銀八兩崑山徐大司寇賻以二十金乃能成殯其清介若此
而生前猶有以僞學劾之者獨爲君子不其難乎

右人史吳翔鳳撰

湯文正公旣官參議康熙己未舉鴻博 召試授侍講命錄平日

詩文進覽首篇係 親耕籍田頌 上肅然改容曰此 世祖章
皇帝時事又閱詩至末首有年老才將盡憂多道轉親之句 上
佇思久之曰何謂憂多道轉親對曰臣幼遭亂離半生在憂患中
嘗隨事體認於道轉覺親切詩辭粗拙不勝惶恐 天顏和霽從
容顧問甚詳一時咸歎優禮儒臣爲 國家盛事

右記余金撰

左庶子湯潛菴夢登高山忽一人自後越之湯繼之至山巔一室
壁上懸麻姑仙壇記既覺不知所謂癸亥臘月閣學缺特用右庶
子王儼齋鴻緒甲子二月閣學復缺湯遂繼擢上官日適某督撫疏
內有蔡姓名經者宛平王相公笑云蔡京宋奸臣胡同其音高陽

李相公曰此乃麻姑仙壇記中蔡經耳湯聞之悚然事之前定如此

上宣諭湯侍讀斌令進所著詩文且蒙 召對中有王守仁論一篇 上閱之問湯意云何湯因對以守仁致良知之說與朱子不相刺謬且言守仁直節豐功不獨理學 上首肯曰朕意亦如此

右池北偶談張維屏錄

湯文正公斌巡撫江蘇常熟翁叔元以事請託不遂旋爲大學士納蘭所嫉攻以僞學及湯公卒方苞請從祀孔庭叔元時爲尙書又以著述尙少阻之至乾隆四十六年尹嘉銓復請從祀 高宗純皇帝因理密親王獲戾事偶未聽允至是始從祀蓋道隆必彰

論久必定也竊嘗考古今從祀之典始於唐代然所祀唯經師不
拘素行之純駁由宋迄明則多取空談性命事業不著之人論者
皆不滿焉我 聖祖仁皇帝獨具卓識首以范仲淹從祀 世宗
憲皇帝復以諸葛亮陸隴其等從祀 高宗純皇帝復以吳澄從
祀太學 今上御極之二年既以劉宗周從祀茲從通政司參議
盧浙之請復以湯斌從祀仰見 聖 聖相承崇儒彰教遠邁歷
朝而此諸儒之得邀鉅典實皆言醇而不迂行卓而可考非歷朝
濫祀者可比而湯公尤爲昭代諸儒之冠宜乎請者接踵也乃或
謂陸公篤信程朱固無遺議劉湯二公則皆出於新建新建則出
於金谿列之從祀未免啟天下棄朱從陸之端不知二公雖尊新

建而能取程朱之長補陸王之短以各成其所學而發爲峻偉之
事業未可執薪傳以議之也且陸王曷嘗有弊而弊乃其末流程
朱固爲最醇而醇亦當善學儻未能深造自得則無論學朱學陸
均有愧於聖人自乾隆中葉以來天下狃於辭章訓詁時文之學
程朱陸王概置不講益理學之荒蕪久矣茲得 聖天子累年修
從祀之典作之於上有志之士必多聞風而起者然朱陸以後埋
學易明講學者不難於善言性天而難於交修出處從祀者不在
淵源之辨別而在踐履之真醇鎔故不揣樗昧因湯公而附論之
如此

右書從祀錄後尚鎔撰

崇明縣學兩廡先儒中湯文正公栗主時有疏闕蓋五通神爲崇
民間被崇之家輒將公栗主私自移請供奉則其崇自絕見俞氏
耳郵錄按公撫吳時禁絕淫祀驅攘左道當時淫昏遁形或以海
外爲淵藪而數百年後精靈灑氣猶復赫赫如斯吁可敬也

右紀聞陳康祺撰

匡時有用矣
卷四十一

三

國朝書獻類徵初編卷四十九目錄

卿董九

達哈塔

項景襄

王稱

張問政

瑪爾漢

史大成

李贊元

王澤宏

子材任

嚴沆

子曾榮

梁鎡

王遵訓

楊爾

陳啟永

補錄

李贊元

嚴沆

人妻有示老
名曰一才

--	--	--	--	--	--	--	--	--	--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四十九

通奉大夫前署江西巡撫江西布政使司布政使湘陰李桓輯
卿貳九

達哈塔

達哈塔滿洲正白旗人姓佟佳氏 世祖章皇帝順治九年繙譯
進士分內院學習十三年授國史院侍讀 聖祖仁皇帝康熙三
年遷弘文院侍讀學士九年十月定內閣翰林院官制令以內閣
撰文中書舍人兼太常寺卿十年正月改翰林院侍讀學士十二
年十月遷太僕寺卿十四年游遷太常寺卿通政使司通政使都
察院左副都御史十六年五月授兵部督捕左侍郎十八年三月

京察以才力不及降調十月左都御史魏象樞疏薦達哈塔清謹
自守四壁蕭然人有醇樸之風行無奔競之習疏下部議候四品
卿錄用二十二年九月補通政使司左通政十月仍授兵部督捕
左侍郎二十三年八月諭之曰朕以爾素有操守簡任侍郎近
見督捕事務尙多弊端旗下人無不怨言若但守己廉潔而凡事
不能肅清究竟何益嗣後爾當嚴率屬員勉力釐剔以副委任之
意九月調吏部左侍郎管右侍郎事十二月擢左都御史二十四
年四月九卿以靖海將軍施琅奏定沿海各港門出洋船數人數
及閩海關監督伍什巴奏給貿易捕魚各船照票增設抽稅衙署
等事分析議入命達哈塔往福建會同施琅定議還奏海禁旣

開應聽商賈貿易小民捕魚勿限人數船數無篷桅船仍令地方
官查驗於有篷桅船由監督烙號給票徵稅其營船按汛防守不
許越界攜貨廈門南臺各設抽稅衙署並分撥哨船於沿海隘口
二十餘處巡行查驗九月擢吏部尙書二十六年三月監修賦役
全書先是戶部以舊刊賦役全書所載錢糧尾數在絲忽杪撮以
下者繁冗易滋弊竇請增入勺內重編簡明新書給事中楊周憲
言名爲簡明實滋紛擾下廷臣詳酌既定議 召詢九卿科道意
見同否達哈塔奏錢糧事臣不能洞悉今仍存絲以上之數但刪
忽以下之數綜計所刪銀僅數千兩而檔冊簡明易覈臣等故同
一議 上曰朕原不惜刪去些微錢糧但論有益於民否耳尙書

李之芳給事中任辰旦御史錢瑀相繼奏檔冊簡明吏胥不能作
弊實有益於民遂以刑部侍郎蘇赫副都御史胡昇猷光祿寺卿
龔佳育會同戶部監造至是達哈塔奉 命同尙書王日藻監修
四月以雨澤愆期 詔同大學士勒德洪余國柱等清理刑部獄
囚時尙書湯斌少詹事耿介等爲皇太子允初講官達哈塔奉
命與湯斌耿介並輔導皇太子六月以講書失儀三人俱罰俸達
哈塔奏言臣奉 命輔導東宮誠欲竭力自效恪共厥職柰賦性
愚拙動輒愆儀數日之內負罪實多以湯斌耿介尙不能當輔導
之任況庸陋如臣敢不卽請罷斥下部察議以輔導東宮爲日未
久遽自請罷規避圖安應革職得 旨寬免是月正白旗驍騎校

阿齊尼叩 開控訴本旗都統馬哈達與原任征南大將軍賴塔之子誇色孫福保等朋謀誣陷事 上命達哈塔勒訊 諭之曰 馬哈達係爾族姪誇色亦爾親戚爾素稱鯁直自能秉公審斷七月奏阿齊尼初以家丁瑄齊作滿洲告馬哈達准令披甲嗣爲佐領福保舉首瑄齊係漢人不應披甲馬哈達據詞牒部阿齊尼懷恨控告 上以所奏含糊令再審復得瑄齊實係滿洲馬哈達偏聽福保誣坐阿齊尼誑與披甲狀請革馬哈達福保職並以前審未得實情自請議處吏部議達哈塔徇庇馬哈達福保應革職詔從寬改爲降五級畱任八月卒於官年五十有五

右 國史館本傳

項景襄

兵部侍郎眉山項公墓在杭州府某縣某鄉公歿於位素施還里
孝嗣篤終謀兆升新九稔龜筮協習日月吉良乃窆乃窆蓋其慎
也以其同縣吳徵君農祥狀來乞銘公科名齒望皆在於前而與
余忘年分相兄弟自余通籍留京師第未嘗不日夕相往還也詞
林故事後進謁先生長者逡巡退讓唯諾甚謹公性嚴峻爲館中
敬憚獨與余親暱嘗曰錢受之師事繆西溪兄事文文起吾與君
豈以衙門禮相束縛哉卒之日將如射圃監試武士邀余過邸舍
一晤騶從在門方食疾作余馳詣之而復者已升屋矣至今思之
猶餘痛也公才高而學富博通今古用以經世務不爲詞章之學

尤明 本朝典故及一切文武銓除條格典禮錢穀軍政刑罰有
與革輒手自細書卷帙盈尺悉能默識嘗語人曰學貴適用耳卿
等老死只守兔園冊子何益願以余之弁鄙聞余言卽心賞余亦
時時從公訪問當世事舉錯所先後甚相得也公軀餘修偉聲若
洪鐘居恆抵掌談笑激昂慷慨四座動容生平善飲酒以千鐘百
觚自豪酒深彌復溫克時論宜公輔者於公必屈一指乃位止於
貳卿數止於中壽故其所樹立未究其所蓄積也公諱景襄字去
浮眉山其別號杭州錢塘人其先自汴徙不知其初徙世數曾祖
考諱科祖考諱士升皆不仕考諱大章 封翰林侍讀學士母王
氏 贈宜人 生五子公其仲也順治辛卯舉於鄉壬辰會試中式

又三年 殿試 賜同進士出身選庶吉士授內弘文院檢討充
日講官服除還職轉侍讀復爲日講官升侍講侍讀學士 冊立
東宮 覃恩加一級設東宮官由少詹晉詹事擢內閣學士兼禮
部侍郎除兵部右侍郎爲經筵講官卒歷三十年侍從 兩朝秉
筆纂修進講經筵前後稱 旨拜賜優渥副武會試總裁有 詔
舉博學鴻儒公舉處士應搆謙李因篤等應 詔搆謙徵不起因
篤卒以母老辭官人以公爲知人公治事精明果毅片言立斷凡
朝廷有大議以爲不可必力爭之康熙十八年夏刑部欲改五
流之條應遣者無論遠近一概戍烏喇公時在內閣爭之不得其
年冬星變陳言已副夏官與司寇魏公象樞宮詹沈公荃及御史

蔣伊等又特言烏喇事不可行竟乃從之武定公之總督兩浙也上言大兵所俘獲多浙東人賊所蹂躪之餘賊去見俘宜加憐憫奉旨詰責下廷臣議僉言非所宜言當罷公獨明其無罪議兩上上亦意解竟從後議先是有旨許濱海民以二百石船沿海捕魚東撫欲禁其蓬桅違者坐以通海賊公又爭之曰二百石船非蓬桅不可行許其捕魚而禁其蓬桅犯者必眾是餌而阱之也議遂寢且著爲令耿精忠平朝議以閩浙戍卒互更浙鎮帥請割杭州城東地安置閩戍來者公又爭之曰一城例不得立兩營不可許鎮帥復請拓營旁地以處之公又力爭曰閩以二旗來浙以二旗往數正等耳何患無所居乃妄請爲卒得不許江右

凱還之師道棄所俘良人議者令有司解部聽遣公曰果良人也立遣猶以爲遲願使往返數千里填溝壑自今所在地方審明卽遣不必解部温台之民來京取贖其子女者三十九家主者難之公曰此皆良人驗地方官印結宜卽遣他所俘良人視此皆從之公言論見之施行其大者如此其他從容諷議於殿陛者不可得而悉稱也大同賑饑議開捐事例欲使京察大計罷譴者一體捐復及一切筆帖式捐資皆授縣令時舍弟爲臺長力持不可惟聞公於眾論誼厯中獨言憲長議是議兩日乃定公起慷慨對眾揖舍弟曰爾公爾侯子孫保之羣議者環視皆懼然公不願也嗚呼公歿已數年於茲矣今天子嚮意唐虞之治法古疇咨期大

臣矯矯風節者虛公卿之席以待之若公者豈非其人哉公卒於康熙二十年某月某日年五十有四以二十八年某月某日葬娶董氏某官之女封宜人子四人灝候選教諭溶泓俱太學生俱董宜人出淞太學生側室侯出孫男三人檜棟楨孫女二人婚嫁皆名閥公多陰德必有後故四子者皆才銘曰

踰艾而死壽豈折而摧夏卿之貳官不可謂卑言爲律令夫豈無所施而世之所望於先生者不止於斯以俟汗簡徵此銘詞

右墓誌銘徐乾學撰

時閩浙海寇未平山東巡撫慮漁戶通寇欲禁蓬桅肩山力爭曰山東與閩浙不同閩浙海無礁寇來往易故禁捕魚東海多礁寇

不敢入既奉
旨許捕魚海舟非違桅不行今禁蓬桅是絕民命
也由是得免

右杭郡詩輯張維屏錄

日本書紀卷之六十一

十一

王綱

先生諱綱字燕友號思齡廬之合肥人也系出晉太保後父修齡公諱某舉先生最晚先生生而穎異一目輒十行下比長博通經史旁及騷賦諸家尤邃於易學使者至連試五藝立就拔之冠軍隨食餼充明經首選順治戊子舉於鄉壬辰以壁經魁禮闈射策殿廷以進士高第授刑部四川司主事歷河南司員外福建司郎中凡三載精研律例平反一準於法世祖章皇帝雅重其才調兵部督捕司郎中司既新設逃案山集株連者尤眾先生句稽疏豁滯獄一清天寒給湯粥絮席捐俸資流人所全活不可勝計至今誦遺愛焉乙未復巡方妙選曹署表著之士充其使典至嚴

重先生時爲樞曹所爭畱而廷論急才遂以風望擢第一拜巡
倉御史時當積弛之餘奸弊叢集先生一以剔釐振刷爲任卽尤
胥巨猾屏懾不敢出氣旗丁由是一甦重困而輓輸倍捷於往時
所條奏悉中機宜特蒙嘉獎差竣以稱職註上考升通政使司
右參議加一級蓋異數也先生居喉舌之司一唯勤慎出納封駁
尤嚴正得大體踰年請假遷葬今上御極之三年補故宮尋轉
左恭遇親政覃恩又加一級殆駸駸通顯矣然先生憂生感物
憔悴時形於色又事無鉅細必以躬親其勞瘁特甚方旦夕請告
賦歸去乃一疾竟至不起易簀之夕自書德業不立草木同腐袞
袞諸公孰與千古絕筆而逝時康熙八年九月二十七日也享年

五十有七著有詩文若干卷子某某皆世其業先生性靜深端
潔毅於有爲旣以風采吏治受知 先皇帝益復厚自剋勵以名
儒純臣自期許退朝之暇坐卧一編無閒寒暑至於起居簡淡布
蔬蕭然雖布衣老衲弗過也晚年尤篤志理學嘗云心如明鏡止
水纔著一外誘之跡便是黜污便是風波又云主靜容有不敬處
主敬決無不靜處只體貼動容周旋中禮一語便知其工夫嚴密
如此嗚呼先生位不稱學年不稱志而遽齋懷以歿豈不重可傷
耶予楚迂人也乙巳之夏先生因子齊年友李子湘北識予於朝
班先生不予棄時過子邸晤語移晷其意頗以予爲可與論學也
者而予遂以猥稱先生忘年交蓋自是把握凡五載餘方日冀先

生麗澤之及以交勉於成也而先生竟逝矣則予之傷心寡助致
慨於斯道之淪落也抑又何能已哉先生遺命長君某必屬予誌
其墓會予抱病未之應宗伯龔公已爲之予固不忍先生之生平
久而或湮又終不敢負先生屬筆之言謹撮其梗概以俟後之君
子焉

右傳熊賜履撰

張問政

張問政漢軍鑲白旗人順治九年由貢生授直隸唐縣知縣十三年行取以御史用十五年八月補河南道御史十一月命巡按廣東十六年九月疏言廣東煙瘴之域文武視爲畏途致委署濫而吏治日淆查衛所守備千總屯糧責任攸關見在部選到任者十八員未到仕者一員委署者十六員至香山等十五所則見缺無官請 敕部將選補各員早令赴任庶委員可撤軍糈不誤又疏言兵以衛民民以養兵廣東兵驕潮州駐防爲甚一年兩次戍守倏換倏更兵民日成水火鎮臣許爾顯莅任後約束嚴明兵民相帖臣抵潮郡士民懇留該鎮皆謂防兵少一番更換民獲無窮

休息是知該鎮久駐不但潮民稱便凡經過州邑並受其福見經
平南王尙可喜題定一年一換請嗣後三年一換以綏靖地方均
下部議行十七年四月疏言鹽餉關係軍需分毫難容逋欠查富
賀一埠餉納廣東商居廣西營商張標等倚總兵馬雄勢逋餉三
年致鹽道鹽司莫可追求在張標等固法無可貸而馬雄以封疆
大臣庇奸抗課祈 敕部嚴追以懲積玩得 旨張標等提問馬
雄降一級畱任康熙二年 命巡視兩淮鹽政尋奉 旨內升以
正四品銜食俸借補湖廣道御史十二年六月遷光祿寺少卿八
月轉大理寺寺丞九月遷大理寺少卿十八年五月遷太僕寺卿
七月遷通政使八月擢工部右侍郎疏言前因兵餉不繼開例捐

納道員以上定例不准捐復獨廢黜知府許援例復職自開此例部選選職不一其人有甫經革職卽納銀候選者名爲急公實則馳心名利之場借此營私取償於下吏及百姓耳雖未敢必其全屬不肖然前無可取後復何效貪污旣足敗檢庸懦亦堪誤事請嗣後降調知府援例復職試其才猷量予同知等缺三年無過方予升轉其革職知府祇許降捐同知旣不沒急公之義復不輕方面之任飭官方清吏治似爲有益部議知府係州縣表率其因公降級者仍准捐納還級以原官用因私革職改不准捐從之十九年因病乞休諭解任調理三十年卒賜祭葬如例

右 國史館本傳

國朝文獻通考卷之四十五

七

瑪爾漢

瑪爾漢滿洲正白旗人姓兆佳氏由順治十一年繙譯舉人授工部七品筆帖式累遷內閣侍讀刑部員外郎 聖祖仁皇帝康熙十三年陝西提督王輔臣叛應逆藩吳三桂 上命揚威將軍阿密達自江甯移師往討瑪爾漢隨征署驍騎參領十四年四月同副都統鄂克濟哈穆舒琿等由涇州進剿連破賊寨斬級數百復甯州城十五年六月撫遠大將軍圖海統兵圍平涼王輔臣降瑪爾漢還京十二月圖海請調涼州甯夏固原諸鎮兵進定興安漢中 上命副都統烏丹同瑪爾漢赴諸鎮經理征調事並詢緩急機宜甘肅提督張勇言興安漢中山峻路險運糧維艱宜暫緩進

征 上是其言令圖海駐守鳳翔秦州諸要隘分兵遣助湖廣大軍 命瑪爾漢隨征南將軍穆占規復湖南十七年授監察御史仍畱軍營十九年穆占進征貴州二十年進征雲南瑪爾漢俱隨征得功牌十有二副追論湖南諸將不力援永興致將士損傷罪瑪爾漢抵銷功牌九二十年 命巡視河東鹽務會御史許承宣羅秉倫先後劾奏前任山西巡撫圖克善勒令平陽府所屬十三州縣增報鹽丁加課累民事下巡撫穆爾賽會同瑪爾漢確覈遂覆奏虛報一萬七千餘丁應豁免此後課銀一萬五百四十餘兩得 旨允行二十五年以審理歸化城都統固穆德罪案不實降三級調用二十六年補理藩院司務尋遷戶部郎中三十三年四

月遷翰林院侍講學士七月擢兵部侍郎三十五年 上親統大軍由中路征噶爾丹 命瑪爾漢經理驛站劄土木遇西路軍營奏報本章遞送 御營是年八月以解送軍營馬匹在蒙古地方牧養瑪爾漢不遺蒙古司員監視致疲斃者多部議革職 命從寬畱任三十八年六月擢都察院左都御史十月遷兵部尙書尋充經筵講官兼議政大臣四十三年三月 上諭八旗都統曰聞京城就食之民近自河間遠自山東已於五城給食恐尙未徧及著八旗各於本旗城外分三處煮粥派家計殷實家人眾多之大臣監散凡就賑之民病則醫治歿則棺殮給粥時各清晰識認務吏周徧於是瑪爾漢同內大臣佟國維明珠阿密達等並奉

命監賑四十六年調吏部尙書四十八年正月以老疾乞休 允之五十七年十二月卒年八十有五遺疏上得 旨瑪爾漢宣力年久素著勤勞前以衰老乞休冀其善加頤養准予解任茲聞溘逝深爲憫惻下所司議卹 遣內大臣侍衛往奠 賜祭葬如例 世宗憲皇帝雍正八年六月 諭閣臣曰原任吏部尙書瑪爾漢爲人謹慎小心老成忠厚在 聖祖仁皇帝時宣力多年完名引退中外皆稱爲善人著加贈太子太傅賜祭一次以示朕眷念耆舊之意是年八月 詔建賢良祠以大學士圖海都統齊塔尙書顧八代等與瑪爾漢並入祀今上乾隆元年 詔九卿覈議已祀賢良諸臣之應追諡者列奏 賜瑪爾漢諡曰恭勤

右 國史館本傳

瑪爾漢滿洲正白旗人順治十一年試八旗通滿漢書能繙譯者
瑪爾漢名在選中補工部七品筆帖式累升刑部員外郎康熙十
三年吳三桂耿精忠反 命將分道進剿選八旗勇略之士從征
瑪爾漢自請從軍因隨定遠大將軍安親王岳樂南征十四年隨
副都統鄂克濟等破江西甯州賊於東大山寨十七年卽軍前升
監察御史二十年隨征南將軍穆占破賊於貴州平越府進圍雲
南平定逆孽吳世璠並有功大將軍貝子章泰屢遣入京奏事皆
稱 旨賞資踰等二十一年 命巡視河東鹽務贈遺屏絕以清
節聞明年給賑山東復往關東船廠督驛站兵役墾種坐事左遷

理藩院司務三十一年隨大學士索額圖等往鄂羅斯定邊界以
理諭其國王辭旨明辨國王折服厚餽之辭不受乃解佩帶鐘表
贈焉歸而奏 聞 聖祖嘉其能累升翰林院侍講學士兵部侍
郎三十八年晉兵部尚書充經筵講官議政大臣四十六年轉吏
部尚書以年老辭職五十七年卒 賜祭葬如例雍正八年 世
宗念瑪爾漢謹慎老成加 贈太子太傅乾隆元年追諡恭勤

右 國史賢良小傳

史大成

公諱大成字及超號立菴始祖詔由溧陽遷浙之鄞縣詔舉八行
以母老不就徵累贈太師一傳爲樞密公才再傳爲朝散大夫浚
又十餘傳爲祖諱德孝考見峯公諱起楊哲 贈資政大夫禮部左
侍郎兼翰林院學士祖妣徐氏妣李氏俱 贈太夫人見峯公有子
二公其長也公生而穎慧絕人嗜讀書攻苦無閒寒暑順治甲午
舉於鄉熊鍾陵先生時典浙試甚相器重以公輔期之明年成進
士讀卷者擬置第三 世祖章皇帝閱公卷曰文氣光昌字法敬
慎必端人也 賜第一人及第授修撰充日講官嘗 召對講周
易及便殿賦詩作書 賜蟒三襲禮意優渥尋丁內外艱 今上

御極之六年升侍讀晉侍讀學士充經筵講官直起居注陟內閣
學士兼禮部侍郎轉禮部左侍郎兼翰林學士每朝審會議眾
論紛紜公以數語折衷之盈廷推服一同官有欲裁孝子節婦廩
給者曰彼自分內事何與朝廷公徐曰然則爲子不孝爲婦不
節亦何與於朝廷而必以法繩之耶議遂寢又請停學使者解
卷以清陋規遂著爲令人士尤稱頌之蓋公生平以振興人材爲
己任嘗充戊戌會試同考官又主己酉武闈順天鄉試又丙辰知
貢舉充殿試讀卷官皆敬慎盡職號稱得人丙辰七月初二日考終正寢距
歸庚申 欽賜日講四書以康熙壬戌八月初二日考終正寢距
其生明天啟辛酉十月十七日享年六十有二公性至孝侍父疾

額天請以身代夢神語之曰汝父尋愈矣時值元日庭桂忽盛開
公取之以奉病卽霍然起戊戌讀書中祕見峯公家居病亟命公
繪其像以書貽京師曰吾病必不起見此如見汝父汝亦繪一小
影來吾朝夕亦如見汝也公得書號慟仆地欲告歸當軸以京官
未滿六年無請假例且新奉 旨復設掌院學士當俟之掌院莅
任之後公迫不能待遂抗疏以請卽獲重譴勿恤情詞剴切并以
父所繪圖獻奉 特恩許其終養及歸里而父見峯公已捐館辛
丑服闋因母病陳情撫軍以他故格不令上公戀戀無北上意遂
家居十年時 功令凡服闋赴補愆期者削籍公居恆自笑曰人
以吾爲官侍從不知實編氓矣及母卒復以內艱入告司勳始糾

察從前滯畱之故而已逢星變肆赦矣使太夫人之歿遲速或數月皆不免吏議其所以得全者實天祐純孝而適逢其會然公之心則已棄一官如敝屣也待諸弟友愛無間賙恤宗黨皆獲成立邑有東岡硯關七鄉水利公勸義修築人至今利賴之居家淡泊自甘少年茹素以延親算歷仕宦不改人傳以爲奉天竺教者非也臨終口占遺表以頭觸枕北向謝恩而逝元配費氏 誥贈夫人繼邵氏 封夫人繼李氏 封恭人子一卽在中國學生女二長適國學生張正簡次許字甯波府學生員謝緒顯孫一節潛十二月初九日葬公於某處嗚呼歲戊戌際可愛知門下今二十六年矣公有八行堂詩文行世而尤工制舉業凡通都大邑窮鄉

僻壤無不奉爲矜式而際可制藝謬繼其後世因有史毛之目然
自惟氣憊而詞費不能如公之天機流逸也昔蘇頌濱作歐陽公
神道碑距葬期已越三紀而公遺命卽以誌銘相屬在三之誼言
之淚潄潄下雖不文其敢辭哉銘曰

奕奕我公起家四明長才夙異弱冠蜚聲觀國之光日下無匹射
策大廷擢居第一帝奇公才恨相見晚曰予簡汝掌茲文苑
廷立朝端氣懽邪佞煌煌大典多公手定忠孝爲心富貴澹若東
山之卧難進易卻句章新阡馬鬣巋然簪笏藏是於萬斯年

右墓誌銘毛際可撰

李贊元

李贊元山東海陽人順治十二年進士改庶吉士原名立後改今名十三年三月世祖章皇帝簡庶吉士十三人爲科道贊元與焉四月授山東道御史九月巡視中城十二月疏言五城司坊不設番役未能巡緝賊盜今兵部所屬捕營既有兵丁巡緝宜令巡城御史按月點驗隨時稽察與兵部職掌不相妨而實相成疏下部議令捕營司坊協力巡緝兵部都察院各於歲底察覈十四年二月巡按湖北十六年十月巡視兩淮鹽課十七年二月疏言兩淮歲行一百八十三萬餘引數年來壅積二百三十餘萬課虧商困非附銷舊引於新引中則壅積如故定例每引行鹽二百斤今

宜令以新引二附銷舊引一每引加鹽百斤商不增運載之費課
得以新舊兼徵行至三年積引盡銷然後復歸正額庶商不困而
課亦不虧也又疏言鹽從滷煎鹽出則滷自減滷從下漬下重則
上自輕故火鹽出場前十日與後十日輕重不等鹽堆艙口艙面
之鹽與艙底之鹽又輕重不等舊有滷斤割沒之法每船一艙掣
驗一引多一斤罰銀三釐各引如數均罰所以防引外私鹽之弊
也自司掣各官借割沒之名任意索取商人因昂其鹽價每斤售
銀一分六釐官鹽貴則私販日多正引反滯應令自後掣驗簿冊
預用巡鹽鈐印有無益斤隨掣隨填如有隱瞞從重處分自不致
因防弊而滋弊矣疏並下部議 從之三月疏言鹽政莫要於秤

掣無弊在委官得其人自明季政出多門道府州縣及典史皆營謀委掣非凌轢商人卽與商人若賓友鹽政由此敝壞臣殫心殫剔從前弊竇一一禁革淮南淮北臣俱當親至開掣而委官一事不先奏明恐營謀覬覦之結習如故反議臣違例更張淮南開掣後應委運道或運道徵課屆期則委運同運副運判至淮北鹽屬專官惟淮安分司一員恐不足彈壓應委淮海道俾事權歸一防範易周如鹽場各官仍有縱役營私串商作奸虛填減數諸弊臣察訪得實卽時糾劾實正本清源之道也疏入得旨所奏大與鹽政有裨下戶部皆議行十八年還京以徵課溢額加一級聖祖仁皇帝康熙元年正月疏言大軍勦捕叛賊于七已進圍于七

所盤踞之鋸齒牙山而賊黨徐耀明徐海門等數千人別屯招虎山出犯大嵩衛城雖爲守城士民擊退若不發兵搜剿恐阻隔大軍餉道且爲于七外援蔓衍難圖臣籍海陽家於大嵩衛城既有所聞謹據實入告至鋸齒牙山東北距海不過百餘里亦慮賊出狡計閒道至海搶掠防海之船乘之而逃乞 敕守土官兵就近擒剿散其脅從防其遠逸俾大兵得並力進攻賊巢埽淨根株事下兵部令山東總督祖澤溥發兵剿捕擒斬徐耀明徐海門靖東將軍濟席哈統師撲賊巢于七竄入海登州賊平三年二月得旨內升乞假歸八年赴補以應升品級任戶科給事中十一年五月授兵部督捕理事官十二年五月遷右通政六月遷大理寺卿

七月遷左副都御史八月疏言御史職司糾劾一省設一道察各省之文移卽以察各省之是非此某道之名所自立監察之名所自起今日久法弛各省冊揭有不送道者御史於一道之事有視若毫無干涉者抑思 朝廷設御史何爲且設諸御史而必一一分別之曰某道又何爲與其撫拾風聞孰若按冊而稽得失確乎有據嗣後各省事件應令悉照舊例具冊揭分送各道爲御史者據文覈實釐剔盡心以盡職掌至若巡視五城責任更爲緊要向來漢御史半年一更代而滿洲漢軍則否應 敕議並以半年更代造具任內行過事件審問日月報滿其爲精明爲委靡事可按籍而知亦考覈臺員之一端也事下都察院議行十一月疏言吏

部議處各官有革而卽復者有復而仍革者刑部審訊事情不取切實供證每用揆此是真一語定案是非失據輕重游移適足長奔競之風開請託之漸謹就近日吏部會同刑部題覆龍江關解銅委員行賄一案指摘前後矛盾情節仰祈 訓飭並令嗣後錄供定罪不得用揣度虛詞務加詳審以歸平允疏入 命吏刑二部回奏仍下都察院察議部臣並坐罰俸又疏言 皇上愛民恤商裁併關差乃有奸惡之徒借雜稅爲名串同衙蠹賄營行帖執照公然肆詐凡菽粟布帛雞豕蔬果之屬勒索用錢及落地稅間有上官出示嚴禁而其弊牢固仍舊私徵近日山東巡撫張鳳儀劾魚臺知縣談紹泰盤索客貨科斂稅銀各款特偶一發覺耳其

未發覺者正多乞 敕禁革疏下部議凡貿易雜物原無額稅有
擅給行帖執照索取者依私徵私派例以贓論定爲例十三年遷
兵部督捕右侍郎十四年閏五月同左侍郎哲庫納條奏捕獲八
旗逃人年老殘疾及婦女應分別辦理 上以所奏紛更定例下
吏部察議應降三級調用 命從寬畱任十七年二月奉 詔舉
博學鴻儒贊元以候補道張瑞徵候補主事葉封疏薦得 旨召
試十月以病乞假尋卒於京 賜祭葬如例

右 國史館本傳

王澤宏 子材任

禮部尙書王公葬黃岡陽羅六十年墓無碑其孫廷泰來言曰先祖遺命弗爲碑碑缺至今廷泰出先生門下讀先生金石文字於古無讓然則安知非先人之靈不欲以姓名爵里草草託人必待後世之能與夫班馬爭者然後紀傳之耶銘我先人補子孫之憾先生其奚辭余謹按其狀而書之曰公諱澤宏字涓來一字昊廬家本瑯琊十世祖東平侯遷於黃岡公父用子崇禎進士任淮安推官內擢檢討以公貴 封光祿大夫禮部尙書有子五人公其長也玉色揚聲風采雋異八歲侍封公於淮封公指簿案戲曰兒他日亦掌是乎公搖首別手一書曰兒讀此願掌此擷之禮經一

部也翁乃大奇之年十四補博士弟子中崇禎壬午副榜當是時
流賊四起黃岡氛甚惡公避亂九江路遇賊劫其家屬公逃深箐
中三日不食譚爾恆者九江豪也夜夢采鳳翔竹間旦伺得公餓
色焦然憐而衣食之公說譚曰某祖父母父母俱陷賊中某義不
獨生公仁人能活某一家乎譚問計公曰賊眾烏合無遠志又無
刁斗之設每夕豬嘍而驚必置酒高會乘其醉襲之克矣譚許諾
糾鄉勇百餘雜持鋤盾公操戈而先眾從之直斫賊營賊大驚手
不及格皆逃公殺數十人扶祖父母父母出其他子女得脫者泣
謝環拜求見主帥就視乃書生儒冠美而文者也時公年二十一
矣甲申 世祖章皇帝登極天下大定公歸里讀書辛卯舉於鄉

乙未成進士入翰林督學京畿再遷吏部侍郎左都御史禮部尙書既貴爲譚爾恆納粟得官同知所以報也立朝專持大體御史某奏流人宜徙烏喇公不可 聖祖駁問公奏稱烏喇死地流非死罪果罪不止流當死死不必烏喇罪不當死故流流不可烏喇舉朝無以難事竟寢後 聖祖巡烏喇嘆曰此非人所居王澤宏其引朕於仁乎先是江西徵漕每米石輸水岸費若干相沿爲正供會江督奏入九卿議者多持兩端公力言洪都地瘠民貧除之使 天子以爲然歲省浮額十餘萬西江稅關舊設湖口湖口灘石森立商舟待驗往往漂沒公奏移九江嗣後泊者晏然無他虞往來商爲建生祠癸未以老辭位歸居金陵之大功坊角巾散服

倘祥山水若忘其爲國老者然 鑿輿南巡公三逢盛典每入見
則 賜葢藥勞問優渥鄉里以爲榮年八十三薨子六人長材升
次材任己未進士官副都御史次材成官江西南康令次材獻材
信材振材振卽廷泰父也先娶陳氏繼周氏俱 封夫人銘曰
天開虞廷先生鳳鳥來舞來儀爲國初老公之誕生神骨珊珊然禮
儀三百幼願學焉 帝曰嘉汝汝作秩宗勛帥以敬克相朕躬瓢
齋築鬻罔或不供吉凶軍嘉必度於本末而後立衷公拜稽首含
舒憲章斟酌六典損益百王執大琰圭而佐烝嘗亦咸有一德以
格於穹蒼侃侃霜肅澄澄水止無赫赫之功不沾沾自喜老而安
焉三山二水廷泰甚文黃中通理補徵元石永光蒿里祖德訪孫

碑文助史公侯之裔必復其始

右神道碑袁枚撰

王昊盧宗伯捐貲贖甲寅難婦百餘口沈方舟詩云紅淚千行濺
鐵衣傾家不惜拔重圍揮金欲笑曹瞞吝只贖文姬一箇歸

右考田詩話張維屏錄

王材任

進士鮮有至六十年者康熙己未進士至乾隆己未猶在而得與
後輩稱前後同年有兩人焉一爲益都趙贊善秋谷一爲黃岡王
僉都西澗時西澗年八十七秋谷年八十王重聽趙失明兩公耳
目各廢其一而皆不廢吟咏

臣等謹將所奏各款開列如左

右柳南隨筆張維屏錄

臣

嚴沆子曾榮

嚴沆浙江餘杭人順治十二年進士改庶吉士十三年三月諭
吏部朕選庶吉士作養教習已經一年才學俱堪任用今科道缺
員可將庶吉士改授觀其報效果有忠言讜論始爲不負所學授
沆兵科給事中疏言臣蒙 恩簡庶常 特授言職正矢忠報效
之日伏念 皇上側席焦勞求治甚切而諸臣習爲故常因循諉
卸積弊不除六部大臣總司政紀近遇大政會議皆借端推諉稽
時廢事請嗣後事係某部滿漢堂官先悉心參酌詳列上陳 敕
下廷議可否裁定請 旨卽關地方利病亦不得輒諉督撫查議
致延時日而卸責任至諸臣條奏亦以因時變通豈無足錄亦當

虛公酌量不得執泥成規止以無庸再議塞進言之路庶事機不失實效可期得旨所言是嚴沉可謂不負作養下部院會議行又疏言各省有經制額設之兵省會及衝要諸路又遣滿兵駐防互爲犄角今遇有警卽額請禁兵以致勞師糜餉宜專責成各督撫提鎮標兵精加選練與駐防兵同心協勦不得專藉請援自疎職守部議請敕督撫提鎮遵行閏五月轉吏科右給事中十一月疏請各省廢弁宜令回籍不得仍畱鎮守地方蓄丁製械又疏言南北水驛往往借起運官物名色橫索縶夫至數百名之多又復沿途攔截鄉民充夫請嚴行禁止又解役僉解逃人向未勒限遂至途次遷延強住民居需索構釁請飭立限期依鋪遞之法詳

註彙報並嚴立禁約刊榜懸示並下部議行十四年三月轉戶科
左給事中明年三月疏劾九江關監督張思堯擅停納稅紅單改
立紅簿下部議處如例時纂輯品級考酒規鹽法刑律臺規諸書
沆請勒限速成以期遵守 從之五月疏言戶部各差回部例應
考覈再准掣差今往往借挂欠之名行避就之巧甚有遲至年餘
未經考覈者宜定於回部日勒限考覈以考覈之期定掣差先後
堂上官親行註冊吏胥無從弄法規避之端絕矣疏下部如所請
六月轉刑科都給事中十八年三月以葬親假滿補吏科都給事
中四月疏請暫行捐款修造戰船以免派累 命指實回奏乃以
遂安烏程諸暨三縣攤派爲證下所司察議又疏言凡督撫請告

理宜候代乃具疏後卽閉門養安距奉 命將及數月曠廢貽誤
請嚴行申飭 從之先是六部司員升轉定例敘資沆疏言吏部
與他部不同其文選考功二司事較驗封稽勳倍繁非習練者未
堪勝任請嗣後二司滿漢郎中員外缺出擇本衙門素有才望者
調用果能稱職照戶兵二部題畱例優升庶銓法與人材有濟部
議如所請行康熙元年二月疏言凡叩 闕必實有奇冤其以私
情希圖報復者宜嚴加禁止五月又疏言凡京察自陳宜將任內
何事升降何事被劾罰緩以及何項被罰蒙宥之處一一詳列無
遺近見諸臣疏內竟有侈張累幅者殊失入告之體請 敕部申
飭俱下部議行九月疏請內外各衙門役滿吏員咨送吏部考選

者將履歷籍貫詳造清冊付科存案俾便於給憑時查對以杜頂
冒 從之二年二月得 旨內升十年五月以應升四品秩補禮
科給事中十二月遷太僕寺少卿十二年六月遷左僉都御史尋
遷宗人府府丞八月擢左副都御史十二月御史胡三祝劾沆於
太僕寺任內降級後未能升轉之際不先不後循工例捐復遂得
歷升今職風紀重任非所宜居 詔嚴沆明白回奏沆疏言臣於
二月捐抵原級時僉都御史等缺見任有人嗣後缺出又係漢軍
應升之缺例無漢人補授吏部兩次具題俱奉 特旨將漢人開
列臣荷 恩疊擢實非意料所及如謂希冀升遷不先不後則捐
輸之時與未開缺不應得缺迥不相蒙彼時臣愚實見不及此本

未具在難逃 睿照疏人下部知之十三年正月以大軍進征湖
廣川湖總督不能兼制請專設四川總督一員 從之十月遷倉
場侍郎十七年四月以疾卒於官 賜祭葬如例子曾槩康熙三
年進士五年由庶吉士改授廣西道御史六年 詔陳時務曾槩
疏言六部總司法紀今定議處分輕重寬嚴未當奉 旨駁正者
不可勝舉刑部爲民命攸關每奉有所擬太重所擬尙輕之 旨
卽此類推凡六部議處各案其事同罰異引例不當者不知凡幾
至地方利病下部題覆者動稱毋庸再議大抵滿漢司員多而意
見不一始則議論參差繼且因循推諉及限期既迫草率具奏此
皆不實心任事之故請嚴行申飭得 旨飭行七年因病乞假回

籍十一年補河南道御史閏七月疏言凡督撫保舉貢監生員吏員各項異途出身人請照卓異薦舉例於疏內詳列居官政績聽該部察議庶庸流不致冒濫下部如所議行十二年六月以父沆任僉都御史照例迴避復以病回籍十七年丁父憂二十一年服闋補江南道御史二十五年正月疏言禮部見修一統志書今臺灣金門廈門等處新設郡縣官職廣東添設花縣俱請增入從之二十八年二月得旨內升三月借補右參議尋轉左五月遷鴻臚寺卿三十年六月遷右通政八月轉左十月遷太僕寺卿三十一年四月遷通政使十一月遷左都御史三十六年五月擢兵部右侍郎三十九年七月卒賜祭葬如例

右 國史館本傳

嚴沆字子餐幼讀書以孝聞爲詩古文沈浸六經史漢爲西泠十子冠善射命中無虛發順治十二年進士改庶吉士 御試第一十三年 帝諭吏部庶吉士教習已一年授爲科道果有忠言讜論始不負所學沆授兵科給事中沆疏言臣蒙 恩簡庶常 特授言職正矢忠報效之日伏念 皇上側席焦勞求治甚切而諸臣習爲故常因循諛卸積弊不除六部大臣總司政紀近遇大政會議皆借端推諉稽時廢事請以後事在某部滿漢堂官先盡心參酌詳列上陳 敕下廷議可否裁定請 旨卽關地方利病亦不得輒諉督撫查議致延時日而卸職任至諸臣條奏因時變通

豈無足錄亦當虛公酌量不得執泥成規止以無庸再議塞進言
路得 旨所言是嚴沆可謂不負作養所疏議行旋歷吏科戶科
刑科禮科給事中太僕寺少卿僉都御史宗人府府丞左副都御
史沆在臺省先後疏言各省皆有經制額兵又諸路遺滿兵駐防
互爲犄角今遇警卽請禁兵以致勞師糜餉宜專責成各督撫提
鎮標兵精加選鍊與駐防兵同心協勦不得專藉請援自疎職守
各省廢弁宜令回籍不得仍畱舊地蓄丁製械南北水驛不得借
起運官物名色橫索緯夫攔截鄉民充夫解役僉解逃人途次強
住民房需索構釁請嚴行禁止立限鋪遞刊榜懸示戶部各差回
部例應考覈再准掣差今往往借挂欠之名遲年餘未考覈者宜

立限掣差堂官親注冊督撫請告理宜候代乃具疏後閉門養安
曠廢數月宜嚴申飭吏部文選考功二司宜擇有才望者調用皆
議行十三年疏云大軍進征湖廣川湖總督不能兼制請專設四
川總督從之十月授倉場侍郎公試士以公明著康熙丁酉江
南科場舞弊各省舉人皆覆試惟公所主山東試奉旨不必覆
試己未詔舉鴻博科朱彝尊方象瑛魏禧皆公所薦舉也十七
年卒於官所著有北行日錄二卷皋園詩文集四卷奏疏十二卷
子曾槃

右傳阮元撰

丁酉沆典試山東故事聖裔無舉者四氏子不得獨雋沆疏請得

歲舉二人著爲令

右浙江通志張維屏錄

查義選佛詩傳云先生能詩善畫築別業曰皋園藏書萬卷

右碧谿詩話張維屏錄

嚴沆字子餐浙江餘杭人順治十二年乙未進士官戶部侍郎司農斂退謙抑雖游躋九列不殊寒素有譏彈其詩者應時改定遠近稱爲達人

右國朝詩別裁集小傳沈德潛撰

嚴曾渠

嚴曾渠字方貽早傳家學才識超越善行楷書康熙三年進士由

庶吉士授廣西道御史十一年補河南道御史在臺疏言刑部民
命每奉有所擬太重尙輕之 旨卽此類推凡六部各案事同罰
異引例不當者更多地方利病下部題覆者動稱毋庸再議大抵
滿漢司員多而意見不一始則議論參差繼且因循推諉及限期
既迫草率具奏請嚴申飭督撫保舉貢監吏員異途出身人請詳
列居官政績聽部察議庶庸流不致冒濫皆議行十二年以父任
僉都御史迴避十七年丁父憂二十一年補江南道御史二十八
年補右參議尋轉左參議遷鴻臚寺卿三十年遷通政使十月遷
太僕寺卿三十一年遷副都御史三十六年授兵部右侍郎三十
九年卒於官公廉謹自厲居官無所儲歿之夕幾無以爲殮有詩

文集四卷

右傳阮元撰

阮元撰

三

同前書局委編示類

三

梁鋹

梁鋹陝西三原人順治十二年進士改庶吉士十三年四月授刑科給事中旋調工科七月疏言邳隆之世同寅協恭以成一德一心之治但人不能無邪正政不能無得失糾彈封駁自不容已然每彈擊一施攻訐相繼報復之念勝於急公肆詈之言浮於指實如國體何請天語申飭有反噬報復者必重加處分以禁私忿而崇公義得旨俞允並嚴飭行十一月疏言皇上寤寐求賢特舉山林隱逸誠盛典也然而採訪未確有負高舉如江南所舉之呂陽特授監司旋以贓敗山東所舉之王運熙特授科員復以計典去各省必復不少保無夤緣奔走名實相違豈惟輕

推轂之心且易開濫觴之漸請 敕撫按細訪或品行邁倫或博洽經史或淹通禮樂或曉暢陰陽星緯或熟悉山川要害或才可足國籌兵各就所長覈實詳註然後 臨軒親試量能授職庶真才得而實效收 詔如所請十四年十一月疏言錢法軍國攸需近因鼓鑄壅滯 特命停止外鑪飭禁私鑄臣維在民之弊固當懲創在官之害尤宜釐剔請 敕各省將鑄本多寡子母羨餘及出入收放等項備造清冊並量道路遠近立限報部以杜蒙混等弊十五年五月疏言 皇上慮吏胥作奸責成堂司官察覈不舉者律以徇庇竊恐銓曹諸臣躬任其事甯不力圖剔弊緣吏胥蒙蔽成習以眾人欺一人易以上人察下人難臣愚謂除作弊人之

害莫如伸受害人之氣嗣後有指勒索者許本人揭訴本官速
加懲治俾奸猾不至貽害並下部議 從之八月轉兵科都給事
中十七年六月疏言賑濟爲救荒第一項臣同官袁懋德請發臨
德二倉粟米三十萬石將及旬日部臣尙未議覆請 特遣大臣
兼程往振或飛檄該撫按名速給但使早一日卽救一日生靈又
賑濟之餘蠲免其賦聞陝西韓城縣災民柳豐死不願蠲免恐有
官役勒索情弊一省如此他省可知請 敕查各省歷年蠲免實
數百姓果否沾恩庶惠政不致中沮而民生安矣 特旨嚴察康
熙元年遷太僕寺少卿八年授右通政明年遷太僕寺卿十年三
月轉太常寺卿四月遷通政使十一年二月擢工部右侍郎四月

年... 卷四十一

三

轉左十二年丁父憂十七年補戶部右侍郎總督倉場十八年原
品休致五十四年九月卒

右 國史館本傳

王遵訓

公姓王氏諱遵訓字子循號信初一號湜庵系出太原洪武初有諱直者遷於河南西華之孝城以耕讀世其家歷九傳而至贈朝議公鳴世鳴世生中憲公鼎鎮字禹烈起家辛未進士累官江南驛傳道按察司副使生四子公其仲也公生有異稟沈凝端肅不妄嬉笑自爲兒時已如成人稍長刻意讀書無間寒暑屢未嘗出戶外公兄遵古以癸巳歲歿中憲公哭之慟曰繼吾家學者此子今不幸夭矣王氏其不振乎公體中憲意益大肆力於學明年爲順治甲午登賢書乙未中式進士越三歲戊戌殿試傳臚授翰林院庶吉士入史館磨礪益力至國書國語尤精研力索故御試

及館閣諸試每以公爲眉目 章皇帝雅重文學眷公特甚 乘
輿所幸必令珥筆以從一日至南苑會天大雪 命公作賦公援
筆立就水涌山立頃刻千言 上愛其工而又深嘆其才之敏也
辛丑改授御史首疏請定薄賦之法以致太平疏通用人之法以
佐敬 天革提差定禮制敷陳剴切天下稱之旋奉 敕巡視秦
中茶馬部議增引二千餘道公力言不可指悉利病源委洞然事
得中止公在臺十餘年章疏凡百十餘上不能悉紀紀其大者如
請嚴等威之辨以崇 國體請 召朝覲各官陳奏地方利弊請
復恤刑以重民命請加賑卹以救災荒請定限招解題結以免無
辜之枉陷請行鼓勵以收靖盜之實效又請先事預防以備水旱

又謂銓選關用人之大遲延長胥吏之奸請定限以除積弊又謂遊棍之條例宜嚴請定議引律治罪以便禁緝皆上關國計下係民風上由是重其敢言尋晉太常少卿公以樂章絲竹多不合律呂悉爲更正始得稱雅樂焉今上仁孝誠敬之意出於性生凡郊廟之祭必躬必親公相厥祀事嚴恭寅畏式禮莫愆上觀其勤慎可大用晉通政司左右通政未幾晉僉都御史又晉太常正卿又晉副都御史又晉戶部右侍郎甫四月四遷其官蓋異數也公爲政持大體有益於國者爲之必力有利於民者爲之必先如中州舞陽陳州諸處舊食淮鹺價重民貧公私交病厥後易淮爲蘆民始不困蓋公之力居多焉天下人無智愚咸拭目想

望其丰采而公偶以楚撫註誤解組歸田怡然自得無絲毫得失
念介其胷中 今天子嚮用舊臣班行之內老成持重如公者指
未易一二屈使公不病則旦晚且復起起必大用而公竟以戊辰
之秋逝矣嗚呼惜哉公事親至孝定省進止必溫必肅每謂顯親
揚名乃人子分內事於孝非有加也當中憲公爲狂生所誣蟻滯
跡山左時公奔走道路力爲營解者二年事白奉中憲公以歸在
翰林日太恭人嘗貽以自織布曰清白家以此相寄差勝無衣而
已公受而服之雖極垢敝不忍棄遺律己至廉不妄取與歸里日
橐中裝惟圖書數卷敝衣數事見者莫不嗟嘆焉至於鄉黨親族
遇之以恩有匱乏者必爲周給家居日里人有吳姓鬻子以完公

稅者公聞贖而還之又有歲進士某應試赴都病死途中公爲治殯具給路費骸骨得歸其好行陰德皆此類也自辛丑後文武鄉會試及殿試讀卷凡五任其事得人最盛一時醇謹方正之士多出公門公餘不忘記述所著有餘清軒詩集擊楫草疏稟焚餘及小窗雜著初學文資等書余與公同學相得數十年車塵馬跡與公共之或晦明促膝或風雨聯牀刻燭談心銜杯論事未嘗不服公之器識當求之於李沆王旦輩非近今人所及者方思與公共圖功業以爲報稱地而公已矣執筆銘公不自知涕之漣漣下也公生於明崇禎二年十一月初五日寅時卒於康熙二十七年八月初九日辰時享年六十元配淑人胡氏文學胡公翰華女早卒

繼配淑人崔氏前己酉科舉人福建建陽知縣崔公攀龍女子六
光臬歲貢生考城教諭光夔丁巳舉人光尹監生光萊監生光爽
選拔貢生光益幼女二孫男四孫女十一婚嫁皆名族今光臬等
卜於康熙二十八年十二月十一日葬公於潁邑郭東之岡乃銘
曰

聖朝啟運篤產名臣太原望族奕葉嶙峋遷於箕城起家中憲我
公繼之玉光璀璨公文嶽峙公德淵凝人中鸞鳳爲國藻芴在昔
世廟曾承 殊眷 聖主嗣興臣心百鍊公初侍從史筆以伸
公後司諫疏草以焚諤諤端方侃侃正直以張國維以培氣節寬
租請命恤獄平冤人心國脈以厚以寬靖獻 兩朝忠懷貫日閒

及著書聖賢可質克家多子繼繼繩繩知公惟我大書典型勒此
貞珉 君恩祖德以詔萬年永無窮極

右墓誌銘李天馥撰

楊簡

皇清誥授通議大夫通政使司通政使楊公於卒之三月祔葬虎
跪進龍浦山先塋之傍遺命勿上謝疏勿乞恩賜祭葬勿飾石
人獸望柱於墓獨是東南神道有桓楹分樹做延陵題墓之意當
有文字而以予舉制科時爲三相公及翰林院掌院學士所讀
卷掌院學士者今已故都官尙書葉公公會試同考時所得士也
重門相禪誼應操筆執其役又以予曾執史事卽以此當史氏之
誌因再拜稽首按狀公諱簡字靖調別字西巖仁和人也其先籍
江南合肥以勳衛授世職杭州曾祖諱憶其伯兄諱恆由選貢生
任山東臨清州教諭遂家於州公祖松坡公諱大化誥贈通議

大夫父仲卿公諱元貞 敕賜徵仕郎 誥贈通議大夫皆居杭
州而仲卿公以臨清地勝會挈家人僦其地故公母顧太君 誥
贈淑人生公於臨清別宅會顧太君父萍實公爲山西平陽衛參
軍攜公之任所至八歲而始歸顧太君膝下適仲卿公遽棄世仍
扶柩還杭州當是時公家以屢徙中落且親族鮮少公與長兄峻
明公考授經歷仲兄如之公邑文學相依若肩背夜其被晝易衣
以出仲兄每授學所得館祿僅八金必兄弟分之公幼不好弄數
歲如成人而天資高少有文譽旣早年爲諸生而以 國初鼎革
毀儒服溷跡商人車仍僦居臨清別宅自分拋舉業爲親知勸重
以臨清籍就童子試由州而府而道三試皆第一順治十一年舉

於鄉明年成進士除大名府推官先是遷臨清時聞以乏食應直隸王參戎幕下之請至是參戎以註誤落職而案尙未結公爲白其冤得末減且捐俸爲折贖周恤甚備乃任甫暮月世祖章皇帝廉其能行取授戶科給事中會值鼓院有辨復降革官職濫擊登聞者公大言鼓院之設所以呼大冤伸大枉軍國民瘼久抑不治者藉是伸理豈容以一己予奪上瀆天聽斥疏通政去而文武官開復舊有定例至是吏兵二部於開復之例任意參變公特糾正之值己亥會試公以同考官取士十七人皆名卿如馬光劉如漢蔣弘道葉方藹等已轉刑科右給事中明年轉工科左給事中今上登極充頒詔官至甯夏覘邊郡疾苦軍旅疲困謂

西川初開抽撥秦兵鎮其地戍守之制豈容暫緩特其地叢箐險
阨爲獻賊所草殺白晝千里無生人虎狼都其中蒼黃戍守本屬
艱難今復盡遷其家屬以實其地夫鎮兵自月餉外原有田畝室
廬以家三口今使捐田畝拋室廬千山萬水以填此虎狼之鄉劍
閣棧道曳銜而行此非徙之實死之也古有踐更番休之法今一
倣其制迭相轉調不必遽遷其家室而限期遞代亦不廢事至平
涼屯地設苑馬一卿專司孳息原以備邊郡攻守及內地驛站之
用今關塞所需取之茶馬而鄉亭郵遞動輒支驛站銀兩以補倒
斃致孳生馬匹悉散之游牝蹴蹋之地水草旣不給而騰驥無用
翻累閑牧夫市馬防戰畜馬亦防戰無以異也支銀買馬與領馬

抵銀其相去不少閒也是必苑馬與茶馬一體分撥而附近驛站則直領馬匹以抵銀兩庶閑牧寡累而孳生不至於無用若夫邊兵月餉給之藩司而秦地遼闊邊鎮去省數千里每一領給動經歲月則邊縣解司似不如徑解軍前之直且捷也 上深然其言乃以 覃恩封二代公捧 敕徬徨念願太君春秋高請歸省覲上許之越一年假滿赴 闕補吏科左給事中使稽察吏部事務乃以獄訟繁蔓請 上飭部臣分別發審會康熙二年癸卯順天鄉試以經題論錯諸生紛紛訟 闕下公上疏曰竊惟三載一試本求賢盛典故事凡闈中試題例皆本經同考官所擬今春秋經題則同考官羅繼謨擬進者也乃春秋第四題經係邾子而題

論邾人夫以春秋本經閱春秋房而題有譌錯其人固已疏矣且此第四題卽己亥科會試之第二題也己亥是題亦曾以邾子譌邾人隨經知貢舉與監試諸官題參而考試官亦自檢舉請奉旨改正試錄因將同考官范廷魁孫承恩處分在案此人人共知者己亥至今相隔祇一科不宜遺忘而繼謨者又己亥春秋房中式士也以己中式題而擬以試士旣屬可怪況已經譌錯之題而重爲譌錯在前此之誤猶曰坊本相沿偶失檢點故孫范參罰可從輕擬今已經更正 敕改試錄煌煌然見勒 功令而乃以是科中式之人題卽是題錯復再錯是前爲過誤今且怙終前固違經今復悖 敕此其所係非細故也然且前時舉人哄堂而爭則

內簾受過凡反題紙寫邾子者概使錄入今之諸生亦哄堂而爭而內簾必不受過凡反題紙寫邾子者皆貼斥不錄則遵經士子反受黜落去取盡乖詘抑誰贖毋怪乎叩 闕之多譏譏矣上閱疏震怒著從重處去而公亦卽以是時 敕內升京職需次回籍扶侍顧太君者又八年 上俯念舊勞特旨召用以正四品京卿服俸仍管禮科給事中事且謂公等係 先皇帝所用諫臣必諳練國事請各進一言以佐盛治公乃極陳小民疾苦連年災荒設救恤之典商捐助之法開罪犯折贖之例又且另疏積儲定制經久並請追在官贓昧銀兩及中外所奪月俸以暨關稅溢額鹽斤割沒總移之爲賑民之用仁人之言其專於惠民如此康熙十一

年二月 上躬耕藉田敕和碩親王以下文官四品以上各齋戒
入先農壇公屆期以蟒服侍班已而升鴻臚寺卿值癸丑 欽賜
表裏帑金充殿試執事官未幾遷通政使司通政使乃以積疾發
兼念顧太君在堂累疏乞 予告蒙 溫旨許之會顧太君年八
十賀者填門而 恩綸以榮封三代頒官誥適至太君冠帔拜於
庭觀者羨之因顏其堂曰慈慶堂既而太君卒服闋卽具疏自陳
衰老 恩准以原品致仕遂杜門卻掃焉康熙十八年 欽賜日
講四書解義一部二十年 欽賜日講書經解義一部二十四年
欽賜日講易經講義一部二十六年值 太皇太后大行公扶
疾赴 闕哭臨越明年 上南巡狩公朝於 行所及 還宮特

傳在籍大臣自開府以上十人使所在官存問公居一焉三十八年上復以河工未成駐蹕清江浦公同在籍諸大臣恭請幸浙卽迎送朝見悉如前時乃以暮年家居得重瞻天顏喜溢過望舞抃卻杖一似較昔增健者越五月無疾卒公性孤介而龐和與人齒遇無眈眈而未嘗有汎濫交孝親友兄弟惇睦鄉族而疏逝者不加薄固窮而不侈於宦達致身通顯而家無雕室榻案不設寶玩日食戒栢杓而梓無兼殺之饌所衣敝裘嘗解之以與貧者每讀律講寶訓公必往而非然者卽終歲不入府縣門一步遂安張公以巡撫使浙雅重公嘗昏夜親詣公所居徧觀門巷無閤闔無屏練管鑰無外宅男兒警櫛蕭條如寒冰嘆息而去公坐

卧一室不出戶僅以小童住戶外令司啟閉嘗曰人生幾何東顧
之陰有寸移寸滅而已公卒於康熙三十八年九月七日享年八
十以順治十二年 賜進士出身授直隸大名府推官 欽取考
選戶科給事中已轉刑右於十六年己亥充會試同考官越三年
轉工左宣 詔甯夏以 覃恩教授徵仕郎轉吏左奉 使稽察
吏部事務以考滿二等勤職內升京堂官重以正四品京卿頂帶
食俸管禮科給事中事升鴻臚寺卿康熙十二年癸丑充殿試執
事經筵侍班晉今官元配沈太君 誥贈淑人繼張太君 誥封
淑人子四曰湘曰濤曰濬皆國學生曰洪歲貢生孫六曰士楷士
標士權士杞士榘士樞女二孫女三所娶所嫁皆名族乃系以銘

其詞曰

維此哲人生超於羣如鳥有鳳而魚有鯤其言可法其行可尊
兩朝耆碩受不次恩澤下海國身歸邱樊以其所居名通德門矧
茲夜臺爰藏衣冠過者下馬澆酒墳間日月有盡其墳長存肇東
南道時游清神片言不泐敢告後賢

有神道碑銘毛奇齡撰

四庫全書

三

陳鼓永

梁吉翀上書救父古今豔稱之吾宗於國朝得二人焉一爲六世從祖文和公鼓永父定庵公以兄少保公謫塞外與於徙公上書訟冤格於吏議遂瀝血草疏願代父行有緹縈一女子尙能救父臣荷聖朝孝治敢情微軀之語雖不得請然世祖憐其孝次年卽得釋歸國人稱爲至誠所感聖祖御極公以孝行蒙宸眷屢擢官至工部尙書一爲質庵叔祖容禮以父英德令沁齋公謫戍伊犁遂棄妻子隨侍以往跬步不離者十餘載嘗密請於將軍松文清公筠願以身代俾父得生入玉門公憐其誠據情入奏雖亦未奉俞旨而孝子名布於域外矣父歿徒跣萬里扶柩

歸葬廬墓二年後官江蘇通守松文清公入掌鈞軸書聯贈之曰
攬勝寰中九萬里承權塞外十三年蓋紀實也

右筆記陳其元撰

按陳公順治十二年進士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四十九補錄

卿貳九

李贊元

承明季鹽務極弊之餘有能振而起之俾百數十年享安全樂利之休者曰李公贊元公沒後積久漸衰商民望復有如公其人者振而起之於是思公益深而公之裔孫鑑園實能裒集公遺文軼事詳思公者所不能詳商民資以乞祠公既得請於朝公祠始成鑑園屬記其事夫鹽政視河漕若較緩而兩淮儲胥爲數多於天下最大之藩庫其利弊與漕相通河資餉焉有志之士所不得不講求也本朝之鹽全歸商運是以言治鹽者必恤商如言治

地方者必愛民無可疑也然而商者財之所聚言恤商則嫌於啗其利而市恩於是時局一變有能言商人舞弊者輒謂爲不黨於商而忠於國是徒知遠嫌以沽名而未嘗實事求是也夫商猶民也病商猶病民也未有民病而國不病者然則病商卽所以病國也病商者官吏也顧其初非官吏也商之良者在所宜恤而病商之商必擾之官不察而以爲能或且資其漁獵而聽其指輓及其勢張而局固則短長爲其所持甚且咄嗟而使官官旣已爲所使矣不得不與之比而病商胥吏因其隙而羅織之瓜裂魚爛而病商之商所入漸不供出又因以自病然終不深悔其致病之由而必取盈於已病之商此鹽務所以益壞也觀公奏議蓋寬於

實運之商而嚴於病商之商讀公疏者必審公所以寬嚴互用之
故而後公之政體可得而師法也必分別於商之莠良而後公之
寬嚴互用可得而講明也不此之務而斷斷於爲治之蹟是猶卻
行而求及前人也奮其私智主其先入而不於根本之地求其明
白洞曉是猶昏夜行不辨星斗本南轅而將至北轍也不能集思
廣益而拾攘於簿書之間訑訑聲色距人千里以爲吾能慎且密
者是猶瞽仇其相涉無津涯之水而甘於滅頂也河漕方艱邊事
未已以一最大之藩庫而任其淪溺而莫之止此公百七十年之
精誠所鬱結而不能宣雖崇祀公公之靈猶將有餘恫也吾願入
公祠者讀公之書求公所用心而審察於隆替之所由則庶乎俎

豆不爲虛器拜跪不爲虛文矣 聖主方殷然南顧重之以疆臣
臨之以輶車申之以 異命而公祠適成意殆有如公其人復振
而起之以慰商民之望者乎鑑園其拭目俟之

右祠堂記周濟撰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四十九補錄

卿貳九

嚴沆

先生姓嚴氏諱沆字子養號顛亭世爲餘杭人祖諱大紀嘉靖乙未進士歷官太常卿始居杭州父諱武順號訥公積學有文行與兄調御敕皆以文章聲氣名海內調御字印持敕字無敕所稱餘杭三嚴是也先生生五歲就錢唐聞孝廉啟祥學指臂上銀錢命屬對先生應聲曰玉尺聞大奇之曰此子他日必持文衡八歲通五經自是專受庭訓爲文高邁有奇氣暇則與諸兄習射城東門年十五督學黃公鳴俊試童子第一明年閱武試先生通貫七札

黃大喜已知爲先生也乃日時方重武子乃嫻戎事乎雖然吾不欲子擅此也於是益精心問學崇禎己卯舉於鄉 本朝開國初署浦江縣儒學訓導以念父母假歸尋丁外艱順治乙未成進士初先生鄉試出柴桑文公德翼門至是爲京口張公九徵所識拔兩公皆名宿士類榮之改翰林院庶吉士 世祖章皇帝方重文館閣每自 臨試擢第一丁酉授兵科給事中歷吏戶科左右給事中先生生平亢直遇事敢言旣在言職益詳切敷陳無所顧忌首言諸司蹈襲故常因循委卸內則聽諸 宸斷外則諉諸督撫會議愈多職業愈曠文移愈費時日愈稽且大小臣工條奏應下部議者不復虛公參酌輒以無庸再議草草塞責 朝廷求言而

究不得言之用可歎也請 敕六部毋事因循其圖實治 上優
旨答之秋七月典試山東得王士驥等九十人不數年舉南宮者
踰半玉尺之言果驗故事四氏學歲解二人久之悉歸孔氏顏曾
孟後遂不得與先生得顏光敏卷奇之格於例選 朝屬巡按御
史爲奏請於是聖賢裔得並舉二人著爲令光敏尋舉進士今爲
吏部郎先生嘗抗疏極論山東巡撫耿焞耿懋之至是遺私人日
伺左右已知先生無他乃媿謝曰吾固知嚴公無私也明年升刑
科都給事中旣敷歷諸垣凡治兵理餉選學臣飭夫役請撥實在
給軍需立關差期限知無不言皆次第 允行於刑獄尤詳慎申
明法司職掌復請刊行會典秋審參錄要囚歎曰先人愛物命卽

鱗介微類贖而放之獨未操柄活人耳今幸與法司分末議忍默
默耶持議平反所矜至甚眾給假遷葬事竣刑吏科都給事中會
章皇帝上竇 今上御極感 兩朝恩遇益盡心言責上疏論
計察甄別之方在去游移覈事實勸懲務厭人心一切輿論不孚
才堪外用虛辭悉行禁絕而於滿漢之異同督撫之委卸尤極切
直又言有司被參不得復畱原任銓部升轉不應同五部職官選
授在籍候憑非體皆深中時弊得 旨俞允卽偶未舉行卒未嘗
不用其言也時歲理大計舉所請考覈法力行之康熙癸卯內升
以需次歸里丁母江太夫人喪辛亥 詔內升候補科道官悉以
次補用先生以正四品服俸仍管禮科掌印給事中應 詔上封

事 上問所言及鄉里甲第與 先帝時擢任始末具以對尋補
太僕寺少卿癸丑六月升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宗人府府丞歷左
副都御史五旬三遷皆出 特簡先生整飭臺規疏陳禁白役革
鹽胥寬租課三事時滇黔構逆有告旗丁謀不軌者閩門大索下
法司會問先生悉心推鞠有儒生縛而至望階長揖先生察其無
他縱遣之乙卯擢戶部右侍郎總督倉場時軍需旁午議裁倉場
額費先生通贏絀計出入歲省金錢鉅萬太倉故在通州受南北
委輸歲漕千艘輓粟數百萬石運丁舟師車徒夫役叢而蠹者不
可數計吏胥又窟穴其中因緣爲奸先生正己率屬人不敢犯旦
起治事畢下關危坐日閱一寸書以爲常以時事未甯不敢求去

而積勞成疾又哭子曾采神氣已稍稍異生平喜周人急在通州
數年捐俸已盡親朋以急難告多不能應獨坐惘然若有所忘對
客宴笑或喟然長歎請其故亦不自知也戊午春力疾督山東河
南漕務既竣返就醫京邸益疾劇謂仲夏漕事方殷不敢誤國
家大計枕上屬疏告病家人請遺命揮手示之無一言及私也訃
聞 上震悼 賜祭葬如例先生爲人坦易無城府謙沖退約雖
踐九列抑然如寒士平時未嘗聲色加人僮僕有過誠諭之使善
改而已至於 朝廷大事侃侃敷陳不避嫌怨當時稱言路者首
推焉性儉樸自爲諸生歷顯仕無綺麗玩具之好擢副憲入臺著
越布袍同官爭尸之不知爲何絲諦視乃粲然皆笑每歲必戒食

一生味晚年所斷略盡事父母先意承志念贈公不遠養終身飲
泣家居時太夫人壽七十適奉 覃恩而長子侍御君方選庶常
叔子舉武進士皆先後至太夫人白髮冠帔先生率子姪簇擁出
聽事向闕謝 恩畢以次上壽里人聚觀歎爲盛事先生語人曰
生平稍自慰獨此兩日耳葺園茗溪南湖奉板輿游歷元夕率土
人張燈樹上太夫人顧而樂之先生舉觴再拜曰願歲歲常侍膝
下已又築別業會城東奉太夫人居之太夫人卒徘徊哀慕名所
居曰臯園取臯魚風樹之意及赴 召懸像別室晨夕省謁如常
疾亟猶昇至像前瞻慕不忍去弟渤沒不忍析箸鞠姪會相如己
子從兄子岸公渡陶庵公津少同研席渡早卒撫其孤津老無子

分俸餽問或寄詩相勞苦津聞先生訃慟曰吾弟孝友乃先我死
豈我命不辰致此耶聞者悲涕失聲他如賜貧族撫卹外家膳寡
姊及鞠諸兄女爲擇婿治裝具皆人所難者少喜交遊篤於聲氣
與四方知名士結社論文敦槃徧天下通籍後益推心結納以宏
獎人倫爲己任士苟擅一長必折節下交爲之延譽歲時置酒譙
會詩文廣和無虛日或有死喪窮乏必傾囊爲贈偶不給卽稱貸
濟之東南士倚之爲依歸者二十年 上以軍興需才復思得博
學鴻詞之士備顧問先後 詔廷臣各舉所知先生疏薦奉化俞
廷瑞沁水王紀晉江張汝瑚備軍前任用於文學則舉秀水朱彝
尊甯都魏禧而鄙陋如象瑛亦與焉憶拜疏前一夕先生手札召

象瑛及陸嘉淑王嗣槐顧永年飲西軒偶及政府薦士某某永年
曰方子亦被薦否乎先生曰未也已又曰會須有人物色耳不知
先生已繕疏詰旦啟事矣其薦士不使人知如此家故多藏書凡
左國管韓莊騷與史漢文選八大家及浮屠老子之書無不貫穿
丙申丁酉閒與萊陽宋琬仁和丁澎宣城施閏章陽武趙賓大梁
張文光同里陳祚明往來倡和稱燕臺七子詩文以漢魏初盛唐
爲宗晚頗留意駢偶官庶常時奉 詔賦詩南苑 賜羊酒茶果人
謂異數云每日所行事夜輒疏記之今年者爲遺知錄日錄者爲
日記其記初生時曰余生薦橋祖居初不知身在何處若有二人
掖之朦朧如月下行至一家屋角日光照其上如火遂如墜沸湯

中不復記憶及易簣時方晦有星爍爍若隕聽事中鄰人驚問則先生歿矣春秋六十有二所著詩文集若干卷奏疏三卷醇發堂古今尺牘選三十卷四六選若干卷論次古今史及詩文子集若干卷元配王夫人繼徐夫人皆前卒子曾槃甲辰進士庶吉士與先生同朝爲御史會業交河知縣博甲辰武進士曾采新昌教諭早卒曾塾國子生皆以文章行誼世其家

右傳方象瑛撰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五十目錄

卿貳十

于可託

薩穆哈

徐元琪

楊雍正

王隲

哈山

彭之鳳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

卷五十

卿貳十目錄

一

皇朝通志卷之五十一

--	--	--	--	--	--	--	--	--	--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五十

通奉大夫前署江西巡撫江西布政使司布政使湘陰李桓輯

卿試十

于可託

于可託山東文登人順治十二年進士授江西撫州府推官十五年十二月行取考選授工科給事中十六年正月疏言驛馬官買馬養本以杜濫派而節民力乃驛站銀兩往往爲貪官侵蝕夫馬仍以派民其奸民及胥役有馬者又復倍價索價乞 敕大吏實意釐剔以甦民困又疏言催徵錢糧歲有定期常供之外無他求歲徵之外無預索今貪墨有司止知多徵則多得火耗遂不按年

徵收巧立預徵名色今歲之徵求未罷來歲之追呼旋迫是一歲並徵二歲錢糧小民膏血有限不堪剝削請嚴行禁止三月疏言山東河南江南浙江四省漕糧俱已全完惟江西省挂欠至二萬五千餘石臣備員江右深悉其弊開倉修倉有派餘米耗米有派徵米道府廳縣有常例弁兵舵工水手有陋規甚或常例未給延不撥兌遂至雨水浸敗米爛河干復有追賠之患輾轉費用皆取給小民民力幾何正供安得不虧乞徹底嚴禁仍將諸弊刊示有犯前款者許百姓首告參究督撫或扶同徇隱嚴議處分諸疏並下部議行九月轉戶科右給事中十月疏言江右漕糧衛官領運開幫通判押運過淮通判向無約束領運之例明知延挨盜賣無

可如何甚或不肖押運希圖常例通同染指請嗣後委用押運卽
昇以約束之權並專以責成之法如領運敢有前弊許押運指名
揭報參究儻甘心徇縱一併議處下部議 從之十七年二月疏
言養兵所以衛民臣辦事垣中見江西巡撫張朝璘題大盜劫殺
一案半爲提標兵丁深可駭異一省如此他省可知請 嚴飭提
鎮將弁實力訓練約束 從之四月 命同御史高坪巡視十庫
五月旱 詔臣工直言可託奏刑獄關民命外而臬司內而刑部
責任綦重乃奏獄往往文致不援律令率置重典又或一案牽連
至數十人之多無辜受累或乖天和疏入 命指實陳奏復奏以
盜命案內坐斬絞之張起文樊冲立等俱奉 旨擬減又擬斬之

國朝通志卷之二十一
二
滿皮等五十餘人復奉 旨審別輕重斬四人餘減等數案爲證
下所司知之十月借高坪疏言各省錢糧定例官收官解乃直隸
江南有違例私僉里民及批僉官解以衙役頂替者小民既納正
供又令往來賠費甚爲貽累而縣丞等員管解錢糧因有官守防
護必嚴衙役豈盡守法保無疏防侵用等弊請嚴禁察議又請嚴
遲誤採運處分請除山西濫僉機戶解運又以蘇州批解綾紗七
年三運未分某運應解數目請按年定數分運以憑稽覈俱下部
議 從之十二月疏言前者御史袁懋德因江北等處亢旱奏請
發臨清倉米麥賑濟嗣甘霖大沛河南巡撫賈漢復以秋禾有望
民不領米咨部部臣以發粟出自 特恩不敢報罷臣恐民旣不

領米奸猾吏胥勢必乘機侵冒請 敕部劄行臨清倉監督照數存貯以杜冒領下部議行十八年四月轉刑科左給事中康熙元年九月遷工科都給事中十一月疏言督捕逃人監禁之處有二一在順天府一在南城兵馬司舊例解到人犯或招保或原差押候惟審實罪人始送監禁干證人等皆自覓旅寓因人犯無多將順天府獄併入兵馬司監今則有罪無罪一併入監見止屋十餘間而羈候者四百七十餘人兩月以來報病故者四十餘名請將兵馬司監增修仍分繫順天府獄庶容納地廣多得生全 上是其言下部速議督捕以兩監地遠分禁未便復奏下工部於舊南鎮撫司隙地添造監獄二年二月疏言江甯蘇廬等衛所屯糧舊

以都司管理都司與衛弁等官勢分近而統轄甚專督催亦便改
解歸驛傳道兼攝鞭長莫及願此失彼以致拖欠累累請嗣後仍
歸都司使衛弁有所顧忌屯丁易於輸將下部議從之尋轉吏
科都給事中五月疏言寄憑赴任之弊既慮其冒名頂充且所選
人或在遠省去京師數千里去任所又或數千里往返動輒經年
值有事故繳憑更選是以懸缺遲久劾署員之肆貪催新任之速
赴者連章見告宜仍著爲令人文到部按次銓選以收用人之效
部議未准行特旨允所請八月得旨內升三年八月丁父憂
服闋以應升四品職銜補工科給事中十年十一月轉戶科掌印
給事中尋擢順天府府丞十二年五月遷太僕寺卿八月遷宗人

府府丞十三年正月遷左副都御史十一月擢戶部右侍郎十七年八月轉左十八年京察自陳下部察議以罷輒革職二十六年卒於家

右 國史館本傳

薩穆哈

薩穆哈滿洲正黃旗人姓吳雅氏順治十二年進士授戶部主事十五年遷本部員外郎康熙十二年九月 聖祖仁皇帝允吳三桂撤藩 命薩穆哈偕郎中黨務禮席蘭泰主事辛珠筆帖式薩爾圖等赴貴州豫備大船芻粟 諭曰向來驛地困苦今則更甚爾往慎勿騷擾亦無效遲誤也既至黔吳三桂陰與藩下都統吳應麒等謀反十二月雲貴總督甘文焜得從賊提督李本深招降貴州巡撫曹申吉逆書遂告知薩穆哈及黨務禮等趣令赴京入奏并請湖廣撥兵薩穆哈馳抵鎮遠鎮遠官吏已得吳三桂偽檄不給驛馬薩穆哈語黨務禮曰偕行人眾而馬不給欲勿遲勢有

不能恐誤事吾二人可馳往前途易馬遂與黨務禮先至沅州乘驛疾馳十有一晝夜至京備陳吳三桂叛逆雲南巡撫朱國治遇害及甘文焜請兵赴援狀 上命前鋒統領碩岱率兵馳守荊州

救遣王貝勒大臣統師進討先是席蘭泰乏馬自鎮遠乘小舟至常德乃得乘驛較薩穆哈黨務禮遲七日至京辛珠薩爾圖在貴陽不及行並死於賊甘文焜因貴陽難守率十餘騎至鎮遠叛將江義以兵阻之自刎死事詳甘文焜傳十三年二月薩穆哈遷刑部郎中十四年六月 命吏部優敘告變功薩穆哈黨務禮席蘭泰並應升光祿太僕等卿十五年二月授薩穆哈太僕寺卿十六年二月遷內閣學士六月擢戶部右侍郎尋轉左十八年正月

奉 命察賑山東奏言東省歲饑青州濟南兗州所屬爲最苦支
給德州臨清二倉米石運價不貲且恐不能速至臣與撫臣趙祥
星議就近截留濟甯州漕糧五萬四千餘石卽行散賑其距水稍
遠州縣先酌給銀兩均不至乏食疏入報 聞明年五月疏言臣
屢奉 簡命所過直省州縣間有藉稱送差科派民財深滋擾累
請嗣後除事關重大仍 特遣部院官員外其餘概停差遣部員
交各督撫辦理得 旨薩穆哈奏州縣藉稱送差科斂百姓所見
最真部院大臣奉差出外本非得已其藉端科斂之州縣應嚴行
禁止下九卿詹事科道會議尋奏州縣科斂俱照貪官例議罪其
失察上司並交部議處七月調吏部左侍郎二十年五月擢左都

御史十二月遷工部尙書二十一年五月奉 命察視石景山至
盧溝橋石隄奏言石景山隄內本係官地自康熙元年招民開墾
荒田十頃以致侵損隄根請 敕戶部豁免所徵糧銀仍飭盧溝
橋都司巡察毋令再行耕種踐蹋如遇雨水衝坍並令隨時詳請
報部修理 從之明年十一月山西地震 命薩穆哈察視十二
月奏崞縣忻州定襄五臺代州及振武衛被災尤重請發帑賑濟
得 旨山西新經地震雖遣官察賑其崞縣等處地丁錢糧仍分
別蠲免以示軫恤二十三年正月 上甄別部院大臣以薩穆哈
黽勉供職部務漸覺整理 諭獎之復所降級二十四年十一月
河道總督靳輔請於高郵寶應諸州縣下河築隄束水以注海按

祭使司于成龍請開濟海口故道大學士九卿議從靳輔上詢
問日講官之籍隸江南者侍讀喬萊是成龍議力言靳輔奏不可
行上日講官之議如此未知百姓如何濟河原以救民其令尙
書薩穆哈及學士穆成額速往淮揚會同漕運總督徐旭齡巡撫
湯斌詳問地方父老有利無害方可舉行二十五年二月薩穆哈
還奏詳問居民僉言從于成龍議則積水難施工力從靳輔議則
水中亦難取土請並暫停上諭曰海口不濬則泛溢之水無歸
潛之使水有所洩淹浸田畝可以涸出令薩穆哈與于成龍同九
卿再議尋以成龍言欲開海口必修治串場河費至百餘萬兩九
卿奏停之是年湯斌入爲禮部尙書奏言開濟海口原以水大暫

停若竟中輟萬一遇水災下流諸城付之巨浸矣向會與薩穆哈言之上召問薩穆哈奏曰臣等會勘海口七州縣人民各陳地方情形語言不一擇其通達事體者每州縣十人詢以利害皆以開濬爲不便故暫從輿論上曰爾意此河可以開濬否奏曰大隄恐不能築若將下河高阜陸續疏通使積水入海似亦可行仍下大學士九卿議如于成龍前奏行特命內閣學士孫在豐督濬論曰下河取議應開薩穆哈何獨以爲不可下部議以回奏失實革職得旨佐領行走尋授步軍翼尉三十二年仍擢工部尚書三十九年三月召工部堂官諭曰淮揚百姓久罹水患亟宜拯救此係爾等專責近日河工徒費帑銀毫無裨益推原弊

端皆在爾部凡河臣啟奏恐干部駁隨卽遣人營求爾部鮮不受其請託者若此弊不除黃運河何由奏績薩穆哈奏曰臣等卽當遵 旨嚴禁 上曰豈止嚴禁他人卽爾等亦宜改悔九月工部上本年雜項報銷冊復以估計浮多具題檔案不開細數及委員多瞻徇請託之弊傳 旨申飭並 諭薩穆哈曰爾部叢弊甚多每給發工銀司員多侵蝕入己爾在部年久豈得諉爲不知爾當自爲身計是月薩穆哈以老病乞休得 旨薩穆哈在職四十餘年部務何以不知弊端何以不悉乃歷年碌碌帑金皆致虛糜及奉嚴旨遂欲借端離任虛僞巧詐已極著革職仍令稽察工部弊端一一舉出儻仍前執謬朕不能寬貸也四十三年正月 諭內

臣等奉命查勘河道工程
五十一
務府大臣曰去歲京城內外河道支領帑銀甚多修築甚少朕早
已聞知爾等攜工部冊檔往工所察勘覈估具奏尋奏外河監督
色克圖領修二十六處止修十處蝕銀一萬五千餘兩內河監督
鄂爾吉納領修六處止修二處侵蝕銀三千餘兩工部堂司官未
經詳察輒將帑銀給發並請議罪事下都察院刑部審擬色克圖
鄂爾吉納並論斬工部堂司官分別擬罪有差薩穆哈收受色克
圖馬匹又從家人索匠役銀三百兩事發後始給還擬絞候五月
法司復奏前任監督噶楚哈圖木岱彭騰却等侵帑罪狀噶楚哈
等揭各堂官皆受賄薩穆哈歷收銀二千三百餘兩請旨嚴鞫
薩穆哈以年老衰頹負恩虧帑願將家財還項領請是月以病

卒於獄應追銀兩令其子完繳

右 國史館本傳

刑部書狀員收刃部 卷五十一 題或十

七

徐元琪

徐元琪江南武進人順治十二年進士授刑部主事十四年升員外郎充廣西鄉試正考官十五年升郎中授福建建甯道十七年調山西冀甯南道尋丁母憂服闋康熙十二年補直隸口北道十五年升光祿寺少卿尋擢太僕寺少卿通政使司左通政二十四年升太常寺卿二十五年三月升通政使閏四月升左副都御史二十六年五月疏言臣按歷代北海祀典禹望祭於洛州卽今之河南府宋望祭於孟州卽今之懷慶府明亦望祭於懷慶說者謂懷屬之濟源潛通北海故於此建濟瀆廟並北海望祭焉 本朝定制東海祭於萊州南海祭於廣州西海祭於蒲州至北海沿宋

明之舊仍祀於懷慶係在京之南於義未合謹按北鎮醫巫閭山
在今奉天府屬山旣爲北鎮迤北之海豈非北海況盛京爲本
朝發祥之地長白山並黑龍鴨綠諸江支分派合悉朝宗於海
北海之祀請 敕更正定改祀於混同江庶方位允協若謂歷時
已久不可輒更臣按北嶽祀於恆山之曲陽歷二千餘年 本朝
用科臣言改祀於渾源州北嶽之祭可改何獨疑於北海疏入下
部議行六月以親老奏請開缺回籍終養尋丁父憂二十七年卒
尋 賜祭葬子永甯康熙二十年舉人永宣康熙三十九年進士
俱候補主事

右 國史館本傳

康熙二十六年冬十二月 孝莊文皇后崩公卿在籍者同軌畢
赴於時通議大夫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徐公見星而奔明年二月
哭臨 宮門之外旋寢疾三月日卒於邸舍年六十 天子謂公
盡瘁可憫許馳驛送歸 遣江南布政司官 諭祭及葬是年十
有一月卜幽宅於瀟湖之濱既葬公子永甯永宣以碑文爲請葬
會襄與公同 朝知公德善行義不敢以不文辭公江南人先世
自江陰徙武進曾祖某不仕祖秉忠同知夔州事 贈通議大夫
通政使司左通政考賜充鄉飲大賓 封通議大夫通政使司左
通政妣白太淑人公諱元琪字輯五荆山其別字也年二十補學
官弟子以明經貢入太學順治十一年舉順天鄉試明年會試中

式 賜進士出身除刑部主事歷員外郎郎中庶獄明允典廣西
鄉試士服其識鑿旋以福建按察司僉事分巡建甯際閩海未靖
士人或依山爲砦反側不安公偵得其實誅凶渠盡釋餘黨眾乃
散尋移山西布政司參議分守潞安丁母憂服除以原官分守口
北道時官鎮未立府縣止同知府事一人治事兵民一相關則戴
甲而諱公至和訓將士嚴斥埃增亭障葺城垣修學舍邊境晏然
會雲貴變起 王師討不庭軍中需馬急公出家所有田租錢首
買馬資騎戰 天子嘉獎命從優議敘踰年擢光祿寺少卿牲牲
乘盛京事情勞躬視滌濯旬積惟謹遷太僕寺少卿馬政畢修進
道政使出納惟允轉太常寺卿遇大饗祀奉香執帛行步中規矩

升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夙夜在公振綱肅紀祀典岳瀆之祭北海
廣澤王望瘞之禮唐於洛州宋於孟州公上言東西南北當以天
子建都之地爲準北海之祀宜於山海關迤北近海之地疏入報
可尋念親老陳情乞歸歸而父先卒居喪盡哀毀且瘠蓋公性
至孝愛慕父母不異孺子友同產兄弟通家財治喪紀教子姓有
家法里居遇懿親鄰比謙恭和易未嘗以貴驕人檢束僮僕不與
戶外事而能分人之憂爲善日不足服官三十餘年不喜躡進以
勤慎自勵故始終結主知凡覃恩者三加級者五侍宴乾
清宮從游西苑拜白金文綺之賜而又祭葬以禮可謂生榮
死哀也已公娶白氏太保康敏公六世孫贈淑人繼娶潘氏

國朝通志卷之三十一
封淑人子永甯康熙二十年舉人候補中行評博永定國子監生
永宣歲貢生永定早卒永甯永宣均好學有文女五俱嫁士族嗚
呼御史臺於古爲副相三獨坐百寮之師闕然後補之否然後明
之不專以言責爲務也後世居是官者往往藉繩糾之權以報恩
怨黨其同焉者而伐其異私以爲公訐以爲直又或伺君相之愛
憎附之以毀譽諍臣若是豈社稷之福哉公於廷議侃侃無隱及
條奏輒焚其草庶幾合乎小雅所云靖其爾位者與是難能也迺
作詩曰

徐望十門業高楚蘭陵產譽髦舉南宮領西曹內迴翔外敷歷屏
敞闕翰路澤潞上谷無震仄聊士月游升華主祿勳收馬羸作納

言允柔嘉陟奉常典三禮副副相長柱史秉吉直肅綱紀惟北海
百谷王濟同祀神何饗公建議徙冀方進有循退以義孝於親友
累弟用推仁及戚懿公之度其有容責人薄少詆攻持大體異小
忠公之才洵卓犖消亂萌人罔覺激其清激者濁公而在吾得朋
公也逝孰典型御靈輻歸林坳瀟湖濱筮得宅望鵝墩表鶴石宜
子孫遠泉脈樹松柏榆梓枌百世下碑長存思公德視此文

右神道碑朱彝尊撰

公諱元琪字輯五別字荆山徐之先出自伯翳爲嬴姓其後分封
徐以國爲氏徐後有偃王當周穆王時走死失國子孫散之徐揚
二州間故昌黎云徐氏十望其九皆本偃王系遠而譜牒不明公

先世家江陰不知於徐何望也明景泰間有諱泰者南京兆解元
官荆門知州泰子元菽官鴻臚寺序班始徙武進占名籍爲武進
人鴻臚君四傳至夔州別駕秉忠者公之祖邑諸生暘者公考也
公順治乙未成進士除刑部主事歷員外郎郎中出爲福建建甯道
僉事移山西參議以內艱歸服除補口北道駐宣府康熙甲寅乙
卯間滇黔亂猝起閩越東粵相繼煽動會朝議大出兵四征不庭
而太僕見馬不足以給軍公首輸家財買馬資戰騎 上嘉之詔
從優議敘徵入爲光祿寺少卿歷太僕通政使太常寺卿凡四遷
康熙二十五年拜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公爲人質厚有識器嘗官
不務表曝聲跡鎮以安靜在建甯弭山藪窟穴之奸在口北撫防

秋漬卒具有方略及歷位九卿益飭慎周密勤力於職非休沐不出有所建白鑿鑿傳經義可見施行在太常以北郊配位未愜上封事略曰 本朝稽古典禮分祭南北郊 圓丘南鄉奉 三聖並配甚鉅典也獨於方澤配位臣不能無議者謹按照昭穆之位分左右不分東西 圓丘南鄉則東爲左爲昭西爲右爲穆地祇旣北鄉則西爲左爲昭東爲右爲穆蓋東西有定方而左右無定位從正位所鄉而分考漢唐南北郊或分或合而地祇皆南鄉至宋政和四年引北牖蒼陰之義始改地祇北鄉配位從之而改宋太祖位西設東鄉其明證也明嘉靖九年建方澤壇因宋制地祇北鄉而配位仍設於東不應古禮 本朝因之未遑更定蓋嘉靖議

禮諸臣原知以左爲尊而禮官誤執以東爲左乃相沿至今耳然
明配位止一太祖或左或右尙無越次之嫌 本朝 三聖並配
左右易位因之昭穆失序況配位誤則從壇皆誤而 陵山之從
祀於嶽鎮者亦誤揆諸典禮實有未安是宜有待於 聖明之釐
正也疏入 上諭儒臣考論古禮學士徐公乾學韓公葵皆是公
議而廷臣有持地道上右之說者議遂寢而公疏亦畱中願有識
者避之爲副都御史有請正北海祀典疏略曰臣按歷代北海祀典
唐望祭洛州卽今河南府宋望祭孟州卽今懷慶府明亦望祭於
懷慶說者謂懷屬之濟源潛通北海故就濟瀆廟望祭焉 本朝
典禮東海祀萊州南海祀廣州西海望祀蒲州要爲允愜北海沿

宋明之舊仍祀懷慶臣愚以爲嶽鎮方位當以天子所都爲準往南而祭北海義竊未安謹按北鎮盤巫閭山在今奉天府境山旣爲北鎮川卽可爲北海請更定北海之祭就北鎮盤巫閭便若謂歷時已久不可輒更臣又按北嶽祀於恆山上曲陽歷二千餘年本朝用科臣言改之渾源州矣嶽祭可改何獨疑於祭海下其章令廷臣集議皆以爲宜 詔報可公奏疏尙多退輒削其藁雖子弟不得聞故傳於人者止此公念太公春秋高力請告歸歸而太公已前卒公持喪甫而月會 孝莊文皇后崩匍匐三千里赴闕哭臨尋遘疾卒於邸是歲康熙二十七年三月也年六十歲天子憫之詔給置傳歸其喪祭葬恩禮有加蓋異數云公里居以

孝友聞遇人恂恂謙謹親故雖疏賤必鈞禮教子姓有家法臧獲
數百指皆有執業儉約累積纖微太公之訓也然好行其德里聞
稱之其尤厚者爲座主陳公事陳名彩字美公廣東順德人官翰
林外遷常領道康熙元年當輕刑全活逮杖諸生千餘人諸生德
之以裁缺歸嶺南遽卒而家屬寓維揚妻妾相繼病歿僮僕散去
柯一子二女子甫一歲公攜以歸撫其一子一女爲營昏嫁成立
當析樁匳產悉與己子均同年生某撫其一女公卽聘爲子婦烏
庫足風末俗矣子永甯舉人官大理評事永宣貢生候補中書力
學工詩文與子厚婦陳女者永甯也

論曰東漢尙氣節故最重師門之誼桓榮爲朱普奔喪九江李膺

爲荀淑自表師喪蓋比比而有桂陽胡騰少師事實武武被禍獨
殯殮行喪孤孫輔年二歲騰以爲己子使聘娶焉輔旣長還實姓
以事列上事與此相類世往往言今人不如古者妄耳如公行義
豈讓騰哉兩疏髦髦幾釐祀典或從或不子采其文辭略著於篇
令後世議禮者有考云

右家傳邵長蘅撰

國朝書目考卷之五十一

十一

楊雍建

楊雍建浙江海甯人順治十二年進士十三年授廣東高要縣知縣十五年以總督王國光薦擢兵科給事中十六年正月奏言人君爲神人之主昨因 聖體違和傳諭孟春時饗 太廟遣官致祭至期 皇躬康豫仍親 廟祀此敬修祀典之盛心也乃回宮未幾復有南苑之行寒威未釋涉歷郊原恐非保護之道且古者蒐苗獮狩各有其時其非輕出可知設使獸起於前馬逸於後豈能無萬一之慮伏願 皇上出入以時起居必謹報 聞復奏廣東害民之政有八謂委吏太濫雜派太繁里役無定例用夫無定制鹽墾日橫私稅日盈伐薪採木大肆流毒均宜亟爲革除且兩

藩並建供億維煩今川貴底定請移一藩鎮撫其地下所司議行
閏三月遷兵科右給事中十七年正月疏陳朋黨之患釀於草野
欲塞其源在於嚴禁盟社請 敕下學臣查禁 諭曰士習不端
結社訂盟把持衙門關說公事相煽成風深爲可惡著嚴行禁止
如學臣有意徇隱一體治罪五月轉吏科左給事中十八年奏科
道據揭糾參恐揭報之人挾讎陷害請行禁止吏部以科道糾參
有虛卽反坐之例請無庸議 諭曰楊雍建原奏甚明科道不許
據揭糾參則光棍不敢挾私逞刁平人不致無辜被陷著照所請行
尋遷刑科都給事中康熙三年彗星見奏言 天心仁愛垂象示
警伏乞 齋心修省廣求直言詳詢利病有可以惠百姓者立賜

施行並 敕內外大小臣工滌慮洗心共修職業 諭曰楊雍建
直言可嘉星象示異皆因敷政失宜所致今惟力圖修省以答
天心四年三月疏稱治化之未溥由於臣職之未盡比者部臣惟
以推諉爲卸責無任事之實心督撫惟以蒙蔽爲養安無澄清之
實政部臣之推諉者明明本部應議之事或請咨別部或請飭督
撫以致一案之處分因一人口供未到而更待另議一事之行止
因一時文卷小誤而重俟行查至於地方利弊所關憚於釐正輒
云已經題定無庸再議如此則一二吏胥執定例以駁之足矣不
知滿漢堂司各官所司爲何事耶督撫之蒙蔽者民苦於差徭而
額外之私徵未聞建長策以除積困吏橫於貪暴而有司之培克

不過摘薄罪以引輕條向日行考滿之法則題報者皆稱職曾無
三等以下之劣員平時上彈劾之章則特糾者僅末僚不及道府
以上之大吏其中徇情容隱在所不免凡此推諉蒙蔽之習請
嚴飭內外大小臣工各圖報稱儻仍蹈故轍立予罷斥以儆官常
報 聞五月遷通政司右通政八月轉左通政十七年遷太僕寺
卿十八年正月擢都察院左副都御史二月充會試副考官尋授
貴州巡撫十九年以吳逆餘黨尙未殄滅疏言撫標見有二營請
增設一營以備戰守經部議駁 上以貴州新經恢復地方緊要
特旨允之二十年請量減徭役補葺民舍招集流亡其供應夫
役藉端私派者並請革禁 諭曰該撫速行招集流民務令得所

除供應大兵諸正役外有以私事擾民者指名劾奏二十二年疏
陳平溪清浪鎮遠偏橋四衛土地錢糧隸於湖南驛站夫馬則屬
貴州甚爲不便查平溪清浪二衛原係湖南地方應將驛站改歸
湖南管理其鎮遠偏橋二衛土地錢糧應改隸貴州驛站諸費卽
由貴州撥給得 旨允行二十三年授兵部左侍郎二十五年以
親老乞終養 允之四十三年卒 賜祭葬子中訥右春坊右中
允慎言康熙戊午科副榜中哲江西饒州府同知中吉候選主事

右 國史館本傳

公諱雍建字自西一字以齋姓楊氏杭州海甯人補嘉興府學生
貢入國子監順治甲午舉順天鄉試明年乙未會試中式 賜同

進士出身除知高要縣事充廣東丁酉鄉試同考擢授兵科給事中轉禮科右給事中充己亥會試同考官再轉吏科左給事中晉刑科都給事中以疾去尋起原官內升以京卿需次田里復召入省食四品俸管戶科給事中轉禮科掌印給事中遷兵部督捕右理事官晉右通政使轉左歷太僕寺卿擢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充己未會試總裁奉 詔巡撫貴州 覃恩封光祿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加三級入爲兵部左侍郎以母年高上章乞終養報可歸侍奉者四載旣免喪分 命修理高堰以勞成疾引還此公立 朝持節在野之進退本末也高要當廣右之衝制府駐節於是師行絡繹供億甚繁羽書一至徵民夫累百動遭鞭笞夫遇

點冊逃避吏胥繫之若牽羊犬納清解宇隙地凍餒者多公下車
未久歲除飲椒酒起曰民夫亦人子何忍使之露宿命徙廊廡下
兼徹酒饌給之夫泥首謝有泣下者平南靖南兩藩王兼鎮南海
鹽穀絲麻輸官價百倍而縣境羚羊峽產硯遣其採采石日役黃
岡村夫匠無算篝火入巖穴有失氣死者公力減浮費掾以硯奉
公卻不受人或比之包孝肅云師中索榕樹條爲緝繩以然礮火
風雨不熄有百夫長持軍符下縣徵解語不遜公坐而捷之泣告
其帥帥愍之制府王公國光王公語曰書生彌項廉吏方剛是不
可犯乃杖百夫長薦公於 朝故事州縣守令歷再拜始預薦牘
三年方報最其次給由量銓公治高要甫一載就徵洵異數矣

世祖章皇帝召試者再授兵科給事中時 駕幸南海子公首
上疏請慎起居其略曰郊原陟歷雖非畋游可比然馱起於前馬
逸於後驚屬車之清塵不能無萬有一危之慮 世祖震怒宣公
蹠苑庭而數其罪公神色不動 世祖徐爲霽容尋備陳廣東八
害大指謂委署太濫雜派太煩里役無定例用夫無限數鹽埠日
橫私稅日盈斫柴采木肆流毒皆切中時弊且云以敝劫之輿民
任兩藩王之公務爲力不支目今川貴底定合移一王坐鎮其地
斯則盈庭不敢置議者公以小臣新進獨奮舌及之既而靖南移
鎮福建人或謂公之啟沃上協 天衷者深也明季東南文士倡
爲復社海內應之著錄者二千餘人其後十室之邑三家之邨莫

不立有文社茲牲以盟張樂而宴與者結路人爲弟昆道不同則
親楚視同讎敵凶終隙末靡所不有公上言明黨之禍曠於草野
欲塞其源必先杜絕盟社得旨飭學臣嚴禁焉由是士知閉戶
讀書各敬其業公事世祖歷三垣三載疏前後三十上嘗一日
而上九疏於是臺省敢諫之臣數浙人居多而輿論以公於天下
事獨見其大羣推公居第一今天子卽阼方在諒闇奏事者見
顧命輔臣皆長跪公入獨立而語輔臣以目送公曰此南苑上書
諫獵者也自是奏事者不跪及復起掌刑科印歲在甲辰冬有星
孛於翼軫抵降婁公之同官有言此名含譽星爲今天子受命
之祥非彗也公上言宋咸平初彗見營室明成化中彗埽三台出

天田入太微垣考其時或下詔求言或允羣臣言修省故不爲災
敢請 皇上清宮齋戒力圖修省發 德音下 詔旨廣求直言
詳詢利病有可惠百姓者立賜舉行並飭內外文武大小臣工滌
慮洗心共修職業則無難轉禍爲福 天子以公從直建言可嘉
優旨荅之遂赦天下公於天安門聽宣讀赦書是日接 御前發
下紅本二獄囚當決吏鈐紙尾進請鈔發公曰昨頒赦而今日行
刑是 詔令不信於天下也紅本當封還同官皆變色爭言不可
公曰六科以封駁爲職古制也吾封之咎吾任之不以累公有
旨三法司再議二囚得不死用是直聲益震朝野公之出撫貴州
也湖北川東南甯定道次銅仁無一卒之衛賊烽火迫城下官屬請

避去公曰銅仁黔地巡撫身任封疆去安之因命燔其後山開南
門以待偵者賊疑有伏不敢前既至貴陽疏立營制禁侵掠蠲賦
稅省力役安集雁戶俾有甯居師旋有約束不明者輒上章劾奏
軍中號爲楊一本舊例苗名長官謁見巡撫必臨鼓角交戟支於
門俾拜其下公曰無庸引至座前問疾苦予以飲食土司咸輸服
公之始至也貴陽斗米直五千錢公請餉之章屢告輓運相繼士
飽馬騰民獲晏安版圖既復翦其荒茅叢菁教以耕耨比及三年
芸敷稻田遂成樂土 天子嘉公成績 特召爲兵部左侍郎公
在行閒久諳習軍政西南徼將弁多公拔擢以是入贊中樞若明
鏡無塵雖遠舉照及歸養北堂晨羞夕膳而以粗糲自甘遇筮筮

國朝文獻通考卷之三百一十一
三十一
舊交胸無水旱冰炭田衣山屐舍車而徒行道者不知爲一品貴
人也公之文學早見知於世祖稱公所上章奏盡好文字迨巡
撫命下入謝賜宴瀛臺舊例止子鞍馬甲冑而已公獨拜
命騎入東華門加賜白金五百兩表裏各十段以行天子時
巡公迎鑾三百里外御書松喬堂扁俾懸於宅訃聞賜
祭葬如典禮公所撰有黃門疏彙二卷撫黔奏疏八卷政學編一
卷景疏樓詩文十卷自怡集一卷曾祖鸞祖萬年不仕考斌學官
弟子均以公貴累贈光祿大夫娶唐氏誥封一品夫人先公
卒子男四人中訥康熙辛未庶吉士授翰林院編修加二級慎言
戊午副榜貢生中哲國子監生選授廬州府通判中吉歲貢生女

一人嫁國子監生陸世璜孫男九人守知庚辰進士淮安府同知
餘未通籍孫女八人皆適士族曾孫女二人尙幼公生於年月日
卒於年月日夫人唐氏生於年月日卒於年月日康熙丁亥十一
月中訥等卜壤於縣治東三十里湯家峴合葬公夫人於新阡先
期來乞碑銘彝尊昔游嶺表舍館公所於公爲老賓客知公爲詳
念公一話一言必準於古從容以和和而能介剛無虐簡無傲激
不清撓不濁其盛美不可得而具書特粗舉大綱焉爾系之銘曰
鹽官漢縣左海環之百谷所歸曾不盈而篤生楊公文武兼資學
原王郎書借褚薛早貢成均如圭琢切名高淡墨柳袍是纈牽絲
奉檄百製騰言不畏強禦不憚上官憂民之憂晨暮罷餐公之宰

臣拜月而可 帝有恩言夙駕冕舸入居入舍掖門之左袖書諫
獵首犯逆懸雷封雖邊哀彼燁人有言無隱有氣必伸息事甯人
輕從薄賦黃緣務絕朋比用杜警諸樹藝先去其蠹入告我 后
敬天之渝星違其次修省是圖 帝曰直哉乃下赦書古給事中
坐歸駁正降而結舌有順無諍公嘗疾風草心尤勁謂赦既頒決
囚非宜封還 詔旨侃侃不阿法司服念出諸網羅臺諫陳言發
部議事所司覆奏曰毋庸議公斥其非傲于有位粵稽帝典納言
命龍周有伯同僕臣是庸若三獨坐尤庶所宗 帝曰黔南遠處
未過志弄銀章溥德天末公拜稽首愛辭 禁閑邇者懷之遠者
綏之策我庶士弘我六師允章勉女蒸然來思反側既安如宇日

闢伐其棘荆播以黍稷乃亦有秋樂國樂國 帝眷勞臣入爲司
馬裘衣遄歸薄言觀者公望公才舍公誰也今之仕者莫有遐心
知進不退終焉陸沈公請養母孝思足欽天之報施於善人厚子
孫繩繩各佩章綬百祿攸宜克昌厥後旣得吉卜神兮式憑丸丸
松柏秀於岡陵我銘以實國史是徵

右神道碑銘朱彝尊撰

臣等謹將各省不系

三

王騰

王騰山東福山人順治十二年進士授戶部主事 聖祖仁皇帝
康熙五年充廣東副考官六年遷員外郎八年遷刑部郎中十九
年授四川松威道時逆孽吳世璠未滅大軍分剿永甯建昌諸賊
黨進征雲南水陸數千里皆峴崖危峻管運軍糧至蝦蟆灘覆
舟又墜馬於獅子坎仍克期前進轉輸無誤二十四年七月壘溪
大定堡山後生番阻截哨道抗撫肆掠巡撫韓世琦奏調官軍進
剿令騰駐劄茂州彈壓並同松潘鎮總兵高鼎會議先撫後剿機
宜騰馳至大定堡傳示招撫反覆開諭番族盤踞巴豬寨且恃有
雙馬列角廟山卓沙白卜等寨爲之羽翼佯就撫仍抗命高鼎往

國朝通志卷之三十一
前列角寨隄駐營山頂製白旗樹立近寨令願投者奔赴旗下免
死安插又令安撫司蘇天榮等持白旗號布招卓沙白卜等六寨
復令瓦寺土官招雙馬廟山二寨俱就撫巴豬寨負固如故官軍
由廟山進圍斬獲無算於寨內搜獲偽印偽劄窮追至黑水江賊
渠挖子被焚死山後番眾悉降九月遷直隸口北道未之任循例
以松威道計典入 觀二十五年三月疏言四月應運柎杉經撫
臣韓世琦以匠夫不敷奏請湖南等省匠夫協助 詔工部覈計
邀 恩免運十分之七伏思建造 太和殿近係中外萬國之觀
瞻遠係 聖子神孫億萬年之基業採運木料乃臣工職分庶民
子來豈容置喙但事出艱難有勉強竭力而後可爲者亦有勉強

竭力而終不能爲者四川境地大半環山巉巖虧蔽惟成都稍稱
平衍並無大柁其有大材者皆人跡罕到斧斤難施所以久存遙
望一木必多方緯拽始至其地足胝履穿攀籐側立施工旣難而
運路則白山抵江或百餘里或七八十里俱屬深淵幽壑一溪之
行紆折幾盤必費多力而始轉一石之塞橫互長川必待暴水而
始過採取必須搭架拽運必須墊低就高木在溪閒利於汎漲木
在山陸又累於汎漲故陸運必於春冬水運必於夏秋非可一徑
而行計日而至儻民力稍可足用卽竭蹶豈敢貽誤乃四川幅員
旣廣禍變相踵荒煙百里半甕俱無當年進兵臣行開運糧滿目
疲病死亡艱難之狀兵火之苦久在 聖聰自蕩平以來休養生

息瘡痍漸起然計通省戶口仍不過一萬八千九十餘丁不及他
省一縣之眾就中抽撥五千入山採木其供送衣糧器具又必盈
千累百且此遺發民夫遠者千里近者數百里耕作必致全廢國
賦憑何辦供請 敕撫臣親至產枏處所察勘可以竭力祈運者
幾何星速採取其設法竭力而必不能祈運者題請定奪下九卿
議以已經議減仍令祈運 上曰四川山路險阻人民稀少且歷
經兵火困苦已極採運枏木必致甚累小民今塞外松木材大可
用者甚多若取充殿材卽數百年亦可支用何必枏木著停止採
運十一月吏部循例開列河道內升京堂官十員隨名未預 特
旨內升二十六年三月授光祿寺少卿轉通政司參議鴻臚寺

卿十月遷太常寺卿十二月授江西巡撫二十七年正月 陛辭

諭曰巡撫爲地方大吏以操守爲要大法則小康百姓俱蒙福矣
陽葵曰臣向在四川不取民間粒米束草惟帶一一家僮日費取給於家中不敢有私 上曰身爲大臣尋常日用豈能一無所費若必分毫取給於家勢亦有所不能但操守廉潔念念從愛百姓起見便爲良吏人貴始終如一朕特簡爾當砥礪清操地方一切利害有關百姓不妨事事奏聞陽葵曰臣當嚴禁屬吏科派及詞訟賄賂諸弊 上曰爲大吏者亦須安靜安靜則爲地方之福凡貪污屬吏先當訓誡若始終不悛乃糾劾可也瀕行於常例外賜盤費銀一千兩三月擢閩浙總督將入閩奏江西地方向來

測徹自蕩平叛逆之後節年蠲免銀米二百萬有奇民生漸裕然徵收之弊尙爲民累錢糧明加火耗暗加重戥每兩多一錢五六分不等部院司道府皆有解費又多收一錢一二分不等臣入境之初火耗已減解費尙存卽揭示剔除積弊自巡撫衙門起去舊更新官役上下大小雜費盡革有犯必懲漕糧官收官兌 本朝定制通行惟南昌新建二縣棍徒把持尙仍民兌臣俱行革除漕運積年陋規搜剔無遺止許遵照定例每石漕米加銀三分米三升漕規止此其餘款項皆屬橫徵弊端向日行之恬不爲怪一經指破眾共曉然自從此知漕原無費也但在民則省費在官則失利未有不以刻薄怨臣者恐臣去之後空言無用乞 天譴嚴禁

不致前弊復生下所司知之五月次邵武疏言湖廣督標裁兵夏
逢龍據武昌叛黃州失守儻滋擾江西應調閩兵協剿十月疏言
自海氛既靖之後 皇恩浩蕩大弛海禁許民貿易捕爲生遂有奸
徒雜入商販出洋劫掠半歲之間報有數次屢檄鎮營擒捕多以
賊踪往來飄忽凡執離汛遠洋定例不准會哨爲辭臣思無事自
當恪遵定例有事豈宜仍拘疆界卽遣標員持令箭飛檄温州總
兵蔣懋勛黃巖總兵林本植駕船出洋剋期痛剿復令定海總兵
董大本出洋逐嶼徧搜賊踪閱三十餘日溫黃二鎮赴楊柳坑大
陳嶼等處獲賊船三定海鎮赴楊柳馬蹟外洋斬殺拒捕賊眾獲
賊船四又於白沙灣獲賊大船一其生擒賊徒俟審明定擬疏入

報聞以思頭島盜首楊仕玉未獲密差標員李涵往甯波偵
緝遣人詭投賊夥盡得楊仕玉自稱統海大將軍於思頭島及戰
敗後養創窩家復通線下海運械狀悉擒之審釋被擄難民百十
一名論斬盜首楊仕玉等十六人餘杖流二十八年上巡幸浙
江騰迎 鑾無錫舟次遵 旨議入學廣額名數奏請照順治五
年以後額數府學六十名大學四十名中學二十五名小學十二
名九卿議定府學二十五名大學二十名中學十六名小學十二
名及 駐蹕杭州 賜騰 御用冠服 諭曰爾任總督凡事實
心辦理操守清廉浙閩黎庶稱爾爲清廉總督故特加優賚五月
丙升戶部尙書二十九年二月以墜馬傷疾乞休 命在任調理

五月疏薦濤乳知縣邵嗣堯清廉慈惠得 旨優擢三十年六月以老病求罷 温旨慰留之三十二年四月同工部尙書薩穆哈往賑鳳翔府饑三十一年五月復乞休 上慰留之三十二年正月 召大學士九卿等同河道總督于成龍入對 諭責成龍平日排陷新輔並及陟與左都御史董訥內閣學士李應薦畏懼成龍交相附和尋各具疏引罪部議並革職鵬得 旨以原品休致三十四年五月卒於家 賜祭葬如例

右 國史館本傳

哈山

哈山鑲紅旗滿洲人姓富察氏世居納殷地順治十四年由官學生授鼓廳筆帖式康熙十五年遷禮部主事二十年四月監督九江關稅務八月疏言九江關定例徵船稅不徵商貨但僻在一隅惟江南等省往雲南貴州四川湖廣之船由此經過其往福建廣東廣西及江西省城者則由湖口縣入鄱陽湖近年用兵雲南商船不至川木罕下僅徵湖廣一省商船是以稅多缺額惟湖口爲八省咽喉各路接壤之區移關於此不惟徵稅有餘且可控扼八省臣查明宣德年間始立九江關嘉靖萬歷中曾移湖口本朝順治初年仍歸九江十二年監督費達復以移關請下撫按議時

撫臣卽廷佐以湖口地險易損商船議寢康熙十六年監督梁忠以軍興需餉請移湖口徵收部議不准所以屢移屢止者 聖心至仁不以足稅爲急而以損船爲念也臣今親往湖口察看形勢縣城在江東岸大江由城西東北流鄱陽湖之水南來會江城南沿山一里有狀元灣三里有鳳凰磯五里有文昌汛此船自湖出泊處城北臨江一里有麒麟河三里有武曲港五里有柘磯港此船自江入泊處明代移關時所築舊隄雖壞可以修理停泊將九江進徵湖廣一省商船移於湖口與六省商船一體徵收庶不致缺稅額下九卿科道議 命卽中伍巴什王九鼎會同巡撫李士楨詳看附近湖口之八里江梅家洲三里江耽鵝洲琉璃江惟水

消可泊柘磯港武曲港文昌汛麒麟河虹橋港狀元灣水漲可泊
繪圖以聞仍下九卿議九卿等一議以順治三年至康熙十九
年內溢額者二十年共十二萬七千四百餘缺額者十五年共五
十五萬二千五百餘既移關可以溢額應准行一議湖口消漲隨
時無一定泊處恐風濤不測有覆舟之患關稅缺額之年皆因滇
黔等省用兵商賈不行所致今各省蕩平商旅通行不至缺額議
移未便得旨仍著畫一議奏尋議移駐一年俟稅額具題到日
再議得旨允行後監督蘇赫裴憲度等以二十二年分所收船
稅銀十二萬九百六兩零具題下部議作爲額移關乃定二十一
年遷兵部員外郎二十二年調吏部二十三年御試八旗文學

之臣以御製竹賦爲題繙譯以覘滿漢文義自通政使以下筆帖式以上五百餘員上親定等第哈山列一等擢右諭德二十四年轉左二十九年遷內閣侍讀學士三十五年遷內閣學士三十六年二月調左副都御史六月遷盛京禮部侍郎四十二年十月疏言臣部所役納戶採牧校尉等八百二十五人內無力婚娶者百六十餘此等人役因無室家往往不務生計逃避官差請發盛京戶部銀四萬兩做照公庫例派員經理一分生息以六年爲期本還戶部可得息銀二萬八千餘兩陸續給與無妻壯丁完娶銀人五十兩仍將餘銀生息久遠有益下部議從之四十九年五月遷吏部右侍郎五十年五月轉左命往科爾沁審理台吉

特古斯違禁畱阿雜爾喇嘛一案得特古斯及侍郎拉都渾坎飾
狀具奏稱 旨如所擬降革有差旋畧禮部尙書事十一月擢刑
部尙書列議政大臣五十一年五月 諭曰刑部事件甚屬緊要
自補授哈山以來參革劣員剔除積弊辦理之事明而不煩一應
積案漸次完結可謂效力但意在速完或致草率刑名關係重大
務須加意詳慎以副委任至意七月疏奏完結事件得 旨嘉獎
五十二年三月 萬壽聖節與 賜年老大臣等宴 賚冠服十
二月誤將 特旨發遣不應援赦之流犯常明入彙題釋放得
旨切責下部議革職五十八年卒於家年八十有七子富明安官
總督自有傳

國朝通志卷之五十一

右 國史館本傳

彭之鳳

彭之鳳字北海湖南龍陽人順治戊戌進士入翰林改監察御史
歷戶禮刑三科給事中練達時務有請修 實錄及靖西山賊簿
積儲緩徵科禁獄卒浚虐諸疏皆得 旨俞允晉光祿寺少卿卒
於官

右傳李元度撰

醫學通考卷之五十一

五十一

國朝書獻類徵初編卷五十一目錄

卿貳十一

王士禎

馮甦

屠粹忠

葉方藹

蔣宏道

顧八代

李仙根

田喜霖

周國柱

補錄

王士禎

國朝書獻類徵初編卷五十一

通奉大夫前署江西巡撫江西布政使司布政使湘陰李桓輯
卿貳十一

王士禎

王士禎山東新城人順治十五年進士十六年授揚州府推官

聖祖仁皇帝康熙三年總督郎廷佐巡撫張尙賢疏薦其品端才
敏奉職最勤總河朱之錫亦以委盤河庫綜覈精詳協助隄工剔
除蠹弊疏薦下部敘錄內升禮部主事遷本部員外郎八年司權
清江關還遷戶部郎中十一年充四川鄉試正考官還丁母憂十
五年六月仍補戶部郎中十七年正月 召對懋勤殿 諭吏部

曰王士禎詩文兼優以翰林用遂授侍講二月轉侍讀十月充順
天武鄉試正考官十九年十二月遷國子監祭酒二十二年十月
同司業劉芳誥疏言自漢高帝時以太牢祀孔子至唐宋元而隆
以王號明化治間尊以八佾十二籩豆其改大祀而爲中祀則嘉
靖九年張聰之議謂孔子生未得位不當舞八佾不知以位言之
非但不得舞八佾並不得舞六佾乃前代尊崇之有加無已者以
道德不以位也且禮祭從生者以天子而祀其師自當用天子禮
樂乞 敕禮臣與廷臣詳議籩豆樂舞之制又疏言從祀諸賢諸
儒名號位次尙宜釐正如十哲之位自明嘉靖閒議去封爵之後
稱冉子者凡三未有辨別兩廡諸賢諸儒從祀者也至有明一代

理學肇自霍州學正曹端其學以誠敬爲主禮部尚書章懋由博
返約斂華就實國子監祭酒蔡清所著蒙引尤見窮理之功禮部
侍郎呂柟左春坊贊善羅洪先刑部侍郎呂坤操履篤實咸有著
述發明聖道此明儒之當從祀者也絳州貢生辛全生值明末
力以正學爲己任著書甚富以時代稍近未敢輕議乞 敕進遺
書或可仰裨 聖學之萬一又疏言國子監所貯十三經注疏二
十一史版刊自明初至崇禎十二年修補後迄今四十餘載不免
漫漶殘缺宜及時鳩工修補並 敕江南督撫察訪前明南監經
史版如未散佚卽行令學臣收貯儒學尊經閣中以嘉惠來學國
疏並下部議部臣以避豆樂舞名號位次應俟 頒發會典遵循

增祀諸儒及徵進遺書均俟明史告成覈定其經史南北版修補收貯事如所請行二十三年十月遷少詹事十一月奉命祭告南海二十四年請假歸里旋丁父憂二十九年正月補原官三月遷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尋充經筵講官並國史副總裁十月遷兵部督捕侍郎三十年二月充會試副考官三十一年八月調戶部右侍郎三十三年六月轉左充淵鑿類函總裁三十五年正月奉命祭告西嶽西鎮江瀆三十七年七月擢左都御史三十八年六月御史郭金城奏裁冗員事下吏部同都察院酌定應畱御史員數士禎言御史二十四員必不可減從之十一月遷刑部尙書四十年四月請假遷葬上諭廷臣曰山東人偏執好勝者多

權王士禎則否其作詩甚佳居家除讀書外別無他事可給假五
月不必開缺十月仍赴京任事四十三年七月步軍統領托合齊
以宛平縣民薛應元控訴捐納通判王五太醫院吏目吳謙送刑
部治罪刑部奏王五倡索私債縱僕鬪毆革通判職吳謙不知情
免議得旨下三法司嚴審王五係已革工部匠役改名捐納通
判屢違兇斃命應斬吳謙同謀詐索應絞原審未得實之部臣降
革有差士禎降三級調用九月左都御史舒輅等奏據革職刑部
司員孫叔貽關福席爾璠赴訴原審王五吳謙先已取定口供續
派辦彙有雲南司主事馬世泰囑開脫吳謙是以但擬王五流徙
士禎同侍郎陳論謂一流徙一免議輕重太覺懸殊令改彙乃改

流徙爲褫革請 旨集質復得王府護衛色爾炳以開脫吳謙囑
長史穆爾泰轉囑馬世泰狀各論罪如律士禎與陳論辨未受囑
坐瞻徇革職四十九年十二月 詔加恩公事聖誤年臻耄耋在
籍諸臣復士禎尙書銜五十年五月卒於家年七十有八所著有
帶經堂集皇華紀聞池北偶談香祖筆記居易錄分甘餘話粵行
三志秦蜀驛程隴蜀餘聞漁洋詩話 國朝謚法考諸書兄士祿
順治十六年進士官考功司員外郎士祜康熙九年進士並能詩
士禎爲編錄成集 今上乾隆三十年四月 諭閣臣曰原任刑
部尙書王士禎積學工詩在本朝諸人中流派較正從前未邀易
名之典宜示褒榮以爲稽古者勸其察例議謚 賜謚文簡其名

久作士正三十九年十二月 諭曰王士正之名原因恭避 廟
諱而改但所改正字與原名音太不相近恐流傳日久後世幾不
復知爲何人今改爲士禎庶與其弟兄行派不致混淆凡各館書
籍記載俱一體照改

右 國史館本傳

新城大司寇王公以疾薨於家余旣爲位以哭越三月孤子啟涑
等以公與宜人合葬有日謂稔知公者莫余若乃奉其行述來請
銘余與公生同庚仕同時謬以文章氣誼定交京師嗣是宦跡各
天每歲郵筒往復商推詩文都不及世俗事相好無閒者數十年
昔鍾子期死伯牙不復鼓琴傷知音者希也余與公倡和久切劇

攻錯辱附賞音聞公凶問愴然有棄琴之感矧年迫桑榆舊遊星散忍無一言報公九原而違諸孤之請耶按狀公諱士禎字子真一字貽上號阮亭先世自諸城徙家新城爲濟南望族代有隱德自潁川公以下三世皆以太師公象乾貴累贈少師兼太子太師兵部尙書太師公母弟方伯公諱象晉以公貴 贈資政大夫經筵講官刑部尙書季子明經公諱與敕以公貴累 贈如其官生子四公其季也公生有異稟初入家塾善屬對能五七言詩不由師授出語往往驚其長老年十一應童子試縣府道皆第一十八歲中順治辛卯鄉試闈中定元三日旋改第六品格實駕元之上祖方伯公年九十一猶及見以家藏邢太僕書白鸚鵡賦賜之乙

未中會試公欲專攻詩古文詞不與 殿試明年省伯兄西樵公
於東萊學舍晨夕倡和有作成囊戊戌 殿試二甲謁選得揚州
推官揚當孔道四方舟車畢集人苦應接不暇公以遊刃行之與
諸名士文譙無虛日嘗因公事往來白門吳下詩日益工始自號
漁洋山人漁洋太湖中山也庚子秋充鄉試同考官名士多出其
門蘇海寇諸重案全活無辜甚眾又設法募請大僚及眾商代輸
欽贖二萬揚屬積逋一清癸卯冬充武關同考官甲辰會元其首
卷也官揚五年內擢禮部主客司主事與同朝諸名公爲詩會合
肥龔宗伯主壇坫時余自黃州通判入 覲始與公定交如平生
歡已遷儀制司員外郎旋權清江關司船廠屏除陋規任滿遷戶

部福建司郎中王子秋典四川鄉試歸途丁母艱服除補戶部四
川司郎中時 上留意古學 特詔公懋勤殿試詩稱 旨次日
傳 諭王某詩文兼優著以翰林官用遂改侍講旋轉侍讀 本
朝由部舊改詞臣自公始實異數也 上令入直南書房效賜飲
食文綺無算尋充明史纂修官己未冬典順天武闈會試先後三
狀頭皆其門下人豔稱之次年遷國子祭酒禁絕餽遺取士多高
才生士以不出大賢門下爲恥首奏請定孔廟祀典依成弘間儀
制又請正從祀諸賢位號及增從祀理學真儒又請修經史舊版
雖部議未允行而有功正學良不愧人師矣甲子冬遷詹事府少
詹事兼翰林院侍講學士旋奉 命代祀南海禮成歸次遊廬山

謁闕里復 命後一日卽請假歸省俄聞贈公已先十日卒徒跣
慟哭作孺子嗚蓋公生而孝友雖期功之喪亦必歔歔累日輒廢
寢饋至性不可及也葬畢赴補晉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尋遷兵部
督捕右侍郎充經筵講官 三朝國史副總裁其在督捕三年酌
定條例奏請准行意在和平寬厚不輕提一人用杜州縣之擾軍
民德之卒未主試禮闈文風特盛壬申補戶部右侍郎兼轄京省
錢法甲戌轉左前後官戶部七年苞苴不入蕭然如寒素尤爲人
所難丙子春載 命代祀西岳西鎮江瀆戊寅晉都察院左都御
史正己率屬務持大體仍 命直南書房編纂 御集會御史郭
金城上疏請裁冗員下九卿議遂有欲裁御史數員者公力持不

可曰 國初設都察院御史至六十員後減至四十員及停止巡按之差所存僅二十四員每至巡城監禮侍班等差往往乏人余方欲題增數員豈可裁耶如論有異同余必上疏爭之同朝趨其言事乃已是冬晉刑部尙書遇秋審朝審平反矜慎民賴以不冤蓋自理刑內擢以迄副憲總憲會議多主寬和久有仁人之稱而司寇其尤著者也辛巳春請假遷葬準剋期五月不必開缺 主眷之隆得未曾有行裝無長物載書數車以隨好事者爲作圖書還 朝未久以伸告冤抑一案失出罷官公卽日就道送者填塞衢巷莫不攀轅泣下歸葺夫子亭日事著述不與聞門外事四方求詩文者接踵至公亦灑然自得有請輒應人人厭其欲而去庚

寅冬 上諭內閣詢順治年開進士在籍者已無多人念公老成
宿望以公事望誤 特命復職公開 命涕零扶病北向拜又草
疏命子啟訪詣 闕馳謝 皇上眷念舊臣始終以禮如此唐太
宗賜蘇味道詩君臣千載遇忠孝一生心公足以當之矣亡何病
劇伏枕猶爲揚州居烈婦立傳口授兒子書之蓋其居平不忘宿
諾大率類是公長身脩髯無聲色博弈之好惟嗜讀書公餘手不
釋卷性好客坐上恆滿談言亶亶至夜分不倦從不干人以私子
弟應試雖門生故舊爲主司未嘗以一言囑也又好汲引士類見
人有一長稱之惟恐不及以故遠近士大夫咸歸之嘗云余在九
卿中薦舉人才甚夥率不令其人知之他如老宿孤寒藉齒牙以

成名者不可僕指同年鈍翁汪公性嚴厲不輕許可人多舍汪而就公謂如坐春風中也公元配夫人張氏鄒平人都察院左都御史諱忠定諱廷登孫女鎮江府推官諱萬鍾女年十四歸公事舅姑以孝相夫以敬御下以慈其周恤公之戚友族黨也有脫簪贈珮之風客至必親治酒肴不以委臧獲不幸先歿年四十二十餘年甘苦憂患與共公每出使必有詩寄之其卒也悲悼逾至自賦晚詩數十首至生卒年月詳具鈍翁所作志銘中生子四人長啟洩歲貢生原任荏平縣教諭候補知縣次啟渾庠生早卒次啟汙歲貢生原任唐山縣知縣候補知州次啟汙歲貢生候選教諭女四人一適庠生張秉鎮一早卒末字一字張秉鑾一字畢世灌孫

五人兆鄴兆鄭俱貢監生次兆鄂兆鄆兆鄭孫女八人一適庠生
畢海瑄一適李可茂一適歲貢生韓澤吉一字朱從謙一字王惟
治一字劉宗潞二未字曾孫祖導曾孫女字高絃緒公生於明崇
禎甲戌閏八月二十八日亥時薨於康熙辛卯五月十一日酉時
享年七十有八公弱冠稱詩五十餘年海內學者宗仰如泰山北
斗其爲詩備諸體不名一家自漢魏以下兼綜而集其成而大指
以神韻爲宗文亦出入史漢八家閒及六朝有帶經堂全集三十
餘種行世書法高秀似晉人雅不欲以此自多人以絹素求書輒
令弟子代惟二三同好問荅誓必親作其手蹟多藏弄之余自乞
歸後擬往來錦秋長白閒爲二老會而卒不可得悲夫今以某年

某月某日與夫人合葬於某阡銘曰

一代風會必有總持兼三不朽自昔難之駉維新城 盛時羽儀
敷歷中外卓卓有爲蚤主文壇建鼓樹旗特改禁林默契 主知
累司文柄式靡起衰冰雪清操山嶽弗移游登九列右有左宜風
采歸然雅量莫窺終始一節橐無餘貲數 命祭告以昌其詩等
身誕述滄澗無涯百川浩浩於焉匯歸雞林購紙蠻女織衣天假
毫毫精力不弛 帝眷舊德 詔下殿扉爲百僚法作多士師哲
人忽萎典型其誰魚子山岡卜兆有期賢耦合窆佳氣萃茲奕世
三公視此銘辭

右墓誌銘宋準撰

刑部尙書新城公旣歿之明年公之孤啟涑等奉狀走京師千里屬余銘公墓道之碑余惟公以詩古文詞宗盟海內五十餘年海內公卿大夫文人學士莫不尊以爲泰山北斗凡公所撰著與其所論定家有其書戶誦其說蓋本朝以文治天下風雅道興鉅人接踵而一代風氣所主斷歸乎公未有能易之者也獨是公之一生受聖天子特達之遇自郎署改官禁近躋位九列風猷節概卓卓乎有與文章著述相表裏者而天下重公揚風扞雅之功以爲公不朽之業於是乎在而其莅官行事之蹟或僅指爲他人所難而非公所重而其實公之文章與公之事業固並昭揭於天壤間未可軒輊論也余請得掇其大略曰知人之明曰持身之潔

曰卽民之慈曰用刑之慎始公之在翰林也與睢陽潛庵湯公斌未相識而心重其賢會己未 詔九卿大臣舉博學鴻儒公言於大司寇魏公象樞曰此 朝廷非常之典公素以學行聞天下薦士不當專論文藝必得人品學問如湯某者乃可應詔魏公聽其言遂特薦湯公湯公後出撫江南入爲大宗伯稱 本朝理學名臣第一天下競知湯公之薦由於魏公而不知其實由於公也故曰知人之明也曩者事例之開也或由軍興或由賑饑或由河工皆不得已以便一時之用事過輒罷實非 上所注意也而貪圖者輒因以爲利在計部則尤爲會計出入之所易於染指癸酉甲戌開公任少司農時方以秦中大饑行入粟例公預戒所司不得

以一呈一彙至前先後七年始終皦然無所與其督理錢法也例
故有呈據錢公至立禁革之終任不遺一人至錢局其持身之潔
如此公之司理揚州也揚故有欽賊積逋二萬餘兩前任以考成
故重督責之或繫其妻孥逮其親黨牢狴填溢民多逃亡有死者
公至惻然曰此溝中瘠耳雖日敲扑何益悉縱遣之而募諸揚之
當事自監司郡守下至屬邑悉捐俸而代輸其逋不足則募諸商
人又不足則言於大中丞具疏請豁免而揚之積逋以清其他除
奸蘇良興利去弊皆有政績可稱道凡在揚五年完欽部件八十
有三而民無株連之苦此其卹民之慈也公既自司理起家復以
司寇致政與刑官相終始每遇論讞必多方以求其生在揚州平

反海寇之獄誣告者悉反坐全活無算雪高郵居烈婦向氏冤人
稱神君及領秋官會議閔煥郭振羽竇子章三人皆以救父故持
金刃殺傷人論者擬重辟公曰此當論其救父與否不當以挺刃
定輕重也改緩決奏得報可而前任憲副時又嘗爭楊成獄爲
少司農復爭聊城於相元太平王訓齊河房得亮俱減等而衡陽
左道蕭儒英則又爭而寘之法徐起龍爲曹氏所誣則釋徐而罪
曹按其所與私者皆伏法以振風紀懲狡猾公之慎於用刑又如
此公所至皆有聲蹟大約以和平養士氣以寬大持國體故其長
成均則整飭教條杜絕羔雁所獎拔必天下英俊其掌邦憲則挈
持綱維戒言者不得毛舉細故及論裁御史員額則力爭以天

子耳目之官可增不可減論者以爲有古大臣之風烈此皆公莅
官行事之卓卓者也公初自外僚升郎署一旦以文章被顯擢連
典清要職筦樞機 上之知公不可謂不深公之受知於 上不
可謂不厚特以未登相位天下或惜公用之未盡而不知公之高
名重望業已奔走海內震耀後世矣設使公秉鈞當國亦何所加
於公卽不然而使公韜迹名山以布衣終老其所以繫天下之重
輕者固自有在而世之以未及大用爲公惜者亦目睫之見也嗚
呼此公之所以爲不朽也歟公之文章旣爲天下所宗其於詩尤
人人能道之然而公之詩非一世之詩公之爲功於詩亦非一世
之功已也公之詩自漢魏六朝以迄唐宋元明無不咀其精華探

其堂奧而又浸淫於陶孟王韋諸公獨得其象外之旨意外之神
不雕飾而工不錘鑄而鍊極沈鬱排冝之氣而深造自然盡鑿刻
絢爛之奇而不由人力嘗推本司空表聖味在酸鹹之外及嚴滄
浪以禪喻詩之旨而益伸其說蓋自來論詩者或尙風格或矜才
調或崇法律而公則獨標神韻神韻得而風格才調數者悉舉諸
此矣明自中葉以還先後七子互相沿習鍾譚陳李更相詆訶
本朝初虞山婁東數公馳驅先道風氣始開猶未能盡復於古至
公出而始斷然別爲一代之宗天下之士一歸於大雅蓋自明迄
今歷二百年未有踰於公者也元微之序少陵詩云唐興官學大
振世之能文者互出然而好古者遺今務華者去實至於子美上

薄風騷下該沈宋盡古今之體勢兼人人之獨專詩人以來未有如子美者以公較之庶幾無愧故曰公之詩非一世之詩公之爲功於詩亦非一世之功已也公於學無所不貫生濟南文獻之邦宦江左山水之地又嘗奉使南海西嶽徧游秦晉洛蜀閩越江楚之鄉凡海內巨川喬嶽雄關險道戰場沙壘古冢殘碣手摩而足歷目擊而心賞所至訪其賢豪辨其物產考其風土旁搜博採融懌菁萃而一發之於詩故其詩極天地之壯觀盡古今之奇變而蔚然成一代風氣之所歸而或者但執詩以求公之詩又或執一家之詩以求公之詩其亦終不足與於知公也明矣公平生別裁僞體持論極嚴而喜汲引後進一篇之長一句之善輒稱說不去

口以公成名者不可勝數其指授爲詩文無不度越流俗一時名流著籍稱門弟子者不下數千人與兄西樵子側皆以詩名當世而友愛尤至對牀風雨倡和尤多如東坡之於穎濱也公所著詩古文辭不下數百種旁及填詞說部各有成集其詩總訂爲漁洋集復有精華錄鱸尾集夫子亭諸彙選詩則有五七言古詩唐賢三昧集十種唐詩選唐人萬首絕句選諸編詳載行狀茲不備書公諱士禎字子眞一字貽上號阮亭別號漁洋山人先世青州諸城人始祖瑯琊公諱貴遷濟南新城遂隸籍焉高祖諱重光嘉靖辛丑進士貴州布政司左參議贈太僕寺少卿曾祖諱之垣嘉靖壬戌進士戶部左侍郎贈尙書復以長子象乾貴贈三世皆少師

兼太子太師兵部尙書次諱象晉是爲公王父登萬歷甲辰進士
仕至浙江右布政使子四季諱與敕是爲公父也順治元年拔貢
生以公貴兩世皆 贈資政大夫如公官母孫氏 贈夫人公生而
穎異讀書目數行下九歲侍方伯公醉後作草書示諸孫屬對曰
醉愛羲之筆公應聲曰閒吟白也詩方伯公大奇之曰此子當以
文章名世順治辛卯舉於鄉乙未成進士己亥選揚州府推官甲
辰擢禮部主客司主事遷儀制司員外郎權清江關遷戶部福建
司郎中壬子典四川鄉試丁太夫人憂服闋補四川司郎中戊午
春 召對 懋勤殿賦詩稱 旨改翰林院侍講旋擢侍讀入直
南書房主順天武鄉試庚申遷國子監祭酒升詹事府少詹事告

祭南海丁先大夫憂歸庚午補原官擢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晉兵部督捕右侍郎充經筵講官 三朝國史副總裁主辛未會試調戶部右侍郎督理錢法丙子奉 命告祭西嶽西鎮江濱戊寅遷都察院左都御史復奉 命入直南書房尋遷刑部尙書充武殿試讀卷官辛巳給假遷葬奉 旨有人品學問老成忠厚之褒并諭吏部勿開缺以待蓋異數也其冬還 朝甲申以伸告冤抑一案失出罷官歸庚寅 上眷念舊德特復原官以康熙五十年辛卯五月十一日卒於家溯公之生爲明崇禎七年甲戌得年七十有八以辛卯年十二月初七日葬於系河北岸祖塋之次配張氏明河南巡撫諱一元曾孫少保忠定公諱廷登孫鎮江府推官

諱萬鍾女先公幾年卒 贈夫人今啟兆與公合葬焉子四啟涑荏
平縣教諭候補知縣啟渾早卒啟汾唐山知縣候補知州啟汧歲
貢生候選教諭女四人孫七人兆鄴貢生候選光祿寺典簿兆鄭
候選州同兆鄂兆鄧俱太學生兆鄒兆邗女九人曾孫四人
祖導祖暘祖瑒祖昕曾孫女四人余與公同朝三十餘載雖宗派
各別而以兄事公知公最深余兄贈詹事公揆又與公同年舉進
士余故不敢辭啟涑之請謹按狀編次公行事掇其大者又詳論
公之詩以著於碑系之銘曰

四始既遠六義云微蛇神牛鬼舞螭號狸還醇返正哲人是資惟
公挺生大放厥辭別裁僞體風雅親師功配韓杜格媲陶韋末學

知仰百代攸歸文章炳耀功業崔巍位登喉舌朝尊羽儀黃髮未
髦青山拂衣手抉雲漢星騎尾箕下馬呼陵有道刊碑岱宗屹屹
濟水瀾瀾山高水永視此風徽

右神道碑銘王挾撰

王士禎字貽上一字阮亭又別自號漁洋山人海內所尊爲漁洋
先生者也先生幼負聖童之目六七歲入家塾受詩至綠衣燕燕
等篇不覺濟焉出涕遂悟興觀羣怨之旨祖方伯公年八十餘家
居課諸孫而從叔祖洞庭先生善草書又喜飲酒一日醉墨淋漓
公顧諸孫命對云醉愛羲之筆先生時年十一歲卽應聲曰閒吟
白也詩方伯公大喜賜畫扇二又髫時作落葉詩數篇有云已其

寒江湖上下況逢新燕影差池又云年年搖落吳江思忍向煙波
問板橋有落筭堂初編伯氏西樵先生爲序而刻之年十八順治
辛卯舉於鄉乙未成進士年纔二十有二先生旣早達因得棄帖
括弗事而專致力於詩上溯三百篇下逮漢魏六朝唐宋元明之
製靡不窮其派別而折衷其指歸其大要見於論詩三十六絕句
時先生年甫二十九居然少年也而詩學已蔚然成一大家旣從
理官遷郎署改官禁近躋位九列風猷節概卓卓乎有與文章著
述相表裏者久之坐失出罷官卽日就道歸里葺夫子亭別業日
事著述不與聞門外事後七年爲辛卯歲瘍疾大作顛連牀簣閒
自占一聯云得第重逢辛卯歲刪詩斷始丙申年不數日卒先生

於書無所不窺生濟南文獻之邦宦江左清華之地而使節所經徧歷秦晉洛蜀楚粵吳越之鄉所至與其韻士雅人相接辨其物產考其風土搜剔其殘碑斷簡融液薈萃而一發於詩故其爲詩籠蓋百氏囊括千古而尤浸淫於陶孟王韋諸家獨得其象外之旨弦外之音不雕飾而工不錘鑄而鍊氣超乎鴻濛之先而味在於酸鹹之外蓋自來論詩者或尙風格或矜才調或崇法律而先生獨標神韻神韻得而風格才調數者悉舉諸此矣 本朝以文治天下風雅道興鉅人接踵至先生出而始斷然爲一代之宗天下之士尊之如泰山北斗至於家有其書戶習其說蓋自韓蘇二公以後求其才足以包孕餘子其學足以貫穿古今其識足以別

裁僞體六百年來未有盛於先生者也方坤少而學詩十八歲始得漁洋全集朝夕捧誦耳目開明頓足起舞如邯鄲生之歎天人也童而習之白首紛如能無誦揚子之言而三歎息也哉

右小傳鄭方坤撰

漁洋少歲卽見重於牧齋尙書後學殖日富聲望日高宇內尊爲詩壇圭臬突過黃初終其身無異辭身後多毛舉其失互相彈射而趙秋谷宮贊著談龍錄以詆誹之恐未足以服漁洋心也或謂漁洋獺祭之功太多性靈反爲書卷所掩故爾雅有餘而莽蒼之氣道折之力往往不及古人老杜之悲壯沈鬱每在亂頭粗服中也應之曰是則然矣然獨不曰懽娛難工愁苦易好安能使處太

平之盛者強作無病呻吟乎愚未嘗隨眾譽亦非敢隨眾毀也

右 國朝詩別裁集小傳沈德潛撰

漁洋先生入仕三十餘年以醇謹稱職 仁皇帝甚爲優眷因與
理密親王酬倡爲 上所怒故以他故罷官歿無卹典 純皇時
與沈文憲公談及近日詩道中衰無復曩日之盛之語沈公乘閒
曰因不讀王某之詩蓋以其卒無諡法無所羨慕故也 上因命
同韓文懿荻補諡焉

右錄宗室昭槲撰

王司寇士禎謁武侯祠詩云武興城郭亂山青肅肅丹青古殿陰
三代僅存魚水契千年猶聽臥龍吟世家瞻尙成忠孝祖德高光

式鑒臨禮樂可與身未死中原人識老臣心惜全集不載姑錄之以見古今人心相契合云

右記余金撰

阮亭先生自重其詩不輕爲人下筆內大臣明珠之稱壽也有大僚某以金箋請於先生欲得一詩以侑觴先生念曲筆以媚權貴君子不爲遂力辭之

右柳南隨筆張維屏錄

公總持風雅數十年而於吏事特精能其治每持大體任寬厚清不戾俗和而有執

右山左詩鈔張維屏錄

國朝文苑英華卷之五十一

十一

魏敏果嘗以詩屬王文簡評定文簡一無所徇魏以書謝云於論
詩較藝之中見吾心不欺之學

右采菽堂舊聞周璣輯

馮甦

臨海馮永年述其考刑部左侍郎諱甦字再來之行治伐闕世次
以來請曰惟馮氏之先自宋觀察公諱安國者始家台世爲台之
臨海人明河東鹽運使諱學易公曾王父也庠生 皇贈刑部左
侍郎諱元鼎公王父也 皇贈刑部左侍郎諱繼祖公考也 旌
表貞節 封太宜人加 贈太淑人戴氏公之母也公生數月而
孤太淑人苦節鞠育之幼奇慧目有重瞳子以順治丁酉舉於鄉
戊戌成進士辛丑除永昌司李奉太淑人之官會歲饑請於督撫
發騰越積餉分賑之所全活無算郡遭賊蹂躪後子女多陷身夷
寨公出數百金賂夷目得縱遣各歸其父母以最遷澈江守又調

繁楚雄兼攝大理雲南及臨沅道按察使諸篆所至治有聲跡未
幾而逆藩之變作先是逆藩吳三桂專制滇黔久生殺自恣所爲
多不法公策其必反以終養請格於例不果乃謀遣家屬奉母歸
逆藩偵知之執公至會城環甲以守而馳騎邀還家屬母驚恚疾
遂革旣卒視不受舍公號踊曰吾母慮不得與父同穴耶兒所不
力圖吾母歸先塋者死無相見目乃瞑是歲康熙甲寅十二月也
逆藩欲降公拘之僞都督署防守甚嚴公求死不得或說曰公徒
死無益古人達權之義云何聞粵藩雖變與逆通然勢不相下方
議遣使往公盍乘此機謀脫虎口事尙可爲也公然之請以妻子
爲質往使粵逆藩不疑遽遣之公至則與粵東諸公共謀歸國聞

道達蠟書 上嘉其忠悃 詔優敘 廷議以知府推升廣東布政 上特命超遷廣東巡撫撫廣十餘月前後條上軍民利便積八十餘疏多見施行內升刑部右侍郎尋遷左康熙十九年 王師入滇公念母匱異域方具疏陳情而會永年亦投謁軍前得知闔門安全狀公再疏請假歸葬 詔許之抵蕪湖則永年侍母奉太淑人匿適至遂歸合窆於贈公墓焚黃封鬣卒踐同穴之願公之苦心蓋至是始大慰也已公自是亦優遊林泉不復言仕後若干年爲康熙壬申十一月某日以疾卒於里第距其生明崇禎戊辰得年六十有五配侯氏 封宜人加 封淑人前公四月卒壽六十一歲其生卒皆壬申子男二人長慰殤次則永年也候補四

部主事女三人諸生何文鉞楊永清洪熙揆女夫也初侯淑人與
永年陷賊凡八年瀕死者再闔門張皇淑人神色不變曰吾蚤知
有此我輩死忠死節奚懼爲旣以癸酉十二月某日合葬公與淑
人於臨海涌泉鄉蟠龍山之原而未有以碣諸墓敢再拜以請蓋
永年狀云爾予按宋史吳曦反蜀中以轉運使安丙爲丞相長史
丙稱疾不視事卒與楊鉅源李好義諸人密謀誅曦公之功雖不
逮丙而閒關自拔挈全粵以歸 朝廷且毅然棄骨肉妻子亡稍
顧戀其所爲有難者當是時吳逆以鴟張跋扈之雄白首舉事郡
縣吏望風瓦解計惟有降與死耳降則身敗名隕君子羞之卽死
而無濟於國論者未嘗不悲其忠而惜其志之未遂若公者委蛇

觀變以圖濟國事卒之身名俱泰室家無恙備孔氏所稱可與權者或近似歟予乃按其大者而論次之使表之墓上其它誌狀中可互見者皆不書

右墓表邵長蘅代某撰

按馮氏系自宋觀察公諱安國始居臨海涌泉鄉其後支屬繁衍歷傳至運使公學易公祖元鼎父繼祖 贈通議大夫皆早世祖母陳母戴並以節 旌公諱甦字再來號蒿庵生有異質日重瞳子六歲祖母口授書悉通曉十三學使者擢第一補博士弟子員讀書小寒山窮晝夜不輟順治丁酉舉於鄉戊戌成進士辛丑除永昌府推官公歎曰永昌踰播二千里能奉母而去乎欲以終養

告母怫然曰我健當偕往遂盡室抵永昌永昌被兵燹歲浹饑民
洵洵欲爲變公力請上官發騰越餉轉散給時子女沒夷畧者募
金贖還之亂始定一日奉憲行令於所屬丈田增賦公極言蠻獠
初定若額加賦恐拋荒激變事乃寢蠻人悅服公性嚴明人不敢
干以私丁未以最升澂江守澂近省會藩下放馬擾民且購豆麥
破民產公慨然曰吏牧民者也苟活民焉避譴乃陰囑里甲忤藩
弁而自詣省言曰民不堪命吏不能止虐願聽劾藩雖憤甚而實
忌憚公誠勿犯公境督撫交相倚重調公守楚雄兼攝大理雲南
諸郡及臨沅道按察使諸篆公益奮勵抑強藩戢悍兵察奸雪枉
遠近稱神其署臬憲也景東府三命被殺有司捕賊不獲公窮究

根柢得賊贈妓包金紙爲蒙化王奇書拘奇質問乃知藩固山陳
理也固山勢重公乘閒縛理竟置重辟癸丑逆藩謀洩露公慮有
變急遣子永年奉母氏歸亡何難作逆黨執公並追家日還滇母
恚恨疾篤呼公曰兒能不屈足慰吾心目乃瞑公殯殮畢勺水不
入口逆防守愈密不得死公友人竊言曰今粵藩與逆通顧勢不
相下數往復此可乘而圖也蓋假以自脫乎公趨之給逆曰願質
妻子往使粵遂得偕安遠公粵督撫合謀以粵歸 朝廷閒道疏
聞席藁待罪蒙 溫旨馮甦感戴國恩協謀歸正忠悃深爲可
嘉著從優議敘時親王九卿會議以知府推升廣東布政復蒙
特旨馮甦克盡忠貞著超升廣東巡撫時伏飛駟發蠶午境內貨

算不給公悉心運籌俾糧糗芻茭皆得按期分撥以資飽騰尤慎
防守廣閒謀死事者卹其家疑貳者立斥遣不數月疏數十上皆
封疆大計全粵藉以底定詳具粵東奏議中戊午授刑部右侍郎
召見極慰勞任事法尚寬平務權衡於情理之至當閒有不合
輒侃侃直言如議竊盜之宜分重輕也而邀敘喜賞之風息議滿
字之行提宜慎也而賄買索詐之弊消議重犯口供之必錄本音
也情詞不至或異而失出入之患弭奏凡十數進 上皆嘉納
隨命諸大臣清理刑獄詳訂律例皆公有以啟之凡各案有誣陷
者必窮根及株并劾問官爲剖雪 上稔知其才能尋進左侍郎
加二級侍經筵充讀卷官子恩賚有加越二年大兵將入滇 上

召公問進兵運餉之宜公指畫山川情形水陸便利之法舉無遺策喜動 天顏公因得乞查母櫬 上嘉歎特敕查發公復疏請歸葬得 俞旨會母櫬於蕪湖遂以是年與贈通議公合葬於石門之故壤公所著有粵東奏議滇攷見聞隨筆劫灰錄南中集知還堂彙諸刻行世外修滇省志台郡志公生卒配葬及子若孫官配俱載行述中此不贅

論曰儒者攻先王之術而起家所貴濟當世之務以批窾抒忠除邪歸正存其身以有用成其功而不居此其識與量未可以與尋常較也若夫守一官死一節如膠舟不渡木騶不駕烈矣國家奚賴焉夫庶事之未集集之在才紛難之未理理之在智至於潛移

默運合道反經則屬之老成之遠圖國士之極慮非沾沾之士所
可窺也故求才者智者百人而一大才大智千人而一欲求國士
之與老成人則萬人而一何者其器益大其獲益寡也再來公生
平孝德及在司李讞獄釋冤守吾澂移楚威署列篆清風勁節抗
逆藩敷德化晉少司寇明刑弼教此皆居職之常吾不具論獨值
吳逆狻猊身陷滇南彼時欲圖一死以塞責何難之與有況太母
及夫人皆離滇而拘回明義理曉大節願捐生以從哉公雖被執
受羈不獲死彼其視逆如腐鼠夫馬恆獸也橫則蹠齧牛牧畜也
忽焉抵觸牛馬可與言義哉 天威震疊則釜底遊魂耳竟聽友
謀紿逆之粵既抵粵卽導粵逆絕叛歸 朝然後藁身待罪 上

嘉其忠 優旨慰勞卒也脫虎狼之口鳴玉珮躡金闈揖讓人主
之前抗跡百寮之上鑠哉盛矣天美玉弗剖孰知其良芳桂弗伐
孰聞其香賢人不際險難受羈曳其孤忠未之見也故凡希世之
功必有希世之議有希世之議必來淺夫之謗謗久而益銷功久
而益著暫不勝久則謗不掩功然後知再來公當日之不僅以一
死了事者之爲慮深而識遠也故騏驥不與罷驢共步而別其趨
則其良見矣芎藭不與蕭艾同臭而察其氣則其芳遠矣治不賢
不彰士不表不異此傳之所由作也

贊曰忠孝大節民秉天常忠有二義合道同方慷慨同烈從容亦
滅逆藩倡亂於彼南荒羈莫獲死密圖匡襄精衛填海於烏奚望

其力則微其心則良質以百口脫身粵疆遂導粵逆共戴天王
王赫斯怒殺伐用張維熊維熊我武維揚三方底定刑正叛亡嗟
嗟子鄉歸來何昂帝嘉其忠遂晉侍郎始雖委蛇王燭比量繼
則鳴珮常山偕光親迎母櫬合葬泉鄉政績有譜歌頌難忘詞壇
稱雄子弗廢颺克忠克孝公之肝腸經權互濟史冊煌煌

右傳趙士麟撰

公諱魁字再來晚號蒿庵浙江臨海人初有名矣遭亂改今名志
更生也生而異相目有重瞳子幼孤祖母及母交養之口授經書
即能背誦長益篤學凡天文地理河渠樂律兵政刑名以至詩賦
古文辭靡不熟習年十三應童子試輒冠軍順治丁酉舉於鄉戊

戊戌進士授永昌推官公以雲南萬里母年老無俱往理辭不欲行母曰君命也惟所之且盡職可以報父能如是乎與汝偕行公遂奉母赴任值緬師初返歲凶民饑公請於督撫發騰越積餉分賑之全活數萬人郡子女爲孫李二賊所驅陷入夷寨者甚衆公以數百金賂酋長縱回父母家全活又無算有庫掾犯賊論死公廉得其誣請覆勘禱於城隍神夜夢其賊往來左右形狀甚悉詰朝徧拘鄰里驗之果得掾婿貌與夢符一訊而伏掾得釋諸平反多此類康熙丁未薦升澂江守時吳三桂已封平西王開府於滇矣藩下兵丁放馬擾民四野騷然公一繩以法諸弁大譁其主曰此強項吏勿犯也自是他郡橫行澂獨否又歲買麥豆石給價僅

五分而量實倍勒運會城民多破產公與父老約當爲若力除之
第如我教行勿懼一日弁齎金至當堂給散公傳集里甲告以故
衆皆鼓譟走弁大怒將執之公謝曰民之不服吏之咎也請聽勘
既而進曰王奉 皇帝命出爲大藩獨不念邦本乎民不堪命鉦
而走險後悔何及弁感其言遂罷去上官聞之咸歎服焉調繁楚
雄兼攝大理雲南臨沅道按察使諸篆公目覽手披日不暇給勞
績甚著而是時三桂跋扈已蓄逆謀公慮變不測急上書請終養
格年例不可乃潛屬其妻侯宜人侍母東歸亡何三桂遂反令楚
鎮陶某執公至省環甲士守之弁追其孥母恚恨成疾抵瀕疾已
革公出禁跪泣曰兒以母在故未敢死母亡兒何生爲母頷之既

絕而目不瞑公復號呼曰吾母慮不得與父同穴耶兒所不力圖
歸櫬者有如日乃瞑公一慟而仆妻若子救之醒且曲解之公瞑
目叱曰子爲親死臣爲君死分也復笑言遂絕粒不食哭無常聲
三桂偵知益戒守者防衛令無死而密令其黨某來說公降某固
公故人也見公志決慨然曰君殉君親視死如歸然徒死何益古
人達權通變盍改圖之今粵藩雖叛與滇通然勢不相下方遣人
議和君曷不少貶借此脫身事當濟公避其言因給賊曰願以妻
子爲質往使粵東三桂喜其從己也許之公瀕行與侯宜人訣宜
人曰君行甚善妾守死固當如姑櫬與孺子何公矍然曰是也母
櫬尙在爾努力爲我權瘞山中若兒也覆巢之下豈有完卵吾弗

願矣遂行既至粵以大義曉安遠公尙某與督金某撫佟某協謀
歸正閒道達蠟丸擊全粵還 朝公之力也 天子聞而嘉之
命諸王九卿議敘推升廣東布政使 特旨授巡撫公感 國恩
竭力封疆視事十月前後上八十餘疏所以籌邊足國察吏安民
諸善政次第舉行戊午進刑部右侍郎 陛見 上勞問有加未
幾轉左在部屢雪冤獄如王姓者爲父報仇吏納賄坐誣置大辟
公獨理漢堂立出之并劾失入者舉朝以爲允己未充殿試讀卷
官 賜坐乾清宮應制賦詩公詩先成 上首肯稱善兩侍 經
筵 欽賜御書 誥贈三代甚盛典也人皆榮之公獨愀然曰臣
罪當誅幸而獲免母櫬尙羈異域其可以爲子乎蓋其時雲南已

蕩平矣於是涕泣陳情請急歸葬奉 旨咨各將軍查送公亦遂
出 國門適其子永年投謁軍前扶柩南下相遇蕪湖悲喜交集
杜詩云夜闌更秉燭相對如夢寐此時此景可想而知已公返石
門麻衣苴杖廬墓裏事焚黃立碣遠近會葬車馬輻輳觀者如堵
牘其鄉父老相與咨嗟太息曰馮公忠孝一人乃侯淑人亦賢婦
也幸苦賊中萬里歸骨可與雙節並稱矣雙節者公祖母陳淑人
母戴淑人俱以苦節 詔旌其門至今台人傳爲美談公歸家居
十二年卒於壬申十一月淑人亦於是年七月前卒合葬蟠龍山
之原至甲戌秋永年過吳門乞予立傳予與公素交覽其行狀悽
然增思舊之感且多永年之善述先志也爲援筆記之永年亦能

文以貢士候補部主事

舊史氏曰人言忠孝不能兩全每讀史至王陵趙苞之事未嘗不悲其不幸卽徐庶温嶠猶有遺憾焉若馮公之盡忠於國致孝於親處患難而不傷受爵祿而不媿豈非不幸中之幸哉公雅好著述有滇考劫灰錄見聞隨筆三台文獻烏吟南中集語石園知還堂藁若干卷可謂富矣而吾置不論獨表其忠孝大節死而不朽其在斯乎不然則以公爲文人也

右傳尤侗撰

屠粹忠

鄞縣屠純甫粹忠垂髫時讀書里中董氏大書戊戌成名四字於壁開後果中順治戊戌進士累官至兵部尙書先是 聖祖以粹忠老年嬰鑠 御書修齡堂扁額賜之又 賜御臨趙孟頫行書曰白鹿城頭百萬兵碧油幢下一書生如今始識爲儒貴臥聽元戎報五更乃大司馬之預兆也

右記余金撰

日本書紀卷之六

三

葉方藹

葉方藹江南崑山人順治十六年一甲三名進士授編修康熙十二年充日講起居注官十四年三月遷國子監司業五月授侍講仍充日講起居注官十月充順天武鄉試副考官十一月上以宋儒周敦頤太極圖義理精奧實前賢所未發命方藹撰太極圖論十五年正月遷左庶子五月授侍講學士十六年正月充孝經衍義總裁四月轉侍讀學士十七年二月充鑑古輯覽皇輿表總裁五月充經筵講官七月入直南書房十二月遷翰林院掌院學士兼禮部侍郎十八年二月充會試副考官五月教習庶吉士並充明史總裁十九年四月尚書講義成方藹奏請頒發得

旨尙書紀載帝王道法關切治理講幄諸臣講解明晰深於典
學有裨卽刊刻頒行又 諭日講起居注各官俱從優議敘五月
加方藹禮部尙書銜十月 上親講易經噬嗑卦辭方藹與講官
庫勒納進所撰乾坤二卦總論 上覽畢曰卦爻之義原各不同
卽如噬嗑一卦中四爻主用刑者言初上二爻主受刑者言必得
總論發揮方舉全卦之義了然諸卦可依此撰進二十年遷刑部
右侍郎二十一年四月卒 特遣刑部右侍郎庫勒納侍衛常保
奠茶酒賜白金二百兩 諭曰葉方藹簡侍講幄年久啟沃有益
茂著勤勞著從優恩卹尋議加祭一次諡文敏

右 國史館本傳

學士家居有密陳其居鄉不法者 上命蘇撫田雯察之雯以鄉評之實入奏 上曰朕固知葉方藹不如是也

右感舊集補傳張維屏錄

康熙丁巳春進講通鑑講義 上問諸葛孔明何如伊尹葉方藹對云伊尹聖人諸葛亮大賢大抵伊尹可比孔子諸葛亮可比顏淵 上首肯一日講博學一節 上云知行孰重葉對云宋臣朱熹之說以次序言則知先而行後以功夫言則知輕而行重 上云畢竟行重若不能行則知亦空知耳

右池北偶談張維屏錄

康熙己未鴻博科 特命文敏校閱試卷所拔皆一時名宿人服

其公

右江蘇詩徵張維屏錄

方齋釋褐後卽以文章受知 世祖章皇帝其授學士述懷詩所云敢道齊賢畱異日屢稱蘇軾是奇才記實事也後復蒙 聖祖仁皇帝召入 內廷矢音屢唱歌詠昇平詩格亦進而益上

右 四庫提要張維屏錄

本朝最重易名之典京朝官惟閣臣尙書總憲得 賜諡侍郎以下不得與如葉文敏方藹沈文恪荃以久在侍從宋端慤文運以廉介受知加太子太保皆 予諡蓋異數也

右記余金撰

蔣宏道

嘗讀南豐曾氏隆平集子朱子名臣言行錄所載汴宋百餘年間
鉅儒長德類皆以惇大忠厚爲國家培元氣爲士大夫厲廉恥絕
遠於好名喜事者之爲王沂公有言人之踐履無過誠實又云范
希文未免近名竊歎東京累葉太平無事之福實繫於此而士君
子立身從政之道斷可識已此子於誌御史大夫蔣公而慨然興
嘆也公諱宏道字扶三別字裕庵平陽臨汾人曾祖考進忠祖考
良臣考有德三世皆以公貴顯 皇贈都察院左都御史曾祖妣
汪祖妣南茹妣張皆 皇贈一品夫人公幼從父游學京師隸籍
大興故又爲大興人少讀書五行俱下過目輒弗忘中順治十四

年順天鄉試會科場有蜚語上聞南北兩闈皆被旨覆試大
廷世祖皇帝臨軒親定甲乙公在優等十六年再行會試賜
同進士出身改翰林院庶吉士與戊戌諸吉士同教習館中世
祖萬幾之暇幸瀛臺幸西山南海子輒命扈從侍清宴
備顧問非他司所敢望旋丁外艱服闋授國史院檢討丁未
會試充同考試官得桐城相國張公英暨李嗣真鄒度鏞彭期諸
人得人之盛一時無與比遷國子監司業與華亭沈文恪公同心
教育得人尤盛如王少司徒紳陳宮尹元龍錢大京兆晉錫王中
丞材任張少詹廷瓚沈讀學朝初徐讀學元正皆有聲蹟蔚爲名
臣遷翰林院侍講進右春坊右庶子兼侍講轉左春坊左庶子兼

侍讀未幾擢翰林院侍講學士充起居注日講官被命纂修
太宗文皇帝實錄加恩起居注諸臣特加銜詹事府詹事上
駐蹕馬蘭峪公扈從賜觀湯泉雲南蕩平特以元夕賜宴乾
清宮命賦昇平嘉宴詩做柏梁體自公卿洎翰詹監寺臺省凡
九十三人公與焉御製首倡詩成勒石御製序文頒賜選
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講學士仍加銜詹事尋擢內閣學士
兼禮部侍郎公居館閣二十餘年恬靜自持恥爲營競掃絕依傍
後進有馳騫先之者公義命自安若無所聞見積薪之歎無幾微
形於顏色故二十餘年皆以資俸序遷未嘗躡等詞林恬退者率
恃公爲典型公望益高康熙二十四年進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

學士奉命充冊封安郡王妃副使公在翰林久尋討典故諸凡
郊廟學校賓嘉會同諸大典禮罔弗諳悉而一以敬慎將之
號爲稱職一日堂吏密白失印諸公相顧錯愕公曰徐之今日文
書稀簡且不急令納印函庫中而從容視事如故亡何獲印乃守
卒所爲欲以陷直月郎官得印函紫泥於其鞞中論如法其雅量
鎮物如此改戶部右侍郎轉左侍郎先滇黔用兵士子廩餼裁充
軍餉公力請復之一日戶部奏事上顧問蘇松浮糧何以獨重
公退而考稽顛末將條列入告仰副主上軫恤東南至意會牽
於眾議不果然聞者趨之太皇太后暫安梓宮大禮告成上
躬齋冊寶詣山陵上尊諡公扈從陪祀是時以三秦諸郡薦

饑開捐輸之例姦欺百出公在事三年不爲親故一人求官不以尺蹠通撫藩諸大吏康熙三十三年特擢都察院左都御史御史大夫號雄峻公一以簡靜居之不立門戶不蓄恩怨不務生事不樂彈劾不矜赫赫之名正己正物有古大臣之風會平陽地震見告 上特諭公歸視其家詢民疾苦仍 命同籍在京官願往者聽公感激 殊恩星馳就道至卽大集父老子弟宣布 朝廷德意然後敢過私家上祖宗墳墓更解囊中裝賙卹無告助縣官所未逮與其長吏周視城郭樓櫓經營版築還 朝復 命 上嘉悅康熙三十四年也明年目疾作疏請解職奉 旨卿簡任總憲正資料理覽奏以目疾求請解任情詞懇切准解任調理該部知

道家居八載焚香宴坐不通賓客遇元日長至萬壽節必具衣冠望闕拜如正衙之禮四十二年四月病加劇口占遺疏謝恩治命歸葬西河先墓之側以初八日薨於正寢公坦白樂易胸無城府對之如飲醇醪不覺自醉義所不可則侃侃持之不屑媿阿諛隨甘恬退惡躁競終身無改節與人交不可得而親疎久而敬之古所云淡泊明志甯靜致遠澄之不清撓之不濁公之謂歟予以詞林後進與公同官度支又先後爲御史大夫以道義相契合終始無閒庶幾古人之交公又命諸子從予執業晚歲閉門掃軌與予歲必數相見杯酒道舊故不殊疇昔及公夢奠之日予走哭寢門追念平生不知老淚之橫集也公生以崇禎二年己巳七

月初二日距其卒得年七十有五歷官都察院左都御史加六級
階光祿大夫 賜宴迎薰亭觀荷 賜藕 賜筆 賜貂 賜觀
湯泉 賜宴乾清宮 賜御書唐詩 恩賚便蕃稽古之力卽何
減漢廷印綬几杖輜車乘馬也公性孝友喪祭一本書儀家禮置
義冢廣渠門外以成先志事不具書訃聞 賜祭葬如甲令配劉
累 封一品夫人子男子五人申錫嚴州府知府敷錫刑部福建
清吏司郎中疇錫歲貢生前卒晉錫丙子科副榜國子教習仁錫
己卯科舉人有詩文盛名子女子二人適鴻臚寺序班邵啟謨翰
林院檢討宋敏求孫男十七人某某曾孫一人某申錫等將以康
熙四十四年某月某日遵治命歸葬於臨汾縣□□之阡來請銘

銘曰

河汾之交觴參之野篤生偉人卓爾大雅通籍射策著作之庭錯
綜七略紛綸五經爰佐秩宗職典三禮爰貳司徒民極立止惟
帝疇咨峻陟中臺清明廣大元氣用培麟遊於藪鳳翔千仞鄙彼
鷹鷂毛鷲奮迅 帝咨副相需次和羹勇退急流匹美淡成公實
仁人恥爲指喉後生聞風勉爲忠厚公實讓德不忤不求修其天
爵心逸日休公之行履具在惇史吁嗟善人爲國之紀姑射迢迢
汾流湯湯九原可作名臣之藏

右墓誌銘王士禎撰

顧八代

顧八代滿洲鑲黃旗人姓伊爾根覺羅氏父顧納禪 太宗文皇帝天聰九年由閒散隨征明大同攻小石城先登 賜號巴圖魯子騎都尉世職尋任參領 世祖章皇帝遣師入山海關及平定陝西湖南江南浙江顧納禪皆在事有功晉職三等輕車都尉世襲罔替卒子顧蘇襲遇 恩詔晉二等輕車都尉尋卒子佛岳襲顧八代爲顧納禪次子順治十六年以廕生充護軍隨征雲南得功牌二凱旋授戶部筆帖式尋因佛岳卒無子襲二等輕車都尉世職擢任吏部文選司郎中康熙十四年 聖祖仁皇帝御試旗員列第一改翰林院侍讀學士會逆藩吳三桂反雲南遣賊將掠

廣東廣西鎮南將軍莽依圖由江西進定廣東駐韶州十六年六月 上命顧八代傳 諭莽依圖規復廣西並授 方略卽畱營隨征顧八代既至莽依圖進駐梧州屢擊敗賊將吳世琮等十八年京察掌院學士拉薩哩葉方藹以顧八代隨征以來能稱厥職以政勤才長注考大學士索額圖改注浮躁傳 旨下部察議吏部言浮躁例應降調顧八代有世職令隨旗行走尋莽依圖疏言顧八代襄辦軍務竭誠奮勉三載以來運籌決勝動合機宜請畱軍前委署副都統參贊軍務得 旨仍以原銜隨征十九年廣西定莽依圖卒於軍顧八代隨平南大將軍賚塔進征二十年師至雲南顧八代同參贊大臣穆占等與勇略將軍趙良棟定攻取策

賚塔從之遂歿滅逆擊吳世璠平雲南凱旋補侍講學士二十三年八月直上書房二十四年擢內閣學士充平定三逆方略副總裁官二十五年充經筵講官明年授禮部侍郎二十八年擢本部尙書三十二年九月奉旨願入代因在內廷供奉有年屢加擢用洊至尙書今觀其人不宜部院著革任以世職隨旗行走仍直內廷三十七年因病乞休四十七年十二月卒世宗憲皇帝雍正四年諭曰原任禮部尙書顧八代品行端方學術醇正昔蒙皇考簡用服官有年當征勦吳逆時以學士協贊軍務從將軍莽依圖賚塔等克復粵西滇南勞績茂著備承恩眷且深知品學優長足爲模範特命爲朕兄弟之師朕自幼與其朝夕講

論忠孝大義研究經書至理胞誠周至獲益良多嗣以公事累誤
罷職仍在內廷課讀數載抱疾閒居戊子冬物故朕親臨其喪並
遣人爲之經理殯葬本欲陳情於 皇考之前求加恩賜卹值
聖體違和不敢瀆奏迄今回憶當年誦讀情景宛然如昨老成舊
學時眷於懷應優加贈卹以展朕篤念師資酬獎前勞之意尋
允部議復禮部尙書銜加贈太傅 予祭葬如典禮諡文端立碑
墓道 上復念其子孫甚貧 恩賞銀一萬兩八年七月 命建
賢良祠於京師 特諭應入祀者滿洲大臣五人大學士圖海都
統賚塔次卽顧八代及尙書瑪爾漢總河齊蘇勒先是顧八代乞
休後子顧儼襲因銷 恩詔所加之職改三等輕車都尉雍正三

年由參領擢任鑲黃旗漢軍副都統見大臣表顧儼之子顧琮別有傳

右 國史館本傳

顧八代字文起滿洲鑲黃旗人姓伊爾根覺羅氏其先世居松阿里烏喇地方祖顧喬當 太祖龍興時自放山澤間 太祖嘗遣百人東使至經武兒達界三面阻敵騎一面臨江顧喬忽夜駕舟越險赴救存者僅九人盡拔以出九人還奏狀 太祖遣使召見降手書宥三死尋授佐領領所部移駐遼陽父顧納禪以力戰積功授輕車都尉顧八代其次子也貌魁梧能引十二石弓矢不虛發好讀孫子書任俠重義順治十六年以廕生充護軍隨征偽晉

王李定國涉盤江斬僞將戰雞公背突出擊賊追敗之磨盤山師還以部員用需次杜門力學博綜今古知天象康熙八年投戶部筆帖式分司通州河務以敏幹著尋襲父職擢吏部文選司郎中慎持銓法遇缺出卽日定棄以杜請託十四年御試第一擢翰林院侍講學士十六年以內院學士協贊鎮南將軍莽依圖軍務時吳三桂叛雲南莽依圖以孤軍困韶州顧八代單騎馳赴請抵梧州安民集眾合力以守從之滅寇將軍傅宏烈節制廣西爲僞王吳世琮所襲退至江上遣使約莽依圖渡江議軍事顧八代見其營壘謂曰公等結營散亂若賊驟至難救應未幾世琮兵至宏烈軍果潰奔至梧州寇萬騎來追以兵逆擊敗走之迺日督軍習

焚之曰此皆諸將軍力也且勒公等帶罪南征請敘功以釋其罪
莽依圖義之遂乘勝收南甯諸郡縣賊多降十九年莽依圖卒
詔以賴塔爲征南將軍顧八代仍參軍務請下令十路進兵以分
賊勢實爲三路所過皆壺漿迎下十餘城破黃草壩遂抵雲南適
貴州大將軍貝子兵亦至顧八代建議先奪銀錠山俯瞰城內急
攻城必克賴塔與貝子不能用各倚城一面欲以久困賊有旨
責兩將軍老師糜餉會趙良棟率師自四川至乃用其策奪銀錠
山急攻城吳世璠自縊眾以城降歸補侍讀學士丁母憂三日不
食旣斂寢苦枕塊三年不入室二十三年 召直內廷 命侍諸
皇子讀書累升禮部右侍郎列內大臣班兼管佐領晉尙書論事

蹇諤同列皆憚之三十五年 聖祖親征噶爾丹 世宗從征統
正紅旗兵 命顧八代侍行凱旋以病乞休居家十餘年益研窮
經學手不釋卷未嘗窺門巷四十七年卒家貧無以斂 世宗自
藩邸親臨泣奠賜詩十章並遣官屬爲治喪具乃得殯葬如禮雍
正四年贈太傅諡文端

右 國史賢良小傳

按傳中賴塔前傳
作賚塔各從其舊

李仙根

李公名仙根字子靜潼川州人父如石公前癸未進士知長洲縣有惠政民德之蜀亂僑吳訖殯焉從吳人請也母呂氏公八歲善屬文工書補博士弟子號高才生從外祖督東川公嘗曰子靜氣甚別終成吾家宅相深器之 國朝甲午中鄉試式復中辛丑禮部試 殿試一甲第二授弘文院編修甲辰分考得士十有一丙午地震求言疏五事條畫蜀情形甚悉旋擢司業晉祕書院侍讀戊申安南黎維禱據莫氏高平地莫元清奔寓南甯 詔擇部院官往飭諭廷臣交舉公 命充正使而兵部郎武昌楊公貳之公疏維禱遵諭還土元清謹取具覆疏復命第恐蠻性貪黠僮隙已

國朝通志卷五十一
深厚利難捨復具狡辨本章應否接收作何進止 詔許便宜從事 賜正一品麟蟒服以行冬十二月發鎮南關己酉正月抵安南至都統司門維禱不出遣諭十餘返乃出迎宣讀如禮既而交人議多梗公草書一通首言 皇上如上天好生視交民猶內地不忍以元清故而輒加兵先遣使宣諭開爾國悔咎之路爲黎氏非爲莫氏也中復數其臣誤國十罪移諭輔國鄭樞且曰爾家系世勤慎無俾黎氏覆祀是時維禱幼政柄胥穩持之得書咋舌曰天使語是而龍編浪泊間蟄雷數震擊舉國惴伏乃請畫結領元清擇便地處之公堅不許曰自明萬歷壬辰莫茂洽莫氏支屬屯諒山高平海東新安州乙未兩廣總督遣偵問莫敬恭報願居

高平諒山海東地旋失乃保高平一郡而黎氏後二年丁酉始進
金人乞款今七十年餘矣高平固莫氏故地也又奚庸擇便地往
返閱三月交人詞屈議始合卒令維禱盡還高平地暨戶口一如
敕書指又諭元清謹守疆無再啟釁負 國恩交南大定乃偕
楊公度關歸途纂使事紀略會聞祭酒 命詣 闕疏進 聖祖
仁皇帝御弘德殿 召問慰勞良久 命內院繙譯畱覽旋遷公
侍讀學士充日講官公體癯而修幹吐音如警鶴善敷講嘗講畢
傳翼日入 禁庭公譔 聖學頌并跋書綾以進跋尾言古有起
居注記言記事而禮科因請設左右史官得 俞旨此 國朝起居
注所繇昉也公首充職庚戌總裁武會試癸丑充 世祖實錄副

總裁旋協理翰林院事京察詳允都御史缺內傳李仙根有骨氣
可用以例不符止旋擢內閣學士善持議毗贊廟謨爲多甲寅
特差協辦大兵糧餉兼驛傳撫民事務駐荊州昕夕擘畫經費用
充以緣累降調徜徉吳中久之己未補鴻臚寺卿逾月 特擢左
副都御史言事率持大體朝審覆奏堂議參遺漏公曰譬之大朝
糾失儀他官何與裁奪二人俸而止河督請別項銀左都御史疏
非是公曰異日以糧艘爲辭若之何且河工不覈地里疏駁亡益
也奏上 聖諭給銀如公言旋充明史纂修官庚申擢戶部右侍
郎督理錢法仍充經筵講官部例權關在任日收銅限八月解庫
公時寬逾限日題參趙覆無滋擾也且關有遠近奈何以例限之

滇黔定案公力請分別族系省查解釋亡辜它如四川增茶鹽引
解銅經縣地秭稔具結潼關稅務增部員胥力言不可至改折河
南漕米減臨清關銅價萬兩裕靈寶捏墾糧公力主畫題胥獲允
壬戌以議錢法投劾去戊辰補光祿寺少卿庚午春正月九日祈
穀例代卿捧胙公時業病胃腕弱奉槃少卑以失儀鐫級晏如也
日書徑二尺字觀者驚爲神三月二日卒年七十有游野浮生集
奏議碑雜文胥藏於家公通曉事務慮沈畫密在翰林日蜀招民
歲三百例卽升公札省藩曰目前虛名轉瞬實課恐病民并病官
矣齊豫耿賈二撫覆車鑑也部議又准關東例招百家以知縣用
公曰關東招圍田失業民充應募數旋以多捏報而止今陝楚州

縣胥用丁口考最此靳招民彼甘棄民乎惟勤撫子遺則民且不
竣招而集後竟無應例者在內閣時議興化公曰崇實爲要不然
是適滋擾也 德音免蘇松明歲半稅或疏并免佃租半公議曰
隸農雖貧亡科索之擾業田者輸正供辦雜徭累負滋甚至佃租
率緣旱沴免奚事脇之且政宜杜漸半租令下恐不至全逋不止
訴訟自此滋繁矣高陽李文勤公得公議入告乃寢及庚辰之前
滅滇逆也安南奏貢期例三年自三叛連衡思明欽州蒙自貢道
胥阻繇歷六年今天威遐播逆豎削平請遵貢期如彝典內索使
事紀略覽之曰畢竟是向來措置得宜令彼一心嚮服欽惟 聖
祖天縱神睿識洞埏垓而惓惓交南事若此然則公雖旋起旋挫

不究厥用而才謂焯著所以券 主知而膺 天眷者業已深矣
故迄今追數 景陵初內外大臣偉略雄辯絕出者輒曰李侍郎
公四子弈振弈據弈登弈撰弈據通判武昌府

論曰子與李公同州籍公雖畱殯吳而嘗從公於 朝獲聞行事
今序其略彌企典型豈東山涪江秀傑蟠積之氣雅有獨鍾者邪
昔明平交阯設府十五直隸州五黎利叛盡割畀之後都力士莫
登庸篡其國而黎氏裁保清華窟居漆馬江側至維潭再振鄭檢
子松輔之而莫氏走高平崎嶇龍州羅佐南裁克存立益莫氏之
高平猶黎氏之清華漆馬江也雖敬寬閒敗走入山而旋牢據一
片土終明世不復失 國朝統寓二姓胥班外藩及元清失土奔

想 仁皇帝憫弱扶危馳使錫諭而公宣威振辨卒俾殊類攝志
累氓載還迄今上下凍七源感化閒復爲莫氏世土且五十餘年
嗚呼孔子所謂專對而不辱君命者其李公之謂與

右傳儲大文撰

田喜壽

公諱喜壽字子湄一字望西先世居山西之豐州後徙馬邑越數世而公之高祖諱彭中明成化進士官陝西布政使田氏乃大顯曾祖諱世芳太谷縣教諭祖諱嘉種考諱大稔以公貴俱贈如公官公年十九舉於鄉越十年以順治辛丑成進士改庶吉士丁外艱服除補原官授祕書院檢討充丁未會試同考官纂修世祖章皇帝實錄成加一級升國子監司業司經局洗馬充兩朝聖訓纂修官以閣臣薦升左春坊庶子翰林院侍講學士轉侍讀學士奉命充政治典訓纂修官日講官起居注進詹事府少詹事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丁內艱服除補原官以病請假明年卒

於家公少負才名自初登第列官於朝三十餘年皆以文章人品
上結主知在史館校讐編纂所任獨多上雅重文學嘗親試
諸臣定甲乙惟公所撰著屢當上旨瀛臺泛舟柏梁高宴賡歌
頌述詞林傳爲美談而公挾藻抒華深荷嘉許文綺彩幣之賜至
再至三被恩亦最渥公感激知遇恪謹自持分校禮闈所得皆
寒酸秀拔之士溧陽史君鶴齡其尤著者也教國子生日有課月
有程孳孳以通經學古相鼓勵凡經獎進提掖後皆爲顯人性簡
靜不隨眾俯仰旣參機務尤砥清節門無私謁上於入奏時每
特加眷注以老成凝重可以畀大任而惜乎止於此也居家以孝
友稱太夫人壽期頤而歿公年已六十矣猶爲孺子泣撫孤姪子

女六人婚嫁皆以禮又捐金修馬邑城周恤黨序之貧乏贖鄉里之鬻身不能歸者數人其仁而及物類此生某年某月日卒於某年某月日年六十有三娶符氏繼娶羅氏皆先公卒子四人邵植例監生邵茁拔貢生官學教習邵栗邵秀女三人一適廩生劉杲一適戊辰進士梧州府同知馮壅一適太學生霍燁孫男二人公卒後二年會車駕西征過馬邑士民環跪郭外上停轡問孰爲田學士喜壽之子時諸子皆在班次各以名對詔邵茁乘騎隨行問爾父葬否爾等生產如何讀書如何邵茁一一陳奏上咨歎久之乃遣還夫以侍臣身歿之後聖恩惓注優及其後人儼如家人父子可不謂曠世希遇矣乎茲邵植兄弟將以某年月日

葬公於某原以余與公同年同官且親見 乘輿臨問之事也來
請銘銘曰

維田氏著馬邑顯於公文有立三十年官禁密位不滿德無所施
後千斯年徵刻辭

右墓誌銘張玉書撰

周國柱

三吳襟江負海自六季以來常爲天下重地甲乙之後牧人不聞
撫綏失經民用愁嘆於是遼左周公以少宰移左司馬奉命來莅
茲土下車日士民翕然慶更生若脫湯鑊而就濡沫也公爲人寬
大樂易體任自然推心置腹表裏豁如拊循士卒煦煦若家人士
以此愛樂爲用萑苻數作海波乍驚公戴星踐露跋涉千里綱繆
東疆坐以無事舊署燬於兵十年不克建僦民居爲公府堂榮之
寬僅容旋馬公捐羨課擇其屬廉幹之士鳩工度土不日落成和
表檠戟拂廬謁舍赫然改觀吳人乃復覩節鎮之重政簡刑清甯
出毋內頻年有大獄詞連吳中巨姓數十家公輒爲申雪所全活

無算士論快之治甫三歲所以求救和之道益至會奉 中旨解
職文武吏士相與攀而止之且欲爲請於 朝弗克乃依故典樹
之豐碑而乞文於予予以無狀幸託帷幄常論守天下之道與取
天下異將守之以力乎非也馬上得之不可以馬上治之也將守
之以術乎非也飢渴者不可誑以虛器也將守之以法乎非也醫
筭設而魚亂於水畢弋多而鳥亂於上也將守之以惠乎非也挈
瓶以勺水執壺以求火應之則不勝應也夫至弱而不可勝至璞
而不可壞道在乎無形而回元氣於冥漠之鄉措蒼生於磐石之
固者其唯實意而已矣夫實意以奉上必忠實意以馭下必厚實
意以持己必廉實意以濟變必靜實意以成功必遠秦用孟明以

無技而伯其用李斯以博學而亡漢用曹參以清靜而安其用量
錯以刻削而亂宋相趙普以沈厚而興其相安石以矯激而衰此
實意與不實意之效也傳曰不嗜殺又曰不忍人夫不忍與不嗜
槩芽於方寸之間而一天下保四海必由之故夫不出堂皇而千
里食和平之福古之人豈欺我哉夫三吳凋敝之餘民力竭矣一
竭於兵燹再竭於水旱三竭於楚粵之供四竭於江海之備如久
瘵之人神氣孱薄法宜培養以待鍼石之施今周公爲政獨蠲滌
苛細與民休息文網不張而實意獨至三年之中卒能保障安全
以畱東南之半壁其生殺威愛之權因時而操縱者雖十世誦之
可也 朝廷以海邦之警思遣鷹揚之佐不欲以煩赤鳥之大臣

國朝通志卷之二十一
故收公於密勿論思之地于素在公宇下既窺 朝廷用人之無
方而又推吳人懷慕之未怠因有感於取舍之異勢而極論之蓋
宣示 上意與慰勞吳民其事固並行而不悖也公諱國柱遼東
人仕兵部左侍郎左副都御史

右去思碑侯元涵撰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五十一補錄

卿貳十一

王士禎

王士禎字貽上號阮亭先世諸城人遠祖貴遷新城高祖重光明嘉靖辛丑進士貴州布政司左參議贈太僕寺少卿曾祖之垣嘉靖壬戌進士戶部左侍郎贈尚書祖象晉萬厯甲辰進士浙江右布政使撰羣芳譜父與敕 國朝順治元年選拔貢生 贈資政大夫士禎生有異稟讀書日數行下九歲能作草書工屬對順治十二年成進士十六年選授揚州府推官值使者至江甯治海寇之獄羅織甚眾士禎保全善類多所存活坐其誣告者雪高郵居

烈婦向氏冤時承追揚州賈人積逋數萬有物故者輒繫其孥株連至親族士禎閱其無辜募款代輸之請巡撫具疏免其餘出眾人於庭皆泣拜去比受代門無私謁康熙三年遷禮部主客司主事士禎道江南所至登臨山水名勝必有題詠或爲遊記集諸名士唱和而公事不廢東南傳爲盛事七年遷儀制司員外郎權清江浦關務革除弊規轉戶部福建司郎中丁母艱起復補戶部四川司郎中十七年 召對懋勤殿 諭以王士禎詩文兼優改翰林院侍讀纂修明史時舉博學鴻儒科士禎力言湯宗伯斌於魏侍郎象樞得與疏薦後爲名臣一時服其知人旋遷國子監祭酒疏言漢唐已來以太牢祀孔子加王號尊以八佾十二籩豆至明

張孚敬改爲中祀失歷代尊崇道德有加無已之意按禮祭從生者天子祀其師當用天子禮樂又疏請正從祀諸賢位號言宋代周敦頤等六子改稱先賢位居漢唐諸儒之上世次殊有未安又請增從祀諸儒謂田何當漢初受易商瞿有功聖學宜增祀鄭康成注經百餘萬言史稱純儒自唐宋已來從祀至張孚敬改於鄉宜復祀其後鄭氏竟得復祀由士禎言也時論以爲不負成均之職遷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講學士丁父艱起復二十九年補原官尋遷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充經筵講官旋擢兵部右侍郎調戶部轉左侍郎時開納粟例有因之爲利者士禎戒所司勿呈稟畫諾以遠嫌督理錢法革除濻錢弊規遷都察院左都御史直

南書房時議裁冗員九卿欲裁御史員額士禎持議不可因言明
南北兩臺設御史百二十員今畱二十四員止存五之一又裁巡
按一官今御史內則巡視五城登聞鼓外則茶鹽諸差不足尙欲
疏請增之何可減也且言官爲 朝廷耳目不得謂之冗員時漢
御史以是得不裁三十八年遷刑部尙書有救父殺人獄秋讞以
金刃入情實士禎奏言當論救父情節不當以挺刃定輕重得
旨改緩決其他爭議更正大獄矜恤無算四十三年以失出罷四
十九年 上念舊臣命復職五十年卒於里第得年七十有八士
禎與修 國史明史熟悉 朝章國典屢與同考典試及爲總裁
俱稱得士宏獎風流說士常不去口所爲詩力追漢魏唐人風格

古文雅正得體與朱檢討彝尊齊名時稱南朱北王云所著詩文集
諡法考浯溪考及筆記奉使紀遊各集選唐人詩諸書凡三十
餘種刊行於世

右傳孫星衍撰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五十二目錄

卿貳十二

王安國

楊佐國

張鵬

許三禮

帥顏保

米思翰

趙士麟

熊一瀟

田雯

嚴我斯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五十二

通奉大夫前署江西巡撫江西布政使司布政使湘陰李桓輯
卿貳十二

王安國

王安國漢軍正白旗人順治十八年由刑部筆帖式考授弘文院
中書康熙六年補國史院典籍九年改內閣典籍十二年遷刑
部員外郎十三年授內閣侍讀學士十六年奉命頒詔朝鮮二
十一年六月擢內閣學士充纂修明史總裁官七月授浙江巡撫
疏言嘉湖二郡白糧每年派運費銀三萬四千餘兩康熙三年撫
臣朱昌祚請以漕船帶運並暫徵運費銀一萬八千餘兩添造新

國朝通志卷之三十一
船六十四自是船足敷撥無加派運費之累十五年以後改徵折
色運船年久朽爛今白糧復徵本色請照康熙三年例免徵運
費銀三萬四千餘兩暫徵一年購船入幫抽選運白可永免加徵
下部議行二十三年三月擢浙江總督四月調福建總督二十五
年六月條陳臺灣事宜一臺屬士子請照內地例府學額進二十
名臺灣鳳山諸羅三縣學照中縣十二名提學道不能渡海收考
交分巡臺廈道就近管理一臺灣文武官三年例得升轉內地官
與兵似屬一體見在兵丁到汛年月各不同請將此內有願在臺
者聽畱外餘按赴汛年月三年調歸原營仍於內地照數撥換以
示軫恤一臺灣澎湖兵除糧米於本地支領外其餉銀取給內地

往來海船每患漂溺每年祇四月風信極順十月波濤恬靜稍可
無虞請每年四月內卽發夏季秋季餉銀十月內卽發冬季並來
年春季餉銀交該管官貯給得 旨臺灣駐防兵丁著於三年內
陸續盡數更換永著爲例餘如所議行二十六年三月授刑部右
侍郎五月轉左二十八年 命以刑部左侍郎銜管奉天府府尹
事 陸辭 諭曰奉天爲根本重地今聞遊民甚多務農者少一
遇旱潦卽難補救爾至任當勸民務農嚴察光棍遊手之徒奉天
田土旗民疆界相錯丈量明白以旗人餘地付之莊頭前府尹金
鑑奏請將旗人餘地俱與百姓耕種徵收錢糧所見甚小今日另
遣官前往丈量雖係彼處戶部之事爾在地方亦須公同詳察永

定則例二十九年十月以前在福建總督任內明知巡撫張仲舉
侵蝕 恩免錢糧扶同具題部議照徇庇例降三級調用得 旨
革去侍郎仍畱府尹任三十年疏言盛京刑部理旗民交涉事件
府尹向不關預似於職掌非宜查田土物產諸事原有府尹會同
盛京戶部審理之例請凡旗民互控案件府尹亦會同刑部審理
部議 從之三十三年奉天府海饑 命發山東倉穀四萬石由
海運賑安國以運穀四萬石不若米二萬石之易請將所指穀石
與地方官酌易再需米州縣多近海俟運至三岔口即可分發各
城應由渾河運送如水淺難行卽以漁船分運經費旣省輸送倍
速疏入 諭部速行三十四年丁繼母憂三十七年補奉天府府

尹四十六年遷兵部右侍郎四十七年轉左四十八年奉命赴
陝西祭歷代帝王陵寢六月卒於涇陽縣子以巽官至內閣學
士

右 國史館本傳

公諱安國字磐石號康侯漢軍正白旗人世居奉天蓋平縣世襲
錦衣衛千戶曾祖守仁仕明任參將戰歿於海州其妻某氏亦死
節以馬橋同瘞之荒郊遼東尋入版圖家始隸旗籍祖楨事太
宗文皇帝特荷 哀嘉欲授以世職以親骸未獲固辭不受跋涉
閒關徧訪土人得棄葬處滴血驗之始易棺載歸禮葬人稱其孝
順治六年由盛京城守章京歷升陝西山西四川三省督餉都司

時肅親王豪格進勦四川需餉甚亟楨從棧道絡繹飛輓日夜不
置以功升授廣武營遊擊積瘁卒於任今崇祀其地名宦祠父顯
宗初任居庸都司升陝西長武遊擊能和輯兵民辱以疾乞休奏
人亦祠祀之公兄弟十人皆貴仕公行第三生而英敏博通羣籍
慷慨懷大略年十五卽補博士弟子員因雲貴叛亂旗兵進勦
詔停止八旗科目遂入國子監爲官學生精習 國書旋授刑部
筆帖式以勤敏稱職考授弘文院辦事中書康熙六年晉撰文中
書升 國史院典籍充 太祖高皇帝 太宗文皇帝 世祖章
皇帝三朝實錄纂修官恭遇 覃恩加一級晉階奉政大夫九年
改內三院爲內閣公仍爲內閣典籍兼光祿寺少卿十一年 世

祖章皇帝實錄告成議敘 欽賜蟒衣加一級食俸十二年升刑部員外郎仍畱內閣充纂修 太祖高皇帝 太宗文皇帝兩朝實錄官時吳逆蠢動莫洛經略川陝奏以公往佐軍務大學士等具疏畱之是年冬十二月 特升內閣侍讀學士奉 命專典史事十六年冊立 中宮禮成偕侍衛阿爾尼 詔告朝鮮恪遵聖訓每事必持大體凡朝鮮歷代世系及習俗風土山川形勢靡不詳悉咨訪勒爲一書復 命稱 旨十八年充修明史提調官二十一年六月升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充明史總裁官 聖祖稔知公有幹濟才可大用是秋 特簡爲浙江巡撫 賜御書鞍馬以旌其行是時耿逆甫平浙江近閩疆蹂躪之餘官私凋敝且

海氛未靖盜賊橫行胥吏舞文豪猾梗化重爲民患公下車清吏治明軍令鋤暴安良戢兵除盜盡革州縣無名科派及一切弊政令行禁止屹如山岳浙省重務莫如鹽漕康熙十八年後運弁與縣胥因緣爲奸苛索糧戶貼費漕船每多稽誤公立法肅清限以冬收冬兌民困以蘇又嘉湖兩郡例徵白糧九萬五千有奇額外復徵銀四萬三千餘兩爲轉運費康熙三年巡撫朱昌祚建請抽漕船六十二隻並請置新船六十四隻起運永除加徵之弊甲寅兵興白糧改徵折色其船棄而不用歲久盡朽至是三逆蕩平仍徵白糧本色運至京倉而僱船募役之費一切無所出議復加徵民甚苦之公疏言浙有白糧二十年全徵本色起運需船一百二

十六隻向係漕船抽運康熙十五年改徵折色抽運之船年滿朽爛後又奉文節省停造新船以致船隻逐年積缺見在起運漕船止一千八十隻無可抽運若照前雇募民船勢必年年加派苦累窮民請照康熙三年例將免徵白糧經費銀三萬四千二百五十餘兩暫徵一年購買堅固船隻充入漕幫抽送運白庶倉儲不致遲誤而民間永免派徵戶部議再行該督確議奉 特旨此事已經會同總督具題爾部復駁令督撫會議殊爲不合其卽議結以聞於是部臣復奏如公所請行江南諸省並援此例歲減民間苛派數十萬兩至於漕政舊例江浙諸商易地行鹽其閒盤駁掣驗官受其利而商甚不便公因咨會江南巡撫及兩省鹽院力行更

調各歸本省又松江沿海六場雖地屬江南而牢益墩蕩等課反
輸浙省舊時江浙竈戶俱納課於場由場解司胥吏侵蝕遞爲奸
利官收竈解巧立名色婪詐百端正派一兩有加至十兩餘者公
嚴飭所司一準徵收地丁之例自封投櫃官收官解歲省竈戶雜
費亦數十萬兩築紹興之西江塘建三江閘山陰會稽蕭山諸暨
四縣廢田悉爲膏壤初浙以用兵故多設防汛旣而承平無事旗
兵騎橫鈎連郡縣無賴以稱貸爲餌子母相權寅生卯長不期月
積至數倍沒入貧民田廬子女不可勝計民間謠言舊有債帥今
苦帥債公先懲無賴子剪其爪牙然後坐會議堂與將軍都統協
心調劑明正旗兵之罪悉寘之法勒石城闔永行禁絕錢塘江風

濤險惡舟人倚豪猾勢占據渡口爲利每一舟載滿百人始離岸及至中流撤棹索錢稍不如意輒辱詈毆擊或故作覆舟狀民多溺死而舟人以善泅獨無恙公知其弊捕得首惡嚴治之限令每舟止許載三十人人出錢五文凡渡舟若干編諸冊以次受載無敢違法由是全活者甚眾杭城舊多火災公聞報卽飛騎往救被災之家賞恤備至復命闢火道具水車立賞格以募勇夫人人盡力其患遂息公爲人彊力精於吏職所部十一郡吏民賢不肖及姦邪罪名皆知之郡縣各有記籍摘伏如神嘗坐堂皇官屬以次晉謁延見鄉三老問民疾苦甫闔扉人謂退食之暇判牘不違公乃屏騎從微服行園闌或棹小舟深山邃谷無不徧歷有不遵

者須與縛至幕府郭內外大驚好民人人悚息若數什百巡撫臨
其上而伺其左右者然又嘗遠行經三衢涉甬東抵東甌赤城凡
瀕海邊界無不躬履相度機宜繪圖詳酌如杭嘉甯紹溫台等府
前此界外棄地悉登之版籍永豁包賠之累廷議欲遷其民於內
地人情皇皇公陳其不便 詔可之民得各保故業今移鎮海縣
治於此遂成樂土嘗奉 命修浙江通志延聘宿儒顧學給膏火
備廩餼開局於貢院公餘親往校閱事必精覈請託不行尤重學
校培養士習增鄉試號舍至一萬二千聞士子便之平時勸課農
桑驅逐游惰開墾瀕海疆域俾細民獲收漁利所以厚浙人之生
者甚備若 旌表孝子忠臣貞女烈婦常恐後時除耗羨省徭役

革行戶之承值徵關吏之苛徵下至弁丁輿隸屠僧庖湍苟倚權
力爲把持皆一切屏絕二十三年二月升浙江總督兼兵部右侍
郎駐衢州先是杭州城外有支河可引入城以通舟楫自清河聞
抵江干約三十餘里歲久淤塞公欲浚之籌算已定旋奉移鎮之
命未獲舉行悉以所繪圖移送代者屬其殫力疏濬之今之長
河橫互扁舟往來皆公之所規度者也衢州三面俯江公始至卽
捐己貲建浮梁以代渡舟民無病涉會福建總督施維翰赴任卒
於途奉 特旨以公往代之而衢州總督不復設初耿精忠之亂
李之芳由杭州進兵征閩駐劄衢州事平仍撤歸省會施維翰繼
任以衢州爲閩豫甌括極衝請移駐其地以故征閩將士復自杭

州隨總督來衢至是裁缺報至公甫在操閱將士慮兵隨標去紛
紛叩轅號訴勢不可遏公恐倉卒生變諭令各歸營伍隨具疏言
標兵從前效命裹瘡浴血家室靡甯一旦裁去恐有未便請併畱
衢州副將營月給糧餉如故俟浙省撫鎮各營將弁兵丁缺出以
次充補疏再上始獲 俞允人情大安初福州苦旱公受事之日
甘霖立沛八郡乍離兵革民力已殫澎臺新附城郭井邑倉儲學
校皆未建立濱海遺孽尙有存者公次第規畫悉有條理閩省初
設將軍駐防兵無定所假民舍以居公疏請就耿逆立營舊地別
置營房分撥防汛釋免耿逆部下遊士匠役八百餘人使各歸農
前任總督姚啟聖進勦澎臺一切征儲軍械爲費浩繁文籍漂沈

無由稽覈公以實情入告并移咨各部院凡係閩省軍募錢糧簿
牘俱別繕寫馳咨本布政司條分縷析奏請銷案定權關則例止
稅興販大洋重載餘俱豁免是時海禁始開琉球國遣使入貢例
有副貢公無所受並戒諸屬僚毋得染指副貢遂絕二十四年大
計屆期公採訪確實一日突檄道府悉至署焚香設誓令各疏所
見司道以下相顧聘貽具以實對事既神速夤緣之弊盡絕先是
聖祖軫念八閩特詔蠲免積年逋賦公豫刊告示數千紙標
朱蓋篆部文一至立命曉諭通省士庶俾貪吏不得婪徵欺隱其
後藩庫虧帑違例私徵事覺朝命遣內閣學士郭世隆赴閩按
問知公前事始大歎服以海外郡邑尤宜隆重儒術徧諭所屬各

立義學捐俸擇師以誨童蒙立共學書院於省會前後所上章疏如安插歸降分防水陸酌定通省營制籌畫澎臺郡縣設立學校接濟澎臺兵餉招集濱海流亡陳調度兵馬之方定更番戍卒之制籌策興販開除皆實心實政一一見諸施行二十六年內升刑部右侍郎閩人感公惠政奉旗截鐙涕泗遮留動以萬計如去浙江時以公清苦釀金贈行公堅不受閩人爲築卻金亭回京取道浙江浙人羅拜歡呼駢延數百里不絕肖公像祀之於吳山書院在刑部二年獄多平反二十八年六月奉天府尹缺特命公以刑部左侍郎兼莅其任且諭曰盛京根本要地頃遇天旱本處產米有限兼多外省人雜處以致價昂爾可清查驅令各回原籍

又彼地旗民田土相錯爾其定立疆界毋致混淆盛京錢糧爲數無多前府尹欲令旗人地畝亦輸納銀兩所見甚小可盡實徵米豆爾其酌行之其邊塞一帶亦多外省人民作何驅逐稽查此等事雖責在將軍宜協同料理公一一奉行時部議遣官清查馬廠官地因地畝繁多驟難清丈概欲加增糧額公力爭其不可多遣屬員分頭清丈各立封記遂得其平初盛京刑部審理訟獄無會同地方有司之例細民徧受刑拷冤濫非辜公奏請凡旗民案牘一準各省成例與有司會審由是稱便先因盛京糧儲甚寡必藉外省移粟接濟公請行海運格於部議三十二年三十三年連歲遇旱 聖祖憶海運之議乃遣內務府郎中陶岱赴山東會同藩

司發倉穀四萬石 命盛京戶部侍郎阿喇密航海赴登州協運
至三岔口又 命公由陸路督運散賑八城二府九州縣兵民公
計運穀四萬不若運二萬米之易且既至三岔口距留都尙遠賑
荒如救焚必待運至都城始復分散轉運勢已無及宜卽在三岔
口分發八城其應運至奉天者獨就海口以車受載經費旣省輓
運倍速定議以 聞報 可於是不踰時而事集饑民獲濟高麗
歲歉公奉 詔轉粟遼海賑恤之亦如期至彼地三十四年十一
月丁繼母盧氏憂同事大僚謀具疏請令在任守制公謝之乃止
三十七年冬服闋再補奉天府尹四十二年春 聖祖以清慎勤
三字扁額并臨米海嶽瑞雪詩一幅 賜之四十六年六月升兵

部右侍郎適 聖祖北巡公馳至古北口外迎 駕賚予有加四十七年戊子二月轉本部左侍郎三月 召赴暢春園賜宴較射 聖祖願謂諸皇子曰王某朕之老臣昔年曾歷任督撫辦事稱職朕甚信之每奏事常越次近 御榻密對或稱爲王侍郎而不名四十八年奉使至陝西祭告軒轅黃帝暨周文武成康等一十三陵六月疾作卒於涇陽驛年六十有八奉天軍民間之流涕設祭羣請崇祀名宦祠奉天尹祀名宦者自公始浙江福建所在皆爲立祠公沈厚警敏不妄言笑遇事皆有權略處之裕如性孝友事親盡禮闔門干指五世同爨俸祿有餘輒以分給族黨未嘗私置田宅尤好引掖後進單門素肉苟有片長必稱譽之所著有閑

國朝文獻通考卷一百一十二

中集浙閩封事閩都封事并繙譯校訂明心寶鑑貞觀政要古文
必讀諸書藏於家子以異任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

右傳萬承蒼撰

楊佐國

太僕少卿荆門楊公以康熙己巳夏四月請假旋里行甫三日而卒其子毓健等扶輿以歸越五旬同里翰林檢討胡君謁余曰太僕喪歸卜葬且有日若儆大惠予之誌若銘太僕死且不朽余與太僕同舉進士是時太僕年甫二十有四敷歷中外至今官方將冀其大用而太僕遽邁疾已矣是可悲也余雅知太僕生平於其幽宮之石安可以不文辭於是覈實而謹誌之據狀公諱佐國字於常號荆湖先世居江西有諱植者徙居荆門州之後港遂隸籍焉五傳而至庠生煥斗字兆麟公父也中己卯副榜未仕用子貴誥贈奉政大夫母唐 贈宜人奉政公生三子而太僕居長仲

佐治早卒季佐慶太僕早慧讀書目數行下受經里中知名士萬
璧正弱冠補郡諸生順治庚子偕璧正舉於鄉辛丑成進士知陝
西之咸甯縣當是時公以少年筮仕爲令慨然欲以功名自見遇
事剴割案無滯牘上官以爲能會大兵雲集軍需旁午羽檄至守
倉卒屬令夕至則旦以應旦至則日中以應守大倚任之而公又
時時察地方興革便宜奏記大中丞杭公凡所條列輒報可於是
杭公偕制府阿公交章以治行卓異聞於朝論者僉以爲允壬
子鄉試分校庶常王君吉相浙江布政使馬君如龍泰甯令王君
篤祐皆所識拔士也尋知商州商爲秦蜀孔道大將軍開幕府州
民供億良苦公下車卽以均徭役爲先務酌贏劑縮入無怨咨以

是軍興奏辦常爲諸路最暇則嚴保甲勸農桑修廟學養老課士
以次興舉越二年商大治乙卯擢刑部四川司員外郎壬戌廣西
補行鄉試公奉命充主考得人視陝尤盛復命進禮部精膳
郎中時萊陽沙公爲宗伯余承乏佐部務晨夕與共事相倚如左
右手膳司事稍簡而公孳孳討論掌故連類穿貫凡郊廟朝饗以
及選舉賓貢諸務無不綜攷其源流而辨晰其異同曰忝爲禮官
不敢不周知也廣東驛鹽巡道缺人公以賢能拜命往語家人
曰昔晉吳隱之爲廣州刺史賦貪泉以自勵比其反也妻劉取沈
香一片隱之命投諸江唐李勉節度嶺南以廉謹率屬舟行搜從
人所畜投之水曰毋令隱之笑我今驛鹽職固易稱所重者清操

耳及至旬稽簡數纖毫悉歸公帑堂吏唯抱牘而已公餘猶雜誦
課子研經校史丹鉛錯互丙夜篝燈達曙雅好士士秀而文者資
以薪粟爲開導指授多所成就攝臬篆者再遇疑獄輒愀然有憂
色所平反甚眾比內擢京卿粵人遮道攀援百里外猶有拏舟會
送者戊辰春以需次暫還荆門明年二月補鴻臚寺少卿未幾轉
光祿遷通政司右參議尋擢太僕寺少卿以邸舍湫溼中腰股不
能視事旋請休沐歸士大夫咸謂太僕年始服官政其疾在肢體
藥當愈愈且還職而太僕竟以是疾終也悲夫太僕內行甚篤仲
遺子孤拊而誨之訖於成立課季學嚴而有法宗族鄉里有緩急
解囊裝救之唯恐後持論嶄嶄不阿徇其於佛老之徒辭而闕之

斷如也嗚呼古人之重質行將以有爲也充太僕之學可以大有爲其行事之可見者未宜止此不幸限於年然卽此亦可無媿於古人矣公生於明崇禎十一年戊寅十月初八日卒於康熙二十八年己巳四月二十六日享年五十有二歷膺 覃恩誥授奉政大夫元配萬氏 贈宜人繼娶唐氏 封宜人子四人長毓健唐宜人出荊州府長陽縣學廩生娶嚴氏次毓元側室李氏出州庠生聘張氏次毓厚側室周氏出聘萬氏次毓真唐宜人出幼未聘女二人長適庠生徐某次適太學生田藝瑜俱萬宜人出毓健等將以某年月日葬公於清山某向余旣誌其行而綴以銘銘曰山嶒嶒蒼以森也泉淙淙冽以澹也藏於斯楊太僕也且俎馨年

世卜也勒茲銘貞地軸也宜爾子孫綏百福也

右墓誌銘張玉書撰

張鵬

張鵬江南丹徒人順治十八年進士授內閣中書康熙十一年充山東鄉試副考官十六年二月遷吏科給事中四月疏言官員丁憂定例離任守制近督撫不論有無用兵輒請畱任或戀地方便利或慮錢糧虧缺誰非人子問心何安 國家慎選良吏何地無才豈舍此無人請槩停部議 從之十八年正月疏言 國家議修明史三十餘年尙無成書順治二年纂修未竣槩本必存內閣康熙二年會議修後復中止及今不容再緩請 敕內閣翰林院禮部會議蒐採故明事跡與 實錄參訂編纂下部議行六月疏言我 朝設官分職大臣 特簡卿寺會議此外皆較俸升轉獨

翰林編檢有較資不較俸之例故告假有闕五六年及十餘年者雖俸深十年不敵資深一日使俸深者抱積薪之歎俸淺者躋躓等之階請 敕部會同翰林院詳酌定例編檢除 特旨擢用外餘槩較俸同俸者方較資庶勞逸均而選法畫一 上是其言下部議如所請十九年疏奏旗人雅納等從江南等處誘販男女五十八人請嚴究夥黨按律治罪下九卿等議行二十一年遷通政司左參議尋遷順天府府丞疏言學宮門旁爲鑲黃旗都統聽事人所據穿宮垣往來偏近奎樓掘坎取土勢漸傾圮請嚴禁得旨儒學文廟關係文治理宜肅清乃令聽事及居住人等穢污侵占殊屬不合向設管理各官並未糾察張鵬莅任卽行陳奏具見

實心任事可嘉著嚴行禁止二十三年遷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尋授山東巡撫二十四年七月疏言萊州青州兗州濟南東昌五府俱有額徵解運臨倉米麥各屬距倉遠腳價累民臣前疏請改折色部議駐防及過往官兵運軍月糧改折恐不敷支未經議准但臣在地方軍民糧餉皆臣事萬一貽誤軍糈所關非輕請將臨清濟甯近水二處仍徵本色如不敷支動用德倉臨德相距不遠轉移支給不致有誤其餘五府各屬額徵臨倉米麥俱改折不特民累可除且歲省席草腳費銀數萬兩下部議行十二月疏請曲阜顏氏地畝照孔氏例輕徵以昭 朝廷優卹聖賢後裔之意 從之二十五年十月遷刑部右侍郎十二月轉左二十六年二月廷

國朝通志卷之二十一
議以鵬勘雲貴總督蔡毓榮隱吳逆財產一案不能悉心研審照
徇庇例降調得 旨張鵬莅任未久免罪尋調戶部左侍郎十月
調吏部左侍郎二十七年六月給假遷葬二十八年卒於家 賜
祭葬如例

右 國史館本傳

公諱鵬字搏萬別號南溟姓張氏世爲丹徒人祖考大紳祖妣王
氏繼潘氏王生士梅公考也 誥贈中憲大夫通政司右參議妣
韋氏 誥贈恭人公治春秋舉順治十七年鄉試明年成進士除
內閣中書舍人遷刑部山東清吏司主事康熙十五年考選擢第
一授吏科給事中居諫職凡四年章數十上一日 上顧謂輔臣

張某屢有建白一無所私當與內升故未掌印卽升光祿寺少卿
前此未有也歷通政司右參議順天府丞提督學政二十三年遷
通政司右通政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尋命巡撫山東二十五年
召爲刑部右侍郎其明年調戶部左侍郎兼管寶泉局印務晉
吏部右侍郎明年轉吏部左侍郎會太皇太后升遐羣臣公疏
請聖躬節哀公捧讀上諭嗚咽流涕曰聖孝超邁千古矣
吾早喪父母賴吾祖以成立今吾祖亦已下世吾久宦北域未卜
不於此時乞假奉安先人魂魄將不可以爲人子孫於是亟陳情
得旨許歸里營葬時二十七年六月六日也踰歲大駕南幸
公迎送甫畢遂廬墓側手自封樹積勞感疾疽發於背以二十八

年六月六日卒享年六十有三公爲諫官務持大體於國家之事知無不言亦未嘗毛舉細故爲苛察之論先是漢軍在任遭喪不得回旗守制公抗疏請與漢人一例以敦孝治又疏請寬官役監守自盜之例依本律自是踰年不能償者得免妻孥入官流徙奸民略賣人口遠至口外請設厲禁并追江甯所買男婦五十八人還其籍軍興廣開事例有人奴竄名選籍爲縣令除自己下公劾褫之他如纂會典修明史蠲江右逋賦疏上皆施行其撫東也正己率屬不事操切於民間疾苦訪求不遺餘力初入境會濟南東昌兗州三郡皆被災疏請發常平以賑先量給以糒德音之下活人不可勝計臨清倉米徵解本色重爲吏民累先是有奏請

改折者不果行公疏再上始得請青齊閒有小清河者源於灤水而與濟渚之水合流經章邱鄒平長山新城高苑博興樂安以入於海蜿蜒六百餘里故道就堙而水橫決爲諸邑患曲防盜決格鬪無虛日訟牒相仍公單騎按行斥豪強之占河身爲田者疏請濬復故道且建石閘以備旱潦蓄洩青齊之民以爲百世之利先是公以中翰典試山左至是益刻意樂育人才集諸生肄業白雪樓中親爲講解月課其文高下風氣日上此皆撫東善政之尤大者 上南巡回鑾公始受事迎境上 上命公陪祀闕里禮畢還蹕行宮夜漏下數刻傳公入見奏對稱 旨翌日出 御筆臨趙孟頫書以 賜公蓋公自諫官時受知於 上最深故撫東得

以展其志其居刑部戶部及吏部皆多所建白陳義侃侃無所畏
避上方倚以大用而歸志已不可追矣公性孝友修內行三世
同居至今苟可以濟物見義必赴郡有田沒於江潮民以逋糧被
追呼公力言於主者疏請豁免歲蠲銀千七百餘兩米麥二千五
十餘石在都時順天府學爲旗丁及居民所蹈藉蕪穢不治有司
莫能制及公爲提調請嚴加禁飭上謂公實心任事詔特褻
之公丰貌俊偉慷慨世務掀髯抵掌傾其座人喜賓客然泛愛於
同年中尤與余善憶辛酉之春有餽公介休羊羔酒者公招余共
飲時以歲饑展賑粥之期春盡當止而四方來就食者眾余語公
吾儕爲此樂溝壑中乃多餓者語未竟公立索紙筆草疏請五城

粥廠宜且勿停止其九門宜各設一廠以便疲癯老穉之附近就食者計人日食米三合十四廠日各給米三石日計米四十二石可日食一萬四千人約費萬餘金即可全活萬餘人其詞甚詳懇余乃浮數大白而起公坐以待旦疏上下廷臣議遂設九門粥廠如公請公持論喜綜覈名實趨事赴功翰林故事但序資遷轉以養恬退息奔競較俸之論自公發之余不甚以爲然顧嘗以此戒勉同官 天子典學稽古吾儕盡職良不易何暇優游邑屋爲張公言是也生平所著疏彙若干卷及他詩文若干卷號甯遠集藏於家元配凌氏 誥封恭人子一乃馨女五其三已適人一字一未字孫一作聖尙幼公疾革遺書與余訣謂必不起余發書大驚

未入懷袖而凶問已至矣乃馨將以某月某日奉公葬於某縣某鄉之原使來乞銘嗚呼余何忍不銘銘曰

今之諫官古遺直四年補袞舉厥職 帝用驟遷嘉乃績東方保釐任牧伯海岱濟河沛恩澤遂荒大東及鳧繹再歷卿貳躋天官整刷銓法吏不刳盍歸其鄉歌考槃宛其死矣奚以悲古三不朽公庶幾諫德鐫功無愧詞

右墓誌銘徐乾學撰

許三禮

許三禮字典三號西山安陽人先執業於孫奇逢順治十八年進士選海甯縣每日焚香告天如趙清獻故事剏立書院以仁和應搆謙名方盛詣之請講學不肯至乃延梨洲黃宗羲主舉比招高才生雅歌釋奠而受其三易洞璣之學稱弟子焉在海昌八年聲譽甚美有白燕來巢朱露降於庭柏海潮當至而不至人稱爲三異時康熙八年也行取福建道監察御史疏請定武臣守制例遷大理少卿講河圖洛書甚有條理 聖祖嘉美之除順天府尹遷左副都御史再遷兵部侍郎每歲必貽書宗義問學欲然也先是二年閒分校浙闈陳錫嘏范光陽陳銳仇兆鼇談九乾皆出其門

國朝書目類考卷之二十一
下所著有聖學直指讀禮偶見易貫春秋演彰郡逸志等書又有
政學合一集正編三十三種續編十三種則其後人所裒輯也

右文獻徵存錄錢林撰

安陽許先生諱三禮字酉山歷官兵部侍郎讀中庸天命之謂性
謂人生於天而賦此性天人曰一理曰一氣曰一體不可以二視
明矣天人既不可以作二視誰敢曰天有善有不善誰敢曰天可
以爲善可以爲不善又誰敢曰天無善無不善不可以三者加之
天不可以三者加之性無疑矣讀孝經曰天地之性人爲貴人之
行莫大乎孝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就從嚴父配天爲
入手如夫子老安少懷必先老吾老以及人老幼吾幼以及人幼

孟子所謂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者也又覺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非泛泛言理實有其事焉試將仁人孝子事親如事天事天如事親這一念晨夕提醒上下陟降呼吸可通歲月無間此時心胸尙覺上天下地萬民萬物有一些阻礙否真覺妄折一枝妄殺一獸卽傷吾親之心一老失養一幼失教卽傷上帝之心千古內聖外王以道統相傳是傳此一副心腸故其平生以顧諟天之明命爲宗旨以告天爲工夫以仁爲一貫以孝爲大本兢兢然體仁行孝以爲天地萬物之根以爲淑身善世之具而其用則斟酌於天理人情之至可見之施行可垂之永久魏氏齋介謂天篤生之以振興斯道其有以歟明季宗良知家每本心而不本天

先生知之揭出一天字而實之以仁孝謂自古聖賢窮理正心盡性至命舍敦倫之外更何處見實行卽極之利萬民愛萬物格天地動鬼神感風雷貫日月何莫非君臣父子忠孝節義所推而致焉者其宰海昌也察姦緝暴薄斂明刑儲粟救荒省徭免役平時務孝弟重農桑教民以根本篤實尊親敬長之行禾稼盈疇絃歌滿邑駸駸乎頴川之俎豆中牟之化理矣本身徵民大略如此惟先生講學動曰從某處悟出從某書悟出與格致誠正真實功夫異矣其最不可訓者講志學一章謂耳爲天耳聽爲天聽不草草在理上講看邵子聽洛陽橋之杜鵑聲且知宋相之興衰又師曠聞楚歌聲且知南風之不競況夫子又當何如須如此從知天命

後會悟竟是天君在內司傳宣似有神告借鳥語花片皆可作符
命一般然此但言耳也眼目口鼻手足尙未直到又十年五官百
體一派天機順動流行不出無極而太極一點真元從心所欲者
放之彌六合也如大易三百八十四爻處處見一元之變化不踰
矩者斂之仍藏於密也如八卦四千九十六變象象不過一畫之
精理七十後光景兩目直如日月照臨總無所私呼吸直如晝夜
循環總無歇息口發如雷風振揚總非偏怒津唾如雨露霑濡總
非偏喜手足一動如星迴斗轉巡行無滯身背一止如山凝岳峙
堅定難搖要之息就是天樞竟不可再言天矣似此說來竟將大
聖人看成觀音文殊徧身皆神通也是非講學中之大魔障歟無

怪其以天自信作爲圖紀播弄神識入於恟恍而不自覺也所著
有讀禮偶見仁孝達天發明聖學問荅考正史綱說聖學發明海
昌講學集註丁巳問荅以天自信圖紀至聖先師生日考定記

右學家唐鑑輯

安關工部言清江廠之稅爲修造漕船經費宜分徵如舊 上以
廠稅歸併一關亦不致虧課 命九卿科道再議如帥顏保所請
九年正月疏言淮揚二府屬州縣上年夏秋被水已奉 旨令督
撫察勘災傷分數蠲免額賦其漕項錢糧例不蠲免而高郵州宿
遷桃源鹽城贛榆等縣連歲歉收所有上年應徵及帶徵舊欠萬
難併徵請 敕部議疏下部議令改折帶徵得 旨高郵等處災
傷與他處不同其未完未徵漕米仍令帶徵恐小民不能完納以
致困苦下部再議蠲免其未完康熙六七兩年漕米三萬一千餘
石閏二月疏言戶部行令漕項錢糧俱以制錢收放伏思漕項錢
糧非解部交納卽納丁濟運以及修造漕船之需與本地支銷者

不同且漕糧行月白糧經費領運長途遇淺起剝遇溜添置所費
不貲勢難負錢遠涉應仍准徵銀支給疏下部議 從之十二年
正月同河道總督王光裕疏言舊例每年漕運全完河工歲修告
竣舉劾所屬文武各官以示勸懲至康熙四年部議停止伏思漕
糧徵兌匪易運解維艱且需多方催償使如期抵通至黃河頂衝
危險運河旱澇疏濬惟賴經管各官竭力殫心不辭勞瘁庶河流
循軌而漕艘得以飛輓若勤惰罔分恐因循貽誤請仍遵舊例每
年分別舉劾疏下部議行於是疏薦山東糧道遲日巽河南糧道
范周無錫知縣吳興祚等又劾罷溧陽知縣王錫瑄等十三年十
月以逆藩吳三桂窺犯江西需兵勦禦 詔率所部往駐十二月

因安親王岳樂已統師抵南昌撤回十七年六月安親王進征湖南仍率兵鎮守南昌九月移鎮吉安十八年三月疏言吉安各屬眾山連接逆賊盤踞出沒不時臣令副將色勒許壯猷遊擊章紘等率兵分堵緊要隘口斷賊糧道相機剿撫別令知府蔣維藩會同遣官入賊巢宣布 敕諭招降偽總兵副將以下五十餘員兵萬餘十九年八月平南王尙之信爲其護衛張永祥等首告跋扈怨望諸罪逮繫勘鞫 詔將軍賴塔以罪不株連諭慰藩屬 命帥顏保率兵至南雄韶州酌駐要地十月 命回漕運總督任二十年五月內升工部尙書十二月調禮部尙書二十二年正月以疾解任二十三年十二月卒年四十有四 賜祭葬如例子赫奕

由侍衛授內務府總管遷工部尙書見大臣表

右 國史館本傳

國朝文獻通考

卷一百一十一

兵

米思翰

米思翰滿洲鑲黃旗人姓富察氏哈什屯長子也康熙三年由侍衛襲父一等男兼一雲騎尉管佐領事六年任內務府總管時輔政大臣有欲假用尙方器具者米思翰俱嚴拒之不以予 聖祖仁皇帝既親政知其守正不阿授禮部侍郎八年擢戶部尙書旋列議政大臣先是各省歲賦聽布政使存留司庫每有那移虧缺之弊米思翰疏請通飭各省自俸餉諸經費所餘悉解部由是句稽出納瞭如指掌是時天下一統邊境戢甯而尙可喜鎮廣東耿精忠鎮福建藩屬將弁咸情遊驕縱吳三桂鎮雲南尤自恣要請無已俸餉多浮糜輸輓滋勞費十二年可喜請撤藩移遼東三桂

精忠亦以是請疏下戶兵二部議米思翰與兵部尙書明珠等議令俱撤藩移山海關外時廷臣有言三桂不可撤者以兩議入奏米思翰堅持宜撤得 旨允行旣而三桂叛 聖祖命王貝勒大臣率八旗兵征討議者以軍需浩繁謂宜就近調兵禦守米思翰言賊勢猖獗非綠旗兵所能制宜以八旗勁旅會剿之至軍需內外協濟足支十年可無他慮於是請以內府所儲分年發給復綜覈各省庫金倉粟以時撥運奏悉稱 旨十三年六月偕戶部諸臣疏言大兵剿賊屢奉 明詔以正賦給軍需恐有司尙多借端私派請 敕各督撫嚴察所屬凡供應糧餉薪芻一切動用官帑毋許苛派其購自民間者務視時價支給勿纖毫累民奉 諭如議

速行是年十二月卒年四十有三 聖祖軫恤備至 子祭葬如
典禮謚敏果方吳三桂耿精忠相繼叛滇黔楚蜀閩粵悉爲賊踞
人謂撤藩實速之生變爲持議者危之 聖祖嘗諭廷臣曰朕自
少時以三藩勢燄日熾不可不撤豈因其叛諉過於人耶及逆賊
殄平 聖祖追憶持議諸臣猶 諭稱米思翰弗置子四馬斯喀
馬齊馬武別有傳第四子李榮保襲一等男兼一雲騎尉初任侍
衛兼佐領遷護軍參領前鋒參領至察哈爾總管乾隆元年馬齊
疏陳米思翰勞績得 旨入祀賢良祠二年以 冊立 皇后葬
典追封李榮保一等公子其第四子富文一等侯爵十三年 冊
謚孝賢皇后 推恩先世追封米思翰一等公以富文襲十四年

李榮保第十子大學士忠勇公傅恆經略金川功成凱旋 賜建宗祠春秋致祭自哈什屯始米思翰李榮保並入祀追諡李榮保曰莊愨

右 國史館本傳

米思翰滿洲鑲黃旗人性沈毅有智力年十六授三等侍衛歷升一等康熙三年襲父哈世屯一等男兼一雲騎尉世職六年升內務府總管遇事守正不阿輔政大臣有欲假用尙方器皿者拒勿予眾皆憚之七年擢禮部侍郎八年升戶部尙書夙夜在公清操彌厲每值簿書填委旬稽出納悉有條理吏不能欺前此各省歲賦俱不解部米思翰疏請悉行徵解 聖祖嘉納之十三年逆藩

吳三桂耿精忠反 王師南征軍需旁午米思翰先事經畫以所
入帑金分發諸營儲胥不匱逆賊雖竊據郡邑而無所資藉旋卽
殄滅米思翰籌運之功居多爲議政大臣一切軍國機宜知無不
言未嘗隨眾附和 聖祖久益信任十四年二月卒官 聖祖軫
卹備至 賜祭葬如典禮諡曰敏果 高宗登極追思米思翰秉
性樸誠才猷敏練 特予祭一次以昭篤念前勞之意云

右 國史賢良小傳

國身...
大正...

...

趙士麟

少宰河陽趙公去吾浙將十年矣而浙民懷思如一日至繪爲六事圖以志不諼其一曰治河圖公徒步泥淖若指揮於烈日中者役夫應命畚鍤如雲間以市井闐闐有支流出沮淤閒而董其役則郡邑之佐也前此余以修通志寓武林見當事集議於庭咸以濬河爲急因循瞻顧尋致中阻公獨毅然以身任之不惑於異議不齎於權要爲萬世之利甫踰載而大功告成仕宦商賈之出於其塗舳舻相接此卽鄴侯白傳不能專美於前者也一日講學圖公坐書院中諸逢掖執經問難其堵牆而環聽者黃髮垂髻指顧動色蓋公之學以居敬窮理爲宗躬行實踐爲要不墮於空虛解

悟之習一時窮巷布衣稍知潛心正學者皆延致與講鈞敵禮以
舉比相推則公之虛懷可想見矣一日修城圖會城久就圯公捐
俸首倡不以簣土片錢需之里下而十門整麗丹樓如霞旣竣事
許民縱觀者三日圖中輿騎櫛比士女林立下臨西湖有畫舫掩
映花柳間舟中人皆頰首仰視若與城上歡呼相答者固屬太平
盛事然公以兩浙爲邊海重地所以壯國威而綢繆未雨者尤徵
大臣之碩畫焉一日代還營債圖杭民爲營債所苦至鬻妻孥賣
廬舍不給則鞭笞流血公惻然代爲之償而於牽引之牙僧尤痛
懲之以杜永害圖中所載營卒有攜鋸而歸者有執券而熟視者
有持衡而較銖兩者而民則有泣者拜者有旁觀而若爲太息者

一曰刑奸圖戟門以東徽纆而俯首者十餘人其西則耆老婦孺之屬執香而羅拜者爲數倍之皆閭左之受害者也弱肉強食之風爲之丕變一曰移鎮圖公朝服坐肩輿騶從甚盛攀轅之氓揮燭彩亭羅列道左自武林門以北蓋絡繹數十里云其他若捍海塘之類於修城宣講 聖諭之統於講學圖所不盡載者余亦不能悉述也昔蘇明允作畫像記曰存之於目則思之於心也固今孤山之麓旣已范公之像而俎豆之而此圖行將歸之於公故不辭而書之俾後之讀斯記者庶幾得圖之梗槩焉

右圖記毛際可撰

趙士麟字麟伯號玉峯河陽人順治辛丑舉人康熙甲辰進士授

貴州推官時滇黔初平公到任撫綏緝捕不遺餘力會裁缺補容
城縣知縣緝盜衛民有聲行取吏部主事升右通政疏陳臺灣善
後請設一府兩縣一鎮永作外藩捍衛省沿海之戍卒疏入報
可出撫浙江多善政其奏定台州營制尤大裨海防調江蘇巡撫
擢兵部督捕侍郎改兵部侍郎晉吏部侍郎皆能職卒祀浙江名
宦

右瀆繫小傳師範撰

河陽趙先生諱士麟號玉峯歷官吏部侍郎從自己身心倫常日
用貼實講來貼實作去明白簡易的有把握其敬一錄曰心者人
之神明萬理本然具足但不可任當下之人心爲心故孔子言從

心必曰矩焉孟子恐人任當下之人心爲心也故指示之曰良心
又曰本心焉本心卽道心也堯舜大聖人也於人心慄慄乎危之
曰人心惟危成湯大聖人也於心兢兢乎制之曰以禮制心文王
大聖人也於心抑抑乎小之曰小心翼翼以顏子之賢也其心僅
三月不違仁焉天地之大也於復乃可見天地之心焉孔子有舍
則亡之戒孟子有求放心之言又察害於其政必由生於其心使
心而可不求也則古人不必有功使當下之人心而可任也則
塗人且可等於聖人矣若同一途而喜怒有偏意見未化物我未
一踐履不純亦屬人心矣見孺子而惻隱見委壑而有泚以直而
動動以天也卽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心也卽天地日月鬼

神之心也外此則異端也然則求之功將安在與曰莫若居敬以窮理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聖人之能事畢矣又曰中庸原附於禮經大哉聖人之道一章前說禮儀後說崇禮下章卽說禮樂故此章禮字重不可看輕後人粗視禮儀精視聖道故分大分小不知仁義禮智皆性卽皆道也聖人別之爲三百又別之而爲三千凡所以裁成輔相者無不具是德性德性卽是無形之禮儀威儀禮儀威儀卽有形之德性世界若無此禮撐持使天坍地塌三綱不立九法不章萬物相戕相殺矣今萬物各生各遂何一而非禮維持上天下地何處而非禮充塞發育峻極不在三百三千外聖人之道亦不在禮儀威儀外又曰理者妙形與氣與數而爲言

也未形未氣未數理則兆焉有形有氣有數理則具焉無形無氣
無數理則漠焉不離乎形氣與數而亦不墮乎形氣與數其至妙
矣乎人知理之形則形與天地一知理之氣則氣與萬物通知理
之數則數與鬼神合知形而不知理則形其形知氣而不知理則
氣其氣知數而不知理則數其數又曰六經大旨盡在論語無大
過是易經大旨允執其中是書經大旨思無邪是詩經大旨天下
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是春秋大旨人而不仁如禮何是禮
經大旨人而不仁如樂何是樂經大旨是先生之學也先生宰容
邑首殲巨盜後更蕩以祥和一時士懋民情簾垂篆裊熙熙然遠
古風矣其後撫越撫吳教士化民移風易俗猶之乎容邑也著有

金容會語武林會語金閩會語撫浙條約撫吳條約先生之政其
卽先生之學也歟先生初亦謂陽明致良知三字爲作聖真血脈
及作朱子全書義序乃謂朱子晚年定論之說爲禪學者之僞作
以欺世誣民蓋其學之歸宿在紫陽不在新建可知矣讀書堂綵
衣全集四十六卷詩居其大半千古遐思四時佳興可以想見其
襟懷焉

右學案唐鑑輯

熊一瀟

熊一瀟江西南昌人康熙三年進士改庶吉士五年改浙江道御史六年五月 詔陳時務一瀟疏言近投誠武職自請改文職卽以參議僉事同知通判等用竊思巡道寄方伯連帥之任同知通判分兵刑錢穀之司此等不文不武之輩一經改授罔知愛惜功名覬覦營私情未可定請停改授 從之八年十二月疏言六曹分職倚毗綦重關稅原有定額一持籌記策之人自可勝任今各差員數繁多恐新員差出舊員未歸之時將有一司無一官者頃淮安三關漕臣帥顏保已請歸併此外如一城有數關者均應酌併差員至京師左右兩翼較在外各關錢糧更少今滿漢二員兼

差亦可裁汰一無益之差員俾綜理部務官不必增而事無曠矣
部議不准行得 旨各省有相近之關應否一處兼管該督撫察
奏兩翼稅差著再議尋議兩翼應裁漢缺江甯西新關併入龍江
關蕪湖工關併入戶關廣東遇仙橋滄光廠併入太平關並如一
瀟所請九年七月疏言赦前叩 聞之案直省多展限候審被告
干證株累經年屢奉 旨恩赦儻復拘提監禁恐有破家斃命之
慘在告奸民坐杖徒遣戍者又得援赦寬免是奸民逞挾仇之私
無辜被提禁之苦請 敕各督撫察明情罪稍輕與赦例符者卽
銷釋以免牽累下部議行尋 命偕御史布舒巡視河東鹽政十
二年十二月疏言 覲典係萬國之觀瞻京師爲五方之都會每

有不法棍徒當各省藩臬述職時乘機搆黨指缺招搖借端嚇騙
與其誅於已犯曷若禁於未然請 敕五城申約犯者照光棍例
治罪十四年正月疏言銓法成例有宜略籌通變者一藩臬推補
不必拘月分也直省兵馬錢糧刑名督撫所與會商者惟藩臬若
拘月分推補既遲到任益遠曠官廢事關係非輕請嗣後藩臬缺
出如無候補者卽將應升官開列不拘雙單月例庶大僚無久缺
之員一佐貳銓除不必拘截取也州同州判縣丞雖屬微員有督
糧解餉之責嗣後遇推選缺出如無截取到部者請卽以候選之
員銓用庶州縣藉佐理之益十六年七月疏言歷科鄉試同考官
例用進士知縣如不足始以舉人知縣入選康熙十四年軍需旁

午廣東等省州縣不便遠離職守因以教職兼用未可循爲定例
教職一途多係舉貢暮年就職學問不乏明通精力大都委頓且
捐納教職見許應試儻令同輩衡文易啟夤緣請託之弊今河南
江浙鄉試屬腹地請仍照舊例用科甲知縣以昭慎重諸疏並
下部議行十七年二月遷太僕寺少卿六月充江南鄉試正考官
十九年七月遷右通政二十年五月遷順天府府尹二十一年五
月擢刑部右侍郎二十二年三月調兵部督捕侍郎二十六年三
月調吏部右侍郎十月擢工部尙書二十七年三月湖廣巡撫張
汧以貪款論罪議及原保舉之人戶部侍郎王遵訓等舉汧爲巡
撫一瀟同大學士梁清標舉汧爲布政使部議並革職 上以汧

事犯於巡撫任內保舉巡撫者革職一瀟同清標降三級畱任先是河道總督靳輔疏請高家堰外增築重隄束水北出清口應停下河工程 詔以輔疏詢按察使于成龍成龍奏下河宜開不宜停重隄宜停不宜築 上命一瀟偕尙書佛倫會勘佛倫與一瀟以宜從輔議還奏至是 上允九卿議停築重隄開下河口罷靳輔任佛倫以原品隨旗行走一瀟革職三十一年十一月輔遺疏稱一瀟等勘河被斥臣蒙 皇上力排羣議起復原官一瀟等事同一體懇請矜恤 詔以原官降三級用三十四年二月補太常寺卿三十五年二月轉大理寺卿十一月遷左副都御史三十六年九月遷工部右侍郎三十七年十一月擢工部尙書三十八年

國朝通志卷五十一
正月致仕 賜怡情泉石額四十二年 上南巡迎 鑾 賜浦
雲堂額四十五年十一月卒於家年六十有九 賜祭葬如例孫
學鵬官巡撫

右 國史館本傳

大司空蔚懷熊公以康熙丙戌仲冬之望歿於家明年冬 天子
諭葬於寶林山先隴之域越六十又一年公仲子太史滌齋先生
捧家傳命某爲文表公墓考公前後在位三十一年中間引疾者
五年致仕歷八年而薨得壽六十有九德業謨猷具載 國史茲
揭其槩於碑使天下後世式公墓者咸仰焉公先世爲豐城挈岡
邨人遷南昌東壇者自雍公始曾祖諱瑞官同卿兄諱浹官冢宰

諡恭肅皆前明中葉進士入祠祀祖諱維寬廩貢生四中副榜考
諱馮前壬午舉人俱以公貴 贈通議大夫妣劉氏累 贈淑人
生子二公其長也生七齡值我 朝定鼎里兒數爲亂公從親負
弟出入林莽中無所恐歷五年而孤十六入鄉學明年受室既而
祖妣及妣皆歿公居喪如禮讀書李閩園宗伯別墅才譽日熾癸
卯甲辰中科第改庶吉士散館授浙江道御史巡北城尋督河東
鹽政掌京畿河南各道印疏凡數十上皆得施行歷十二年戊午
擢太僕少卿典江南鄉試絕賄託嚴考校所拔皆寒賸老宿時論
翕然稱爲先生榜後五十年中人才蔚起吳人卒請祀公名宦歷
官右通政順天府尹刑部右侍郎兵部督捕侍郎吏部右侍郎升

工部尚書往勘淮徐河工杜絕貨賂與河臣靳文襄等議論不合扶疾復命遂解組去後文襄遺疏薦公人兩賢之於是特起太常卿歷大廷尉副憲升工部右侍郎再晉司空己卯以重腿乞休章數上得 允 賜御書怡情泉石額僑居金陵兩次迎 鑿皆得

溫旨疊 賜宸翰有差公在臺諫以言論爲利濟者最廣南昌浮糧三倍他郡公援袁瑞二郡例奏免之赴禮部試者例以正月十日爲限公請展期士無遺棄者又以刑部照律擬罪事同例異請歸畫一他如議督臣駐防酌選江南大都守令注銷印 閩積案以及嚴赦後濫禁緝五城姦宄展墾荒限期皆可法可久天下頌之 御試臺臣以河工議銓法疏拔公第一爲 上所信重如

此尹京日盡剔積弊有以菊進者公曰菊非公家草木乎敢嘗我
耶峻拒之貢院號舍舊覆苫茅公奏易以瓦又請蠲地價積逋民
困以蘇公性寬仁愷悌吳逆變時公在御史夜半 詔赴西曹勘
鞫譌言惑眾者公爲平反釋株連者無算貳司寇時三逆甫靖大
獄紛起賴公全活甚眾戍卒回京時多載江西女子公每贖之令
附糧艘而還鄉里尸祝之公微時爲里人某所窘及公貴盛某以
事敗公力救之俾生還逃人連坐之例本嚴任督捕者多刻覈公
任是職奏請犯者止罪家主一人餘皆免逮以是事歸簡要嘗奮
身救焚爲 上所歎美其慎卹民生肩任世務類如此公性孝友
善知人于成龍陳鵬年爲牧令日公目爲大器寡嗜欲好學不倦

曾手建河東書院晉人頌之家居日大吏款門請教者遜謝再三
既而以興學造士爲對故馬中丞勅立豫章書院實公一言啟之
也平生清節自持登第日敝裘革帶臥逆旅土炕中報捷者持一
瓊而去及官卿貳績娶李夫人葛帳繭衾蕭然一室京師命婦恆
引以爲愧歸田後不置田宅教子孫謙抑恭敬慎擇交游故能保
世而滋大公諱一瀟字蔚懷二子大彬元配魏夫人出官行人司
正仲子本卽太史公李夫人出孫學熹乙酉舉人學烈癸未進士
候補主事皆卒行人公出也太史三子學鵬雍正庚戌進士起家
兵部歷官卿尹見任浙江巡撫學騏乾隆辛酉舉人官湖北州同
卒學驥庚午舉人以郎中出官湖南鹽驛道曾孫幾人元孫幾人

夫興朝名世之臣每生於末季使歷喪亂飢寒備知生民疾苦而後加諸上位以竟其用舉前代弊政疲民待以存活者登之衽席威蕩滌而噢咻之功德何其懋也故天佑其躬益昌厥後富貴壽考全而終焉詩曰既受帝祉施於孫子凡求福於聖世者可
以觀感而興起矣謹拜手而表之

右墓表蔣士銓撰

國朝文獻通考卷五十二

四

田雯

田雯山東德州人康熙三年進士六年考授祕書院中書舍人十一年充順天鄉試同考官十二年遷戶部主事十三年遷本部員外郎十六年遷工部郎中省親歸十八年假滿補原官十九年提督江南學政二十三年十二月授湖北督糧道明年八月吏部以司道應內升列名題奏雯以未經考覈不與 特旨內升二十五年閏四月擢光祿寺少卿洊升鴻臚寺卿二十六年四月授江蘇巡撫 陛辭 上諭之曰向聞江蘇富饒朕親歷其地見百姓頗多貧困爾當以愛養民生爲務至地方豪強爲害於民者不可不懲然政貴寬平不必一一搜訪滋事至文武本屬一體文武輯睦

則兵民自安矣二十七年二月以蘇常等府漕米因結穗時屢遭風雨米色青白未純今依限收兌具疏奏明部議易米起運上嚴飭部臣特允雯所請又疏言丹陽上下練湖田灘久荒迨召民承佃上練湖田灘五千九百八十餘畝每畝納價銀三錢戶部駁增至六錢未幾小民畏縮觀望致拋荒千二百餘畝下練湖田灘萬三千餘畝亦報墾無幾請定每畝六錢三分召佃輸課庶廢地漸成膏壤下部議行時布政司宋犖以越省購辦銅斤價值較定價昂費過半牒請奏停採買雯疏言寶源局增鑄錢文原以預令藩司動支蘆課採買是其專責但江蘇非產銅地湖廣江西商販經由各關購買所餘無幾價值每斤一錢六分部定六分五釐

實屬不敷各州縣辦解苟非派民卽係虧帑儻採買萬難議停請量加價值以示寬恤部議不准 特旨照各關例增至一錢並下安徽湖廣江西畫一辦理三月調貴州巡撫十月疏言貴州兵米編自秋糧威甯大定黎平思南銅仁等府距省五六百里遠則千里兵多米少每於有米無兵之開州修文等縣撥支黔山峻險運費倍於正供單寒惇獨之民輸稅莫繼請將艱運之開州等州縣折銀解庫聽兵領銀自購庶民兵兩便部議不准嗣總督范承勳提督馬三奇復言徵銀爲便應如雯所請復下部議 從之又疏請永甯獨山麻哈三州貴筑普定平越都勻鎮遠安化龍泉銅仁永從九縣立學校部議貴筑係兩衛歸併新設之縣照小學例考

取生員八名卽令新設教職兼攝其永甯等十一州縣生童就附近州縣應試又疏稱平溪清浪二衛學向係黔屬思州考試嗣因驛站歸併楚省學校亦隨改隸諸生應試由水路下武昌有洞庭之險士心畏阻請將二衛學仍歸黔省考試下部議如所請先是湖廣巡撫丁思孔疏請民間禁用鳥槍 上命督撫各抒所見二十八年二月雯疏言黔省山深地僻村寨隔遠居民商賈聞畜鳥槍以防不測至苗蠻巢棲崗處驅狼捕獸多用鳥槍俱無庸查詰以致驚疑下所司知之三十年八月丁母憂三十二年服闋補刑部右侍郎三十三年十二月轉左三十五年 命祭告嵩嶽淮濟三十六年二月充會試副考官七月充殿試讀卷官三十八年六

月調戶部右侍郎九月轉左時戶部收買廢錢奸商射利多買紅銅小錢交鑪攙鑄多耗爰與侍郎盧伯赫疏請停止收買令家有廢銅自行銷煅違者治罪 從之十二月 命偕尙書范承勳等監修高家堰隄工嗣以與河道總督張鵬翮持議不協撤回四十年十二月以病乞休回籍四十一年十月 上南巡閱視河工駐蹕德州爰迎 鑾 御書次德州卽事詩及寒綠堂額 賜之四十三年二月卒於家年七十 賜祭葬如例

右 國史館本傳

田雯德州人字綸霞號漪亭晚在黔別自署蒙齋猶之元次山官道州呼漫郎客樊上稱聾叟也由進士除祕書院中書舍人中書

號丞相掾在昔以貲郎供職至是有御史言機務重地宜用進士
參是選始闢此徑然朝士率以異途目之諸翰林素貴尤偃蹇不
爲禮其同官某詩云短氣平生惟寫字傷心此日是求官可爲案
歎太息者也久之調農曹遷水部膺鴻博薦已而被落題溫飛卿
集後云一代才名乾膜子八吟又手亦徒然不教詞賦陪雕輦空
讀南華第二篇雉噫鳳歎以是爲自悼之詞矣然姓名已爲 當
宁所識旋擢江南提學入爲京朝官出撫江南尋調黔曾不十年
事也旣以憂歸服闋卽家起刑部侍郎轉戶部以疾 予告又數
年卒先生少卽能詩官舍人時從阮亭王公愚山施公日上下其
議論沿波溯源舍筏登岸而詩乃大昌嘗語人曰唐之杜韓海內

知尊奉之宋之歐蘇黃陸諸家力足登少陵之壇才可入昌黎之室而庸夫豎子槩皆竄牴牾之非也故夫與杜並峙者韓也善學杜韓者歐蘇黃陸氏也河水發源崑崙七萬里而入海江水發源天彭闕萬里而入海至其生於天一放乎歸墟則一而已矣蓋先生之論云爾先生享盛名四十年從游半天下學者因其所名書屋尊而奉之曰山藺先生壇坫之盛幾與漁洋埒然漁洋披一品衣抱九僊骨能於屏風上立薰籠上行固是李鄴侯一種標格山藺則如鄭伯猷之歎崔陵身長八尺面如刻畫聲欬作洪鐘響胸中貯千卷書令人不得不驚絕也世有評品二家詩者請以余言質之思過半矣

右小傳鄭方坤撰

學使田公來江南從兩驢蒼頭奴兩人戒有司勿給供張自市蔬菜十把脫粟三斗

右山左詩鈔張維屏錄

山蘊詩才力既高取材復富欲兼唐宋而擅之山左詩家中另開一境矣

右國朝詩別裁集小傳沈德潛撰

康熙朝初開大科一時名士率皆懷刺跨馬日夜詣司枋者之門乞聲譽以進德州田山蘊侍郎方以工部郎中膺薦辟屏居蕭寺不見一客比督學江南舁以肩輿並載衣裳一箱五經子史兩方

底踽踽行道上至則不爲酒醪佳設惟日矻矻以文章爲事見惠
周惕紅豆山莊集

國初凡提督學政惟直隸江南浙江曰學院以進士出身之卿貳
及翰林院侍講侍讀充之餘曰學道並繫以按察司副使銜由六
部郎及知府之有資望者推用康熙閒田山蘊侍郎方爲郎中嘗
視江南學或以田文望破格用之

茶餘客話稱田山蘊讀書掇拾字句有餽釘之目嘗云奇字古人
所常用於古詩尤宜班馬等賦所以令人魄眼瀕耳政由時出奇
字襯貼之也阮氏記此蓋譏山蘊之癖好新奇康祺案文人握管
誠不宜專恃稗販致蹈獺祭雉竄之譏然詞句斑璘氣息典雅究

愈於空疏不學冒襲八家者之所爲梅村漁洋之詩竹垞迦陵之詞未必不以掇拾爲始境若石筍駢文道古散體更可決其從餽釘得來特習貫運用便同腹笥自高聲價者類不肖如山藿直言耳

右紀聞陳康祺撰

嚴我斯

我斯立朝端介致仕後杜門謝客著述自娛

右湖州府志張維屏錄

嚴我斯字就思一字存庵浙江歸安人康熙甲辰 賜進士第一
人官至禮部侍郎文章操行爲時所重著有尺五堂詩刪其膠水
謠云膠之水兮清且漣使君堂上坐鳴絃膠之水兮清且漪使君
郊外多耕犁使君官庖食無肉長鬢編籬種野藪使君侵晨寒無
衣老婢當窗織布機使君寒民五袴使君飢民含哺升君之堂進
君酒有酒盈卮有蔬盈豆長老在前稚子在後俚語歌呼爲君壽
清畏人知兮何人勿知吁嗟今之人兮良吏可爲而不爲篇中雖

未明指使君爲何人然前後令膠水者非陸清獻公不足當之也
結句有慨乎其言之

右述聞謔瑤錄

國朝書獻類徵初編卷五十三目錄

卿貳十三

范承勳

子時釋
從子時崇

時紀

宜恆

郭世隆

庫勒訥

王曰温

希福

哈占

哲爾肯

補錄

楊光先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五十三

通奉大夫前署江西巡撫江西布政使司布政使湘陰李桓輯

卿貳十三

范承勳 子時釋 從子時崇 時紀 宜恆

范承勳漢軍鑲黃旗人大學士文程第三子福建總督承謨弟由廕生入國子監讀書康熙三年授工部員外郎七年遷刑部郎中十二月充 大清會典纂修官十六年授江南道監察御史巡視西城疏請勒監生生員南籍自北者歸籍 從之十八年協理河南道事疏言定例降調官果清廉許督撫題畱懲勸兼用革職與降調同一註誤而去畱不同請嗣後革職官果清廉愛民許一例

題畱督撫濫舉嚴定處分又言入法以貪爲首貪吏僅羅薄譴何
憚不爲請 嚴飭承審官執法訊追按律究擬毋徇庇塞責俱下
部議行十九年閏八月奉 旨甄別滿洲漢軍科道不稱職者對
品調用承勳議畱 特旨著去任改補吏部郎中九月川東賊譚
宏叛據巫山 上命承勳同戶部郎中額爾赫圖馳赴彝陵趣將
軍噶爾漢進兵十一月督湖廣進蜀糧餉二十年三月洪死其子
天祕遁提督徐治都進勦以轉餉艱自萬縣還駐夔州 諭承勳
乘川峽未漲速運糧濟軍四月大軍進定雲南復 命趣噶爾漢
軍仍兼理糧務二十二年回任監崇文門稅務二十三年五月九
卿詹事科道遵 旨舉清廉官承勳與焉八月擢內閣學士二十

酉年二月授廣西巡撫 陛見 上曰爾父兄皆曾宣力於國爾
今爲巡撫錢糧刑名雖係職任其最要者在潔己愛民若聽信幕
客沽名妄作強不知以爲知欺人欺己大爲不可爾宜戒之八月
奏免廣西容縣鬱林州追賠陷賊後無徵銀米十一月疏言廣西
舊存倉米二十餘萬石前慮朽蠹議令全省暫折徵收恐餘糧銷
盡遇歉兵食不足請桂林平樂二府徵半折半柳州府之賓州山
險艱運永行折徵餘仍徵本色部議 從之二十五年四月擢雲
貴總督十二月疏言雲南舊有援剿兩協左駐尋甸右駐省城用
供迤東策應請以右協移駐羅平州而以原駐羅平州之廣羅協
移駐廣西府與廣南營犄角旣聯黔滇兼扼粵隘其左協分駐之

曲尋鎮兵酌撥川黔要地防守部議如所請二十六年六月疏裁
貴州十五衛十所以偏橋衛併入施秉縣興隆衛併入黃平州移
州治於衛治新添衛併入貴定縣移縣治於衛治安南所併入普
定縣普安衛併入普安州安籠所併入安籠廳烏撒衛併入威甯
府以貴州貴前二衛改設貴筑縣鎮西威清二衛赫聲威武二所
改設清鎮縣平壩衛柔遠所改設安平縣安南衛改設安南縣敷
勇衛修文濯靈息烽於襄四所改設修文縣永甯衛普市所改設
永甯縣畢節赤水二衛改設畢節縣俱照所請行十月劾提督萬
正色婪賄侵餉 上命侍郎多奇傅拉塔往鞫得實論絞奉 旨
萬正色從寬免死革提督任二十七年七月湖廣裁兵譁變諱言

四起承勳嚴禁密緝已而尋甸協兵於是月十六夜脅眾譟變與營將格鬪潰走承勳擒叛首任二等八名而省城營兵復謀於二十一日倡亂承勳先期密擒叛首唐金等十三名寘之法事聞得旨嘉獎八月疏言雲南產銅鉛先後設鑪四十八鑄錢供軍餉向給全銀後因錢積以銀七錢三搭放每千文抵銀一兩鼓鑄日增錢價日減千錢值銀不過三四錢又苦山險赴嶺艱運費請仍康熙二十一二二年間例給全銀並停鼓鑄議准給銀減鑪座之半二十八年正月番夷阿所殺土目魯姐及其母弟妹九人欲踞其地有僕曰者克以魯姐妻瞿氏幼子魯聚走免諸夷人扶爲目阿所投匿東川結土婦安氏孫祿世豪掠鐵匠村苦竹壩夷民牲

畜犯姜州堡事 聞 上命兵部郎中溫葆會同承勳等往東川
檄安氏獻阿所至則諸夷與安氏擒阿所以獻斬之初雲南陷吳
逆後屯賦錢糧自康熙二十一年至二十七年歷欠未完十二月
承勳疏請分年帶徵奉 恩旨全行蠲免二十九年三月疏言雲
南額徵米麥經前撫臣石琳題定夏稅米石仍徵本色康熙二十
七年秋糧半本半折二十八九年全折三十年以後半本半折
查各府州縣駐劄與分防兵多寡有無不同而存貯與額編之米
亦長短廣隘多異今若以二十九三十兩年一槩夏稅徵本秋糧
全折半折將有餘之倉因本年夏稅本色來年秋糧半本而米愈
盈不足之倉因本年秋糧全折來年秋糧半折而米愈絀計莫若

分別徵收使不需糧處變米爲銀免滋朽蠹需糧處卽取給本地不致病民病兵議 從之先是提督馬三奇以貴州三路峻險撥運兵米腳價浮於正項奏請折給部議以有米兵少之處米價必賤有兵米少之處米價必貴殊難定例令承勳會撫提察議至是承勳奏言每歲折徵米二萬石若照有米處折給則價賤不敷兵丁轉買其苦在兵照米少處折給則價貴而徵輸必倍其苦又在民惟斟酌損益於秋成令各府照時價估算本折均搭給兵自買從之三十二年三月奏雲南永北協爲永北鎮裁副將設總兵並設中左右三營遊擊各一其原設守備千把總等官改隸中營再設左右兩營守備各一千把總各六四月奏添大理府城守遊

擊一守備一千總二把總四均 特旨俞允七月奏請裁洱海營
經制兵千名並抽撥鶴麗鎮尋霑營兵各二百名歸永北鎮並裁
洱海營參將守備等官議如所請三十二年十一月 上謁 孝
陵承勳迎 覲米峪口 諭曰爾係盛京舊人爾父兄果朝效力
爾兄又爲國盡節朕因見爾思及爾兄心爲慘切不見爾八九年
矣爾鬢髮遂皓白如此今因郊外寒冷將朕貂帽貂褂狐腋袍賜
爾此時更換恐受風寒明日可服之來謝恩 賜御書世濟其美
扁額三十三年三月內遷都察院左都御史六月江南江西總督
傅拉塔卒 上諭兩江地方關係緊要范承勳行事堅定爲人平
易著補授江南江西總督十一月奏移江南鳳陽關監督駐正陽

關三十四年二月疏言江西有漕糧四十八州縣除南昌新建二縣外餘皆地處山僻需小船載米至省交兌糧艘向係民貼腳費官爲解運嗣因州縣恐涉私派將此載入賦役全書康熙二十六年經漕臣題參各省並無支給腳價以違例照數扣追今十載無一報完者若官賠則已數更民賠又原係民賠豈可再令賠補若將腳價停給則僻處州縣之漕更慮遲誤請免追賠以後仍聽支給部議不准得 旨如承勳所請三月疏言江南下溼倉穀易腐請將江蘇安徽等州縣捐積倉穀於每歲青黃不接米貴時以七分貯倉備賑三分平糶秋收以糶銀買穀還倉遞年出陳易新又言江南財賦甲天下州縣催徵不易舊例接催徵官照原參分數

處分請嗣後計績完多寡爲輕重如原參欠二分今已徵完一分
卽改照未完一分例議處原參欠一分今已徵完七八釐卽改照
未完不及一分例議處又言江甯駐防滿漢官兵歲需糧十六萬
四千餘石於南屯米內撥解不敷照時價折給但各屬徵解南米
在秋收後而月糧在正月起支急之則民苦預輸緩之則兵虞乏
食至改折之銀亦須二月開徵俟解到採買已在四五月間而正
二月糧無措請將安徽所屬捐積倉米提解十六萬充江甯見年
其秋徵南米卽作下年之用自此得先徵後給遞年相因庶
無應接不敷之患更請將捐積倉米提十萬石存貯省倉值米貴
時減價平糶又言江蘇額徵銀米歲三百餘萬今各年未完多者

二十餘萬少者十萬有奇按額計算每歲所完已在九分以上逋欠多係貧瘠下戶再漕項錢糧自康熙十八年後積欠甚多新舊同徵民力難支應請將蘇州屬縣及安屬六安壽州合肥靈璧虹縣積欠地丁漕糧分年帶徵以紓民力諸疏均下部議行三十五年六月疏言官兵遇閏添支之糧江甯駐防於上下兩江協解京口八旗二營並水師三營於鎮屬漕糧截畱不敷再照例折給查江安蘇松兩道漕項見有減存米足敷支給可免採買截畱之繁部議從之七月請以省倉米十萬石賑淮揚徐災民復請借京口畱漕鳳倉存麥接賑得旨俱允行三十八年十一月授兵部尙書三十九年三月命同工部尙書王鴻緒監修高家堰隄工尋以

與河道總督張鵬翮議不協撤回四十三年四月以老乞休 允之十二月河工告成加太子太保晉五級五十二年二月卒遺疏入 上曰范承勳效力年久敬慎自持勤勞素著予告以來尙期優游頤養以副眷懷忽聞病逝朕心深為軫惻 予祭葬如例子時繹累官至工部尙書

右 國史館本傳

惟兵部尙書范公為文肅公之子忠貞公之弟服勞 王室厥有成績 天子懋功明德 御書世濟其美四大字以賜蓋公之忠孝天篤性成而洞達政體其戡亂救民威稜慈惠覃被滇黔江淮間厥功偉哉公之葬也婁東相國誌其墓公子時繹屬銘書之且

請作墓隧之碑詳按公諱承勳字蘇公號眉山裔出宋參政文正公後自江左六傳而隸籍遼陽其世次官闕具載公墓誌中文肅公諱文程世祖朝官太傅兼太子太師翰林祕書院大學士公其第三子也年二十四授工部員外郎遷刑部郎中擢監察御史調吏部郎中時以逆餘孽未靖譚宏等叛走東川公往護征蜀兼督楚餉譚宏死復監鎮安將軍噶爾漢餽餉益遠公自歸巫陸路抵夔門以達重慶持四十日糧援大軍之駐瀘州者軍無匱食還京補文選司郎中康熙某年兩江總督于公成龍卒上篤念之命舉如其人者以奏廷臣薦公及陸隴其等七人明年遂擢內閣學士又明年以副都御史巡撫廣西又明年遷兵部侍郎總督

雲貴粵西蠻獠雜踞非時竊發滇黔新創於兵瘡痍未起公一意
噢咻乃酌廣西九郡糧米或徵或折及請蠲藤賀二縣糧之無徵
者至滇首除藩莊僞標之害藩莊者明沐氏田號曰勳莊 國朝
昇吳三桂更稱藩莊逆平莊歸有司常賦外復徵莊租公請還爲
民田而平其直逆藩既定其標下幾徧滇城時議盡歸之旗羣情
危懼公槩請免發人得安堵如故二十七年七月湖北裁兵譁變
滇卒潛謀煽亂移駐尋甸之兵亦脅眾鼓譟焚燒民廬城中又復
告變將以其夕舉事公偵知其情不得發翼日就縛斬其渠帥餘
釋不問復逆擊尋甸叛兵於交水擒其首惡二十餘人斬於轅門
諸反側悸怖褫魄雨迤數萬眾帖安公以便宜奏 聞 上優詔

衷嘉謂微公則變且不測遷都察院左都御史抵貴陽以本官總督兩江江南財賦甲天下民疲征役公至卽上言三吳賦重宜復稅秋糧例至六月開徵又除江西運糧腳耗又請江蘇廬鳳諸屬積欠地丁漕項分年帶徵又請存貯米麥以賑江淮被災饑民並蜀淮揚徐泗所屬漕項舊欠皆紓江南積困丁太夫人憂去服未除拜兵部尙書尋督修高家堰平廣西徭變獄乞休 慰畱再請乃致仕里居十餘年遘疾卒年七十有四公前在滇九年尤熟諳夷情土奚素事殺掠自吳逆徵其兵助叛復假以爵秩桀驁尤甚於是滇之龍天祐欲以土總兵世其子滇之安世基殺人以祭鬼公諭以禮法結以恩信頑梗悉服魯魁山渠帥楊宗周踞滇萬山

中與猓目尙義等合謀犄角數掠新舊蒙元景楚諸郡縣公遣土弁入其巢爲陳禍福宗周等感悔籍其土田以獻公以朝命授爲土官環山州縣遂以安枕已而尙義等背盟出掠公用宗周爲嚮導縛其眾尙義走死磔其屍以徇猓奚茂著構孽殺其主魯姐其黨渠阿所地近蜀遂犯姜州上遣官會勘阿所逃匿東川公密擒寘獄時會勘官將賞奚罪公執不可乃按以重辟金沙江爲迤西屏翰環滇八百餘里與紅黃二喇嘛接壤藉麗江土府以扞江外中甸吳逆出窺湖湘恐蒙番躡其後割地賂之蒙番始與麗江共有金沙之險麗江地去賦存公請蠲其賦以恤土奚又劍州協地連蒙番汎兵單弱宜撤內地四汎以益之北勝州治江外爲

金沙下流要隘而永甯土府又在其北五百餘里偏處蒙界目丁
五十人不足爲備土州高贊熙最孱弱優恤之責以扞衛城東永
北宜改協爲鎮以流土互守始格部議卒如公言忠貞公諱承謨
總督浙閩以耿逆殉難 天子眷佑官其子時崇令仍督海疆公
卒之年適 陛見來京執公之喪一門忠孝有由然哉娶穆奇覺
羅氏繼娶沈氏一子時釋也銘曰
承相業兮光後裔樹麾幢兮兄及弟篤忠貞兮千萬世

右神道碑汪士鋐撰

國家恭膺乾命統御海寓武剋文治詰彥饗臻時則有若太傅祕
書院大學士范文肅公協契風雲經綸雷雨 太祖高皇帝肇遼

陽三岔西平廣甯之烈實扈行營 太宗文皇帝廓潘家馬蘭三屯馬蘭大安之圖實參幕幄爰迺扼長山下雲從江華受琛兀蘇頒律以暨決策署檄時乘 大都收圖籍釐賦式實克光弼 世祖章皇帝之不基顯祚而爲一代宗臣 今上運隆下武克翦三叛時則有若福建總督范忠貞公抵虐刃羈隘室感慨殉義光日月而炳春秋世濟其美襲休衍慶迺復紀於兵部尙書光祿公公諱承勳字蘇公系出宋文正文肅公諱文程之叔子而忠貞公諱承謨之弟也高祖明兵部尙書總督祖瀋陽衛指揮同知沈祖楫胥 贈如文肅公官母金氏 贈一品太夫人公少而修整講聚經世之畫康熙紀元 恩延世臣甲辰銓工部都水司員外郎

改屯田旋遷刑部湖廣司三品郎中改山東詳讞十載廷署稱平
丁巳改都察院監察御史巡西城旋掌江南道協理河南道事嘗
以山東江淮饑潦疏請緩徵又請廉慈吏註誤革職偕降調官胥
題畱會地震求言請寬風聞處分而聽京官三品以上條陳又請
時 賜京官對劄章疏莫詞班行胥欺議要體當是時聞海底平
忠貞公以節殉滇黔亦寢平而川東譚宏復叛公伯兄都統公嘗
鎮襄樊以過金房庚申 詔絲虎牙鎮重慶公改吏部郎中護禁
旅往會討而都統卒於師公泣治含殮以行旋 命駐彝陵轉餉
入萬石帑銀二十四萬兩師獲濟而宏訖殲又 命監鎮安將軍
噶爾漢軍絲永甯督滇餉公考次隋開皇關石門鎮唐天寶下兵

南溪明繇蘭州入赤水畢節道胥輓四十日糧諭諸土舍輸麥菽
別檄截黔餉和買米粟儲邸閣而滇圍始合訖克成功比還改文
選司權崇文門稅九卿合舉清勤 上雅知公才擢內閣學士坐
漢班批紅本乙丑春以副都御史巡撫廣西時贖軍興糧累萬部
議九府折徵公酌駐兵遠近貯糧多寡本折胥宜民便之又請蠲
容鬱藤賀十州縣陷賊放失銀米獲允檄修興安秦靈渠石隄復
唐斗門且斬胥繼余襄公韓襄毅公之經畫而丙寅夏晉兵部左
侍郎總督雲貴首禁攤買軍餉予直俾自市飭醴價無敢騰揭承
買藩莊部價而明沐氏勦莊田之撥給而後籍有司者始獲除莊
租且省民溢價二十一萬兩有奇又以滇屯賦十倍民田贍尺籍

四萬餘人之什七科徵時用軍法戶多棄業遁乃請裁大理等六
衛楊林等五所歸州縣且除九戶鈞賞之令凡代墾者無敢爭並
力請蠲七年逋獲允民始蘇公勤練軍實而馭奚尤善操縱魯魁
山環新舊蒙元景楚奚時出掠號野客歲索軍民貨號保頭錢而
楊宗周普爲善李尙義方從化爲之渠率公騰檄諭之乃籍目丁
口隘以降蔑著弒主魯姐黨渠阿所隸蜀部戕姜州汎弁而賄協
將爲抵匿比事 聞例勘復竄湯郎等會理州開公遣將渡直勒
脅東川土舍縛之力持辟奚議而賄協亦論如律後尙義復出掠
檄鎮協繇密白箐入奪叢隘尙義自剄爲善面縛而宗周實爲鄉
導宗周魯魁奚所號勒昂者也公又疏免解姚安高喬映舉籍婦

欽北勝高贊熙俾復業土舍胥悅附公事無淹思洞中窺要而應
變機尤敏僞包起發覈實二弁肆賄嚇公請撤之而胥數千人免
解獲允滇餉例給銀時鑄錢至四十八治予銀七錢三公密請停
鼓鑄給全銀戊辰夏楚兵譁伍多偶語乃亟合省僚宴而陰偵之
秋七月十六日夜援勦左協營譟尋甸飛檄扼平彝交水走黔趨
楚道二十日夕會城復約三更訖掠庫乃潛令監麗譙率擊二更
達曙掩訊首惡夜未旣以次就縛立辟十三人亦會僞標無一人
應者事旋定而尋甸譟兵果直檄堵交水兵而敗縛辟渠八人餘
勒歸伍 上褒諭有加並允給銀奏公又請預協餉而滇黔無禁
烏槍咨功加弁無停用兩迤胥帖公雅覈形勝莅滇移右協羅平

以控黔之木窄關馬尾籠粵之安隆崗而遞移廣羅協廣西以扼
特磨邕管之道尚義平復移新嘗營新平縣而汎諸箐隘及其疏
巡金沙也定榷場於江北之木鸞灣而請蠲麗江失地賦俾守寶
山巨津通安蘭州籍地無敢卻撤雲龍州暨橋後沙溪瀾沙浪汎
以實劍川之拖枝樹苗工江三汎復北勝直隸布政司以壯瀾滄
衛而升永北協爲鎮俾刺次和瓦魯之革甸香羅流土互守營制
大定它若護松花壩畫昆陽海口工恢鎮遠偏橋達滇道築雲南
東北甕城又改昆明學祠王忠文吳忠烈楊忠介纂滇志夫且文
武具舉懾蒲緬馴獫狁而克綜大理長和羅甸之所啟關垣綽布
燮之所督算犀革銅盾鐸鞘鬱刃之所淬練朱波柏城產里水尾

鐵橋劍賅格孤魯昌之所環市都雲銅仁鑪山落蒙之所貫絡咸陽黔甯鎮遠之所彈壓劉宣撫王靖遠李長垣朱山陰之所制置而胥措注而幹運之也洎癸酉 陞見復奏馭奚減糧六事 溫諭畱閤比甲戌旋署而拜都察院左都御史之 命矣蓋莅雲貴凡九年秋復 命總督江南江西而公再請 陞見奏吳賦重請如夏稅秋糧例六月開徵又江西民輸漕兌賦貼官運水次號腳耗後附全書支給而漕臣題編正項並追徵支給銀米累萬宜蠲又宜復宣樓二船歲修例 上胥訕部議允之公嘗憫接徵官輒註初參例調斥請改降級畱任而以續完數爲差請捐積穀糶三存七請蘇屬安屬之五州縣胥析年徵逋又請南米竣秋徵而先

撥支駐防營糧並貯十萬石會城以慮儉歲胥允泊丙子黃淮湖
溢乃胥發捐積米貯會城又假畱漕鳳倉麥凡九十三萬石有奇
以賑淮揚徐泗饑且請胥蠲常賦獲允公以世肄經學文肅公嘗
主順治丙戌丁亥己丑會試雅意人才而江南萬八千餘人試於
鄉才中式六十三請廣解額獲允三之二公又新江南學季課江
南北江西士獎激尤愨公雅覈河渠始莅任會勘震澤水道吳淞
口石閘黃淮溢又勘黃運隄堰口閘議疏胥覈要比去江南一年
嘗治華家口運河祛怪物塞龍口隄王家渡距大壩千百六赴截
溜壩一又一年復莅修高堰固周橋六壩以限汎光白馬諸湖疏
引河於陶莊閘立東水壩一以導黃環清口而東而江以南奎稭

林躍日走候埽礎夫且久而見思垺滇崇祀而寶克綜徐豫南徐
豫揚江之州部武甯淮南宣歙鎮海鎮南之節彙瞻軍畱州經制
月椿版帳辨額之支移減放支運兌運改兌之規則淮忠武河南
武定程文運憲之行省乘傳周吉水王餘姚夏湘陰潘烏程之撫
疲羸而扞瀕澤以胥躋之保釐蕃宣之烈也公莅兩江五年以金
太夫人憂去己卯冬晉兵部尙書是時昭木多鄂爾多斯 王師
霆掃公筦本兵五年颺斂塵偃閒出勘連州徭號恕允坐曹肅然
若無事而屯戍斥候士馬糧械不誤按瑣而自辦寶克繼破石貴
鄉暨近世鈞陽華容蒲坂威望而以前後二十餘載之經畫邊腹
也雖 天子彌隆樞筦寄神用亦寢耗矣甲申亟以疾乞身獲

褒允公修文肅東皋別墅營生壙密雲縣之青甸築清溪莊五十三年春疾劇 賜醫二月一日卒年七十四 賜祭葬如彝典爰以乙未秋八月二十二日葬於青甸之壙禮也公娶穆奇覺羅氏 贈一品夫人繼沈氏 封淑人繼趙氏 封一品夫人胥有婦德子一時繹鑲黃旗佐領公嘗兼轄而以致仕 特賜襲今用才望顯女三孫五宏賓官廕生宏定宏宗宏寅宏□公少侍文肅公終日立無敢敲手培金太夫人塋以前山頽蛾眉號眉山它日植松九別號九松事都統忠貞謹友愛弟精奇尼哈番公食場公兼山公尤篤撫猶子今大司馬公甯鎮公胥克成立爲名臣雅嗜拯人之急嗜讀書做鍾王米書尤工方丈字文章雅蘄經世務集如

于卷又奏議如干卷莅職自員外郎至尙書未嘗獲譴階自資德
大夫晉光祿又增級五 恩寵斐亶御宴御賜不勝書督滇黔
陛見 上嘗書左氏傳世濟其美以賜癸巳 萬壽宴國老又手
尊顧公 諭諸王是父兄嘗有大勳乃賜飲 雲章輝映 天語
霞宣一字加榮九原可作然則麗牲有碑樂石有詞豈直高平盛
事譜義莊而纘庶祀哉蓋實詳肆文肅忠貞暨公制巖疆枋中樞
異日史臣紀載之掌故以稱 聖天子篤念宗臣褒崇勞舊之指
而光照 太祖 太宗 世祖之聖德神功於億萬禩也先君子
入翰林實忠貞公教習士而某編齊氓景徽烈爰諾佐領君之請
次公行事於右而系之以銘曰

嗚呼是爲 興朝功宗臣范文肅公喆嗣兵部尙書光祿公之阡
蓋先憂後樂實祖文正恕人責己實宗忠宣滇黔紀多勤於彝鼎
兩江敷頌被諸筦絃北斗喉舌之任西省樞機之權今佳城兮永
閉維崇閣兮載緜後有考者且胥瞻鳳山之嵯峨聽清溪之潺湲
而慨然太息於世臣之流光錫羨以徵丹篆而耀湘編

右神道碑儲大文撰

公諱承勳字蘇公瀋陽人大學士太傅文肅公第三子也文肅公
既爲國宗臣而公伯兄爲都統仲兄忠貞公總督浙閩並以賢能
早歲秉節鉞 上益材范氏子弟公年二十四以廕補工部都水
司員外郎凡再轉五遷而至兵部尙書吳三桂反公以吏部郎中

督進征譚宏軍兼轉楚餉宏死監鎮安將軍噶爾漢軍及滇平常
在軍閒還補文選司郎中擢內閣學士尋以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巡撫廣西逾年遷兵部左侍郎總督雲南貴州三藩播亂吳三桂
勢尤猖獗 王師入討常與賊相持黔粵閒首尾八年公私凋敝
而賊窟穴南中歲久雖撲滅脅從反側多蠢居山澤故 上於方
面之任尤重且難之先是忠貞公在閩旣死耿精忠之難都統開
府襄樊復以疾卒於軍而兩江總督于成龍之卒也 上諭九卿
更有如成龍者具以聞僉舉陸隴其等七人而公與焉故公至粵
西未期月而有滇黔之 命以爲非公莫屬也公至首裁六衛五
所併歸州縣逃亡漸復時起發賊標下親軍入旗眾多偶語公請

就本地安插拜疏卽官其一二著姓餘編籍補伍 命下數千人環泣曰吾子孫世保故土皆公賜也湖北裁兵夏逢龍叛聲連六詔時滇以鼓鑄壅積錢給兵餉之三眾不便會左協移鎮尋甸之兵鼓譟縱焚剽省兵欲乘釁而起公偵知其謀夜捕百餘人晨出奉 天子賜節斬十三人越日尋甸縛始禍者以獻鞠斬八人事遂定疏入 天子詔諭褒嘉公因請罷鼓鑄魯魁山賊二百年爲環境害至是就撫官斥藩莊覈其價省民間溢費二十餘萬金在滇九年所祛蠹弊甚多而清鹽筴不得按戶抑派酌道里遠近定支撥軍餉條例吏不得巧法扼民至今賴之康熙三十三年遷都察院左都御史行至貴陽改 命總督江南江西公治滇黔興利

除弊若日不暇給發奸糾暴法立誅必及移兩江則專務清靜以
與民休息其爲政識大體不爲小廉曲謹以釣聲譽而設心措意
一以厚下恤民爲本歷三鎮奏免民賦者五豁陷賊州縣所失資
儲無算駁正漕督誤題入額徵者一歲稔奏發米穀九十三萬石
有奇賑餉有失發後聞議有格而復奏至再三 天子鑒公之誠
無不特允所請者其鎮滇黔入 覲密陳六事其一土苗不宜縱
逞時黔撫衛旣齊以捕黎平苗謫戍 上悟尋赦還衛素廉直士
論尤以此躋公三十九年秋九月以母憂回籍旣葬奉 命督修
華家口運河未幾授兵部尙書固辭不獲乃就職私居持服如常
又七年以疾乞骸骨又十年終於家公年譜載公行身莅官迹甚

詳然余嘗客遊淮揚士大夫多稱鹽城令某貪橫以與要人有連
大府不敢訶公下車寡婦某訟之隨斥罷然則公之善政雖其家
人不盡知者矣茲故不具而獨著其措施見於章奏利澤顯播
於軍民者公卒於康熙五十三年二月朔年七十有四始娶穆奇
覺羅氏 贈夫人再娶沈氏 封淑人皆早亡再娶趙氏 封夫
人子時繹承襲本旗佐領以公卒之次年秋八月二十二日葬於
密雲縣之青甸

右墓表方苞撰

范時繹

范時繹漢軍鑲黃旗人大學士文程孫兵部尚書承勳子初授佐

領遷參領雍正元年正月授馬蘭口副將二月擢總兵四年四月
詔署兩江總督八月遷正藍旗漢軍都統仍署總督五年六月
調鑲白旗漢軍都統仍署總督疏言江南通州地勢西高東下河
水由江入海以通州爲咽喉必水口深通蓄洩得宜則泰州如皋
均受其益通州運河入海之口凡三處觀音壩偏近大江地屬浮
沙鹽倉壩之水高於江水俱難建閘惟唐家壩舊存閘基距江二
十里中閘稍淤請復建旁有兩小閘一律開通改爲石涵洞於農
田水利有益十二月奏將江蘇安徽各州縣應徵丁銀勻入地畝
內徵收以雍正六年爲始均從之先是給事中許承宣條奏揚
州水利 敕下時繹等定議六年二月覆奏五塘久淤成陸民墾

爲田難以改挑惟塘內溝汊築土壩截水塘外帶子溝烏塔溝槐子河可挑通接入運河之水以灌兩岸民田至串場河爲高郵寶應江都泰州興化鹽城如皋等州縣湖河入海尾閘年久未挑海口浮沙仰面河身淺窄宜挑濬而下河七邑興化地最窪諸水匯歸分流東注有狹新車路白塗海溝界河等河應疏深俾直達場河其場河自泰屬富安場至鹽屬伍祐場王家港牛灣等處宜深挑又泰州城北鮑家壩之運鹽河應築土隄劉莊之青龍橋鹽城之石碓口天妃口廖家港草堰口如皋之苴洋黃沙洋宜增建石閘董家溝徐家涵等處應設涵洞以資宣洩三月疏言江屬蘆洲坍漲不常丈勘之年以漲補坍致彼此混淆請將兩江蘆洲田地

遊員清丈分劃疆界錢糧案件酌歸附近州縣管理均下部議行
是月擢戶部尙書仍署總督六月條奏兩淮鹽務七事一各竈燒
鹽處令商人舉幹練殷實者按場酌用數人設竈長巡役查覈鹽
斤多寡盡入商擔以杜竈丁私賣一各場大使將入擔鹽斤按月
冊報巡鹽御史衙門察覈一州縣場司設十家保甲遇私販據實
首明治罪私鹽變價分別賞給誣者反坐徇隱州縣場司官照例
議處一兩淮所轄隔省鹽務案件請 飭湖廣江西河南各驛鹽
道督緝就近審結一兩淮地方遼闊私梟易於盤據飭官弁兵役
巡查緝獲一場員雜職賢愚不等請令督撫將所屬場官甄別畱
任餘請揀發家道殷實之候選同知等員管理場務一貧民許負

鹽四十斤於不銷官引地方易米度日如有假託運送窩囤嚴拏
治罪又言漕標廟灣鹽城二營沿海汛遠兵少稽察難周請於射
陽湖口窈子港增守備把總各一兵二百沙船分撥遊巡部議
從之七月 上以蘇松等處盜風不息巡撫陳時夏不以時嚴拏
懲治范時繹戢盜之才亦覺不足 詔將江蘇所屬七府五州盜
案俱令浙江總督李衛管理七年 詔發帑銀交各督撫提督營
運濟兵江南督標兵千一百七十應領銀六千時繹慮標員有侵
擾弊奏請將應領銀承買入官變價房產交坐落州縣官招租解
總督衙門發中軍以備濟急 上嘉其妥協時李衛訪得江甯有
張雲如者以符呪惑人謀不軌遣遊擊馬空北齋文提拏而時繹

及按察使馬世炳回護失察咎又私與雲如往來輾轉關查不解
八年二月衛疏劾之 命尙書李永陞會鞠得實解時繹任諭世
炳罪雲如等伏誅五月 命時繹協理河東河務七月河東總督
田文鏡參時繹於伏汛時安坐談工請革職嚴審 諭曰范時繹
乃一旗員朕念其爲勳臣之後加恩擢用諄諄訓誨望其克紹先
聲乃在江南總督任內玩愒廢弛因循苟且無一察吏安民詰奸
禁暴之善政且其居心行事詐僞不誠巧令朱鴻緒在朕前奏其
操守廉潔至於日食不敷朕聞之惻然動念急令江南江西巡撫
等爲伊籌畫養廉之道及查明之後始知伊於應得之項原係收
受並不至於艱窘而朕猶欲俾其用度寬餘仍令加增以與之無

非成就其操守使之專心殫力於封疆也乃江浙地方潛藏匪類生事不法蠱惑人心朕令李衛悉心查拏又密諭范時繹務必慎密拏解勿使漏網豈料范時繹袒護私交縱容匪類竟有與馬世炳通同作弊之事各犯供據確鑿不能掩飾朕又密諭李衛於審訊定案之時畱意保全勿使罹於重罪蓋猶諒其交結黨逆之心不過瞻徇情面之所致且范氏一門見今爲大員者止范時繹范時捷此兩人耳勳臣後裔漸至零落朕心不忍所以委曲成全之者至矣范時繹到京朕不肖令其罷斥廢棄特命料理太平峪吉地工程以爲效力自新之路適因北河總督不得其人於是命伊前往膺茲重任伊出京之時朕面加訓勉伊自陳感恩悔過願圖

後效情詞懇切豈料范時繹下愚不移以本身專司之務又當伏
汛危急之時田文鏡所委各員俱上緊搶護而范時繹安坐於旁
竟同陌路視國事如弁髦視民命如草芥此等負恩溺職之愆在
他人尙且不可況范時繹之身乎著革職將一切工程交伊加緊
防護俟伏汛過後拏送來京將伊從前所犯罪案悉行查出從重
定擬具奏部議歸於張雲如案內論斬十一月奉 旨釋放授鑲
藍旗漢軍副都統十年四月授工部尙書兼鑲黃旗漢軍都統七
月兼管刑部事尋 命兼管工部事不必再兼刑部十一月兼內
務府總管十二年 上以時繹玩愒性成革尙書任十三年四月
侍衛保柱又以時繹行賄瑣事奏參 詔交部治罪尋遇 赦釋

放乾隆六年卒

右 國史館本傳

范時崇

范時崇漢軍鑲黃旗人大學士文程孫福建總督承謨子也承謨
殉耿逆之難時崇以廕入監讀書康熙二十三年授遼陽州知州
二十八年遷廣西梧州府同知二十九年調南甯府同知三十一
年遷直隸順德府知府三十三年調宣化府知府三十六年遷天
津道四十年擢貴州按察使尋調福建按察使四十三年遷山東
布政使四十四年擢廣東巡撫四十五年七月疏言高州府吳川
縣屬碇洲一島原有田糧戶口載在版籍自康熙元年遷界戶遷

田廢丁糧豁免無徵二十三年展界又因孤懸海外仍未給民耕種近奉旨酌改沿海營制碯洲島已設專汛遷民來歸故土已有譚福臻等九十餘家呈請復業應察明原額錢糧戶口聽開墾升科部議允行十月上以兩廣額定原稅外各處餘費多於額稅以致歲欠正項錢糧命時崇會同巡鹽御史圖爾泰兼理鹽政上發函章諭以兩廣鹽政積弊甚多朕已察得陋弊數條著交該撫查辦十二月時崇遵所發章內情節疏奏鹽政七條一鹽政衙門歲有羨餘十萬兩向歸鹽政有一種蠹胥名曰發收鹽政初任時任其播弄迨少知事理而一年差期將屆急公之心不勝營私之念徵羨餘而置正課於不問應將此項盡充公用其

發收一役應革一鹽政到任卽遣內司承差坐守場口名爲緝私
止知勒索致私鹽充斥查緝私責在文武官員無藉內司承差應
革一卹商裕課無過於裁冗員運司職掌兩省餉課應與庫官仍
畱任任事其知事大使及潮州廣濟橋運同廣惠分司均屬冗員
應裁查驗之任責之州府課銀徑解運司一運司向得羨餘六萬
兩內應解河工銀萬兩銅斤水腳銀萬兩今鹽政羨餘充公其鹽
政名下銅斤水腳萬兩應在運司羨餘項下支解餘三萬兩充公
一行鹽地方文武員皆有規例名曰茶果應行禁革再犯以枉法
贓治罪一兩廣場商無力養竈丁竈丁不得不售私鹽準商不得
向場買運民間又不得不食私鹽商人惟買鹽政大票以爲行鹽

護符私鹽盛則官鹽愈滯請將運使庫銀借給三萬兩每府委佐
貳賢員將竈丁所曬鹽盡行收買鹽價收放責成知府隨賣隨收
官鹽得行課餉自裕一兩廣鹽埠惟連樂與廣濟橋最大利徒捏
商人名色賄鹽政承充總商倚勢恣私必應禁革令各州縣自募
殷實土著具結保充疏入部議如所請鹽政運司所得羨餘解交
內務府得 旨廣東兵餉不敷此項銀兩卽存畱彼處充餉餘如
所議行四十七年三月疏言粵東濱海各州縣倉穀久貯易於霉
爛省城八旗官兵需糧甚多請將近省州縣存穀酌量多寡折米
六萬石運省支用其該年派撥額米秋成徵補閒遇歲歉亦可動
用賑濟下部議行十二月疏言前耿逆之變隨臣父范承謨殉難

者五十三人內生員稽永仁王龍光儒士沈天成及臣族叔范承
諸俱偕臣父幽囚三載殉難死節前撫臣楊熙燾請 贈銜部以
生員無追贈例議寢臣仰祈 皇上特沛恩綸予以一命陪祀臣
父祠堂以慰忠魂下部議生員稽永仁王龍光應追贈國子監助
教沈天成范承譜雖庶民無追贈例但係死節應追贈國子監學
正並入祠陪祀 從之四十八年五月疏言廣東連州總鹽額引
行銷本州及湖廣之桂陽臨武藍山嘉禾四州縣樂昌總鹽額引
行銷本縣及湖廣之郴州宜章興甯永興四州縣但連樂二州縣
之引多於衡郴八州縣之額以致此壅彼缺請量勻十分連州樂
昌行銷十分之三桂陽郴州等行銷十分之七又潮州惠州贛州

三府俱行銷廣濟橋鹽此三府所屬平遠鎮平程鄉興甯長樂五縣額引較多而惠州府屬之龍川和平永安三縣及江西贛州府屬之十三縣額引獨少不敷民食應將平遠等五縣引勻銷於龍川等十五縣額屬十二縣內信豐龍南定南三縣接壤惠川距潮路遠難運應就近改食惠鹽又福建汀州府屬八縣內長汀一縣額引幾居通府之半應撥銷於甯化等七縣廣西靈川陽朔義甯三縣鹽引難銷應撥於易銷之全州灌陽興安三州縣商民均有裨益部議從之四十九年八月擢福建浙江總督時海賊鄭盡心在洋肆劫遠至錦州等處兵部檄沿海各省嚴緝五十年三月時崇緝獲盡心解京四月疏言兵糧計口投食刻不容緩本年夏

蘭桂孫枝令譽清之句 序云閩浙總督范時崇陸見來京朕每
念伊祖爲開勦宰輔伊父乃忠義名臣所以待之優重今因回任
特御書詩餞送五十四年十一月授左都御史五十五年五月因
祈雨不親到經大學士嵩祝奏劾得 旨范時崇著降三級留任
革去恩詔所得廕生五十六年四月授兵部尙書五十八年九月
振武將軍傅爾丹請於莫岱察罕度爾與鄂爾齊圖果爾各築設
臺站 特命時崇前往料理五十九年三月回京十月以疾乞休
允之十二月卒

右 國史館本傳

范時紀

范時紀漢軍鑲黃旗人大學士文程孫乾隆八年由廩生分工部
學習補員外郎十三年管理街道廳尋升兵部郎中十五年授廣
東糧驛道十六年署廣東鹽運使未幾實授十七年署按察使二
十五年引見諭曰范時紀以俸滿送部引見念該員爲漢軍
世族見在伊家並無大員范時紀著畱京以副都統用六月署鑲
紅旗漢軍副都統十月實授二十六年三月授工部侍郎十月疏
言工部各項工程掌印同各員一體派辦但掌印有稽查彙案之
責兼派工程既難畱心彙案且遇工程緊迫差分兩地責難專成
請嗣後但於散走司員內揀派四司兩庫掌印不必兼派如該員
辦事實心彙案無誤凡遇保題保送儘先揀選又尙書秦慧田奏

准派委工程宜分別銀數多寡以郎中等官僉派到任未及一年者扣除伏思一年中既未經歷練則一年外豈即能熟諳請嗣後到任未及一年者除緊要大工不派外其滿郎中員外在一百兩以內主事在五十兩以內筆帖式在三十兩以內估驗承修各工均令僉派俾隨時學習漸次諳練一年期滿後准一體派辦 詔如所議行二十七年奏京南霸州文安固安寶坻天津靜海滄州青縣等處地低遇水多之年即廣種秧稻水小仍可佈種秋禾黍稷即不能皆成稻田或行於數縣數村亦不無裨益應增隄埝處所一體添築以護民田而資宣洩務使溝洫深通如有急公捐築者予以議敘並即以工代賑 諭曰此不過近來一二年間雨水

稍多竟似此等地畝素成積淹之區殊不知見在情形乃北省所
偶遇設遇冬春之交晴霽日久便成陸壤蓋物土之宜南北燥溼
不能不從其性儻將窪地盡令改作稻田恐當雨水過多即可藉
以潴蓄而雨澤一歉又將何以救旱從前近京議修水利營田未
嘗不再三經畫乃始終未收實濟可見地利不能強同亦其明驗
但范時紀既有此奏著將原摺鈔寄方觀承閱看或有可隨宜酌
採者該督細心籌議具奏尋觀承議京南惟霸州東北煎茶鋪等
數村及文安之畢家坊朱家莊等十數村保定府屬安州之壘頭
村新安縣之馬家寨近濱窪地俱宜稻遇水歉仍聽種黍粟固安
寶坻等處未便概施 從之三十二年調倉場侍郎三十三年調戶

部侍郎三十四年兼佐領三十六年六月以恩賞入旗兵丁鏢
寡孤獨錢糧時紀未經詳覈含糊入奏議降三級調用 詔從寬
畱任十二月 命祭告太昊伏羲氏等陵三十九年兼署禮部侍
郎尋仍調倉場侍郎四十一年三月疏言臣前赴通惠河查看沿
河緯道驗修船隻各關所換閘板儘可改作橋梁之用不堪改作
亦應變價歸公隨檢舊案向無經費且未定更換限期除慶豐平
上平下過水關等四閘舊板向俱改作大通橋朝陽門東直門三
閘閘板照舊辦理外至通流普濟並下游之南浦減水等四閘每
年更換新板舊板並不改用亦不變價殊屬糜費請將通流等閘
舊板卽作爲本年應換橋梁之用不准另開工價實在不堪改作

者亦令坐糧廳驗明變價爲添置新板之需並將各開闢板定限五年外令坐糧廳驗明結報更換下部議行四十二年調禮部侍郎四十三年正月諭曰范時紀年力漸衰不勝侍郎之任著以副都統用尋卒

右 國史館本傳

漢軍 國初時定制皆用漢缺至於六部司員則自有專缺漢人選法不致壅滯而其升轉亦易雍正中盡裁汰其額併入漢員中是以漢軍升轉倍覺煩難 純皇帝時漢軍破格有用滿缺者范時紀曾任滿洲戶部侍郎范宜清曾任盛京工部侍郎李堯曾任熱河副都統孫慶成曾任滿缺戶部侍郎兼護軍統領 今上

時范建豐曾任滿缺吏部李毓秀曾任熱河都統張百齡曾任滿缺刑部尚書後調左都御史皆曠典也

右錄宗室昭棟撰

范宜恆

范宜恆漢軍鑲黃旗人於乾隆三十年補鑾儀衛整儀尉升治儀正三十一年補雲麾使三十七年補江南甯國營參將四十年升授直隸河間協副將四十一年調湖北鄖陽協副將四十三年升福建福甯鎮總兵四十六年正月有福甯府訓導林肇煌誣捏兵丁吳潮濟竊去衣服送霞浦縣典史楊世昭訊追復以宜恆不聽拘潮濟稟府知府王若常拘潮濟父吳璠審不承認又傳潮濟訊

問亦不得左證肇煌復求若常密傳典鋪陳萬和等添改號簿坐
實潮濟罪而遣生員王錫章赴宜恆署求解宜恆不允悉以肇煌
若常所爲移咨巡撫富綱審辦若常知宜恆移咨巡撫知肇煌不
可護隨亦以挾嫌誣捏參揭肇煌而稟稱宜恆將潮濟送訊後不
肯收回有袒護意經富綱參處 上諭此案該鎮范宜恆於訓導
捏送時卽將吳湖濟送府訊究辦理尙無不合其知府王若常如
果密傳典鋪令其添改號簿坐實潮濟之罪是該府與教官顯有
扶同捏飾之弊著傳諭富綱提集案內人證秉公嚴審據實具奏
尋富綱奏稱范宜恆因兵丁被誣輒聽猜疑之人以同謀陷害咨
揭知府而該府若常旣自信無過乃以弁兵壅阻大堂把守等捏

詞具稟均失專閫方面大員之體請一併交部嚴加議處奉 上諭此案該府本偏徇教官林肇煌疑心兵丁竊衣情事復以范宜恆遣令弁兵擁阻把守捏詞誣稟其過大至范宜恆聞知教官稟府即將兵丁送審並無成見且審無擁阻府署等事其過輕該撫奏請一併嚴加議處未得其平王若常著照該撫所請交部嚴加議處范宜恆著從寬改爲交部察議尋准部議降二級畱任四十七年丁父憂回旗是年十一月署正藍旗漢軍副都統四十八年補正藍旗漢軍副都統五十年補公中佐領五十七年奉 上諭范宜恆所有處分著加恩開復十月奉 上諭原任大學士范文程在國初時勳庸懋著其子承謨又殉節捐軀今其裔孫內無文

職大員殊堪軫念所有工部右侍郎員缺著加恩以范宜恆署理五十八年補工部左侍郎尋調右侍郎五十九年補正藍旗漢軍副都統奉 上諭范宜恆仍照從前三和等例兼任侍郎以示朕體卹勳臣後裔有加無已至意嘉慶元年升授戶部尙書二年八月卒

右 國史館本傳

郭世隆

郭世隆漢軍鑲紅旗人父洪臣原籍汾州 世祖章皇帝順治二
年英親王阿濟格統師至九江收降明故將左良玉之子夢庚及
部眾來京入旗洪臣與焉分轄降眾爲佐領 聖祖仁皇帝康熙
四年世隆襲管佐領八年授禮部員外郎二十五年擢監察御史
二十七年 命赴盛京察審 福陵守兵赴訴其兄冤死事得誣
良刑偏自縊狀原審侍郎阿禮瑚及司員俱坐失實褫革世隆還
京疏言盛京刑部凡已經告發事件執法結斷者甚少實緣和息
者居多以故曲直莫分刁誣愈熾近者旗人宜爾根控訴命案先
經私和後復涉訟仍不審結乞 敕嚴察此案私和之兩造及聽

許之部員究實情而肅法紀又疏言盛京鳳凰城及山海關各設有迎送朝鮮之貢使五品官數員每貢使至以一員送迎此外別無職守且既有通事官從鳳凰城隨行至京沿途撥兵護送料理食物夫役車輛迎送官實屬贅設應行裁汰又疏言設官久任以其能熟習民風土俗而去弊興利也若不肖之徒往往以久任滋弊如盜採人濫律有重典惟不肖官弁與奸民熟習互相容隱故弊竇彌多每年報部採濫之數不及千斤而京師及各省貨賣者不啻百倍皆由開原邊口縱奸民盜採山海關又縱其私販宜分別故縱失察嚴定處分其守口官員與山海關城守尉應每年更換以清弊源疏並下部議行又 詔山海關官兵停止盛京將軍

管轄降調見在城守尉照張家口例兵部選員更換十月擢內閣
學士是月上謁 孝陵過通州有山西禮縣民訴知縣萬世緯
知府紀元婪取狀 命世隆往會督撫察審鞠實萬世緯貪婪科
派杖斃縣民論斬紀元受賄舉薦卓異論絞二十九年四月充國
史副總裁七月直隸巡撫于成龍內升左都御史以世隆代之先
是戶部奏鑲紅旗罷任安溪知縣孫鏞首福建巡撫張仲舉布政
使張永茂催徵 恩免錢糧侵隱入己 上遣郎中吳爾泰等往
會總督興永朝勘訊既而 上聞吳爾泰甫至卽拘訊知府六人
牽連州縣官數十人乃 命世隆往世隆至則研訊司府州縣胥
役數人得張仲舉與布政使張汧索取州縣賦冊竄改撤銷齋解

批迴重造司冊侵隱已徵地丁額銀作民欠蠲免狀又張汧升湖廣巡撫虧帑三十餘萬因仲舉前任湖廣布政使亦虧帑相約互抵仲舉抑勒道府捏具借帑印領給按察使田慶會令出結署事及張永茂受代仲舉聞張汧在湖廣賊私敗露闖帑尙未補完復截留府州縣額支官俸役食令慶會給永茂又令永茂加取各屬齋解銀火耗代爲彌補諸左證悉合遂先釋前此吳爾泰拘訊牽連之府州縣官回任窮詰仲舉永茂慶會各語塞並孫鏞控列雜贓亦鞫實仲舉侵那二十六萬三千餘兩擬斬永茂科斂一萬七千餘兩擬絞慶會受賄二千二百兩擬徒各追贓入官被勒之屬員及改造冊檔書吏概免罪疏入 上切責吳爾泰謬妄革去郎

中發黑龍江效方世隆疏下法司如擬行九月世隆將至巡撫任
諭曰凡接任好官者難于成龍居官甚好繼之不易爾係有才
之人當勤謹任事三十年二月疏言直隸守巡二道分管通省錢
糧刑名與各省布按二司無異應改部選爲請 旨簡放 上是
其言下部從之是年順天保定真定永平諸府屬夏旱秋歉 詔
世隆履勘撫綏世隆察奏七十四州縣本年及來年額賦分別蠲
緩其受災較重之霸州文安大城永清真定井陘獲鹿元氏贊皇
高邑臨城行唐靈壽甯晉十四州縣發賑四月又遵 旨詳籌積
貯之務疏言荒歉之歲以每州縣饑民萬口爲率大口四合小口
二合按名賑給有五六千石之糧可供半年之食今直隸捐納穀

米一百三十萬石有奇應均撥收貯州縣大者存五千石中者存四千石小者存三千石庶可隨時變通賑濟荒歉常平倉米今歲平糶六十三萬二千石有奇例應歲內買補恐米價因之益昂應展限來歲五月其原糶之州縣官雖有升遷事故亦令本員買還以撥應貯之州縣收倉庶杜推諉疏下部議 從之三十二年二月疏言奉天所屬州縣連年大有米穀贏餘請 敕山海關但禁大車裝載暫聽旗人民人肩挑馱負進關轉糶則永平等處米價可以漸平疏下部議自三月至八月如所請行十一月疏言宣府向設鎮道及十衛六廳與各營分理錢糧驛務廳員限於佐領營衛皆屬武弁政多扞格宜裁六廳十衛改設一府八縣 上是其

言下九卿詳議九卿議令世隆分析定擬尋奏改宣武衛爲宣化府附郭前衛爲宣化縣萬全右衛爲萬全縣懷安衛爲懷安縣蔚州衛爲蔚縣龍門衛爲龍門縣懷來衛爲懷來縣赤城堡爲赤城縣順聖川西城爲西甯縣三十二年四月以真定路當孔道地方遼闊自裁去總兵後分防弁兵甚少奏移紫荆關副將駐真定酌調各省馬步兵二千添設守備千總把總等官分撥汛防以龍泉關參將移駐紫荆關以真定營遊擊移駐龍泉關三十三年四月以霸州等處因子牙河隄決田畝被淹已遵旨賑濟平糶其大城縣趙扶村之南隄青縣之楊村隄至東子牙隄雄縣蒲淀五百淀之東隄請卽修築又黑龍港河及王家口久經淤塞請開濬深

通疏入得 旨俞允三十四年二月擢閩浙總督三十五年五月
疏言閩省兵餉歲需銀一百三十萬兩有奇本省額徵僅一百萬
兩有奇向皆撥用雜稅及浙江協餉今兩澤愆期民間荒歉難以
催徵請撥鄰省帑銀三十萬兩以爲協餉俟民力少舒徵補存貯
以備不時之需三十六年七月疏言部臣以浙海關監督李雯請
移甯波城外之關於鎮海縣增設紅毛館使洋船貿易令臣會議
竊謂鎮海縣距甯波府城僅六十餘里洋船既至鎮海即可直抵
府城移關設館於商民無所利益仍舊爲便三十七年四月疏言
泉州府向徵落地鹽稅銀一千五百九十兩有奇所屬七縣派引
行鹽徵課五千五百八十兩有奇若依巡鹽御史鍾甲保奏改落

地鹽况爲派引徵課又加引七縣行鹽恐將來新引壅滯鹽價日昂有累民戶請仍循定例疏並下部議從之四十一年十月調兩廣總督四十二年七月疏言粵東自南澳起經碣石鎮至虎門協海面二千餘里守汛遼闊請增設兵船於遙對南澳之澄海協以資巡防海門一所最爲緊要應移達濠營遊擊守備千總把總駐劄改爲海門營以海門所守備移爲達濠營守備甲子一所乃險要海口從前止設千總一員應以鎮左營移駐與碣石鎮聯絡防守吳川營隔海百餘里有碣洲一島宜以龍門協所屬之乾體營兵令白鴿寨守備千總把總統之駐紮碣洲改爲碣洲營白鴿寨卽以千總管領至平海大鵬二所偏近巨海應專設二營其順

德一鎮外有香山鹿門二協內有省會駐防兵可裁去總兵官止
畱遊擊爲順德營改鎮標左營爲平海營右營爲大鵬營下部議
如所請四十三年四月疏言前奏添造戰船俱經報竣設立船兵
自南澳至龍門令守備千總把總逐日帶領巡哨副將參將遊擊
每月會巡一次水師總兵春秋二季駕船二十分巡外洋至瓊州
上年十一月至今年二月先後擊敗賊眾於沱甯外洋沈賊船六
斗頭角海面沈賊船一瓊南萬崖二處海面沈賊船二四十五年
五月疏報海巨盜蔡玉也等聚眾劫掠商船今已擒獲分別定擬
斬流得旨遣刑部侍郎常綬往勘覆奏蔡玉也等五人應立斬
部議世隆平時禁賊不嚴及事發又朦朧掩飾應革職於是罷任

四十六年六月起授湖廣總督四十七年十二月條奏防守紅苗三款一沿邊安設塘汛已經周密惟盛華哨起至鎮溪所一帶山高箐密難於瞭望應酌撥鎮筸兵八百名另設四營分駐每日派官一員帶兵五十名遊巡一舊日苗來內地民往苗叢每滋事端今以塘汛爲界址苗除納糧買賣外不得擅入塘汛之內民亦不得擅出塘汛之外違者治罪一內地奸民與苗人結親至勾通爲惡不可究詰嗣後如有前弊應斷離異下部議從之四十九年六月疏劾祭告南嶽之翰林院侍讀學士陳壯履繞道嘉魚滋擾驛站得旨降陳壯履爲編修十月世隆內遷刑部尙書五十年十月以山西太原流匪陳四等六十餘人攜婦女數十乘馬驟由

國朝通志卷五十三
湖北往湖南貴州詭稱赴雲南開墾索取州縣口糧劫掠商賈財
物世隆前任總督不卽察究縱容滋蔓革職罷任五十二年三月
遇 萬壽慶典復原品五十五年九月卒年七十有二後祀直隸
福建浙江廣東廣西湖廣等省名宦

右 國史館本傳

庫勒訥

庫勒訥滿洲鑲藍旗人姓瓜爾佳氏康熙五年由監生任吏部筆帖式八年授本部主事尋遷員外郎十年改授翰林院侍講轉侍讀十三年充日講起居注官十五年遷侍講學士充經筵講官十八年遷詹事府詹事十九年正月擢翰林院掌院學士四月上御懋勤殿講官進講畢上曰堯舜禹湯心法治法具在尙書爾等每日悉心進講朕孜孜典學雖不能媲古帝王而此心朝夕懋勉未嘗稍懈也庫勒訥奏曰書經應講已畢自今當以易經進講上曰經史俱關治理自明日始進講易經可每晚進講通鑑五月諭獎奉職勤勞諸講官庫勒訥得加一級二十一年五月授

刑部左侍郎未幾調兵部二十二年三月 命赴貴州酌議土司事理 上諭之日曩時逆賊吳三桂見土司富厚因收服之今既歸順議者或云更設土官或云設立流官眾論互異朕思土司地方只有大定黔西平遠威甯四府錢糧亦不甚多爾往務善爲經畫使可永遠遵行毋得游移兩可十二月庫勒訥會同雲貴總督蔡毓榮疏言平遠大定黔西舊爲水西宣慰司安坤所屬威甯係安坤子安勝祖所屬自康熙四年設立流官相安已久糧課差徭悉無違誤不便更設土官安勝祖應去其土知府銜不得擅預軍民事所有宣慰司仍予承襲至土州同龍天佑向因殺賊著有勞績奉 旨授以左都督總兵銜今宜仍以總兵銜管州同事若及

身遠行削去恐不足鼓勵士人之心又言士官子弟俱世襲相承不由選舉罔知誦讀嗣後應令有志向上者於就近各府一體應試酌定若干名必諳習經書通達文義者方如數錄取疏下部俱議行二十三年轉督捕左侍郎二十五年四月吏部請補掌院學士缺 上曰學士關係甚重庫勒訥任此職時較他人爲優遂調禮部侍郎仍管翰林院掌院學士尋充明史總裁及 三朝國史副總裁官三十年擢戶部尙書三十一年二月調吏部尙書 命同禮部尙書熊賜履往江南勘訊運河同知張良謨許告河道總督王新命勒取庫銀事鞫新命及良謨並那移庫銀論罪如律六月 命同內閣學士溫保往貴州勘訊苗人拒捕事尋劾奏貴州

巡撫衛既齊未經審察苗人實情擅行用兵又妄報陣殺多人得旨逮問衛既齊論罪如律三十三年九卿會推兩江總督以吏部侍郎布彥圖等十二人列奏先是布彥圖由理藩院郎中洊遷內閣學士刑部侍郎調任吏部至是上察知其任吏部後聲名甚穢命大學士詢問何人保舉布彥圖時熊賜履亦爲吏部尙書遂以賜履保舉奏上召庫勒訥諭詰之曰布彥圖與爾同旗同部其人果可保舉耶庫勒訥奏曰布彥圖品行穢劣實非可保舉之人上曰如是爾何不阻之爾爲尙書當矢志忠誠勉圖效力如布彥圖之貪穢舉國共知何得聽人妄行保舉自古漢人結爲黨類各援引同黨之人以欺其上滿洲舊習樸誠忠實今亦各

自結黨惟兵部尙書索和諾並無黨類亦不來往大臣之家愿懇安分此外孰無黨者焉能欺朕朕因布彥圖在理藩院時塞外效力漸升至侍郎不思圖報朕恩所行貪穢朕甚惡之著革去侍郎仍爲理藩院額外主事爾等不奮勉以副任用之恩朕亦必予處分斷不寬貸也三十五年三月 上親征噶爾丹次胡什穆克召庫勒訥往察沿途驛站畱牧疲瘦馬匹及停運米糧七月御史龔翔麟劾奏吏部擬補擬選先後互異得 旨吏部回奏復下都察院察議以回奏含糊矛盾庫勒訥與尙書熊賜履侍郎趙士麟彭孫通並應降三級調用 上命從寬畱任互詳熊賜履傳三十九年十一月 上以庫勒訥與吏部侍郎阿爾拜俱不稱職 命

國朝書目考卷五十三

解任在佐領處行走四十七年以疾卒

石 國史館本傳

三

王曰温

太常王君子厚以省覲南歸道病卒於臨清之舟次訃至京師士大夫咸歎息泣下子厚在詞館後余者十五年余再起入都相與爲忘年友嘗觀其氣槩嶽嶽不苟隨時趨心竊儀之及官諫垣十四載前後章數十上皆關國家大計使一旦秉鈞軸盡摭其生平所蘊必大有建樹而今竟已矣雖其所表見已自章章於世而不能盡其才使朝廷收得人之效是可歎也家嗣延禧卜葬且有日乃奉其王父封公書來京師以隧石誌銘爲請余不敢辭據狀子厚諱曰温一字綠野其先山西洪洞人也明初遷尉氏之古三亭岡遂占籍尉氏傳十餘世皆有隱德至芝童公萬厯庚子魁

於鄉漢中推官遷同知青州府生子二長鳴玉次鳴球卽封公也
封公中順治庚子鄉試第一甲辰中會試有子六人子厚其長也
子厚少負軼才年十一補博士弟子有神童之目癸卯舉於鄉丁
未會試中式時年甫二十三初封公甲辰未與殿試至是父子同
對策 大廷人以爲榮封公考授中書需次里居而子厚選弘文
院庶吉士慨然有志於經世之學己酉授兵科給事中遇事侃侃
無所阿附時有 旨甄別督撫而不及提鎮疏言提鎮爲封疆大
帥權無異於督撫今有歷任七八年或十餘年者果人人稱職乎
請一體甄別以肅軍紀是時拜官甫數日時論建之 詔赦軍犯
而地方官往往淹滯不遽釋上言 朝廷布宥罪之恩而奉行者

率至五六年之久脫其中有客死異鄉者如曠典何又言 詔款
內逃人窩主干連人犯俱准赦免而直省地方距京師遠者數千
里近者數百里有赦前起解而赦後猶械繫道路者天時酷暑銀
鐺烈日之下保無暈死道上者乎臣以爲與其豁之於解到之後
曷若宥之於未解之前請 敕部飛檄各督撫立釋歸農使蒙赦
者蚤慶更生幸甚皆奉 俞旨自是或密奏或公陳多見採納蓋
其意感 朝廷知遇思奮發以圖報稱孜孜以清吏治重人才分
別激勸綜覈名實雅不欲以悻直債事而忠愛惓惓尤有人所難
者間嘗有所搏擊不避大僚側目者眾而卒安然無幾微震撼之
虞者仰賴 皇上至聖大仁優容諫官故讀其奏疏不獨可以見

其志亦足彰 主聖臣直之治象也一日 上召集臺垣策問進
勅機宜轉輸方略子厚敷對稱 旨奉有條奏詳明克稱言
職之 諭蓋見知於 上者深矣數年之間經筵侍班掌印戶垣
筦登聞鼓者再晉鴻臚寺少卿轉通政右參議尋轉左以至
提督四譯館太常寺少卿駸駸大用矣壬戌五月 上念河工關
運道民生簡公廉大臣往勘會大司寇魏公以年老辭則 命偕
少司寇宋公往瀕行 陛見者三單騎馳往西至蕭碭北至唐宋
山東至海口南至淮陽周迴長隄三千餘里尺計寸較繪圖入告
蓋其勤慎如此甲子冬遇 覃恩誥封父如其官母某氏爲恭人
上將東巡遣大臣祭告嶽瀆而子厚分詣東鎮東海將事惟虔

事竣念封公家居日久便道歸省子厚性純孝晨昏定省無閒封公促之入都居常忽忽不樂丙寅復請假歸初陸行至松林店而病乃買舟張家灣走天津轉劇至臨清遂不起矣生平友愛最篤遇親戚故舊咸有恩禮課子諄諄誠以守清白勿驕溢以墮家聲其他懿行類如此甚眾不暇著著其大者生於順治二年乙酉閏六月十七日卒於康熙二十五年丙寅閏四月十七日享年四十九有二配蘇氏 封恭人邑庠生光訓女子五延禧拔貢生延祐候選州同延祉延祺廩膳生員延祚附學生員女一康熙二十六年某月日葬於某原銘曰

嗚呼王君邦之傑楮柱言路羞職躋位躋奉常神人悅藏骨於斯

山嶽嶮後億千年視斯碣

右墓誌銘湯斌撰

希福

希福滿洲鑲白旗人姓納喇氏由六品筆帖式補授刑部員外郎
康熙六年京察二等輔政大臣鼇拜因與希福叔父賽音布有隙
矯 詔將希福並其兄戶部主事紀泰革任八年鼇拜得罪紀泰
始訴冤部議復紀泰及希福職九年五月補原官尋遷吏部郎中
十八年四月遷內閣侍讀學士五月擢內閣學士二十年五月充
經筵講官六月授兵部右侍郎二十一年調吏部右侍郎二十二
年二月遷都察院左都御史四月疏言海內大定提鎮諸臣宜次
第入 覲以重閩寄得 旨在外提鎮等官鎮守封疆關係緊要
若概令來朝遠離汛地必致曠職如有應陛見者奏請候旨定奪

八月授川陝總督二十三年二月疏言漢中舊有駐防滿洲兵及城守副將一員兵八百餘名所屬並要隘駐防兵又二千餘名其地歲徵錢糧悉散給本處各營已恐不敷今又移臣標官兵七千餘並家口三四萬餘往駐兵糧不足勢必令西安州縣饋餉西安距漢中千餘里棧道轉運甚艱請撤漢中駐防兵仍駐西安臣撥標下將官馬兵五百火器營兵五百同滿洲兵輪班往駐臣每年秋後親往巡察一次兵民俱無累下部議行又疏言前奉諭旨撥臣標官兵駐廣元廣元距秦省甚遠棧道崎嶇所撥兵千名馬千匹應支糧草難帶本色今廣元亢旱物價騰貴恐致糜費請照秦省糧價給兵自行採買從之二十四年四月疏言洮州界接

連諸番舊設副將駐守前因逆賊王輔臣變亂移副將駐岷州而以守備駐洮州原爲易於調遣今兩地已平岷州雖要較洮州差緩請仍其舊下部議行五月疏請免追進川兵丁長支錢糧九卿兩議一請 敕巡撫提督等詳察一請 遣大臣嚴查得 旨向年軍興之時兵丁甚屬勞苦若嚴行扣追朕心甚爲不忍此項錢糧應與豁免以示朕優卹士卒至意二十五年閏四月疏言川省地廣人稀土司番蠻雜處恐有私收軍器禁物及奸徒串賣等弊各官慮疏防範請嚴行禁止定例處分如所請行又言四川撫臣姚締虞才學優長莅任未久深得民情 上以希福徇情保薦令明白回奏尋下部議降二級調用得 旨從寬畱任八月疏參延

綏總兵李承恩年老戀職應勒休 從之九月遷刑部尙書二十
六年二月因少詹事覺羅僧參被盜希福審理失實經宗人府題
參革職又雲貴總督蔡毓榮於任湖廣總督時坐視湖南城池失
陷嗣任雲貴總督隱匿吳逆財物希福承審瞻徇不逐款嚴訊從
輕擬罪部議希福已於別案革職應枷號鞭責得 旨希福著照
部議完結後發黑龍江披甲效力贖罪尋卒

右 國史館本傳

哈山

哈占滿洲正黃旗人先世居葉赫姓伊爾根覺羅哈占由官學生爲鴻臚寺贊禮郎累遷吏部員外郎郎中兵部督捕理事官 聖祖仁皇帝康熙八年授祕書院學士十一年擢工部侍郎十二年九月授陝西總督甫之任逆藩吳三桂叛四川巡撫羅森提督鄭蛟麟總兵吳之茂譚宏叛應之與三桂所遣僞將軍王屏藩等合謀寇陝西 上命都統赫業爲安西將軍護軍統領瑚理布爲副將軍同西安將軍瓦爾喀進征四川 詔哈占同巡撫杭愛籌運軍餉並甘肅提督張勇陝西提督王輔臣協力捍禦邊境綏緝軍民十三年三月 命尚書莫洛經略陝西凡事與哈占會商而行

哈占以漢中廣元山路險峻奏於略陽水道造船接運借山西穀二十萬石協濟六月 命貝勒洞鄂爲定西大將軍統轄征四川將士時興安總兵王懷忠率兵四千隨將軍瓦爾喀征保甯哈占遣遊擊程福亮率兵防守興安叛鎮楊來嘉自鄖陽聯結王屏藩等犯興安福亮擊敗之漁渡路八月莫洛自請領兵先是貝勒洞鄂由秦州征四川哈占以略陽糧艘爲賊所劫餉運難濟入奏上命四川總督周有德等經理廣元至保甯輸運 諭哈占飭屬速運廣元相繼無誤哈占因疏言陝西官民疲於輓輸請令山西省協助 上曰山西運糧水路則有黃河汾渭之險陸路道遠勞費尤甚其令戶部發庫銀十五萬兩遣員齎至西安採辦酌增其

直俾民間獲什一之利樂於輸送自可源源接濟十二月王輔臣
叛於甯羌莫洛遇害貝勒洞鄂由漢中還西安十四年正月 詔
洞鄂征秦州哈占分兵防守蘭州哈占疏言西安兵少不宜分遣
又疏請增兵 上命移荊州兵一千以雲貴總督鄂善率赴西安
旋 諭鄂善移兵守延安哈占復奏留之時同州遊擊李師膺倡
叛殺韓城知縣翟世琪脅神道嶺營卒聯結蒲城土賊陷延安固
原道陳彭定邊副將朱龍皆以城叛王輔臣踞平涼其黨分踞秦
州鞏昌慶陽陷蘭州洮州河州復阻截棧道陷漢中哈占遣將勒
賊於邠州涇化三水長武漢陰石泉甘泉寶雞諸處屢奏捷六月
貝勒洞鄂復秦州提督張勇復鞏昌洮州河州甯夏提督陳福復

定邊平逆將軍畢力克圖復延安西甯總兵王進寶復蘭州 詔
趣洞鄂督諸路兵合攻平涼哈占以興安遊擊王可成叛奏移潼
關綠旗兵守商州移西安滿洲兵守潼關又以興安叛兵與巴寇
台已陷商州舊縣關偏西安南山羣盜又分出各口乞 敕貝勒
洞鄂將軍畢力克圖等發兵赴西安應援 上切責之曰始王輔
臣叛朕以蘭州爲近邊要地令哈占發兵鎮守哈占謂西安兵少
不宜分遣致蘭州諸處淪陷嗣以延安爲諸路要衝命鄂善周有
德等駐守哈占又留之西安致延安陷沒哈占爲封疆大臣遇事
不周詳籌度祇欲重兵自衛貽誤非小今又謂叛兵與蜀寇合欲
諸將分兵赴西安是但知有西安置各處於度外矣且蜀寇何能

卽至西安因諸將齊赴平涼故爲聲揚欲亂我軍心分我兵勢耳
諸將當益急攻平涼其見駐太原兵令將軍烏丹率赴潼關防守
見駐榆林之蒙古兵令理藩院員外郎拉篤祜率赴西安以備剿
禦九月哈占疏報慶陽從逆知府王文紳守備路調鼎等擒僞總
兵南一元獻城投歸十五年 上命大學士圖海代洞鄂爲大將
軍攻圍平涼王輔臣降哈占疏陳安輯降眾復設官屬等事俱下
部議行十七年以失察布政使伊圖侵蝕採買價值部議革職
詔從寬畱任十九年正月將軍趙良棟王進寶等復成都保甯四
川郡邑相繼底定哈占疏言軍餉由陝西運至保甯應令四川官
屬接運 上以四川初定恐難驟供轉餉 諭哈占卽令陝西運

官以略陽糧艘運至敘州八月 諭哈占簡本標及綠旗各營精銳率赴保甯規復雲南貴州十月哈占疏言臣進兵保甯所需糧餉若以陝省所運支給不足於用請 命四川督餉官盡心經理又言叛賊譚宏彭時亨等四出剽掠臣自漢中往保甯所統兵無幾請 敕陝西甘肅巡撫提督撥兵略陽陽平甯羌廣元諸要地防守 上俱允所請會侍郎趙璟金甯奏言陝西轉餉入蜀運官不知軫恤人民滋困尙書宋德宜言陝西四川宜以一總督經理庶民人勞逸可以酌劑均平於是裁四川總督以哈占爲川陝總督哈占旣至保甯遣總兵高孟勦彭時亨敗賊眾於南溪羅石橋諸處復營山縣渠縣哈占尋疏言臣今奉 命爲川陝總督或應

領兵進征或駐兩省適中之地調遣策應 諭其速滅譚宏彭時
亨卽進攻雲南二十年正月鎮南將軍噶爾罕奏報譚宏已死忠
州萬開建始雲陽梁山等縣賊巢俱平高孟追擊彭時亨亦復廣
安州達州大竹東鄉等縣 詔哈占率所屬兵馳赴敘州會建昌
永甯兩路兵進征哈占疏言永甯一路大兵急需糧餉陝西輸運
困敝請於永甯瀘州諸處採買支給遂 允所請發西安庫銀六
萬兩遣員齎往五月疏言臣兵發永甯由赤水畢節追勦逆賊馬
進寶進攻雲南兵少力弱請令見駐敘州之固原總兵官王用于
爲後應 敕用于卽率兵馳守永甯時湖南廣西大兵俱集雲南
合兵圍省城大將軍貝子彭泰以兵多糧少奏言馬進寶旣降賊

勢窮蹙大兵已足用哈占率兵甫至貴州威甯宜令還四川以節
滇餉因命哈占速駐要地兼顧川陝哈占至曲靖旋師詔哈
占前此革職處分于開復尋以彭時亨窮蹙來降敕哈占遣兵追
勦功加兵部尙書銜先是譚宏既死其黨僞總兵牟一乾牟一舉
率眾赴遵義降於提督周卜世軍散處巴縣涪州至是哈占疏言
一乾等素習奸狡若仍畱舊地恐復爲患請移之陝西懦弱者歸
農強壯者分營效力上嘉所奏協宜如請行又言慶陽協所轄
之潼關商州神道嶺金鎖關四營距慶陽道遠應歸固原鎮統轄
富平營分防六縣汛廣兵單應於郿縣營分兵百名增隸疏下部
議從之二十二年授兵部尙書二十四年四月調禮部尙書十

一月以疾乞休自述前此當羣逆作亂捐軀思效晝夜拮据者十年積勞成病得旨哈占前任川陝總督值大兵進征雲南屢奉旨催促始隨他人之後前往未曾立功乃妄稱捐軀思效晝夜拮据著嚴行申飭仍殫力供職以贖前愆二十五年八月卒年五十五有五

右 國史館本傳

國朝通志卷之五十三

吳

哲爾賈

哲爾賈滿洲正白旗人姓鄂濟氏初任內閣中書累遷至侍讀學士聖祖仁皇帝康熙八年擢國史院學士九年改中和殿學士十年京口將軍李顯貴與鎮江知府劉元輔以剋扣軍餉爲旗兵揭告哲爾賈奉命同侍郎覺羅勒德洪往江南察審尋奏言李顯貴等侵盜帑銀贓至六萬總督麻勒吉失察於前復不能劾奏於後請解任質審得旨允行於是顯貴元輔並坐斬麻勒吉訊非有心徇庇坐鑄級畱任是年重修太祖太宗聖訓哲爾賈充副總裁官又充經筵講官遷刑部侍郎十二年三月調禮部八月逆藩吳三桂奏請移藩錦州上命哲爾賈同學士傳達禮赴

雲南經理其事 賜佩刀一良馬二哲爾甯至雲南三桂期以十
一月啟行而陰與藩下都統吳應麒等謀亂遂發兵反哲爾甯與
傅達禮皆被畱十三年三桂復遣其護衛奏陳言述功績付哲爾
甯等齋奏還京明年哲爾甯調任吏部十六年河道總督王光裕
以河工廢弛爲侍郎冀如錫所劾哲爾甯與副都御史金儁奉
命往訊得賁光裕罷任先是麻勒吉與漕運總督素幹帥顏保先
後陳奏海州雲臺山屏障海口爲淮黃尾閭自廢爲外洋壅沙日
積致運道無所宣洩請復改爲內地至是 敕哲爾甯便道勘閱
因奏言雲臺果距大洋西北毗連山東江南內地雖去運道較遠
第向設徐瀆鹽場及郵莊一十八所田畝膏腴棄之可惜請招徠

電所人民使復舊業其東海營原設守備等官亦應復設下部議
行十九年遷左都御史 命赴武昌察審雲貴逃兵奏言湖廣標
兵隨征岳州辰州用命殺賊迨進征雲南改隸滇標提督桑額不
恤士卒致逃兵一千餘人復隱匿不報請 敕部嚴議 上曰領
兵官平時不能愛養軍士使軍士無以資生始有鼓譟逃散之事
桑額其卽議罪并傳諭各省統領將帥無得恣虐兵卒貽誤軍機
尋議桑額降級畱任二十年遷兵部尙書明年七月 上以兵部
議行閒情罪多姑息輕縱由哲爾肯瞻徇 訓責之時三逆蕩平
兵部議裁各省增設官兵靖逆將軍張勇奏甘肅甯夏西甯三鎮
請以增設兵五千改爲經制 詔哲爾肯赴陝西會同將軍督撫

覈議尋議西甯總兵所屬河州及甯夏中衛官兵雖自用兵時增設但地係邊疆請仍畱駐守餘悉裁汰九月以病卒於西甯賜祭葬如例四十六年十月上與大學士馬齊衡論在廷諸學士爲不及昔年因追憶哲爾肯爲學士時批本最速且以其草書敏捷咸稱飛手爲褒美云

右 國史館本傳

按哲爾肯一作哲勒肯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五十三補錄

卿貳十三

楊光先

楊光先字長公徽州府歙縣人明時爲新安所千戶崇禎十年劾大學士溫體仁給事中陳啟新昇棺自隨廷杖謫戍遼西 國朝順治三年光先上言時憲書面不宜用依西洋新法五字久之又告湯若望誤以順治十八年閏十月爲閏七月附呈摘謬十論及闢邪三論先是西洋人有利瑪竇者與其徒湯若望等自明萬厯時奉所爲天主教以來中夏其所事之象曰耶穌手持圓象曰天設爲天堂地獄之說以誑誘人謂耶穌生於漢哀帝元壽二年庚

申歲以罪磔死其時有日食地震之異光先斥之比於漢之黃巾
明之白蓮教謂耶穌死爲謀逆不應行教於中國且其死旣言在
建武八年壬辰歲三月二十二日考漢史是時無日食地震之異
皆妄言惑眾之甚者康熙三年七月光先又以天主教所授江廣
圖書金牌繡袋等呈控禮部 敕下吏禮二部會鞫是年十二月
戊午朔日食湯若望推初虧在申初一刻強食甚在申初二刻半
復圓在酉初三刻食虧在南光先推初虧在未正三刻食甚在申
正一刻食虧在北與若望異候之如光先言若望竟不驗由是罷
黜若望等四年授光先欽天監右監副旋授監正光先叩閭辭職
疏五上不許自輯前後所撰書狀論疏爲上下卷名不得已錄傳

聞西洋人以重價購燬之云其斥地圓之說謂其違方圓動靜之義若浮於虛空則人物不成安立若有安著則下土爲地覆壓矣其斥星圖移宮之謬以爲若望移寅宮之箕三度入丑宮之初因將恆星俱移十餘度地宮猶不爲顯獨未鬼宿移入午宮四五度又斥其一月三節氣及二至二分長短及更換背參二宿之謬皆以爲不合古法西洋人旣聞光先之說後又遁其辭以言天云舊史氏曰孝經云非先王之法言不敢言莊子云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論語云蓋有不知而作我無是又云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西法誤會大戴禮四角不揜之言而拊地圖之說誤會諸子九天及楚詞圓則九重之言而拊宗動天之說誤會歲差之

言而疑恆星有古今之差變古日月徑千里月來食日之言而云日體大於地地影蔽日故日食又以私意移北辰東移使其國土漸入離方皆非先王之法言聖人所不論實則推步日月五星之法不繫於此必欲談天窮所不可知甯信各緯書及張衡虞喜諸人有本之言矣光先之折西法未申日食虧南之謬徒以推步知之按五經異義月高則其食虧於上月上則其食虧於下是時日食在下舖合之經義自應虧在北也光先文不甚雅馴而謬誤之節有可取孟子云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西人以此斂迹光先之功固亦偉哉

右傳孫星衍撰

太西自古不通中夏萬厯中利瑪竇自稱意大里亞國人泛海而至不測其所欲爲明史云瑪竇寄居香山澳廿年始入貢至燕京未幾而死值明運告終天地晦冥其從徒遂毀首善書院爲天主堂以次徧於諸省要害內藉修理厯法以收名士大夫外則廣布邪教煽惑愚蒙無智與愚雲集響應三代以下妖邪倡亂未有如是之暴者也當是時吾鄉楊長公先生以布衣往來京師怒然憂之著闢邪論眾莫能悟會欽天監正李祖白與西人湯若望比作天學傳槩語尤悖逆而御史許之漸爲之序先生憤不顧身康熙三年具疏投禮部得上聞詔訊其虛實若望論死之漸亦罷官若望後遇赦安置遼陽時天子未親政若望重賂輔臣謀報復念厯法非先生所長可因此

陷之補監副先生再四疏辭弗允反晉監正不得已受職卒爲所
敗 聖主思其有攻異端衛正道之功宥令還家卒於途生平略
見新安郡志而所著闢邪之書統名曰不得已推天主之爲教勢
將至於滅天而淪人道於禽獸鬼域其害視楊墨尤烈先生徒手
而捍燎原之災欲與同盡若孟子在能不引爲聖人之徒則自命
之意謂過其實可乎而名公卿者殊不問其始末乃目以市僧之
魁筆之於書若有餘恨者然非其黨裔動之以奇淫要之以貨賂
何至此耶都憲宛陵梅公柳下舊聞之說誠又有所不得已也余
生也晚憶少年日遺賢故老猶時以太西禍動色相告蓋皆有得
於楊公之遺言緒論及余求不得已之書則渺不可得聞此書初

出西人購以重貨每部購以二百金燔毀略盡晚始得諸梅公所藏使無此書則耶蘇之以罪見戮與邪教之毒流中土者彼皆潛削其籍數十百年而後足以塞有心者之防閑而益無所忌憚於天下矣豈不危哉此書之難得如此則安得不愛之重之踰於天球法物乎余近得閩人陳倫炯海國見聞錄云太西在中國之辛戌乾方所謂是班呀卽其國與佛蘭西荷蘭皆相接又云古之呂宋後爲是班呀所據明史云佛郎機於明正德中并滿刺加萬厝初滅呂宋勢愈強橫行海外遂據廣東香山澳築城以居儼若一國又云太西洋人來亦居此澳所以又云和蘭近佛郎機則佛郎機卽海國錄之佛蘭西可證矣海國錄以是班呀爲滅呂宋史則以滅呂宋而

據香山澳者皆爲佛郎機則佛郎機與是班呀同爲太西又可知

矣太西蓋初奉佛教繼而叛之故至今有天堂地獄之說明史云佛郎機初奉佛教復奉天主教要之其國之有

無遠近初不足辨而余所疑者利瑪竇之事也夫瑪竇之來非欲觀中華之聲明文物也又非預知朝廷之將用其麻法也苟爲欲行其教則曷爲居於香山澳者至廿年之久乎吾揣其本也蓋起於佛郎機之狡焉思逞其久而不發也則以中國尙無可乘之機以是知瑪竇之陰賊險狠而能料事勢動無輕舉所以爲絕域之奸雄而明之諸臣非其敵也瑪竇幸死海外喪其謀主而大難之端發於中國顯而易見否則或猶不可知者向使楊公得竟其用憑 聖朝之威靈則彼巢窟所在必能次第翦除以絕根株而僅

脫虎口殞身風露之中豈非後之君子所深爲痛惜者與

右書事程廷祚撰

國朝文獻通考卷之三十三

三

國朝書獻類徵初編卷五十四目錄

卿貳十四

趙申喬

國朝書獻類徵初編卷五十四目錄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五十四

通奉大夫前署江西巡撫江西布政使司布政使湘陰李桓輯
卿貳十四

趙申喬

趙申喬江南武進人康熙九年進士二十年授商邱縣知縣二十
五年八月 聖祖仁皇帝命行取直省賢能官申喬與焉奉 旨
以主事用二十七年四月授刑部主事三十年三月遷本部員外
郎以病假歸四十年正月以直隸巡撫李光地薦 特旨召見
諭大學士等曰趙申喬人甚敬慎委以錢糧斷無苟且遂授浙江
布政使及 陛辭 諭曰浙省財賦之區自張鵬翮升任後錢糧

漸多蒙混惟秉公察覈不虧帑不累民方不負朕委任至意布政
爲一省表率爾清廉則屬吏自皆守法明年正月 上曰趙申喬
居官甚清所有家人僅十三人並無幕客辦事皆躬親火耗分釐
不取昔伊陞辭奏云到任不作好官請置重典今觀其居官若此
能踐其言矣卽擢浙江巡撫尋奏築錢塘江口隄修葺禹陵及增
浙江舉人中額並 從之九月湖南鎮筸士民叩 闕言紅苗肆
行擄殺地方官不究不報給事中宋駿業因劾總督郭琇衰廢巡
撫金璽庸懦提督林本植昏耄 上命申喬往湖南會同侍郎傅
繼祖甘國樞察勘尋覆奏紅苗搶掠狀郭琇金璽林本植並坐諱
匿黜罷十二月調申喬偏沅巡撫四十二年八月同提督俞益謨

疏請發兵征勦紅苗又奏言臣與督臣喻成龍令衡永道張士可
齎檄赴鎮筸苗洞爲先撫後勦之計其歸順苗民已得二十餘寨
上命尙書席爾達等率荊州駐防兵檄粵黔楚三省提督會同
湖廣督撫進勦十二月自龍椒崗至天星寨分路搜勦斬馘千餘
降其寨三百餘紅苗悉平移辰沅道駐鎮其地尋諭曰近征紅
苗貴州提督李芳述親冒礮銃鼓眾力戰連斫數寨聞趙申喬亦
甚強毅也先是上南巡申喬朝蘇州府行在上以湖南道
遠而官吏私徵加耗倍於他省特頒諭旨申飭申喬還建上
諭碑亭勒石通衢疏劾巴陵知縣李可昌等勒派苛斂革職治罪
四十五年疏言清浪平溪二衛僻處山隅請改徵本色爲條銀以

免運費明年又言漕運旗丁舊有耗贈及行月銀米於起運前預行給發經給事中戴嵩條奏俟歸次後始發以防虧缺部議通行臣按湖南運道遠於江浙而無耗贈獨特行月銀米以資飛輓今既扣存窮丁不能涉遠必致誤漕且抵通後卽無虧缺而事後補給恐滋胥吏侵蝕諸弊請仍照例給發 上是之著爲令又言全楚延袤數千里介以洞庭之險教職以寒士銓除赴任率多踰限請就湖南北分省選授下部議行四十七年九月奉 命赴湖北察審荊州府同知王侃等侵蝕木稅鞠實治罪疏請裁港口渡私稅其荊關稅務仍歸部差管理又請以靖州屬鷓鴣關稅併入辰關徵解以杜侵漁又言營兵給餉每於正月支領時地丁尙未開

徽州縣那移於一時不得不預徵於平日官民交累請以隔歲餘存米石撥給兵餉並下部議行是月內閣學士宋大業祭告南嶽歸劾申喬輕褻 御書下申喬回奏尋奏言大業前曾奉使至衡索餽無厭此次入楚以南嶽廟工餘銀札論藩司董昭祚不必報部而臣以解部充餉以此捏詞誣劾疏入大業坐革職明年八月疏劾提督俞益謨抽取銜協兵丁食糧至三十五石之多以致營伍空缺 上命益謨回奏四十九年正月益謨亦疏劾申喬苛刻請並解任質訊 命尚書蕭永藻赴楚察審 諭大學士曰自趙申喬參俞益謨武弁始知敬畏今天下兵額缺而空名食糧者多所關非細故也七月永藻以劾疏皆實回奏 上命俞益謨休致

面申喬得還職十二月內升左都御史尋 諭曰趙申喬任偏沅
時甚清廉但有性氣人皆畏其口直與俞益謨互相訐參彼時亦
有以趙申喬爲非者朕細加察訪卽彼所轄文武及陝西人良心
不昧俱言俞益謨之非無有言趙申喬爲不是者清官固所當惜
其言之不可行者朕亦不行雖所言未當而並無私見凡事皆實
心辦事朕是以護惜之五十年五月奏請刊部行則例八月充順
天鄉試正考官十月疏劾編修戴名世所著南山集子遺錄有大
逆語下刑部鞠實正法十二月疏言直省寺廟眾多易藏奸匪請
敕禁增建 從之五十一年二月充會試正考官十一月疏請
禁營兵頂名食糧以清虛伍又言奉 旨普免各省地丁錢糧惟

潼關衛大同府徵收本色不列蠲例請援奉天臺灣例一體蠲免
並 允所請行五十二年四月奉 命赴廣東平糶因奏改電白
縣解運瓊州等府兵米仍徵本色免涉海洋之險及回京奏潮州
知府張應詔清廉 上擢應詔爲兩淮運使十月申喬遷戶部尙
書五十三年七月王莊莊頭李必達具呈指圍滄州民地直隸巡
撫趙宏燮請於旗退地內另撥部議不准申喬上言滄州民地經
奉 旨停圈請如撫臣議十二月商人馬維屏呈請納銀萬兩交
部領大錢易小錢送局改鑄下內務府戶部會議將許之申喬亦
上言收換小錢有司責也商人圖利恐致藉端擾民請勿許皆
特旨允之五十四年十月山西巡撫蘇克濟疏劾太原知府趙鳳

詔受贓三十餘萬兩請革職究擬申喬以不能教子致鳳詔居官不肖求賜罷斥得旨朕禮遇大臣甚優自始至終無不期其保全凡官員才守靡不詳察朕曩巡狩至龍泉關駐蹕之日曾面詢趙鳳詔噶禮居官何如趙鳳詔奏稱噶禮爲山西第一清廉官朕以趙鳳詔爲趙申喬之子斷不欺朕因擢噶禮爲江南總督趙鳳詔又以居官受賄比之婦女失節朕諭爾言雖鄙俚能如此存心甚佳迨噶禮事敗朕以趙鳳詔居官詢尙書張鵬翮而張鵬翮言其貪婪近晉撫蘇克濟奏參趙鳳詔受賄甚多今閱趙申喬所奏詞意忿激殊非大臣之體著飭行仍令在任供職鳳詔尋以婪贓情實斬決五十六年戶部奏銷鼓鑄錯誤申喬革職畱任明年復

充會試副考官五十九年三月以表疾乞休 上覽奏 諭大學士曰趙申喬操守清廉始終一轍性雖躁急而爲人樸直年近八旬病勢料難卽愈念係革職畱任之員可復還原職仍令在任調理其應賠之項從寬免追爾等速傳此旨使其早知庶服藥可效也十一月卒於官年七十有七 賜祭葬如典禮諡曰恭毅雍正元年正月 世宗憲皇帝以趙申喬與故大學士阿蘭泰等並宣力效忠 恩賜追卹贈太子太保六年三月湖廣總督邁柱疏趙申喬應分賠屬員虧帑得 旨爲督撫者或操守不謹勒索屬員或沾譽邀名徇情寬縱有此二者屬員虧空當令分賠如趙申喬當日居官操守清廉實心任事毫不瞻徇情面實大臣中之罕見

者若照例令其賠補是清正任事之大臣與貪鄙庸碌者同一處分而子孫皆不免拖累殊非激濁揚清之道此項銀兩不必追賠儻趙申喬名下再有似此應賠之項俱照此例寬免八年 詔入祀賢良祠尋祀湖南浙江名宦

右 國史館本傳

趙申喬字慎旃江南武進人康熙庚戌進士除商邱令有惠政擢刑部主事歷員外郎執法不撓以疾自引去康熙四十年 聖祖特召見超授浙江布政使明年卽 命巡撫浙江先是府解戶役歲有常費贏餘例歸藩司申喬臨代悉封藏貯庫中曰吾比年奏銷不費一錢代者不能勢將復斂兩年之間一因一革必駭民聽

得此足辦今歲事矣錢塘江湖蓄隄岸日就圯申喬建議修築潮勢迅猛工不得施乃齋戒率將吏禱於江干潮將及禱所卽卻退遂得訖工調撫偏沅民苦鹽價高申喬裁去商人餽例鹽價量地遠近爲差不得輒增請預撥湖南各營兵米格部議三疏力爭得之漕艘運糧患虧缺科臣請停耗給銀米須歸次始給部議通行停止申喬曰湖南運道遠於江浙而無漕截漕贖獨特二耗及行月銀米以資飛輓今停二耗窮丁何以涉遠會當開運時不待報卽如數給發而上疏言狀 聖祖是之命各省悉仍舊例軍民胥便入爲左都御史請蠲潼關衛大同府五十一年米豆草束又請推三年輪蠲 恩旨直省租賦及逋欠以次量予豁免皆報可

奉使至粵東平糶申喬以米價驟減恐商販裹足乃少減之市價漸平官亦遞減其價米得不乏粵民以濟邊戶部尙書句稽出納不稍徇毫髮私事有不可必力爭 聖祖多從其議五十九年卒諡恭毅申喬性明練耐勞苦雖處煩劇文書未嘗假手所至吏無敢舞弊者自奉至儉在浙時嘗自家載米備炊爨清節尤著云

右 國史賢良小傳

今上之五十九年十月二十有二日資政大夫戶部尙書兼管錢法事務武進趙公薨於位 上聞震悼越五日 特命南書房刑部侍郎張公介宗室公及侍衛六人臨其喪有加禮已復 命臣臚典禮以聞 賜卹如制諡曰恭毅越明年四月公之孤熊詔鯉

詔御公權歸第十月二十有七日合窆於公配 誥贈夫人龔氏
之隴其地曰棲鸞鄉之黃塘時公之冢孤及婦運喪倉卒治大事
銘誌未具又一年鯉詔手狀來杭州泣請於余余於公屬後進又
同官於朝辱朝夕久知公行事頗悉公前撫楚余鄉之父老思公
不啻甘棠之思召公也鯉詔又余門下士余忝任浙浙亦公舊治
知公益詳不敢以不文辭公諱申喬字慎旃號松伍宋魏王德昭
後十四世而遷於常郡西鄉以農爲業又八世至元台公元台公
生止安公是爲公祖父以公貴並累 贈如公官王妣高氏前妣
白氏生四子皆早殤繼白氏實生公俱 贈夫人止安公諱繼鼎
前庚辰進士令楚之公安有惠政遷兵部車駕司主事鼎革初以

族難避地江北變姓名賣卜事定歸投生徒自給稱江南老教書
公之將生也太夫人見紅光滿室已而舉公年十八應童子試以
五經冠一郡踰年食餼己酉登賢書庚戌成進士初任河南商邱
縣知縣秩滿升刑部主事以內艱去官服闋補原官遷本部員外
郎告假回籍奉 特旨召見超授浙江布政使升浙江巡撫調撫
偏沅升都察院左都御史遷戶部尙書 萬壽覃恩 詔授賈政
大夫公少從父讀書止安先生課甚嚴釋褐後仍授徒皖江以東
脩之入供甘藹其令商邱也邑號策劇難治公夜燭治官書晨出
視事端坐常竟日值歲大旱他縣救災者率聚餓民城郭中多疾
疫相蹈藉死胥吏且緣爲奸公無分遠近檢視必親餓民日益倍

皆鄰縣民也問何以來僉曰安得如公民盡霑實惠乎邑中節婦
公詳請 題旌每出過其綽楔必下馬展拜去縣治數十里有神
祠狐憑焉或夢狐語云吾去矣某夜當有文曲星至適村民爲人
所殺公聞卽馳往已漏下四鼓暫憩祠下而祠祀自此遂廢五年
報最入爲刑部主事丁白太夫人憂盡哀與誠壬申再入西曹公
素以廉辦稱有命案視其讞辭類文致者公據律駁查司寇難之
公力爭卒得減等甲戌公進副郎以怔忡疾乞假歸里居七載不
輕謁當事邑中有大徭役必爲指陳利弊無所諱庚辰冬 召見
辛巳春授浙江布政使卽日出國門受事三日首請革南糧布袋
弊他若加平餽獻兵餉挂發及黃綠攝篆一切禁遏時屆編審下

令均山陰坊鄉田畝以絕差役偏枯甯波黠民倡照地派丁之說
與巨室相持幾致變公夜草片檄諭之帖然無敢譁者藩庫舊有
貼解費歲支不過什伍公在任積二千金有奇將受代封識以付
新司曰吾奏銷不名一錢繼我者勢必不能得此足辦今歲事矣
毋更擾民爲也公家距杭甚近家人來輒令載米十餘斛或謂公
清風峻節不愧古人然位方伯何必饗殮皆取給故鄉公曰吾寥
寥數口挈之而來薄田所收賦稅外無所用輸之杭歲當數十金
購粟不亦可乎言者太息而去未踰年 特命撫浙 御書崔子
玉座右銘以賜自藩署遷什物惟襍被一肩書數麓而已錢塘江
偏近杭城潮汐晝夜拍岸者再舊塘傾圮公親相度地當衝鬻者

鎔鐵貫石中築子塘護焉壬午秋潮勢更猛新塘欲壞公率僚吏將士齋三日設牲醴自爲文以祭俄而潮大至狂風浪激吹水皆立觀者踉蹌奔避公獨不動而潮距祭所百步止人人駭異自此湖遂不佃塘畚鍤得以修舉公以浙人才眾多壬午大比疏請增額視江南格於部議 上重違公請可其奏亡何奉湖南會審之命旋改偏沅巡撫會 皇上閱視河工 巡幸江浙 命內大臣及部官勘閩江塘以堅好奏 天顏甚喜公馳赴 行在疊蒙顧問 特頒諭旨使力減加耗盡革私徵公莅任卽建亭勒上諭以昭恩恤遠民之意於是宿弊一清端士習慎刑獄漕糧責官收解不復僉派里民酌衡永寶三郡鹽價以長沙價爲準疏請

以秋米貯道候解者充次年春夏兵糧又預給二耗米石於運丁
得旨悉允行湖南北地延袤數千里中隔洞庭之險貢士選教
職者南北互調貧老多不能之任公請各予本地缺詔亦報可
著爲令凡先賢祠墓屬公所部者輒爲葺其宇清其址刻石以示
風焉癸未偕提督隨欽差招撫紅苗將撤兵時制府帳前有乘
夜鳴鏑者一軍皆驚駭公幕下衛卒無幾處之晏如明日各營俱
策馬疾馳惟恐後公獨整轡徐行然公未嘗一一自言也丁酉冬
上面加嘉獎在廷諸臣始聞之庚寅歲杪擢左都御史有餽贖
者堅卻之去之日士民送者攀號數百里不絕建祠繪公像以祀
復輯所爲奏疏文告若干卷題曰趙公實政錄又公嘗謂封疆大

吏要在察吏安民司道魚肉守牧守牧必取償於州縣守牧股削
州縣州縣必取索於民民何以堪故其撫浙及沅也嚴與屬吏約
雪前過圖後效不用命者輒白簡從之有過必聞知悛卽止屬吏
畏公之察而感公之誠咸奉法懍懍卽籠髀難理者或興謗言惕
公公屹然不爲動也旣入臺丰裁峻整中外多嚴憚之然公不務
搏擊以沽聲譽惟仰體 聖主如傷在念具疏言前此 聖駕西
巡積欠盡行蠲免五十年奉天應完米豆亦予免徵臺灣穀石已
經徵完在官者准將五十一年蠲免今潼關大同府五十一年米
豆草束以不徵銀兩獨不在蠲免之內但本色折色總出地丁應
否一體蠲免隨奉 恩綸照臺灣例蠲免來年又奏 萬壽昌期

謹推三年蠲免錢糧之例請免民房地租以廣 皇仁荷 俞旨
入恩詔條款通行癸巳之冬遷戶部尙書時公已出使粵東甲午
仲春回京覆 旨卽進司農署凡財賦出入錢幣收支務綜覈周
詳不輕畫諾每會議時國是之可否民生之休戚以及情事之曲
直刑法之重輕無不侃侃言之義形於色有莊頭李必達者欲圖
滄州民地直撫疏陳滄州旗退民地七八百頃奉 欽諭永停圈
撥必達等例不得復請而部從內務府議許其圈撥公是直撫言
力爲上請事乃寢買賣人馬維屏等請納銀萬兩交部領大錢易
小錢交局改鑄內務府允其請具稟送部會題公議小錢難以驟
禁大小擬行商民兩便若收買小錢則錢價騰貴且奉行不善必

致擾害地方 上深憐公言自此 眷遇益渥恩賜便蕃又 親
灑聯賜云水能澹性爲良友竹本虚心自得師 聖主之寓意深
矣辛卯典順天鄉試壬辰戊戌兩主禮闈皆期爲國得佳士評隲
每逾午夜或徹晨曦手皸目眵三旬不倦榜發士論帖然然自拜
大司農事無鉅細必加親覈晷短攜卷歸寓燃鐙批閱漏四下不
止乙未兼管錢法事務爬梳積弊言人所不敢言雖身爲怨府弗
恤也丁酉兩望部議 上信公深不聽去任公益思盡瘁報 國
而精力日漸銷耗庚子春病腹暴下援例請休 溫綸慰留 賜
問 賜藥無虛日公感 上恩厚易簪前二日猶力疾入辦事同
官滿尚書孫公止公乃歸邸而疾不可爲矣 皇上賜諡碑文云

以爾小心匪懈故曰恭以爾大節不撓故曰毅而要以廉爲本惟爾操履臨老不渝是公生平盡忠體國仰荷 聖明洞鑒故得保功名以終止安先生之將歿也呼公前曰爾知字汝意乎諸葛武侯王佐才其自信不過曰謹慎而已爾勉之公佩父訓畢生奉爲步趨兢兢業業死而後已抑可謂無忝所生也已公少遇族難壯膺劇邑中年後守官中外持躬刻苦有寒素所不堪者樸誠自矢幽獨勿欺尤篤信朱子之學以居敬窮理爲宗雖簿書冗沓小學近思錄及薛河津讀書錄胡敬齋居業錄日置案頭稍暇卽緝閱與人交無情容倨色爲大吏遇僚屬必以禮入居九列容氣滋益恭清操信於 一人聞於四海而存心仁厚表裏坦白最不喜許

人之短後進末學有一言一行之幾於道卽勤勤懇懇引掖不倦
平時畱意人材其品望不凡者非有平生之素一見卽器重之至
其內行之肫篤則根於天性父歿弟申季年甫十一公教育備至
以祖遺屋歸之復爲置田百畝丁丑弟成進士公郵書示戒云痛
思往事無忘吾父之艱難忘念永圖甯效乃兄之迂拙後弟爲遷
江令公因隨 駕至維揚奏事有弟申季遺令瘴鄉臣犬馬之齒
已六十恐無幾相見 上領之甫一歲 召改翰林出督山東學
政弟以積勞歿公哭之慟十餘年來每道及輒流涕龔夫人早卒
公義篤糟糠不再娶房師朱公爲瑞金令被劾力白其枉公不忘
師門多類此人或見其巖巖氣象凜乎難犯以爲使人不可近者

非深知公者也公年七十有七配龔氏 誥贈夫人丈夫子四長
熊詔己丑進士 殿試第一翰林院侍讀次鳳詔戊辰進士原任
山西太原府知府次鶴詔早卒次鯉詔戊子舉人內閣中書女子
子二俱許字而卒孫九人曾孫四人銘曰

延陵閒氣篤生偉人學宗洛閩主敬存誠惟誠故樸惟敬斯直克
儉克勤始終如一際運之隆匪躬勿恤梁苑製錦郎署明刑辭榮
歸里一邑典型徵書下逮惟 帝知人 君不可負盡瘁致身初
任蕃宣再膺節鉞吏畏民懷流芳楚越內掌柏臺搏擊不務謨猷
入告膏澤下布晉秩司徒底慎財賦剔弊招尤弗改吾素昌言謹
論唯諾不屑秉鑑掄才明神可質藁隨禁旅三苗是徵中夜聞鏞

合軍皆驚公在師中不震不動致果爲毅 天子所重公病而殆
慰綸於沛公疾愈矣 天顏有喜公忽至歸 帝心孔悲生邀
異數歿易嘉名完節令終莫與之京爰樹豐碑永閉佳城勒此銘
辭奕禩是程

右墓誌銘屠沂撰

今天下士無賢不肖稱述當代大臣有風節操行廉潔著聞者必
首武進趙公 先帝屢諭廷臣清廉幹辦實心任事亦必以公爲
稱首昨歲公病再疏乞休蒙 溫旨慰問卿效力年久清勤自勵
又云到老清廉爲人樸直古之人得一人知己可以不恨又况公
之受知於 先帝者乎公前以事鐫職又有分賂隨平餘銀一案

至是特予公原官免其追帑並諭內閣速將此旨傳去令病人早知庶服藥可效也嗚呼先帝知公之深待公之厚誠有家人父子所不敢望者旁觀者捧讀上諭猶爲感泣而况公身被其遇者乎逾月公病果漸愈勉起視事又數月復病病增劇猶日治事署中同官勸之歸僅數日遂以不起口授季子鯉詔繕遺疏奏聞上爲震悼命少司寇張公廷玉暨宗室侍衛某等至邸第臨奠給全祭葬賜諡恭毅近歲自尙書以下希得全備卹典蓋異數也時公長子熊詔在軍前密旨召歸令扶喪還葬於是熊詔與其弟鯉詔持公狀衰絰踵門稽顙乞余文其墓門之碑余與公同舉進士又同朝日久相器重其敢以辭公諱申喬字

松伍常州府武進縣人裔出宋魏王德昭後傳十四世曰叔珍者
孤貧依外家始遷於常又數傳至公祖諱名臣始以儒術顯父諱
繼開明崇禎庚辰進士除湖廣公安令以廉最遷兵部車駕司主
事迄公貴兩世皆 贈資政大夫左都御史祖母高氏前母及母
皆白氏 贈太夫人公生有異徵太夫人甫臨蓐見紅光滿室已
而誕公數歲通五經辛丑應童子試以七義冠合郡壬寅食廩餼
己酉登賢書庚戌成進士踰年遭外艱辛酉筮仕商邱令地繁劇
多盜公嚴行保甲法盜以斂跡縣版籍田與糧不相覈公戶給一
單隱田者得以自首而虛糧盡皆豁除村民有被殺者不得主名
公乘夜往驗四鼓宿古廟於其鄰家得一血袴立訊吐實人以爲

神先是廟爲妖狐所據忽見夢於土人曰某夜有文曲星至吾當
避舍及公來止宿是其夕也行取授刑部主事戊辰丁內艱歸服
闋補前官遷員外郎踰月以疾請假恬退里居洊歷七載辛巳
特旨召見超擢浙江布政使故事曹郎無出領大藩者公超越數
資不循常格蓋是時 先帝已心識公賢將大用矣 陛辭日立
誓不受屬員餽遺不收司庫羨餘策蹇就道之任三日首請革南
糧口袋之弊隨嚴飭州縣無得重耗收兌屬邑錢糧革除陋規吏
民歡呼載道旋升浙江巡撫首下令無設供帳清嚴約束一如前
任藩司時杭州城與錢塘江相偪近潮汐時至險急可畏公請支
歲修銀及茶餉鳩工築塘是秋潮勢更猛公自譏文親禱江于會

湖汎至距祭所百餘步卽止嗣後湖汐俱不復與塘相偪人謂公至誠所感也壬午鄉試請廣解額部議未允 特旨增額如公言奉 命往勘鎮筸紅苗事遂調撫偏沅湖南橫徵無藝積習相仍正供之外多設名目私行派索更踰常額數倍 上深悉其弊特頒諭旨授公公莅任卽奉 上諭勒石通衢所屬郡縣積弊頓除又驛鹽諸司向爲叢蠹之藪公釐剔弊竇盡除舊日規例嚴飭屬員毋恣行剋減以擾驛站多方求取以病商民由是驛遞肅清鹽價得平公又念大法爲小廉之本上行爲下效之實因特下條教言郡守者州縣之表率監司者郡縣之標準而督撫尤各屬之權衡也巡撫儻有不肖之念非法之事卽當共聲其罪使不得一

日立於民上若巡撫正己率屬自問無愧而所屬各官仍前貪冒無厭互相容隱霜簡一登聲名俱敗由是全省官吏惕惕畏法奉公恐後矣時科臣戴璠條奏請留貯各省耗贈漕截銀米勿先給運丁公以湖南運道偏遠窮丁枵腹豈能勝此重運照舊例預給二耗米石於運丁乃具疏以請奉 旨俞允又營兵給餉每於正月支領時地丁尙未開徵州縣那移於一時不得不預徵於平日官民交累疏請以隔歲解存米石撥給兵餉庶兵有飽騰之樂民無預徵之苦亦奉 俞旨至司鐸一官類皆窮老之士而湖南北介以洞庭之險銓除赴任率多踰限公請以湖南北就近分選而窮儒老生無險阻之慮矣凡公在湖南因革舉置皆務濟實用不

爲沽名市恩而疾惡如仇挂公彈章者果衆然人率服公之無私而不怨也辛卯擢都察院左都御史民扶老攜幼焚香送亙千里不絕郡建專祠祀公又刊公奏章文檄名曰趙公實政錄以垂法戒云及長御史蠲滌苛細每事持大體以推廣上德意初直省錢糧三年輸蠲而大同潼關米豆草束未預蠲赦之條公具疏援奉天臺灣例一體恩蠲時大同荒旱特甚俞旨一頒菜色立起又疏請將民房地租舊欠照地丁錢糧同邀蠲免奉旨允行列入五十二年萬壽恩詔中癸巳粵東歲祲奉命往賑設法平糶商賈輻輳民皆鼓腹甲午遷戶部尙書戶部莞鑰天下會計公句稽詳慎不敢徇私稍糜國帑各省解冊到卽驗收略無畱滯官

國朝通志卷之五十一
民德之旗人李必達者爲王莊莊頭請撥滄州旗退地若干畝公
議滄州地畝民間納糧已久若更給旗人則窮黎失業 皇上一
視同仁旗民原無厚薄李必達所請應聽別處撥給奉 旨允議
又買賣人馬維屏等願輸銀一萬兩領出大錢收換小錢改鑄公
言小錢難以驟禁故暫行展限若聽馬維屏等所請則錢價必致
騰貴多事擾民爲害滋甚 上亦聽之其餘公所論奏或眾以爲
可而事有不便公不敢附眾議爲雷同或眾以爲非而事確可行
公亦不嫌違眾議而獨立然兩議並奏 先帝嘗獨是公言又九
卿會議有未當 上意者 上令再議人或依回可否不能堅持
其說惟公侃侃論奏先後畫一未嘗一事媵阿自媚於 上而

先帝終不以爲忤也卽終忤 上意而公亦不以爲悔也嘗按明
孝宗時三原王端毅公恕爲吏部尙書天不屬望時人曰兩京十
二部獨有一王恕每時政缺失人必曰王公何不言否則曰王公
疏已至矣今天下之望公與明之望恕者何以異時謂恕賢且老
當在內閣參大政孝宗曰吾用蹇義王直故事有謀議無不預何
必內閣也今以公之賢 先帝知之深而未及柄政 先帝用意
殆亦類此方公撫偏沅時與提督俞益謨許奏時論未知 上意
所左右而 先帝之是非曲直早已洞燭久之卒用公而黜益謨
近爲大司農兩奉革職畱任之 旨又奉原籍查產之 命人或
疑 先帝已心厭公故有意挫折之一時官吏深文周内遂無不

至而後知 先帝之信倚公終始如一未嘗稍有齟齬部檄江南
查家產上官疏參家屬究比 上特原之勿問公病而復職免祭
公歿而厚加卹贈哀榮備禮 賜諡碑文云以爾小心匪懈故曰
恭以爾大節不撓故曰毅然後知 先帝天地之公日月之明固
非世俗小人豎子所得而窺視其萬一者也夫自古君明臣直相
得之艱而 先帝之於公信之專任之篤歷數十年不替千百世
下讀書論世者觀 先帝與公君臣之際亦足以鼓天下忠直之
氣而立頑懦之風矣 今上卽位追念公宿望舊德加贈太子太
保益公之忠誠著信於 兩朝被遇於身後者如此嗚呼盛哉公
自起家縣令歷開府九卿絲粒皆取給於家未嘗用官署一錢事

無鉅細手自決擇不資幕客每夜秉燭治官書達旦晨出視事竟日不倦有投牒者一見問姓名數年後猶能識之人以張睢陽爲比令商邱時民間病瘧用紅箋書公姓名縛臂瘧卽已又以擬諸桓鎮惡也辛卯主順天鄉試壬辰戊戌兩主禮部會試得人爲盛壬辰乙未兩爲殿試讀卷官癸巳萬壽與養老盛典先後蒙上恩賜御書御製及尙方珍異之物不可數計也公操履剛方識力彊毅人以爲凜然不可犯而忠厚愷惻樂善不倦有一言一事之幾於道終身識之不忘或遂形之薦剡敦行孝弟篤厚師友尤非矯託廉吏之目以自便其矜刻之私者所可同日語也公生於順治元年甲申六月十八日卒於康熙五十九年庚子十月二十

國朝名臣傳卷之五十一
七日期七十有七歲配龔氏 誥贈夫人登第後龔夫人卽謝世
公誓不更娶篤於精樸之義又如此子四人長熊詔己丑進士
殿試第一翰林院侍讀次鳳詔戊辰進士原任太原府知府次鶴
詔早卒次鯉詔戊子舉人孫男曾孫男詳具於狀諸孤熊詔等於
辛丑夏扶公靈輜歸第以是年十月二十七日合窆於龔夫人棲
鸞鄉黃塘之兆而余爲其墓門之碑卽件繫公事仍綴以銘銘曰
不欺者公之心不回者公之志潔清者公之操勤敏者公之行出
爲屏藩秉節鉞入持風憲司喉舌歷官四十餘載而終始如一轍
蘇子瞻有言蕭望之爲太傅近古社稷臣其爲馮翊民未有聞黃
霸守潁川治行第一及其丞相名不迨昔惟清獻公無適不宜邦

之司遺民之父師今余援蘇子之言以銘公之墓清獻之與恭毅
蓋相望於一千載之後而同軌合度豈非趙氏世德可以徵信亦
使天下後世拜公之墓者忠正之士有所企慕而貪鄙之夫知所
愧悟

右神道碑銘王揆撰

白雲舊人者毗陵戶部尚書趙公自題其主者也公之卓守偉施
不愧古名臣矣而僅以居鄉別題者稱何也曰以明公之素心也
毗陵無山水惟白雲尖迴溪高樹野渡漁舟爲邑勝地公自甲戌
予告卜築於此讀書課孫殆將終老一日者有感於窮達死生
之故置木主自題曰白雲舊人爲之說云白雲者何白雲渡也舊

人者何人無常存未幾已舊也無何東山一出白雲長謝豈公意
中事哉願遙遙廿餘年升沈變故何啻頃刻而素心常存知魂魄
猶依故題爲舉而稱之亦公之所許也雖然賢者固不可測天生
賢者將有以用之亦不令其能自測故度公之心又當觀公之道
心在事外以俟知者知之道在事中毋論知與不知皆可取而論
定之按公諱申喬字慎旃號松伍生時家人見紅光滿室稍長知
勤學言動不苟父止安公以前明進士令公安上官公薦三楚第
一令遷兵部主事入 國朝搜族難家燬硯耕自號江南老教書
課子尤嚴公十八歲補郡諸生第一旋食餼已日講於守身事親
守愛後樂之義立誠而致行之嘗讀書城南蕭寺葬寺內無主棺

十餘夢孤魂來謝已酉舉於鄉明年成進士癸丑丁外艱哀毀中
事事拮据盡禮婦亡不再娶初令商邱邑最劇然不敢延幕客夜
燭治官書徹曙出視事必盡一日事行保甲法以靖盜賊里版虛
實以清浮稅隱稅賑旱親檢視民日增多鄰縣問胡舍彼來此曰
難此實惠耳公爲憮然捐俸募貲未贖畧有數緡亦賣以充一村
去治數十里民家子被殺不知誰薄暮來控卽單騎到村方四鼓
暫憩孤廟旦起察其比屋角血禱委焉立訊得實人咸謂神行取
補刑部主事丁內艱銜哀跣奔盡禮如前喪服闋再補前官楚有
命案讞辭文致應駁查滿司寇不允據律力爭卒減等升副郎以
疾歸高臥白雲尖罕謁當事顧邑中有大利弊懇懇指陳輒數千

言無一言及私自公去其鄉鄉之人利弊無所訴今追念不勝太
息也歲庚辰 特旨召辛巳赴 闕進國門觀者如堵曰此屈強
副郎忽蒙 聖眷起自田間不知何方受福耳超授浙藩 陛辭
日策蹇就道之任三日卽詳院請旗營領南糧照京倉例自備口
袋免民四千餘金州縣解餉親兌庫吏請兌法公厲聲曰銀百卽
兌百何問焉由是藩庫加平革隨將此外陋規若干條盡革又請
均山陰坊鄉甯波黠民倡隨地派丁之說與巨室相持將爲變公
聞立草檄馳示以地丁分項例民擁觀傳誦卽帖然無一譁者府
詳諸項貼費歲支止十之四五公將代命主者覈籍存二千餘金
封識待新司至盡付之曰吾上年奏銷未名一錢繼者勢不能固

此足辦今歲事矣毋再擾民毗陵距杭近公諭家人以事往來攜米十數斛儲署中用或謂公爲方伯猶家食毋嫌平津布紗乎曰君言良是但吾挈家在此不免索米於此舍下薄田所出國課餘無所用將置之毋庸也抑置之以避嫌故益毋庸也或感歎去旣遷本省巡撫襆被一肩書卷數篋依然白雲渡口出門時在任一切仍冰手自理錢塘潮最險迫自公司藩懇撫軍繪圖題請借歲修興築公復罄羨餘足之遷撫之秋工雖竟潮更猛日撼隄甚公齋戒設牲醴白撰文率屬祭告江干甫畢潮至狂飈激水皆立距祭所百餘丈忽止嗣後潮汐皆遠塘得及時增治奉 命往湖南會審鎮筸紅苗歲杪調撫偏沅疏請 陛見 上以湖南私徵無

藝特頒 諭旨授公公至建 上諭亭勒石垂永行牌首禁額輸
外或另設名目或借公務私派或重戡加耗又行牌除上行下效
積弊約以己先先之無款而屬員若罔聞知不敢姑容也湖南私
派每起於歇保包攬又驛鹽糧道尤爲弊藪所有撫院規禮已盡
革更如驛站支領巧生畱難漕糧不遵例官收並兌重勒漕規俱
出示禁絕又嚴飭官吏不得索鹽商規例鹽商不得任意低昂增
減鹽價並重戡輕租民閒始免淡食南糧秋米應七月開徵內以
半撥供制營月米遂先徵支乃州縣借此槩徵飭糧道預定州縣
米數分解部若干仍七月開徵又疏湖南營米每於正月卽赴州
縣支領時地丁未開南米從何辦查上年解存南秋米貯道倉於

秋杪准部文折銀解部則春夏時可暫借給兵又疏科臣請將耗
贖漕截銀米存糧道倉庫扣抵漕欠臣查湖南並無漕截漕贖而
運道最遠專藉此二耗行月銀米資飛輓若扣存二耗僅給五十
兩零之行月則窮丁束手必致誤漕臣目擊情事只得仍將二耗
給予督其刻日開幫令其自給不致有欠存案俱奉 俞旨允行
屬員見溫以坦俾傾所欲言或面欺後敗露卽經保題悉登白簡
其操潔辦事勤慎者薦贖已上勿使知方招撫紅苗將撤兵制府
諭軍前夜聞槍響咸震駭公帳下止二十名衛卒晏如也明日各
營馳爭道公獨攬轡徐徐去內升司道以下餽贖公笑曰我撫湖
南八年於下交絕一塵今以遷易操耶公所莅遺業必徧茲以尤

久故建祠勒石繪像鏤版尤備任總憲以時清不遽邀博學名有疏云潼關大同府五十一年米豆草束爲不徵銀不列蠲例然查前聖駕盡蠲積欠五十年奉天屬米豆亦予蠲臺灣穀石以已徵在官於次年補免今此項應否一體蠲免或已徵在官照臺灣例於下年萬壽同蠲奉旨允行是年大同府應州荒甚旨下民慶更生又疏請將民房地租舊欠照地丁蠲列入癸巳年萬壽恩詔俱奉旨允行是冬上諭天下清官云如趙申喬撫偏沅乃可謂清雖其言朕亦有不行然信其無私粵東米價騰踊上遣公往平糶粵濱海值溽暑公卻供應併卻帳帷隨侍苦納霧不安寢公凡臥處獨無粵人傳異事回奏稱旨遷大司農寒

暑務冗出則攜文卷歸挑燈檢閱恆四鼓河間府滄州旗退民地
奉 旨永停圈撥後有莊頭呈內務府撥去若干頃畝又有莊頭
踵前呈求撥給公力請免撥滄民故業以安又有買賣人呈願備
本萬兩交部照定價領換大錢在凡行小錢處換買交局改鑄公
疏歷指買賣人欺 君圖利之弊且小錢難驟禁若准其收小錢
恐錢價騰貴或致多事奉 俞旨允議後以奏鉛斤爛壞部議照
溺職例革又前劉芳昇等一案與九卿兩議自檢舉九卿議革任
俱奉 旨雷蓋於不行之言信其無私類若此居常語人 君恩
高厚違恤桑榆然眠食如忘形神淒憊竟不自知也庚子歲 萬
壽節叩祝不能與賴同官扶掖成禮疏乞休奉 旨雷後屢乞休

皆奉 旨慰留力疾辦事如故十月二十一日疾革口仍喃喃部
務越日溥暮家人繞牀泣公張目顧之卒無一言惟隱約歎 主
恩莫報而已遺疏入 天子悼甚 特命宗室公南書房侍郎一
漢侍衛六臨奠茶酒行三叩禮禮臣具典禮以 聞 賜卹如制
閣臣擬諡請 于恭毅於是其二子沫血叩首曰字則因名而臣
祖之字先臣別取爲慎旃且命之也曰諸葛武侯王佐才自評惟
一謹慎小子助哉蓋望先臣者厚爾頃祇捧諡典竊惟謹慎所以
恭君父之命一也惟謹慎以終始爲恭而毅諸葛之表其終也曰
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卽是道歟今先臣旣已考祥其旋庶兼二言
而無忝焉臣祖之命字若未及而隱寓之 君命易名爲大白之

矣公又嘗訓子弟曰人好以清自居夫清豈容居吾初莅浙藩兌解協餉平贏錢許詢庫胥云想前任收兌稍贏亦微甚數月後積四百餘金家眾食之兩載撫浙賈衙門廢船一司書撤水手工食銀七十餘兩爲鎮筭路費移撫偏沅隨丁二十名歲餉銀二百餘兩米七十二石亦以食家眾數項皆未得爲清所自信者於地方利弊知無不爲爲無不力耳夫公之清鄉國上下莫不知之而其自言則如此公父亡時有弟申季甫書計以養以誨經營室家皆先其子迨成進士初令遷江公在朝上問其爲人公奏謹慎亦見謹慎是其家法矣未幾蒙召入中祕出典文衡卒於官每念及輒涕洟公享年七十有七四子長熊詔己丑狀元翰林院侍讀

後公半載以毀滅性聞者惜焉次鳳詔戊辰進士累官太原太守年少登科不疑人欺遂罹國法是秋部檄原籍查家產白雲老屋數椽零星家具數事悉登冊輸官邑令謂產微遂漁及三黨猶未足請上官疏參家屬究比蒙 恩槩免人謂此舉益見清節令將陷之適以白之也又次鶴詔早逝季鯉詔戊子舉人內閣中書候選孫今九人侗敦 恩賜入國學敘議知縣卽用公尤有加意者令商諭諸生採訪節婦合例槩請 題旌樹坊以事過綽楔下常展拜撫楚嚴飭學政自愛破情面教職近例選本省而三楚延袤數千里中隔洞庭其湖南北人地互換或費艱或風阻憑限多違爲題請其選以人從地得如限赴任楚多先賢及忠節祠或圯或

燬或拜或建撰記勒碑或爲詳本末於墓又飭州縣舉節婦毋玩
毋稍詳到立題辛卯秋主京闈試壬辰戊戌兩主會試殫心力矢
公慎雖被擯者皆歎服又以雲貴廣西限額疏呈落卷省各一人
俱蒙 殿試賜進士向商邱所憩孤廟久爲狐據廟祝忽夢狐云
文曲星到此當退避卽公暫憩之夜也噫星號文曲非以司文柄
耶宜於 國家文治人才風節倍懇切耳況公固學問人也雖簿
書冗沓而儒先精要不離心口尤篤信朱子書若夙相印證者其
壁立一生惟中孚利貞鬼神屢應之來自列星爾室之光非先徵
耶吾又以見公之仕請惟是在官則勤其官而其人遠矣
論曰或問漢之諸葛三代以下一人出師二表表裏伊訓說命易

以相擬耶曰焉用相擬道有同焉耳夫曰謹慎曰盡瘁曰死而後已其道出於純忠而其事爲人所不能爲亦不肖爲諸葛固早自定之矣其言至質而有深痛焉可與知者道也若公祇戰兢循分行事似遠乎人情而未嘗不曲體乎人情生平無事不可對人言而或未易爲人言也君子以爲諸葛之道焉亦俟知者知之爾但遭時遇主諸葛以一隅輔庸材圖帝業爲其難公當太平之世立聖人之朝爲其易且也責有所受之而經緯巨細各有當焉則毋庸槩論也

右傳蔣金式撰

公諱申喬字慎旃其先出宋魏王德昭傳十四世有叔珍者始居

常州西鄉之觀莊世爲農數傳至名臣是爲公大父名臣生繼鼎
始業儒明崇禎中成進士官公安知縣遷兵部車駕司主事奔喪
歸明亡以教授老於家兩世皆以公官 贈資政大夫都察院左
都御史公生之日紅光滿室中年十八試五經第一補諸生嘗讀
書郊外僧寺寺多客死者殯久木且腐公度寺後地葬之康熙八
年舉鄉薦明年成進士需次歸家貧資授徒以養得金未嘗啟封
輒以奉父母嘗遺出忽心動占之關帝廟不吉疾馳歸而兵部公
已得疾旋卒二十年授河南商邱縣在官刻苦自厲案牘悉手治
每中夜不寐日出視事竟日夕無畱獄有投牒者一識面數年不
忘行保甲法盜賊屏迹釐畝稅戶給照單書四至隱占者許自首

荒者除之二十二年歲饑捐俸爲粥食俄人不足括縑數匹易米以濟鄰縣民至者日相踵歎曰使吾縣得此好官吾煩遠涉耶命諸生舉窮鄉釐婦爲請旌樹坊過之必下輿拜然後去二十五年行取入京以部員用二十七年春授刑部主事母憂歸三十一年冬補原官遇事彊直會湖廣有獄以深文抵人死公固請尙書引律駁還得減死三十三年春遷員外郎引疾歸家居七載三十九年冬有 詔起公明年入 覲授浙江布政使甫受事卽牒兩院請革南糧口袋故事發兵糧石給口袋錢四十歲費銀至四千兩盡徵之民間至是照京倉例令官兵自備口袋其弊遂絕謂欲令州縣無虧帑當先革藩司陋規凡錢糧加平時節餽送兵餉挂發

奏銷部費請款一切禁止僚屬放手奉法度外營兵餉舊解府撥發至是悉歸本州縣支給省費不貲藩庫貼解費歲支不過什五將去任積二千兩有奇悉封識以投代者曰吾前奏銷不費一文錢後將難繼得此足辦一歲事矣勿更擾民也在官常自家運米以食曰吾不欲以口食累吾民也四十一年遷浙江巡撫 賜御書崔子玉座右銘一通時江水偏塘岸日圯公先言於巡撫張志棟請與築盡易土爲石貫以鐵築于塘爲護事聞於 朝報 可其年秋將施工齋戒三日率僚屬赴江干爲文以祭忽狂風潮大至浪搏人若弩注觀者盡奔辟公朝服屹立不動距祭所百丈餘潮遽止公跪禱願假數旬以畢事嗣是潮不至者七旬而塘成已

而塘外涌沙成洲可數里由是潮不爲害是年監鄉試請廣解額
報可會湖南人李豐告鎮筸紅苗反十月命公往會吏部侍
郎傅繼祖卽訊並招撫諸苗遂調偏沅巡撫四十二年春聖祖
南巡公迎謁淮浦御書督撫箴及綏輯撫安四字以賜又以湖
南吏治儉特詔公激汰公還官建亭勒詔書期與屬吏更始
先是徵糧一石加派銀四五錢至二三兩不等有輒擡硬馱公費
腳價諸名目條編銀一兩加耗至二三錢公一切禁斷飭官商毋
得餽獻其年十二月奉命偕吏部尙書席爾達至鎮筸招撫紅
苗三百餘寨率兵搆天星寨降其渠苗疆旣甯因陳善後之策言
苗疆旣設道廳諸員宜令專理民事武臣不得干預其苗民犯罪

者按律治移麻陽學官駐五寨司訓土司子弟苗民之秀者立義
學以教下所司議行驛遞銀舊由道衙支放多耗費公悉改歸州
縣里長徵解漕糧輒倚官魚肉平民至是改官收官解湖南仰食
淮鹽運費重而自院道及州縣官恣意婪索故鹽價日增公既盡
革陋規飭諸商勿得貴賣遂定衡永寶三府鹽價視長沙爲準營
兵春夏月餉須預徵民間秋糧以給公請以上年兵餉所餘留抵
春夏餉有餘乃折銀解部永停預徵之令疏三上得請莅楚數年
積弊盡革民困大蘇舉賢能吏張仕可王朝恩楊宗仁伍士琪等
黜州縣貪黷者十餘人尤加意文教遇學道必以清慎相勸袁學
道者試常德縱衙胥攬賄公覆試諸生黜荒繆者十七卷劾罷學

道湖廣教官選缺遠者輒數千里公請分湖南北歸本籍授官報
可修古名賢祠十餘所有田者理之墓則表之節婦旌者故有
建坊銀部牒革除公請而復之四十六年春歲饑穀貴請發倉平
糶明年春 聖祖南巡復迎謁淮浦 賞賚有加夏湖南復饑不
待奏平糶如前布政使董昭祚受商人賄出諭令米船南下價益
踊已而丁憂復屬人爲保畱公按得實劾罷昭祚會南嶽廟成內
閣學士宋大業奉使齋 御書題額碑文往還劾公不敬及溺職
諸款且爲昭祚訟寃疏下公回奏公因發宋前後恐喝婪金狀
詔黜宋追金入官四十八年秋奉 命視衡永郴水道過衡州校
閱馬步兵多缺額劾提督俞益謨冒抽兵餉益謨亦以他事許公

詔遣吏部尙書蕭永藻往讞還公當革職奉 旨畱任其後
聖祖以江南巡撫張伯行爲總督所誣 詔諭天下清官因言趙
申喬居官甚清但有性氣人皆畏其口直與俞益謨互訐彼時亦
有以申喬爲非者朕徐加察訪卽彼所轄武官俱言益謨之非無
有以申喬爲不是者噫微 聖祖知公公之得罪久矣五十年春
遷左都御史士民夾道焚香號哭自長沙至岳州數百里送者不
絕諸州縣多建生祠祀之由河南入京旣至奏榮澤舊縣遷移瀕
河荒稅宜豁且請 敕撫臣凡河水所衝決及築隄濬河占民田
通令牒部開除稅籍其年秋主順天鄉試明年充會試總裁官會
將屆 萬壽節詔免天下地丁錢糧公請並免官地房租及歷年

積欠尋奉使陝西復請將潼關衛與大同府應徵米豆草束準地
丁條折一體蠲免俱報 可五十二年春 萬壽禮成公摺請建
儲固 國本四月廣東饑 詔停徵本年地丁錢糧 命公偕吏
部侍郎傅紳會督撫平耀倉穀並以 恩詔資諸軍士公遂請停
徵廣東額米三十三萬五千餘石是歲年七十 御書匪懈堂三
字以賜十月遷戶部尚書明年三月還 朝莅戶部矻矻治文書
句稽錢穀無甯晷事關大體多與同官異議以是不悅於眾滄州
故有八旗園地七百八頃已而還之民輸租歲久至是莊頭李必
達請於內務府牒撥六十頃隸旗下巡撫持之請以各旗退地按
數均撥免滄民重困部議不准獨公議如巡撫請 從之累以疾

乞休不許五十六年緣事革職畱原任優人徐采給事藩邸喉備者殺人事下九卿議者欲寬采以備抵公據刑部讞論采主使坐絞已而采竟減死充邊及世宗卽位下詔褒公仍逮采於邊論如律明年春充會試總裁官五十八年三月復以病告詔慰畱復尙書職先是以失察銀庫飯錢當償銀一萬八千餘兩至是免之七月病卒年七十七遺宗室大臣奠茶酒予卹典謚曰恭毅公平生論學以不欺爲本周悉物情果於自任絕諸委曲官浙藩時榜其堂曰君不可負只是心難負負心者不容於堯舜天不可欺誰言人易欺欺人者如見其肺肝又嘗語子熊詔言今人好以清自負夫清非僅不名一錢也須兼廉明二義廉者一塵不染

國朝... 卷五十四
明者一毫不蔽兼之者斯可謂清若惟一介不取而處事糊塗人將安賴吾自任外吏不能不資於官廉之一字吾有愧焉至於軍國利病民生休戚早作夜思知無不爲差免糊塗而已公之卒也商邱浙江湖南並祀公名宦祠雍正元年 贈太子太保入賢良祠 世宗與諸大臣追論異時諸名卿校其才守互有軒輊惟於公無閒焉

右事狀彭紹升撰

白鹿洞睢陽石鼓嶽麓南唐宋後號四大書院而隸湖南者二石鼓祠七賢嶽麓列祠宋諸儒廣漢張宣公爲之宗 今天子御極四十有二年予郡武進趙公移浙江節巡撫偏沅劾墨醫鯨起瘠

蘇困邦之塗穉式謳且舞四十有九年公入長御史臺余適代公
衡人士請碑公石鼓書院余符報如牒長沙人士曰潭會省也請
肅公主入嶽麓書院余又報如牒且借省諸大吏以俸俵之而爲
碑其事曰公撫偏沅善政未易更僕數其大者曰均徭曰紕耗曰
恤解曰飭漕曰謹量曰通畦曰禁礦他若設義塾以誨疏學規以
肄平鎮筆苗辰不知兵營兩嶽祠衡不知役余之承命來代也胥
謹守之罔敢替以斯少追於舊昔漢平陽侯代鄴侯相守其法勿
失天下歌曰載其清靜民以甯壹故揚子曰蕭規曹隨宋包孝肅
公尹開封名籍甚歐陽文忠公代以簡易而亦無廢事今公風裁
峭整既類孝肅綜理審密復類鄴侯余不敏於公無能爲役然不

敢不勤其官以斬少副 聖天子撫綏湖湘之指而俾三道七郡
二州獲躋清靜簡易之治者良以平陽代鄧侯文忠代孝肅漢宋
二史炳如也昔公劾軍帥互訐而平於岳湖南之民競禱南嶽之
神以祈公直或走岳持升粟合酒以獻賴 天子聖明辨旋獲直
今公去且四載而衡民肅頌於石鼓潭民虔祝於嶽麓三代直道
猶在荒江疊壁榛莽篁竹間此公所以從南軒之列而余所以勒
北海之碑也公名申喬字慎旃號松伍康熙庚戌進士今方使粵
鎮撫兵民云

右碑記儲大文代潘宗洛撰

孔子曰居處恭執事敬不特持己之道宜然卽此亦可得觀人之

法康熙初先贈君挈余同表弟徐元灝就童子試於江陰僦一樓爲寓旁有小樓一人設几榻其中終日兀坐不聞有步履警效之聲先贈君異而詢之主人則武進趙中喬松伍也先贈君因引余與元灝謁之兼以課藝就質時趙年止二旬容顏肅穆言語安詳手評所質之文亦甚簡雅先贈君退謂余輩曰此真讀書人必不以請生終者汝其誌之後二十年余筮仕項城趙已成進士宰商邱與余爲同官而先贈君見背今又二十年趙以刑部主事家居特起爲浙江藩伯未幾進秩巡撫

右人史吳翔鳳撰

桐城方孝標嘗以科第起官至學士後以族人方猷丁酉生江南

試與之有私並去官遣戍遇赦歸入滇受吳逆僞翰林承旨吳逆
敗孝標先迎降得免死因著鈍齋文集滇黔紀聞極多悖逆語戴
名世見而喜之所著南山集多采錄孝標所紀事尤雲鏞方正玉
爲之捐貲刊行雲鏞正玉及同官汪灝朱書余生王源皆有序版
則寄藏於方苞家都諫趙申喬奏其事九卿會鞠擬戴名世大逆
法至寸磔族皆棄市未及冠笄者發邊朱書王源已故免議尤雲
鏞方正玉汪灝余生方苞以謗論罪絞時方孝標已死以戴
名世之罪罪之子登嶧雲旅孫世樵並斬方氏有服者皆坐死且
剉孝標屍尙書韓菼侍郎趙士麟御史劉灝淮揚道王英謨庶吉
士汪份等三十二人並別議降謫疏奏 聖祖惻然凡議絞者改

編戍汪灝以曾效力書局赦出獄方苞編旗下尤雲鏐方正玉免
死徙其家方氏族屬止請黑龍江韓奕以下平日與戴名世論文
牽連者俱免議是案也得 恩旨全活者三百餘人康熙辛卯壬
辰間事也

右記全祖望撰

公父止安公爲湖廣公安令其地有二難三弊曰祿米解之難曰
倒站之難曰逃排之弊曰王莊及隔屬通糧之弊曰旗校及差承
需索之弊到任末期剔除殆盡三院合薦治行爲楚省第一遷兵
部主政奔喪歸明亡以教授老於家

行述

止安公嘗言立心爲第一事到不能兩全處爾失官毋負心苟負

心以全官獨不爲子孫計乎又曰官不可不清能清矣又不可傲
清而傲取禍之道也又曰圖差徵糧大弊也圖差必包攬納戶之
糧恣其侵蝕臨比支吾積久便指爲逃戶官府無從察之然業戶
可逃而佃戶不可逃前在公安凡稱業戶逃絕者喚佃戶至堂上
責其完納卽以所佃之田立契與之未幾業戶皆自出願輸銀贖
契縣遂無逃戶又曰凡受詞訟必召而勸之告之以官府之不能
盡明胥吏之不能不索詐往往有懷詞而去者

陸清獻年譜

公下條教言吏治之弊多端而委署其一也各屬遇有缺出或央
情面或許賄賂百計營求不知凡幾試問央情許賄之費不出之
地方而誰出乎旣幹辦而得之卽搜括而償之不俟身到地方而

已無意聲名甘心貪穢矣然此鑽謀奔竊固由該員之不肖而實

上司有以致之應嚴行禁除以安民生而肅吏治

自治官書

嘗誠曹掾曰吾無幕客一切案牘皆手理日營汝曹若相欺能保
事事不敗乎掾言吏雖賤亦有天良如公者吏固不敢實亦不忍
言已泣下公爲之動容

行述

四十二年冬疏請發兵進剿紅苗苗疆既平因陳善後之策一文
武事權宜專從前紅苗土民俱係營將管理今既移設道廳等員
宜令專理民事武臣不得干預如苗人自相穴鬪聽文員移會彈
壓巡查一苗民盜竊等案及搶奪殺傷等事俱照內地命盜例審
擬如有冤抑許控道廳審理一紅苗捉人勒贖之例宜嚴如敢仍

前提人枷肘在巢勒銀取贖照強盜律擬斬土哨奸民勾通取利者照強盜窩戶律治罪一土官責成宜專同知通判專管苗務其五寨司土官土民應聽該廳統轄一廳員之關防宜給該廳分駐乾州鳳凰營要地且經徵錢糧升合亦關考成凡有盜竊人命搶奪殺傷之事承審招詳皆有定限請頒給關防以速郵遞而昭信守並請給調往各巡檢印信以專責成一新設移駐各員應照邊俸以示鼓勵移駐之道員添設之同知通判巡檢俱駐劄苗地又與川黔接壤應照邊俸升遷遺缺一例調補一各官之廩舍宜置辰沅道移駐算城應將五寨司土官衙門騰出作道員衙署其同知通判巡檢各廨酌量建造一土司之士子宜訓苗民子弟宜設

義學教育請以麻陽縣儒學訓導移駐五寨司就近訓迪士子並請給麻陽訓導學記以便生童應考冊結隨時鈐蓋再苗民子弟不習詩書必至野性難馴應於乾州五寨司等處設義學數區俾苗民子弟就近肄業俟教化有成准附五寨司學應試一接壤之邊粵宜息楚黔苗寨相連向多彼此構讐今各省設立廳員嗣後楚黔相接之苗再有越境操戈者兩廳移明會審發落治罪百戶寨長知情不行禁止以通同治罪俱下所司議行

自治官書

又示禁私派橫行罔由官吏之貪污尤起於歇保之包攬地方無賴棍徒投認歇保魚肉小民借私派以逢迎州縣卽以分潤肥囊不肖州縣墮其牢籠不得不受其挾制利不如意卽指賊嚇詐始

而害民繕而害官流毒至此今州縣私派陋規已嚴行禁革如再有棍徒仍借歇保名色包攬錢糧派索雜費被害人卽指名呈控地方官徇庇不舉卽以知情一體參究

又言本都院衣粗食糲早作晚休不敢圖巡撫之體面而以身作據然律已甯刻而待人常寬湖南屬員未嘗食槁飲泉一文不取也卽不能爲古之廉吏亦何至爲今之貪官乃有如安化縣之多收火耗岳州衛之私用重法署湘潭之見事婪贓黔陽縣之違禁雜派皆功名不保何嘗落得便宜至道府州百計苛求始而託言借貸繼而預支節禮查例載上司與州縣借貸等弊發覺照貪官例處分該司等漫無稽查是失察也知而故縱是徇庇也飭吏治

以安民生塞貪源以彰國法不得不於兩司是問儻仍瞻徇徑行題參

湖南道衙尤爲弊藪公嚴飭該道將各驛夫馬工料等銀先儘本州縣實徵銀內坐支如有不敷照衝僻冊內徑支各州縣驛站銀接濟其州縣坐支銀數按季詳報不另起小批赴道抵兌以滋索扣其倒馬銀兩令隨到隨支隨補以免墊賠漕糧則頒發制斛當堂較驗令州縣官收官解毋得僉派里民包收包解及藉稱赴岳買米違例折銀多勒重價並將糧道漕規禁除

行

疏言清浪平溪二衛屯田先年原無徵米之例緣順治十六年設站應差暫徵本色以供夫馬糧料不過一時權宜本非定額迨後

糧料已於驛庫支領而衛糧徵米猶沿屯民僻處山隔挑運交倉勞費加倍況屯糧已奉文變價起解與其變價於徵米之後不若改徵條銀以符定例而省費云云奉 旨准行著爲令

時禁止民間私藏鳥槍公疏言湖南所屬苗獠雜處者過半無苗州縣多係深山大澤民間向有鳥槍實爲防苗衛身之具若驟行禁止則匪類挾兇器傷人良民不免束手就斃祈 俯念邊方不可無備將各屬所繳鳥槍令地方官於木桿之上刊刻州縣姓名烙印編號發給收存以防急患得 旨允行 自治官書

公首重農事革里長禁差役追呼使民盡力於南畝牙行免取帖價鋪戶不許借支廩地居民減其租稅口岸船隻省其差徭設常

平減市價較定制斛畫一遵行苗民悅服

事實

疏言奉差赴陝路經山西蒲州據該州士民稱前任革職知州鄭人惠做好官到任未及一年前任袁鹽院將前官鹽引俱坐鄭知州任內又所解鹽課銀四千餘兩不作鄭知州起解題參革職等語嗣見撫臣詢知被參緣由與在蒲州所聞無異查鹽課初參定例欠八分以上者革職蓋計一年所徵之分數以定經徵之考成從無未及一年卽照一年題參之例亦無未及一年並將七季題參之例今鄭人惠到任不及一年鹽臣袁保柱卽照一年題參又將七季並參此何爲者也又經徵四十九年未繳引之各官應參而不參乃以到任未及一年之鄭人惠參爲七季未完庇前官而

在後官此何爲者也總因鄭人惠不得鹽商之歡心以致登鹽臣
之白簡袁保柱祇圖快鹽商之私意而不顧知州之含冤若鹽臣
俱如此任意劾參則州縣不得不剝民以奉商而小民必大受其
苦累祈 敕山西撫臣確查鄭人惠居官優劣到任曾否滿年四
十九年四季鹽引係何官未繳並鄭人惠解過鹽課銀四千餘兩
作何著落逐一題覆以肅功令云云

禁虛兵冒餉疏云設兵必得兵之用而後兵不虛設費餉必得餉
之實而後餉不徒費今標鎮協營或冊上有兵而伍內無兵紙上
有餉而軍中無餉其咎固在官之侵餉而其弊總由兵之頂名蓋
兵之召募者爲新收事故者爲開除此一定之理法也自食糧之

兵皆頂名而非真名雖有召募而悉係舊名無從辨其爲新收卽有事故而仍存舊名無從察其爲開除應除而不除則未除以後之餉俱飽侵餉之腹應收而不收則未收以前之餉俱入侵餉之囊不惟是也兵丁有犯命盜本案之事而糧冊無名便可脫然事外則頂名之兵卽爲藏奸之地兵丁有准入場考試之例而私行替換便可倖弋功名則頂名之兵又爲舞文之魁總由頂名食糧其流遂至於不可究詰請嚴查據實報明改正儻有不遵卽以虛冒兵糧論則兵皆真名自無虛兵餉皆實餉自無冒餉行開盡荷戈之土地方藉防守之益而 國家永享磐石之安矣

集案略存

公主禮部試號得人以雲貴廣西卷浮於額疏呈落卷省各一人

雲南鄒起孟貴州王夢旭廣西李祖望俱一體殿試 賜進士

祀錄 行述

公在湖南院署聯云但願居安若堵何妨署冷如冰 自治官書

公為部曹聞母訃哀慟欲絕以含殮未親終制後猶茹素年登壽

耄誕辰從未稱觴並不受兒孫拜慶 專祠崇祀錄

右政學錄陸言撰

武進趙先生諱申喬號松伍進士起家知縣至巡撫擢尚書卒諡恭毅嚴明清惠所至無害不除無利不興遇民疾苦剴切而詳陳之見官貪酷懲察而嚴覈之一時害其賢者未嘗不伺其隙而無隙可伺也而先生之賢愈簡於帝心矣其進人之好我示我周行

講義曰臣按詩鹿鳴序以爲燕羣臣嘉賓之詩夫羣臣也而以爲嘉賓其情洽矣進而詠鼓瑟吹笙則所以和其聲者至矣更進而詠承筐是將則所以勸之飲食而致其禮意之殷勤者無不用其極矣遂乃質言曰人之好我示我周行諄諄乎若惟恐其吝此周行而不以遽示者於此見聖人好問之殷取善之切其舍而從人之意何其懇以摯也夫士人自束髮讀書以來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斯亦聞之熟矣豈其策名委質而敢忘諸必俟乎吾君之如是其委曲以重之乃始出於其中所素藏以與吾君權施報哉然而聖人必以爲不如是而不得者何也蓋君臣之分以嚴爲主朝廷之禮以敬爲主分極而不以情通之則隔禮勝而

不以樂和之則離彼夫希榮苟祿者無論矣卽夫稍知大義矢諸夙夜非不懷入告之誠及夫質對大廷而其分嚴而其禮敬往往多所畏懼卒懷疑而不敢前史稱唐太宗神彩英毅羣臣進見者皆失舉措太宗知之每見人奏事必假以顏色冀聞規諫夫太宗之納諫宜無不昭然共白於臣庶而猶必假奏事者以顏色而羣臣進見至失舉措則凡人臣之對越於君者其難其慎亦槩可知矣聖人爲之備著其儀於燕琴瑟笙簧以大鳴其豫幣帛勸侑以厭飫其心俾得優游夷懌而嚴者以虛敬者和乃坦然直吐其胸臆而有不知知無不言有不言言無不盡也故聖人之如是其委曲以厚之者凡以爲中材勸云爾且夫周行大道也以道培國

運則當盛明之時進憂危之語以道律皇躬則當晏安之地陳怠
荒之防以道格君心則當嗜好之萌嚴性情之正甚且以萬無一
有之事設若或有一之心如禹之於舜而謂無若丹朱周公之於
成王而謂無若殷王受臣方惴惴恐懼以爲獲罪滋大乃君不惟
恕其狂瞽而且直探其心之所存以爲人之好我此固純臣志士
所日夜切切以祝之吾君未敢必之吾君者而不意吾君之體恤
之一至於此也臣誰無心忍不相率而入告乎故不獨師保以爲
啟沃疑丞以爲贊襄庶士御事相與獻可替否補闕拾遺而替以
典史以書師箴聵賦矇誦百工諫庶人傳語蓋莫不畢至於其前
而效周行之示則廢厲之休可繼泰交之治可式此聖人所以因

燕而作是詩復歌之以爲燕儀用垂訓於萬世歟觀此則可以知先生之責難矣其平時言忠言孝言節義皆自其心性中流出爲商邱令所撰貞烈祠碑記曰死生之際顧不重哉而取舍向背之幾則微矣乎余觀自古學士大夫讀書考道講義型仁席紳紱之榮負社稷之寄一旦變故當前優柔隱忍甚或反面事仇棄廉恥而不顧者往往是也矧在閭閻之中具陰柔之質不習詩書之訓誠不關君父之憂辱欲其毅然捐生慷慨而無轉移蓋綦難矣夫天地一氣賦形卽人人同秉正氣於厥躬顧何以一朝之激不憚自經於溝瀆而大節則靡靡焉豈有血氣之逞常有餘而道義之配則不足歟無乃有所帥者其氣伸於正無所帥者其氣激於偏

也是故志之不可不持也終身之名節千秋萬世之芳穢而祇係於一念之消長一息之依違夫豈偶然之故哉余來宰商邑知前任梁公之配張孺人者殉壬午之難從容自經邑人敬其節結宇祠之久而圯余修復焉又讀邑志悲同時之以烈殉者率張孺人志也余按志有前於壬午而殉難者亦先得張孺人志也總烈婦四十二人烈女四人或稭翟膺榮或裙釵茹困或琴瑟誌好或閨閣待年莫不視死如歸潔身若浼憑弔之下歔歔不能已爰廣祠基築後廡羣萃烈魂鐫石代主春秋享之嗚呼完一己之身名而榮千秋之妥侑使過者生敬聞者興起豈非羞惡原在人心而貞志光於日月載五代史取王凝之妻以論馮道愧天下之學士大

夫者至矣吾爲是舉詎但倡一邑之化流坤德之輝乎蓋亦培養
屬之志氣取輕重而審死生凡植身於兩間者不欲令巾幗羞人
也然則彰善維風又實邑宰之責已爲湖南巡撫所構重建劉忠
毅公祠碑記曰古之以忠而死長沙者自三閭大夫始其後賈太
傅弔之故罷西有屈賈祠卽賈太傅故宅也由祠而左爲熊湘閣
址乃宋李忠節公全家殉難處舊有祠而廢爲民廛余旣清復之
重建祠於其地祠之後則爲前明劉忠毅公祠舊址忠毅公蓋以
御史巡按湖南而死張獻忠之難者也公名熙祚江南武進人起
家孝廉崇禎癸未獻賊陷武岳公率兵禦之入長沙兵潰復如衡
再如永當是時惠吉桂三藩皆棄封而遁潰卒訖於前強寇躡於

後蒼黃奔走公實護之行號召散卒將以圖克復而賊猝至諸王走嶺表公曰御史楚官也義不可去遂被執賊據桂邸坐殿上擁公入令之跪不從賊怒叢毆之且倒曳之由殿城至端禮門膚盡裂又縛公柱閒脅以不降且磔終不屈然賊意必欲降公使降將尹先民款誘之公瞑目不荅遂囚以行至甯鄉宗師廟或言甯藪多義兵將謀奪直指使者遂磔公大戮甯人有僧竊識公骨瘞於路宏光時贈太僕卿于諡焉立祠於長沙之小西門內尋圯僧築舍以奉浮屠卽今之福佑庵是也余初以舊祠旣廢而隙基復被居民侵占雜處器隘因卽忠節祠之左立祠祀公旣思公固有祠縱民攘而遷之懼公弗歆乃檄守令釐其舊址捐資構材規制宏

傲復奉主歸於昔所禋祀者以安公靈余登拜瞻顧棟榱徘徊感
慨因諭於眾曰爲臣死忠爲子死孝世皆以爲奇節實不過一中
庸之道耳然其要在於窮理其根本在於立志彼夫全軀保妻子
之徒平時未嘗講求於成仁取義之學則見理不明而其志趣又
沈溺於富貴汨沒於聲色貨利一切卑鄙齷齪之所爲足以迷其
心神而銷沮其氣骨一旦當大任臨大節鮮不委蛇懼懦忍恥偷
生至於一敗塗地者卽有矯矯自好之士始念激發視陷胸決脰
爲無難一轉念而其情動其氣怯其始念已不能復持卒至於行
敗名滅爲天下笑此無他總由認理之未真而所志之不先定也
當公之被執也題詩永州署壁其一曰死生遲速皆前定堅此丹

心映楚天其二曰長宏化碧非豪事耿耿孤忠向九天時蓋獻賊
欲全之而公以死自誓故賊以見志此其認理豈復有回惑而其
志又豈復有游移而中變者哉夫明季諸臣竊高位享爵祿而賣
國乞降不可一一數首鼠兩端棄城而遁者相踵也問尚有至今
存者乎彼之所畏惟一死而彼亦終死矣若蔡忠烈以支解寸裂
死公亦以磔死英風浩氣千古如生卽今日而尚有瞻拜祠下歎
歎感泣者則其死而不死乃直至今存者也余公之鄉後進也每
侍先大夫言公捐軀盡節輒歎息不能已旣悉公之槩素重公之
名今訪得公之遺蹟而旣復其專祠又登之名宦從祀學宮皆不
足以爲公重亦庶幾使後之聞風者咸知死忠死孝爲中庸之道

相與敦勵氣節以無自棄於名教焉則猶公之大有造於此邦也
若以公之死於君死於民不惜毀骸碎骨備摟慘酷而身歿之後
不能保其片壤荒祠以享一邦之俎豆則無怪乎賣國乞降棄城
竊逃者之有辭以謝邦人也因書之以表公之不朽並告後之莅
是邦者福佑庵在祠右畱以守祠故存先生巡撫浙中有彙案略
存之刻於湖南有實政錄暨自治官書之刻最後其孫侗敦復殫
心搜輯纂成臚彙八卷

右學案唐鑑輯

趙恭毅申喬登第後以古道自居人爭厭之公託疾歸曾買妾媵
其家故宦族女以負債故賣之公覘知之慨然曰吾奈何乘人之

急以污其節馮商之舉不可爲之繼乎乃立送女歸家事漸聞於朝 仁皇帝知之曰此古誼之士也公聞 命出游陟公卿以廉直著任司寇時廉邸伶人殺人欲倩公出其罪公謝曰 天子之法不能爲王屈也 憲皇帝重其人登極後屢獎譽之以爲人臣之式云

右錄宗室昭棧撰

趙恭毅公申喬巡撫偏沅俾州縣列上貞節有踰月具請者卽按懲胥吏葺古賢祠奪還侵地屬吏進見辯容接之使得盡言利弊惟疾惡如仇未嘗少貸擢左都御史去民謳思之會城建專祠各屬皆繪像祀之按公生平政績難縷指其大旨不外損上益下扶

5170206
文科教學研究會

弱抑強助 聖天子培樹國脈蓋古所謂社稷臣也

右述聞謠錄

武進趙恭毅公申喬儀狀奇古圭角岸然長戶部時人呼冷廟龍
王身後 贈諡曰恭曰毅洵名副其實矣

武進趙恭毅公貞操偉節諸家紀述詳矣其令商邱時白太夫人
在養官署寄家信購物僅紅頭繩一兩胡粉一匣見公家世守家
書真迹由偏沅巡撫迎 駕清江往返僅用白金五十兩見公所
手治官書公以大儒為名臣此特其清介之一節

右紀聞陳康祺撰

